

# 亲爱的小孩

作者：棋童妈妈

这是一位母亲、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培育孩子的心路历程。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正当盛年的母亲独自带着学棋的孩子远走他乡。四年的光阴，年轻母亲失去的仅仅是满头青丝吗？孩子是令人欣慰的。但前路，依然茫茫……

世间有多少个孩子，他们背后就有多少双饱含希冀与期待的眼睛。因为他们是我们血肉相连的一部分，他们是我们最亲爱的小孩。

本书没有诡异离奇的情节、没有繁杂交错的人物，只有温情脉脉的诉说与真情记录。

谨此献给中国千千万万的棋童及其家长。共勉！

## 第一卷 江雨初晴思远步

### 第一章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深秋。Z市。

我拖着行李箱，转身把身旁莱莱的背包紧了紧，“走吧，”我背起电脑包，再次环顾我们的小屋。三年多了，像每一次带莱莱外出比赛前一样，我习惯性地打量我们临时栖身的“家”，目光扫过阳台上闭紧的玻璃窗、小桌案上半开的记录本、孤零零躺在脚下的插线板。

门重重地带上了，落下铁锁。又一次，我要带着女儿远行了。

但这一次，比起往常又是多么不同！我将把我的莱莱送上飞机，她将离开我，和各年龄组的同伴一起，飞赴遥远的地中海沿岸，去参加世界青少年锦标赛。

十一岁的莱莱要离开我的怀抱了。

开往北京的动车宁静、整洁而舒适，但这舒适对于我

和莱莱却是格外不适的。因为晕车，我们更喜欢残旧得最好能敞篷通风的车子。

莱莱的脸红彤彤的，我摸摸她的手心，示意她把外套脱掉。列车员开始逐车发矿泉水了。“喝点水吧！”我递到莱莱手里。她无所谓的摇头。

“在外面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忽而又忍不住念叨起来。“那边要是天热，记得换衣服，多喝水、多吃水果……”

“妈妈！”她大声打断我。

“好，我不说了。”我摆摆手。

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打开。

是洛岩。询问我们是否安全上车了。他说他在北京站接我们。又问他的宝贝女儿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大约还是晕车，莱莱很快就昏昏欲睡了。身子软绵绵地靠住我，头一低，搭在我肩上。我轻轻搂住她。

上午的暖阳透过明净的玻璃窗静静洒满车厢，昏睡中的莱莱的脸少了平日的倔强，多了几分乖顺。这就是我的女儿吗？我曾经多少次细细端详，却怎么也看不够的小人儿？！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谁会成为你全心的倚靠呢？

列车箭一样冲过一个小站，丝毫没有减速。我的头沉沉的，虽然昨夜辗转难眠，但此际，我却毫无睡意。

莱莱第一次离开我，跟随教练外出比赛，是在二零零二年夏天，她六岁多的时候。

那时，她在家乡 c 市的一所私家棋院，刚刚学棋一年。

是七月，去的北方的一个旅游城市。

同行的有两位老师和四五个孩子。他们是做为棋院派出的、比较有希望的选手，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杯赛。

因为有了上一年冬天去参加的、全国最具权威性的青少年冠军赛的失利纪录，我和洛岩没有对莱莱寄予太多希

望，权当是去练兵。

孩子过了这个夏天就要上小学了，或者当作是放放松、避暑吧。

莱莱学棋以来，最喜欢比赛。走那天，她高高兴兴，随身背着印有熊宝宝的小挎包，在车站的人流里蹦蹦跳跳。她最小，又是女孩，大包自有老师帮她提着。

通过检票口时，她回头对我笑，嘴巴咧得老大，露出两个黑洞洞的豁牙。

整日在眼前晃来晃去、挣脱不开的孩子走了。可对于为人父母者，短暂的清静却无福消受，很快又开始了对她的挂牵。

她有没有什么事，身体好不好，心情好不好。每天早晚两个电话，她都喊得很大声，好像快乐得不得了。

虽说这次只是二三流的比赛，但毕竟是全国规模的。又听说是同龄组男女混合编排。要知道，棋类项目上，男女先天的思维差异还是很大的。孩子学棋这一年，我对与棋有

关的，也算略有了一些了解。

所以，说到比赛成绩，我和洛岩基本上没有想。

然而，令我们惊喜的是，开赛后，莱莱捷报频传。

“妈妈，今天我又赢了！”“妈妈，为什么他们女孩子都跟女孩子下，只有我跟男孩子下呢？”“妈妈，男孩子也不厉害呀！”“……”

我和洛岩就从这时开始沉不住了。经过了数日坐立不安，我们同时跟单位请了假，坐上了去赛地的长途汽车。

前一晚，莱莱破例没有接电话。同行的女老师说，这几天莱莱有点兴奋，累了，让她早点休息了。又说，放心，没事，莱莱最后两轮即使下得不好，也没什么问题了。她的累进分最高。

放下电话，我一直心存狐疑。似乎孩子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有种不妙的感觉。

洛岩倒是兴高采烈。他说，“不是说没事吗？反正咱们

明天下午就能看见孩子了。嘿！你说，王老师说她没什么问题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莱莱要得冠军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说，可也忍不住笑了。

因为赶上修路，第二日的长途汽车走走停停、一路颠簸，六小时的路程晚了两个小时。路上，我一直忍着，最后还是吐得稀里哗啦。

多年坐车就晕的老毛病，这几年有了莱莱后似乎已经好多了，这次终于又犯了。让洛岩好好照顾了一把。

后来，有一次在书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的和我这经历很像。是说，有位母亲，生育孩子之后，过去羸弱的身体，包括一些诸如晕车之类的毛病，忽然变得好多了。书上深情地写道，这就是世间的母爱，女孩成长成为母亲，对孩子的无微不至的关注，使得她对自身的病痛完全忽视了。

是这样吗？我就是这伟大母爱的传承者之一？

接近傍晚时，我们终于抵达赛地。踏进宾馆大门，我和洛岩直奔电梯口。电梯口聚着一小群人，在围看墙上贴着

的一排对阵表。有个声音说，“六岁组冠军是不是前面三连胜的那个小姑娘呀，还真挺厉害！”“就是！”有人附和。

我和洛岩相视而笑。

推开女儿房间的门，一屋的人。我一眼看见我的莱莱立在一张床上，一上一下地蹦着，满脸的兴奋。

“莱莱！”我叫她。

她只顾蹦，嘴巴咧着，冲我笑。

“这是得冠军了，高兴呢！”王老师在一旁解释说。“从昨天就开始了，把这儿当蹦蹦床了。好了，莱莱，爸妈都来了，别跳了，去让妈妈摸摸还烧不烧！”

有时做母亲的预感真是灵验的，莱莱从昨天下午开始发烧，这两日一直在吃药。

好在只是一过性的，到第二日举行颁奖仪式时，莱莱的体温已经完全正常了。



各年龄组冠军上台领奖了。在一群半大小子中间，穿着黄色连衣裙的女儿显得特别醒目。

洛岩忙着给莱莱前前后后地照像。女儿手捧奖杯，表情有点紧张和羞涩，小嘴抿得紧紧的。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不对爸爸笑笑，她用手指碰了碰自己的豁牙。

哈，原来是我的宝贝长大了，知道公共场合要做个笑不露齿的小淑女了。

夺冠归来，莱莱上小学了。棋当然不能丢，每个周末的晚上，我把莱莱送到王老师家。

比赛结束后，王老师便脱离了棋院，独自在外面租了房子带学生。

王老师是外地人，业余在读函大。少时练过棋，据说当年水平不错。但始终未入专业之列。

她是小城能找到的最好的老师了。

莱莱习棋以来，一直兴趣浓厚。她的强烈的好胜心也不知来源自哪里。

洛岩说是像他小时候。我笑他说，你六岁时怎么能跟你女儿的六岁比！言外之意自不必说。

洛岩颌首。他六岁时别说全国，恐怕连市都没走出去过。

莱莱上学后越来越懂事了，不学棋的日子，放学写完作业，就拿出战术书，解王老师布置的习题。晚饭后，我还懒洋洋地赖在沙发上，她已经在饭厅的长桌上摆好棋盘，等着我。

她歪着身子，圆溜溜的眼睛眼巴巴瞅着我，我不等她开口，赶紧抓了棋书过去。

只要没事，每晚差不多要陪她摆一个半小时的棋。我已经下不过她了，没办法陪她实战，只能照本宣科，顶多有时发挥一下大人那份理解力，解释解释。

第二年元月，未满七岁的莱莱跟随王老师去了北京，拿到她的第二个同龄组全国少儿冠军，是一个新设立的杯赛。

因为工作，我和洛岩又没有同去。比赛最后两日，适逢周末，我坐车赶过去。

那时，已胜券在握了。

领着莱莱走在宾馆对面的街心公园里，空气清寒，小路两旁的花木上压着未化的陈雪，这熟悉的场景让我不由得联想到去年。

同样是这座宾馆，同样如此寒冷的天气，我带着莱莱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少儿比赛，那是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官方赛事。

一向斗志昂扬的莱莱毕竟未曾经历过这样的大场面，再加之自身棋力不够，前半程只因轮空得到一分。后面虽然全力反扑，连胜打进了前几台，但关键一战还是败下阵来，最后只取得本组第十三名。

虽然，这已经是来自我们这座不知名小城的小棋手中的最好成绩了，但看着莱莱输棋后的泪眼，我知道她是不服气的、痛苦的。

赛后，我领着莱莱去外面散步。我是不想让她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欢欣的笑容，那更会刺痛她的心。

街心公园的地上还残积着一层冰雪，踩上去“咯吱吱”响。我们默默走了许久，都不说话。莱莱的小手贴着我的掌心，冰冰凉。

终于，我忍不住了，我说：“莱莱，妈妈受不了了，咱们回去以后不下棋了。这样太痛苦了！”

“不！”莱莱马上大叫，“我还要下！明年我还来！”

想起这些日子，我在赛场外等待的焦灼与痛苦，想起面对结局，一次次的失落与辗转，我故意避开莱莱圆睁的泪眼，“还来干什么，还来看你输棋吗？我受不了了，我不来了！”

“不！”莱莱的哭喊声更响，“我还来！我要得冠军！”

“……”

一阵风过，摇落一树素白的花雨。侧头望望身畔的女儿，她在对我幸福地微笑。而记忆中那一幕啊，真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再有不到两个月，又要开始新一届的青少年冠军赛了。这一届在南方，路途遥远，还要不要去呢？

或许这只是给自己的怯懦寻的一个借口。孩子，不用问，她是一定要去的。

她努力了一年，或许就为的这一刻。莱莱不是个善于表达的孩子，但我看得懂她的心，她从不会轻易认输，她需要雪耻。

## 第二章

到北京站了。

随着熙攘的人流出了站台，眼尖的莱莱抢先看见了洛

岩。

洛岩隔着栏杆微笑着向我们招手。他的头发有些杂乱，一贯的短平头长得快盖上了额头。不知是否头发的缘故，才两个多月未见，他便显消瘦和憔悴了。虽然，看见我们，精神很好。

因晚上八点钟在中国棋院集中，现在还有大半天的时间。洛岩按照我们事前商量好的，在车站对面已定下宾馆，我们把行李放下，便走上了街头。

洛岩说，“我要请我的宝贝好好吃一顿。”

莱莱走在我们中间，我和洛岩一左一右地领着她。“我想先走走。”她说。

我给她往上提了提拉链，她大约还是有些头晕。

那个阳光沉静秋日午后，我们一家三口，一路说笑漫步，从北京站一直走到王府井大街。路上，在韩国料理店，吃了石锅拌饭。

“你确定不想再吃点什么了吗？”洛岩逗她，“到了国外你可什么也吃不上了。”

“谁说的，那边有特色烤肉！”莱莱拍拍身前斜挎的小包，“我妈给我换的零钱。”

“莱莱，妈妈可告诉你，带了美元也不能乱花，出去买东西必须通过老师，必须有伴。听见没有？最好少出去，或者不出去……”

“妈，我知道了。你已经叨叨好几遍了。”

“好，我不说了。等你出去了，想听我叨叨，你都找不着人了。”我咬着牙根说。

“你不是都给我记本子上了吗？”莱莱冲我傻笑，“我想你了，就打开本子看看。”

“我给你写本子上的是注意事项，没事就翻翻。你可别总想我，出去是比赛的，不能分心。知道吗？”

“好好好，不想你。”

“哎，药你给孩子带全了吗？”一直在旁边笑咪咪看着我们的洛岩忽然插嘴道。

“当然。”我说，“感冒的、发烧的、拉肚子的、晕车的……哎呀，不说这个了，不祥。”

“妈妈，今年我一定拿个世界冠军回来！”

过了一会儿，莱莱突然愣愣地冒出一句来。

阳光西斜，秋风渐紧。女儿娇嫩的脸颊上映出一抹自信的桃红。

我们到达天坛东路上的中国棋院时，天已黑透。

路上看见两个与莱莱一样拖着行李箱的孩子，父母在旁跟从、口中絮絮不停。

棋院门口有辆大巴停着，黑黢黢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拉我们去机场的那一辆。



我的心有点酸起来。

一楼大厅里，孩子们聚在一起。同行的多是熟悉的面孔，他们大都是在全国有些名气的各年龄段孩子。随队老师也打过几次交道了，带队比较有经验，人也随和朴实。

从坐上大巴那一刻起，我便握住了莱莱的手。一路光影闪烁，我的眼前迷离着，莱莱的头已经又习惯性地靠住了我的肩。

抵达机场的时间有点早，我原以为会跟孩子多呆一会儿，但她的注意力已不在我和洛岩这边，很快去一旁与熟识的伙伴交流开了。

李煜站在另一个小圈子里，高挑的个子，很显眼。她与莱莱同是参加十二岁组，只是比莱莱大一岁。

点名，集体托运行李，填写入关卡。

终于要整队进去了。除了两个十岁组的孩子，莱莱排在女队第三个。她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但不知是兴奋还是热了，两颊红得像发烧。

队伍向里面走。通过门口的一瞬，莱莱回了一下头，双眼逡巡地找我。

“莱莱，热了，进去先把外套脱掉！”我喊。

她点点头，走进去，人流一下子就吞没了她单薄瘦小的身影。

“走吧！”洛岩一旁拉拉我。

“我还没提醒她，上飞机前把手机关掉。我还没提醒她，我在她口袋里塞了口香糖，飞机升降她会难受。我还没提醒她，在飞机上睡觉一定要盖好毯子，睡着了会凉的……”我喃喃地说。

“好了，你已经提醒她无数遍了。”

返回驻地的机场大巴寂寥地穿行在亮如白昼的首都街头，我紧紧地靠着洛岩。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孩子走了。

二零零三年春节过后的全国青少年冠军赛，洛岩带莱莱同去了。

这一年，莱莱参加的是七岁女子组。

我留守在家，内心除了扯不断的挂念，还有了一份隐隐浮动的希望。

这时的莱莱在小城已小有名气，登过几回报纸，说起来是得过两次全国冠军的了。周围同事朋友都羡慕得很。可局外人哪里知道，全国各地名目繁杂的杯赛太多了，真正称得上同龄组的、响当当的全国冠军是只有一个的。

比之一年前，我的女儿行不行呢？

第一轮，报喜的电话来得很快。但第二轮就遭遇了去年的冠军，一个来自上海的小棋手。

这两年因为常带孩子外出比赛的关系，关于棋界的事

也了解到一些。除了北京，四川、上海、广东、江苏等不少南方省市都是棋类项目开展很早的地方，普及得好，启蒙得早，教练也都在全国赫赫有名。自然，比赛成绩也就名列前茅。

比起外面的世界，我们所在的c市在地图上小得不能再小，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

比赛多了，孩子自己也知道了，赛前先打听一下对手是什么地方的。坐在经验丰富、气定神闲的对手面前，小孩子也会有所顾忌了。

而棋盘上，有时考验的就是心理素质。但愿我的莱莱能经受住考验。

看到莱莱第二轮完胜对手的短信，我的心安定下来。三轮连胜后，我开始有了一种预感。这次莱莱的成绩不会太差的。不管后面还会有多少阻力，莱莱已经无所畏惧了。

我觉得精神松弛了一些。名次在脑海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然而，终归是全国大赛，强手如林，莱莱还是实力不到，开始渐次尝到败绩。

洛岩给我发短信说，我没有责怪孩子，相反，我还表扬了她。她太不容易了。那些大城市的孩子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孩子已经尽力了。

我给他回信：替我亲亲她吧！

比赛激烈地进行着，莱莱始终保持在前列。但难入三甲。

越来越接近尾声了，莱莱又艰难地取得了两连胜。只剩最后一轮了。

洛岩来短信说，王老师算过了，如果明天这场拿下来，莱莱有可能冲击第三。可我现在已经不想名次了，我为我的女儿骄傲！

那一天的前夜，小城纷纷扬扬地下起大雪，凌晨时雪停了。阴霾的天空随着太阳的升起，一点一点明净起来。

上午一上班，机关里便开始组织大家出来集体扫雪。

我和同事们一起在雪地里挥锹。两耳却一直警觉地竖着。

短信提示音响起时，我刚刚又在心里安慰了一遍自己：孩子努力了，输了不要紧。

显示屏上是赫然八个字：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莱莱回来以后，小城的周报对她进行了专访。登在报纸上是整整一个版面。

当时，周报的记者让莱莱最后给c市所有下棋的孩子说一句话。羞涩的莱莱支吾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努力，再努力！

我想，这是我的莱莱在对自己说吧！

又开始恢复了周末上棋课，平时自己打谱的规律生活。

每周两个晚上，我骑着自行车，载着莱莱穿过小城熟

悉的街道。那时似乎是我们最从容的时刻。

尤其是九点以后，接了她回家去，我们一路说笑。她把棋课上发生的趣事讲给我听。

其实，跟王老师上课的孩子一直屈指可数。棋类在小城始终不够普及。

但莱莱从没有厌烦，总是那么几张面孔，面对一副棋盘，真的那么有意思吗？

我和洛岩试探过她多次。同样的话题，她不理我们了，只拿眼睛瞪着你，一眨不眨。

我就这样载着莱莱，由冬到夏，又由花开到叶落。她二年级了，她应该在长大了，可我怎么从来没觉得她沉了呢？

在我身边，她总轻盈快乐得像只小燕子。

孩子以后会怎样呢？我与洛岩探讨过。从南方带莱莱比赛回来，洛岩就告诉过我，那些大城市出来的孩子的确不

一样。他们下的开局，有的，莱莱从来没见过。

又一次，洛岩不无神往地说道：“什么时候，我的女儿也能得一次那种大赛的冠军呢？”

“那你觉得莱莱以后得不到吗？”我问他。

“不是存心打消你的积极性，一个字——难！”洛岩说。  
“我不怀疑孩子的智力，咱们缺的是环境和教练。”

“怎么努力也不行吗？”

洛岩笑笑，半晌，说：“试试看吧！”

说话间，莱莱正在里屋的小桌前独自做战术题。她半跪在椅子上，牙齿把手里的圆珠笔帽咬得奇形怪状。

我不禁暗叹一口气。

遥想当年，让莱莱学棋纯属无心插柳，没成想她的兴趣无比浓厚，一路走来，一发而不可收了。棋院里曾经与她一起学棋的孩子因为种种原因，大半已先后退出这个舞台。



在 c 市，莱莱的对手几乎快没有了。

以后莱莱会怎样呢？就这样永远继续下去吗？

我不知道。绞尽脑汁地想，也想不出。

或许，冥冥之中有天意吧。不久，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改变了我们的一切。

### 第三章

莱莱走了差不多十八个小时以后，来了短信。

妈妈，我们到了。在等着分配房间。一个字：热。真应该带半袖来。唉！

这时，我和洛岩已回到家乡 c 市了。为了联络方便，我给莱莱新办了全球通卡，把我的手机给她带去用。洛岩临时给我找了部旧手机。

莱莱的短信令我手忙脚乱。因我还不太熟悉身边的手机，机子太旧了，有的按键也不大好用。

隔着六个小时时差，我从傍晚起，一直忙活着与莱莱联系。

她住下了。三个人一房间。她换了单衣。她没有不舒服。她心情不错。周围环境很好，大厅里有免费的咖啡，超好喝。可以看见穿着游泳衣的外国小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很可爱。她看见了去年同组的对手，有印度的、美国的，还有哈萨克斯坦的。印度对手额头上去年点了红点，不知为什么今年点白点。她要去吃晚饭了，吃完去参加开幕式，不知道是不是跟去年一样有歌舞表演。

莱莱的短信洋洋洒洒，像是观光游记。

让她先放松点吧。洛岩说。

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提醒她。

宝贝，切记不要太兴奋，今晚早点睡，明天要上战场了。我们先休息了，明天再跟你联系。再见！亲你！

躺在床上，把最后一个问候发给莱莱已经晚上十二点

半了。黑暗中，我和洛岩的眼睛还闪亮着，不能入眠。

手机忽然响起来。陌生的铃声令我还不能习惯。

我抓起来，一个粗重的男声急吼吼地喊出来：

“怎么回事？还有完没完？你是谁呀？干吗总给我发短信？半夜不睡觉了？存心要惹起家庭矛盾是不是……”

“啊？是吗？对不起！对不起！”我吓了一跳，赶紧道歉。

“对不起就完了？这都第三个了，存心的吧！”

“真是对不起！新换的手机，号码也不熟悉，我是给孩子发的……”

“行了！”他打断我，“我不管你是给谁发的，再敢发过来我就告你去！”

电话掐断了。

我愣愣的，想想我每次宝贝宝贝地叫，真有些汗颜了。

经过了短信事件，我差不多快一点半才睡下。可早晨还是早早醒了，就像又要伺候孩子去上学一样。

急急忙忙打开国际棋联网站，比赛第一轮对阵已经公布出来了，昨晚开幕式的照片也贴出来。

比赛共十一轮，除了休息日的前一天，当地时间每天下午进行一轮，莱莱首轮的对手是个黎巴嫩孩子。

妈妈，我醒了。知道今天我对谁吗？

女儿的短信到的有点过早了，倒推六小时，才是那里的凌晨六点。

免不了又对她一番教育。当然，正确的号码已被我存好，我再不敢随便按键了。

莱莱也不大理我的长篇大论，只向我保证，妈妈，今天我准赢。又念叨起，昨晚的蛋糕，怎么会那么好吃呢？

一个白天，洛岩是去上班，我这个暂时的家庭主妇，好像什么也没心思做，心里一会儿空落落的，一会儿又饱涨得浮想联翩。

夜幕在忐忑与期待中拉开了。

北京时间每晚八点，我的莱莱将走上战场。

按照约定的时间，进赛场前，莱莱要与我通话。为了节省开支，我打她接。

妈妈，打电话。

七点半，短信提示音响起来。

我拨过去。

远隔万里，莱莱的声音听来稚嫩而清晰。

带她征战多年了，其实每场比赛前，我的叮嘱总是不出俗套的那几句。可每次她都专注地看着我，倾听，点头。或许，我已不知不觉地成为她的心灵支柱。

而她，又何尝不己是我人生的最大希望与寄托呢？

“莱莱，妈妈等着你的短信。”我最后说。

“放心吧！”莱莱说。

电话断了，她要提前关机了。

接下来只有等待了。

窗外夜色愈来愈浓，我和洛岩靠坐在沙发上，面前的电视机里不知在上演着谁家的悲欢离合。

“放松点！”洛岩说。

“嗯。”我点头。

“至少得三个小时以后了。”

“嗯。”我向他靠近了一点。

格外岑寂的秋夜，不知身边的洛岩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耳朵里满是钟表“滴滴嗒嗒”的疾走声，那样清晰。

二零零三年的冬天，对于 c 市似乎来得特别早。刚刚进入十一月，雨中就夹杂了细雪。

一个寻常的下午，我在办公室里捧着茶杯，暖暖地打发着临近下班的闲散时光。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的号码。

“您好！是江雪莱的妈妈吗？”一个带着少许 c 市地方口音的男声，听来沉稳有礼。

“很冒昧给您打这个电话。是这样的，我姓梁，是咱们 c 市人，现在在 A 城俱乐部做中级班教练。A 城俱乐部您一定听说过，还有 Y 老师，在全国都是鼎鼎大名的。我给您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我看好了您的孩子，已经推荐给了 Y 老师。看您近期能不能带孩子来 A 城一趟，再让 Y 老师看一看。”

A 城俱乐部，这在棋界名声赫赫，我怎会不知道呢？各种大型杯赛，A 城俱乐部的小棋手向来名列前茅。我还曾经为莱莱所在的年龄段里没有 A 城俱乐部的棋手庆幸过。

我当然也听说过 Y 老师，他是 A 城俱乐部的主教练，几年工夫，连续培养出各年龄组多名少儿全国冠军甚至世界冠军，震惊棋界。据说不少外地孩子不远万里投到他的门下。又听说，他对孩子很挑剔，看中的才会收下。

从来没有想过会与 A 城俱乐部有联系，我的小菜菜要遇上伯乐了吗？

连续一周，梁老师不时打电话过来，询问我们的意见。

他说，我是在比赛上看过莱莱几盘棋。c 市这么小，这种训练环境，能下出这种成绩，孩子是有天赋的。你们不想让她更出色吗？你们恐怕不知道，每年有多少外地家长带着孩子，来投奔 Y 老师。Y 老师是不轻易收孩子的。

又说，连住处我都给你们联系好了，让 Y 老师给你们鉴定一下，看看孩子有多大发展空间，这是多好的事啊！



那样的一周，我和洛岩从将信将疑到犹豫不决，直到最终达成共识。

我在单位请了两天假，又向莱莱的小学递了假条，我要带孩子去亲眼看看，传说中的全国最好的少儿训练基地是什么样子。

十几个小时的旅途，从早晨坐到傍晚。莱莱知道要去个下棋的地方，一路欢天喜地。

在出站口见到梁老师，三十多岁，很精干的样子。他带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坐车直奔棋院了。

一栋高顶的平房，门脸不算大，冲着一条窄巴巴的胡同。可头顶门楣上“A城棋院”的金字招牌很是醒目。

进门先经过一个方厅，一面墙的玻璃橱窗，里面是光闪闪的各种团体奖杯和小棋手手捧奖杯、胸挂奖牌的照片。

走廊通向几个教室，隐约传出讲话的声音。

梁老师带我们走向后面，小声说，Y老师已经上课了。来吧，先听听。

他推开一扇门。

一屋子的目光都投过来。

只有坐在最前面大棋盘旁的高脚椅上、手持教鞭的人继续讲着，声音抑扬顿挫，头也未回。

教室很大，灯火明亮，前前后后坐了二三十个孩子，大大小小的，最后面还有一溜家长。

我拉着菜菜找地方坐下，菜菜好像还有点晕车，刚才也没怎么吃东西，看上去有点木木的。

我这才端详起老师。

Y老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斯文清秀，穿一件简洁的运动服。明亮的宝石蓝的颜色，在大多数人身上恐怕会显得俗艳，穿在他身上却更加衬得唇红齿白。

“提前休息一会儿吧！” Y 老师这时说。随即站起身，朝我们走过来。

刚刚还很肃静的教室开了锅似的乱起来，男孩子们追闹开了。

“吃过晚饭了吗？” Y 老师一直看着莱莱说。

“吃过了。”我说，忽然注意到 Y 老师的眼神那么明亮，明亮得近乎犀利。

“那就下盘棋吧！”

他看似随意地掀起一个正趴在后排上打哈欠的黑壮男孩，男孩站起身，比莱莱高出大半头。

“没关系的，好好下。”我迎着莱莱略含怯意的目光，小声叮嘱着。

莱莱在男孩对面坐下来，几个孩子马上围上来。

Y 老师招呼外面的孩子回来上课了。

教室里重又回荡起 Y 老师浑厚而略带磁性的声音。

我远远地坐在一边，看着莱莱埋头下棋的背影。那时的我哪里会想到，以后的若干年，女儿静静伏案的背影会成为我全部的坚守与希望。

忽然，几个一直在密切关注莱莱他们这盘棋的男孩窃窃私语，“要和了，要和了。”

又有几个男孩探头过去。

“单车对单车。”有人通报。

Y 老师自顾自讲课，不知在复哪个孩子的盘。

“外边来的小孩送车了！”一个尖声尖气的男声喊。我的心猛地一荡。

黑黑的男孩站起来了，一脸满不在乎的笑。

我快步走到莱莱身边，她的小脸通红，慢慢仰起头，

与我对视着，满眼委屈。

“没关系！”我拍拍她。

她噙了满眶的泪水夺眶而出。

“坐车累了吧！是个和棋的。”Y老师过来说。又招呼梁老师先带我们去看住处。

给我们安排的是一个外地男孩钟强的“家”。距棋院不过几百米的路程。男孩的姨姥姥陪他在A城学棋，租的一个两居室的房子，空了一间。大半年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合租人。

房间带个拐角，空空的，只靠墙摆着一个单人床和一张倾斜的破桌子。听说男孩的父母不定期过来看他，住在这儿。

看过房子，回来听完Y老师的课，已经九点半了。莱莱的情绪早已平稳了，随着钟强走在前面。

钟强是个活泼的孩子，大莱莱一岁。一路回头问我，“阿

姨，以后你们就住在我家了吗？”

我说，“不是，我们只是来看看。”

“我以前比赛见过她。”钟强指指莱莱。

“你怎么输给黑猴子了呢？”他又说。

“那个孩子多大？”我问。

“比我大一岁。他在我们这儿谁也下不过。”

我和莱莱的脸一定同时红了。莱莱的头低了，黑暗中，身形显得更加瘦小。

钟强是个聪明的孩子，很快又补充说，“也不算最差吧，只是成绩挺靠后。没事，Y老师不是说了吗，今天你累了。”

钟强的姨姥姥六七十岁的样子，背有点驼，看上去慈祥朴实。给我们送来热水和一个压脚被，说是夜里冷。

莱莱累了，躺下很快睡了。

我睡不着，翻出手机回洛岩的短信。

他两小时前就发过来了，问我们情况怎样。

我轻轻地发过去：输了，听说是水平最差的。

好一阵，他才回复。没关系，不行就回来，早点休息吧。

单人床很窄，我和莱莱不得不紧紧靠在一起。这陌生城市的孤独的夜晚，我开始越来越感到寒凉透骨。

## 第四章

赢了！

不到十一点，我的手机小鸟一样叫起来，从遥远的异域他乡。

我和洛岩几乎同时跳起来。

我迫不及待地拨电话过去。

“宝贝，妈妈祝贺你开门红！哦，还有爸爸！”我喊。

“其实我早下完了。在里面看棋呢！”莱莱的声音听来漫不经心的。

“你这孩子，也不先出来发个短信，存心不让爸妈早睡觉啊！”

“不是不是，我忘了。”莱莱“哈哈”笑了。

依偎着洛岩，我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日一整天的艳阳高照，向晚的战斗再次准时打响。

与莱莱通过电话，洛岩建议说，“我们今晚早点睡吧，别等莱莱短信了。”

我说，“好。”



可过了十一点半了，我们两个还相守着，没人主动提起休息。

“没事的，要相信孩子的实力！”

“对！”

我们彼此安慰。墙上的挂钟陪伴我们。

“滴滴！滴滴！”小鸟终于叫了。

赢了！她早掉子了还不认输，最后超时！

我和洛岩长长的一口气，终于松下来。

这几年带孩子征战南北，一次次尝尽等待与期盼的滋味。为什么，这一回我最是牵肠挂肚？仅仅因为远隔重洋吗？还是我的心气已越来越高？

白天，在父母身边，尽力给他们侍弄出一桌好菜。这些年，我和孩子来去匆匆，难得在他们身边尽孝。我是有愧的。

母亲从小带大莱莱，甚至因为莱莱学棋，也关心起棋界的事来，还准备了一个本子，忠实记录下莱莱每次比赛的对手情况。

饭桌上，母亲说，“孩子去比赛了，就放心让她下吧！你们这样着急有什么用？”

“嗯。”我点头。

“晚上要早点睡，别总惦着她。”

“……”

“比赛刚开始，还早呢！”

“……”

“莱莱今年参加这个组小一岁，不要心气太高。”

“……”

母亲的苦口婆心，这些年独自在外带女儿，我已听得越来越少了。但在我内心深处，却深知母亲的声音是世间任何东西都无可替代的。

不知在莱莱心目中，我这母亲是怎样的。

想着莱莱，她的短信就过来了。

妈妈，我昨天买的巧克力特好吃，三美元一块，贵吧？

你太悠闲了。早饭吃了吗？我问。

已经晚了，萍萍姐从餐厅给我带面包来了。

昨晚几点睡的？是不是去逛街了？不要太兴奋了，比赛刚刚开始!!!

我给她连打三个感叹号。

知道了。我马上开始看棋。网上能看见前两轮对局吗？我又不知道对手下什么开局的。

过一会儿，又发过来说，妈妈，我好像知道下午对的这个加拿大人长什么样了，是个华人，看着就不厉害。

不厉害吗？

这晚，莱莱首尝败绩。

也许，我还是有预感的，所以赛前我反复叮嘱。她还是太放松了。

我输了。

屏幕上简短的三个字，令我的心顿时直落谷底。

看着我骤变的神色，洛岩为我拨通了电话。“你行吗？”他小声问我。我定定神，点点头。

女儿现在亟需我的安慰，我不能先就像个败兵之将。

“莱莱，没关系的，”我平静地说。

“嗯。”她的声音拖得很长、很慢。

“你现在在哪儿？一个人吗？”

“不是，我和他们一起回宾馆。”

“好孩子，你轻敌了，是不是？”

“嗯。”

“是自己走错了，还是对手很强？”

“我走错了，我的局面都已经好了。”她的声音小小的，像行将熄灭的火苗。

“莱莱，今天回去早点休息，不要多想了，比赛刚进行了四分之一，还早呢！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

“嗯。”

“莱莱，快乐一点，妈妈相信你的实力！”

“嗯。”

“晚饭多吃点，要吃青菜，别上火。妈妈明天再跟你联系，好吗？”

“嗯。”

“……”

在 A 城的第一夜，我似乎没有睡着几个小时。早晨起来，两个眼眶都是乌青的。

带菜菜在外面简单吃了早点。房后不远处就是个小市场，很方便。

这一天是星期六，昨晚 Y 老师已经安排了，今天上午让菜菜与钟强下两盘棋。

再次来到棋院，看见了几个初级班和中级班老师，除了昨晚的大教室，其他房间都满满的人。

钟强找出 Y 老师特意留下的棋钟，两个孩子面对面坐下。

我远远地在窗前坐下了。

钟强走棋飞快，莱莱好像一直在思考。

我看着窗外，对面的围墙很低，阳光散淡斑驳。几个孩子从胡同里跑过，转眼就消失了踪影。

第一盘莱莱输得很快，第二盘丢子超时了。

她沮丧地站起身，有点不敢看我的眼睛。

钟强在一旁说，“你开局就走错了，你不应该吃我的兵。”

“莱莱，你知道吗？”我尽量和颜悦色地说。

莱莱茫然地摇摇头。

“现在知道了？”

莱莱点点头。

“她没学过，以后跟 Y 老师学了就知道了。没事！”钟强说。

Y 老师周末的课午后开始。我带着莱莱在街上走了一个中午。

A 城是个古朴大气的城市，历史悠久，又同时兼有浓厚的现代气息。

我们走过店铺林立的街市，一路楼群高耸，鳞次栉比。想起在家乡小城，我几乎每周都要找时间出去逛街淘宝。可在这样的大都市，此际的我却完全没有了兴致。

莱莱一直很安静地跟着我，不太说话，只眼睛好奇地看来看去。

“莱莱，A 城好吗？”我问她。

她点头。



“在这儿下棋好不好？”

她又很快地点头。

我顿了一下，“那如果，你在这儿一盘不赢怎么办？”

“不会的！我能赢棋！”莱莱闷声说，目光恨恨地盯住我。

我摸摸她的头，把她被风吹乱的头发挽到耳后。

她却一梗脖子，倔强地避开了我的手。

晚上，我的莱莱终于开张了。

对手依然是个比她大两岁的男孩。我依然坐在远处，遥望她的背影。

我看见男孩的头越来越低，莱莱的背却越挺越直。然后，Y老师走过去了，看了一眼棋盘，又看了一眼莱莱，就走开了。

莱莱站起来，回头寻找我，脸上挂着这一天多来初绽的笑容。

她走过来说，“他超时了。”

“局面怎么样？”我问。

“当然我好。他走不动了。”莱莱露着一口白牙。

“他水平应该在你之上，他有点轻视你！”Y老师忽然踱过来，撂下一句，又掉头走了。

可我分明看见他微微上扬的嘴角。

“听老师说了吗，这就是轻视对手的结果。”我借机提醒她。

她只顾了笑，又跑到一边看别人的棋去了。

周日上午，Y老师又安排好，莱莱与一个大她两岁的女孩下棋。

这两天，我已经观察到，Y 老师班上的孩子虽有大有小，大的上中学了，小的和莱莱差不多大，但女孩很少，只四五个，最小的也要大莱莱两岁。所以，他们物色到莱莱。

那是个清秀的小姑娘，听说在全国的青少年冠军赛上多次进入前八，当然，是比莱莱大一个年龄组。

第一盘，下着下着，我远远看见女孩的脸一点点红起来。

正好，梁老师下课从门口经过，叫着女孩的名字，说，“没下好吧！这个小妹妹不好下吧！”

女孩不理他，低头重新摆好棋盘。

第二盘结束，女孩的眼里含了泪。因为不熟悉，我都不知该怎样劝慰一下。

晚上，莱莱又与另一个女孩下了一场，输了。

课上，Y 老师特意把莱莱的记录本拿过去，在课堂上

复了盘。他说，“我们来一起看看外面来的小朋友是什么风格的棋手。”

我坐在后排听着，一阵一阵汗颜。虽然我常带莱莱一起摆棋，可 Y 老师口中的很多术语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恐怕莱莱也一样。

还有，更重要的，莱莱所走的开局大都是错误的，有的不到三个回合，局面就差了。

莱莱的优点，Y 老师说，只是稳健和顽强。

第二天，我们就要回 c 市了。课间，Y 老师把我叫到一边。

“孩子可以现在留下。”他第一句就说。

这出乎我的意料，因他刚刚在课堂上毫不客气地指出莱莱所犯的种种低级错误。

“您刚才也听到了，”他接着说，“她的问题不少，但她很认真，而且年龄还小。更高的我不好说，目前暂时也看

不出来，但她要想成为同年龄组女孩中的优秀者，是可以预见到的。上学的事，这边有联系好的小学，接收是完全没问题的。剩下的就是您家里的事情了。”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直截了当，一时有些无措。

我侧头搜寻着莱莱，她独自站在一角，好奇地看着门外的孩子们。昏黄的路灯下，下了课的男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在胡同里追踢着一个塑料瓶子。

我的莱莱是不是也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呢？

## 第五章

孩子输了。

这一夜，不知道我的痛楚是否比远方的莱莱更深。躺在床上，我久久无语。

洛岩的脸色也不好，但他尽量慰抚我。

“她是轻敌了，毕竟是孩子，还不成熟，你得允许她犯错误。”洛岩说。

“早点睡吧，后面还有一大半比赛，要相信孩子的实力。”洛岩靠近我，搂搂我的肩。

“你怎么不说话呢？你可别倒下！没事没事，别想了……”

“她参加了那么多比赛，她不应该这样……”我喃喃地说。

黑暗中，我虚弱地偎靠着洛岩，感觉那么无助。

不知几时进入的梦乡，只觉睡得那般轻浅，似乎始终有一半的神经还清醒着。夜半，我忽然在一阵踢打中惊醒。

“怎么了？怎么了？”洛岩先醒了，担忧地摇着我。

“做恶梦了吧，没事没事，睡吧！”他轻轻地拍我。

我重新闭上眼睛。

在刚才的梦里，我好像始终在与什么人厮打，然后，我蓦然从高处直落下去。

我翻了一个身。我不想让洛岩看见，不知何时我眼窝里汪出的两弯泪滴。

第二天，莱莱起得很早。吃过早饭回来，就让我查询今天对手的资料。

第四轮是个东道主棋手，网上已能看见前几轮的对局记录，我简单跟她说了一下。

一天里，我跟莱莱通了三次电话。说的几乎都是勉励的话，莱莱的声音已经比昨晚有力多了。

赛前的最后一次通话，她像我们看过的韩剧里的很多主人公那样，喊了一句“加油”。

接下来又只有等待了。

今天洛岩单位有事，回来晚了，进门就打量我的脸色。

我冲他笑笑。

“老婆，这两年你受苦了。”他挨着我坐下来，说。

“没有。”

“你的头发又该染了。”他的手拂过我的额发。

“是。”我又笑笑，“等过几天孩子回来以后吧！”

“你现在整天在家又没事，去做个头发，分散分散注意力，免得总惦着孩子。”

我摇摇头。

我现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心头空落落的。何时起我变成这样了呢？

这些年下来，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感到，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这一场，孩子赢得很痛快。电话里的声音又欢快如初了。

因为中间安排了一天休息时间，第五六轮放在一天进行，上下午各赛一场。

看见第五轮莱莱的对手，虽说是我念不出来的英文名字，我还是觉得眼熟。

果然。莱莱告诉我，是去年十岁组的第二名。

是个阿塞拜疆棋手，去年，莱莱没有碰上她。

妈，我有点紧张。可我觉得我还是能赢的。莱莱准备完棋，给我发短信。

你当然能赢！我给她鼓劲。记住 Y 老师说的，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我知道了。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开赛，洛岩六点钟下班拎着一瓶红

星二锅头回来，他说，我女儿要是又赢了，我就连喝三杯。

接近七点，小鸟欢快地叫了。

我却不能允许洛岩再喝，他早已三杯下肚，兴奋异常了。

叮嘱了莱莱赶紧回去吃饭、休息，注意保存体力，下午还有一场战斗。

比赛过半，应该是场场恶战了。

莱莱斗志昂扬，一再让我看见对阵就尽快告诉她。

“老婆，我就再喝一杯，行不行？就一杯！今天晚上还得熬夜呢！”洛岩笑嘻嘻地和我商量。

我想了想，给他倒了大半杯，算是奖励他这两天表现不错。

极少喝酒的我端起杯，先抿了一小口，怎么这么辣呢？

辣过了，就是微微的甜了吗？

带着莱莱从 A 城回到 c 市，一切又回到旧日轨道上。  
每天上班下班，接送孩子，带孩子摆棋。

但心里，总觉得与之前有什么不同了。

回来之前，与 Y 老师说的是，要回家商量。

梁老师说，这还有什么犹豫的，Y 老师是很少轻易肯定一个孩子的。别人求都求不来的！

而我和洛岩都清楚，所谓的商量其实就是要做决定了。

有时，望着天真烂漫的莱莱，我禁不住一次次出神、怔忡。

“莱莱，你想去 Y 老师那里学棋吗？”我问她。

莱莱使劲点头。

“在王老师这边，不是也很好吗？王老师多喜欢你呀！”

“可 Y 老师说，我连开局都走错了。” 莱莱小声嘟囔。

“可 A 城太远了，谁带你去呀？”

“你呀！” 莱莱看着我。

“妈妈要上班的。”

莱莱眨眨眼睛，“你请假行吗？”

“妈妈需要挣钱养家。”

“不是还有爸爸吗？” 莱莱瞅瞅洛岩，“爸爸也可以挣钱。”

我和洛岩对视，良久，只有叹息。

再有两个多月，又是全国青少年冠军赛了。我给梁老

师回话说，等打完这次比赛、莱莱结束这学期的课，我们再做决定。

烦恼的时候，不免跟同事朋友说起。意见各异。这样的难题，是无人可解的。

一边是合家团圆，一边是遥遥相望。这仅仅是最近、最现实的场景。其他呢，经济上、精神上，那么多未知的方面，还有最重要的孩子。

莱莱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成功仅仅靠认真与努力就能得来吗？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呢？

不满八岁的孩子，谁能够为她的一生负责？

有一个晚上，我给莱莱念着念着棋谱，就烦躁起来。

“不摆了，我都烦死了。”

“摆！”

“还摆什么？没人带你出去学棋，早晚得放弃！”

“你是个坏妈妈！”莱莱跳起来冲我叫。

我吓了一跳。

“你不让我学棋，你就是不想让我得冠军，你不是我的妈妈！”莱莱猛然大哭起来。

我的眼泪一下子也涌出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看电视的洛岩赶紧跑过来。

晚间睡觉的时候，洛岩小声说，“要不，你就带孩子去A城吧！我在家上班，没问题。”

我看看他，“比赛回来再说吧！”

二零零四年的青少年冠军赛照例又是在春节之后，我和洛岩都和单位请假，陪莱莱去了。

或许在内心深处，我们是把这次大赛看作最后的检验了。莱莱是保持着现状，还是有所前进；或者，莱莱是不是

要开始新的征程。

我和洛岩在观望，并且必须要做出最后的选择了。

结果是，莱莱取得了八岁女子组第四名。

出征前，我的同事小裴说，章红，其实你已经在心里选择好了。你还有什么可看的吗？如果孩子比赛成绩不如意，你不会甘心就此落后。如果成绩很好，你一定期望更高，想让她未来走得更远。

小裴是我多年的好友，她太了解我。

所以 she 可以一语道破。

我和洛岩不能正视和直面表达，并不是我们过于优柔。也许，从此，莱莱的人生将踏上一个未知的交叉路口，而对于我们的家庭，生活将重新编排。

关于未来，无论怎样选择，都是痛苦。

但最终的决定总要到来。

洛岩说，“你定吧，因为是你独自带着孩子去，不用考虑我，我可以照顾自己，我来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又说，“其实咱们都是不甘心的，是不是？为什么我们的莱莱就不能得一次真正的全国冠军！”

“定下来就不要后悔，不管到什么时候。只是，你们以后可能要受苦了。”

洛岩好像要把能想到的抢先说出来，孩子，我们共同的希望，为了她，我们将从此面对怎样的人生！

我把莱莱叫到身边，“莱莱，妈妈问你，你真的那么想学棋吗？”

莱莱点头，目光警觉地扫视我。

“别这样看着妈妈，妈妈不会说不让你学棋的事了。”我摸摸她绷紧的脸蛋。“妈妈下学期带你去 A 城学棋，好不好？”



“好！”莱莱的小脸露出笑意。

“如果去，只能妈妈一个人陪你去，爸爸要上班养活咱们两个，还要照顾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不能看见爸爸也行吗？”

“行！”

“那过去以后，要每天白天上学，晚上学棋，很累……”

“行！”莱莱打断我。

“还有，以后妈妈不能上班了，只有爸爸一个人挣钱，咱们就没有现在这么富裕了，你能不向妈妈要零食吗？”

“能！”

“还有饮料！”

“能！”

“也不能总是吃肉。”

“能！”

“是不是只要能让你去学棋，什么都行？”洛岩插话说。

“嗯。”

莱莱歪歪头，眼睛里像挂着两朵花。

我天真无邪的女儿呀，但愿你心中的幸福与欢愉能久久长长！

二零零四年二月末，我在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辞别了亲人、朋友，离开了我熟悉的工作岗位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乡小城 c 市，带着女儿去往 A 城学棋。

## 第六章

二零零七年世界青少年锦标赛的硝烟，在遥远的异国

上空弥漫不息。而我们只能遥想与期盼。

世间永远没有最后一对父母，所以，我想，我和洛岩一定不是最受煎熬的一对。

因当地时间上午进行了第五轮比赛，第六场特意比前面各场开赛时间推迟了一小时。到半夜十二点半，我和洛岩才收到莱莱的短信。

妈妈，我太高兴了。和棋让我赢下来了！

漫长的等待之后，是胜利的消息。还有比这更令人振奋的吗？

“莱莱，你太棒了！”我大声呼唤女儿。

“我还以为要和了呢，她残局太差了！”女儿还在兴奋中。

“好孩子，今天一定累了，回去好好放松放松。”

“妈妈，可是一台那个以色列人又要赢了。她要六连

胜了！”

“莱莱，咱们不要管别人，你只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可以了。后面不是还有五场呢吗？”

“嗯。”莱莱答应着。

第二天是休息日，莱莱没有去远处玩。她跟几个大孩子去了宾馆后面的海滩。她说，那儿的鹅卵石特别漂亮。他们用鹅卵石在岸边摆了大大的 CHINA，她用手机拍下来了，说回家以后给我看。她又在宾馆附近逛了一圈，看见很多可爱的小饰品。我提醒她，不要忘记给学校的老师买礼物。

下午时，网上打出了各组成绩排名。六轮过后，十二岁女子组只有一个连胜的，六分。五分的有五个，算小分，莱莱排在总成绩第四位。与莱莱同组的中国选手李煜比莱莱暂低半分。

还有关键的五场比赛，孩子应该还有机会的吧！

莱莱第七轮碰到了一个老对手。去年，莱莱与她下和了。是个哈萨克斯坦女孩。

莱莱说，今年，她妈妈又带她一起来的。

我还记得那个女孩与她妈妈的样子。去年的每场开赛  
前，允许家长进入拍照。那是唯一一个回避我的镜头的孩子。  
见了我举起相机，女孩马上把头埋到旁边妈妈的怀里，而妈  
妈无声地面对着我，一脸不容置疑的冷漠与拒绝。

其实那女孩长相很秀气，大大的杏眼，黑亮亮的长辫  
子，有些像亚洲人。

比较起来，妈妈的年龄显得大了，四五十岁的光景，  
戴一副深色眼镜，奇高的个子，一张不苟言笑的脸。

经过前面的三连胜，莱莱显得信心十足。

放下电话，我忽然觉得应该再提醒她一下。赶紧再拨  
过去，她已经关机了。

我要提醒她的是，不要求胜心切。

这注定又是一个苦乐交织的夜晚。

像这一周以来的每晚一样，我和洛岩坐在一起，互相慰抚，互相打气。内心里的起伏跌宕，我们尽量抑制着。尤其是我，偶尔甚至迷信的相信，我是与女儿有通灵的。我对她的信任与激励，即使远隔重洋，她也会感受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心绪不宁。

四个小时过去了，洛岩说，太晚了，我们先睡吧。我随了他。心里慢慢浮起了不好的预感，只是没有说出口。

我们并肩躺下，洛岩把手压在我的眼皮上，“先休息一会儿吧，睡不着也没关系！你太累了！”他说。

我闭着眼睛，心底说不清的动荡不安。

洛岩按灭了台灯。

黑暗中，我抓着洛岩的手，他紧紧地握住我。他的手掌温热而有力。

一点半，手机终于痉挛一样尖叫起来。

妈妈，我输了。

我的手机下午被提示余额不足，洛岩拿起了他的手机。

“宝贝，你还好吗？”洛岩的声音中有一种压抑的颤抖。

停了一刻，莱莱绵软的声音传过来。“爸爸，我输了！”

“没关系，你一定已经尽力了。刚下完吗，你一定累坏了吧！莱莱，别哭，坚强点，别哭……”

女儿强忍的哽咽时断时续地传过来，我体味着心如刀绞。

“莱莱，是妈妈，”我抓过手机，“宝贝，你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即使输了，妈妈也相信你一定下得很棒。别哭，人要输得起，去吧，跟伙伴们好好去玩玩……”

掌心从未有过的热烫，蓦然亮光闪过，手机一下黑屏了。

手机突然烧掉了，再也不能开启。

这是一个征兆吧，接下去是无可挽回的死寂，复燃的希望已被黑夜吞没。

第二天上午，我再次听到莱莱的声音。

“妈妈，我不是输棋，我应该能和的，可我就是赢她！我太生气了！”

“她妈妈为什么那么坏呢？从开始就一直坐在我对面盯着我，家长都出去了，她也不出去。我喝水上厕所都跟着我。她还不让我上厕所，我一进去，她就一直在外面拍门。气死我了！”

“妈妈，我输了，是不是没希望了？”

“……”

或许这就是一个孩子最终必须要独立面对的，包括失败、包括意外的状况、包括接受难以接受的现实。



这时候的我，心境反而平复许多。或许，我已调整好方向，我已经做好准备去承受任何结局。

“为自己的尊严而战吧！”

这是去年，Y 老师发给我们的。怎会想到，一年以后的今日，我又悲哀地用以鼓励莱莱。莱莱依然不能战胜自我。这也是我的错吧！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没有当上元帅的士兵一定不是好士兵吗？

我的莱莱还是无比坚强的，接着又迎来一个三连胜。

洛岩说，“是不是其他孩子家长也像咱们一样呢？太累了。好像比孩子还累。”

我却知道，心高才会气盛。

只剩下最后一轮了。

收官之战，莱莱将对阵排名第一的以色列棋手。上一轮，她刚刚失手负于李煜。目前，十轮积九分。哈萨克斯坦棋手对阵李煜，他们同积八点五分。莱莱是八分。

“妈妈，我如果赢了，是不是也得不到冠军了？妈妈，如果我赢了以色列的，是不是冠军也是他们的？”

女儿实际上已经看清楚了最后的结局，她失落地向我求证。是的，即便她赢了，冠军也只能在哈萨克斯坦棋手与李煜之间产生。而在她多年执著的心中，只有冠军是唯一的胜利者。

在命运完全掌握于自己手中的时候，她的手指松动了。当一切再聚拢时，已经流失了的再也无法追回。

“莱莱，不要想结果，不要看别人，你是为自己而战，能赢的棋就要赢下来！能不能得冠军并不是最重要的，下棋是快乐的，妈妈希望你在过程中体会快乐！”

我的心已经完全平静了。多日的煎熬与挣扎之后，是疲惫与冷静的思索。这就是竞技，是不见硝烟却依然残酷的战场。从我为莱莱选择棋路那天起，我就应该看到短暂的胜

利与喜悦背后，是更久长的磨砺与痛苦。

所有这一切，我们必须坦然承受。

Y 老师发了短信过来，询问结果。这几日，他多次联络我们，多是鼓励、安慰的话。他说，两次失利之后，又两次三连胜，说明孩子在进步、在成长。她年纪还小，挫折总是难免的。她已经非常优秀。

两个小时以后，莱莱的短信过来。

她和棋了。

莱莱说，她一直找我对子，一直提和，她肯定算好了，和了就是冠军了。

而李煜输了。

最终的排名，哈萨克斯坦的棋手第二，李煜第三，莱莱小分略低，名列第四。

两天后，我和洛岩去北京接莱莱。

首都机场总是人头如织，场面热烈而又莫名的凄清。在日复一日的迎来送往中，上演一幕幕相似的戏剧。

不过是半月前，我们来送别孩子，现在她要回来了。时光漫长又短促，我们所经历与承受的一切将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

我和洛岩坐在国际航班出站口外的长椅上，怀里抱着给孩子准备的棉衣。这边已是冬季。当日踌躇满志地登机远行的莱莱，是不是早已感受到了不可言喻的寒冷？

手机响了。

“妈妈，我们下飞机了，在等着取行李。”

“妈妈，我好像看见你了，你看见我了吗？”

莱莱的声音在耳畔真切地响起，恍如天籁。

第二卷 故园东望路漫漫

## 第七章

二零零四年。初春。A 城。

三月的 A 城很像家乡 c 市，虽时有寒风习习，但阳光明媚，路旁杨柳微吐绿意。一切都昭告着春天渐近的脚步。

洛岩把我们送到 A 城，能想到的都安顿好了，才回去。洛岩走时对莱莱说，“好好听妈妈话，爸爸很快就来看你。”

莱莱正对周围的一切都新鲜着，高高兴兴地与洛岩道别。

莱莱顺利地转入了 A 城棋院对口的小学，很近，差不多位于我们的住所与棋院中间。

当然，我们是与钟强和他的姨姥姥正式为邻了。

两个房间正好一家一间。卫生间与厨房两家共用。

钟强的姨姥姥是个直爽、热心的老人，挺高兴有人能来做个伴。

起始的日子，就像要从头置办一个家。生活中随时随地会发现缺东少西，赶紧记下来，找空就去买。着急了马上就奔出去。周围的小市场、小门市，几乎被我摸了个遍。

新的生活一点一点步入正轨。

每天早晨，我把菜菜送去上学。中午接回来吃个午饭。之后，再送走。四点半放学回来，晚饭后，赶去棋院上课。从六点半差不多到晚间九点半，再一起回家。

这就是菜菜的一天。

其实也是我的。因为，她已成为我生活的主旋律。

白天的时间，对于我是零散而悠闲的。买菜、做饭、收拾家务，成了我的主业。这对于过去一贯单位、家里忙忙碌碌的我，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在干什么？

我和洛岩几乎每天都短信联系，或者电话。他发过来

的时候，我正抓着抹布擦窗框。

在干活。单位不忙？

刚忙完。亲爱的，别累着！

不累。我刚买了块花布，换个窗帘。原来的太丑了！

小心一点！今天中午给我们的宝贝准备了什么好菜？

带鱼。不跟你说了，一会儿做饭来不及了。

钟强的姨姥姥是个很干净的人。厨房、房间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尤其是厨房。

我们来后，新置办了一整套厨房用品，我还有意把做饭时间和姨姥姥错开。厨房比较小倒是其次，主要是因为姨姥姥是回民，我恐怕她会有所忌讳。

我一般都提前把饭菜做好，早早到路口去等菜菜放学。

下了二楼，对面是家大众浴池，玻璃大门半开着，几

个男男女女凑在门内的小茶几上打牌。胡同是段带斜坡的土路，转角处有块开阔带，被人拉了两道长绳，阳光好的日子，上面总是搭着花花绿绿的棉被，只是布面的花纹变幻不定。胡同口聚了几个小商贩，形形色色的文具、小食品之类挂了半面墙，色彩格外艳丽。

穿过小马路，就是一个小菜市场了。这里早上是人最多的时候，过了吃早点的时段，有些小帆布篷子就收拾起来了。这一会儿，我好像闻到了斜刺里第二个铺面散出的香气。是一种掺杂着烤透的芝麻味的麦香，又另有一种说不出的轻甜。应该是李家吊炉烧饼又出锅了吧！

这是我来后常给莱莱买的早点，她很喜欢吃芝麻烧饼。这一点她像洛岩。洛岩就极爱吃芝麻。想起过去，我们一家差不多每一两周都要去一趟的、c市颇有名气的无双烧烤店，有种作为调料的炒芝麻，洛岩每次都会多要上两碟。

现在，他还会去吗？

路口已经有不少家长在翘首等待了。我站在一个店铺的高台阶上，望向前方的小路。身后的推拉门敞着，裁缝店瘦削的中年男人带着肥大的花布套袖，靠着门，笑呵呵地与



熟人搭话。

转弯处，先是一个小黄帽探出头，马上就跟进了长长的队伍，手拉着手。更近了，我看见了我的莱莱。

她向我跑过来。

“妈妈，中午吃什么？”我已习惯了她的开场白。

“带鱼！”我搭过她的肩。

“怎么做的？”

“红烧！你不是就喜欢红烧的吗？”

莱莱笑了，伸伸小舌头。

中午吃过饭，送走她，我大都拐到大路上，在路边书报亭买两份报纸，再回来。

我好像从没有这么仔细地读过报，一份包括广告几十版的报纸，我会前前后后看上半个多小时。过去，办公室里

订了不少五花八门的报刊，或许是因为太多了，我每天都翻看，但从来只是漫不经心地浏览。

现在，看报好像成了我的工作。

姨姥姥的房间里从早到晚都是半导体的声音。基本上放的都是唱戏的。以前我还真不知道，电波里会储存这么多“咿咿呀呀”的剧种，只要有心去找，二十四小时都在。

或许在这世间我不知道的角落里，有着许多与姨姥姥一样的寂寞人吧！

姨姥姥不止一次羡慕地说，“你们年轻人多好啊，没事能读个书看个报的，我又不识字，只能听听广播。有什么意思啊！”

她说话带着一种我辨不出地界的独特口音，尾音很硬，每次，我都听得很吃力。

她又说，“我老姑娘说了多少次了，要把电视给我捎来，强强妈不让，怕影响强强学棋。唉，老了老了，到这儿坐监狱来了。”

我不由地问她，“不是您自己想来带强强吗？”

“我怎么会想到这儿来！家里还一个小孙子等着我带呢，我以前都没见过强强！”姨姥姥一脸的委屈，“这非让我来，一次次找到我儿子家，说是他们上班，请不了假，说好就半年，可这都快一年了！”

“您想家吧？”

“想呗！我小孙子都会叫奶奶了！”姨姥姥叹口气，“我是老了，真不知这做父母的怎么想的，把个孩子扔给我，我又不识字，又不会下棋，你看强强能行啊？”

姨姥姥眼巴巴地瞅着我，额角的皱纹挤在一处。

我想起中午送菜时，屡屡看见钟强在巷口的小货摊前徘徊，有时看见我，会急急地把手里的东西塞进口袋里，低头跑走。我见过钟强的父母，他们都是比较严厉的人，尤其是钟强的妈妈，是家私企的部门经理，虽然每回来去匆匆，可我几次见她严肃地训导钟强，又强调，这么大的男孩子最皮塌，不能给他零用钱拿去乱花。

现在，我该跟这孤独的老人说些什么呢？

钟强来自 A 城的邻市，一个棋类项目也比较普及的都市。在家乡的学棋孩子中，他曾经是小有名气的。可送来 Y 老师门下时，听说费了些周折。A 城棋院一向男孩子多，高手层出不穷，钟强并不很被看好。但钟强父母心意已决，反复多次，终把钟强留在了 A 城。

为人父母者，大约总是会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吧！我和洛岩又何尝不是！

在棋院跟着莱莱上了一段时间的课，我知道了钟强在这里确实算不上强手。A、B、C、D 四个组，他一直在 C 组。

当然，他要比莱莱强。莱莱只能在 D 组。

D 组是几个女孩、赢过莱莱的黑猴子，还有几个不常来的男孩，有的比莱莱还小。

每晚六点一过，莱莱就开始催促我。她着急，她是想去抢占一个好位置。

她在前面蹦蹦跳跳，身上斜背着小挎包，里面是笔记本和笔。我跟在后面，手里拿着水杯。

天越来越长了，胡同里宁静而明亮，橘色的太阳安详地挂在近在咫尺的天边，好像伸手就能拂到。

“快点！”莱莱回头催我，短发飘飞，白白的小脸被夕照镀了一层闪亮的金边。

莱莱大都是前三名，坐下不久，孩子们开始陆陆续续进来。

莱莱要抢占的是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她仰起脸，眼里就只有面前的大棋盘和老师了。

Y 老师进来时，孩子们大都已经到齐。教室里总会飘散着快餐的香气。几个大孩子的嘴巴里或许还塞着最后一口包子。

Y 老师坐上他的高脚椅，拿起教鞭之前，他有时会点起一个嘴角挂油的男孩子，笑笑地说，“今天吃的韭菜包吧，

我闻出来了。”

孩子们“哄哄”笑起来。

Y 老师开始在挂在墙上的大棋盘上展示局面了。

莱莱与他们的差距是明显的。他们现在每晚是在滚动练习不同的布局。大约是因为太熟悉了，很多时候，Y 老师的复盘，开局一带而过，很快进入中后盘。

可对于莱莱，一切都是新的。有些开局的名称，她都分辨不清。好在 Y 老师了解她的情况，让她别着急，练习赛可以自由一点，选择自己会走的开局。

哪一个是她真正会走的呢？我和莱莱都清楚，虽然下了两年多棋了，但只是到了这里才知道布局的重要，过去莱莱都是开局随意发挥的。

也因为来了 Y 老师这里，我才知道，我的莱莱原来只是个草莽英雄，基本没有正规套路，完全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虎劲，自己乱砍乱杀打出天下的。

而她若真是勇猛型的，也还好。她是另一类，是那种特别能耗的，不管什么局面，必定坚持到最后一口气。赢棋也总好似用尽最后一分力气。

Y 老师说，看她这样瘦小，应该是最禁不得长时间苦耗的。可结果大大相反。看见她，外人常会感觉她应该下得很苦，可她表现出的却分明很快乐。

我不大明白 Y 老师的本意是褒是贬，我顾自乐观地认为，我的莱莱至少在顽强这一条上，值得肯定。

我不懂棋，可我相信，人要做好任何事，都是不能缺少顽强和坚持不懈这种特质的。

每晚讲过布局，多要下一盘棋。他们实行小组循环升降制。莱莱的 D 组，是水平最弱的。

有时，前面组别有人没来，会暂从后面调个孩子上去。虽然，莱莱的手每次都举得高高的，可总是点不到她的名。她回过头看我，无奈地撇着小嘴。

我隔着高高低低的人头笑望她，忽然觉得她怎么会那

么可爱呢？

## 第八章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A 城多是艳阳高照的日子，虽然偶尔会刮上一阵劲风，卷得满世界飞沙曼舞，但那风过处，触感还是温煦的，柔得令人心痒痒的。

莱莱渐渐和伙伴们熟悉起来。不管是小学校的还是棋院里的。早晨上学时，山山经常会来找她一起去。

山山与莱莱同岁，也是外地过来学棋的孩子。不过，山山可比莱莱厉害多了，别看他年纪小，他在棋院下棋可是 A 组的。他得过全国青少年冠军赛的冠军呢！那可是真正的全国冠军。

山山与莱莱一个年级，不同班。他爸爸带着他，租住的房子与我们隔了两栋楼。

山山下棋老练，可人长得小小的，肉乎乎的小脸，憨态可掬。



“莱莱在吗？”

每次他都从门边探出圆圆的头来，眼睛笑得眯成两条缝。

莱莱赶紧抓起书包，冲过去。

“阿姨再见！”

山山大声跟我道别，眼睛还瞥着莱莱。

有山山来找莱莱时，就用不上我去送了。偶尔，山山没过来，我领着莱莱一起去学校。刚拐出胡同口，山山会突然从一侧的暗角里窜出来，惹得莱莱一声惊叫，山山不等我们说话，已经“哈哈”笑着跑走了。

从外地来学棋的孩子有五六个，除了莱莱，都是男孩。他们都有亲人陪伴，有的，甚至父母亲都跟随了来。

我初来 A 城时，一次，与梁老师说话，梁老师说到陪孩子的事。

他说，“我看您的性格挺好，比较文静，不急不躁的，适合带孩子。现在有的家长对孩子太凶了，以为那样能让孩子进步快，别人劝也劝不得。尤其是父亲带孩子，我最不赞成。一个大男人，成天洗衣服做饭伺候孩子，算什么事呀？”

梁老师快人快语，我听得只是笑，心里觉得很新奇。应该是各家有各家的情况吧，外人是无法完全了解的。

山山的爸爸清瘦白皙，人很热情健谈，除了姨姥姥，我最先跟他熟悉起来。

山山爸爸不像我，每天跟着孩子同进同出。山山大多独来独往，有时两三天也见不到山山爸爸。孩子们正上着棋课，他又会突然冒出来，悄无声息地站在最后面，脸红扑扑的，不知是喝了多少酒。

他笑嘻嘻地环顾教室，山山的笑眉笑眼应该就遗传自他。他在我旁边的空座坐下，两手插在裤兜里，眼神有点茫然。

“你这是喝了多少酒？”我小声问他。

“没多少！”他笑笑。“我一个大男人，成天干着老娘们儿活，我不得喝点儿！”

“别喝多了，你还得照顾孩子呢！”

“我儿子现在早习惯了，看我眼神不对，回家痛痛快快地洗脚睡觉，一句废话没有！”

我不知该回他什么好。

“唉，我错了！”他叹口气，“看着你们现在，我就想起我们两年前。跟你们一样，初来乍到，心气高着呢！那时候孩子进步也是真快！我以前在家里什么饭也不会做，到这儿什么都学会了。天天给儿子换着花样鼓捣吃的。现在没劲了，真他妈不是人过的日子。过年一回家，从老到小都数落我，我几个哥姐都说我疯了，问我这是要干嘛，妻离子散的！是啊，我他妈要干嘛？”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引得前面孩子、家长不时侧目，我赶紧用食指压到嘴巴上，示意他。

他无所谓地“哼哼”笑了。

“不管怎么说，你平时还是少喝点好！”我说，“照顾好孩子是最重要的！”

“是。”他点头，“我儿子跟着我，也受苦了。我现在一懒了，扔给山山十块钱，让他自己去市场买吃的去。我儿子也习惯了。我现在是不喝上两盅，晚上睡不着觉哇！儿子的棋输了赢了，我早不问。山山也乐得我不问，能少挨点打！”

“……”

第二天，我跟洛岩联系，说到山山爸爸。洛岩听出了我的忧虑，劝说，“你听听就算了，别人家里的事你又不清楚。你带好莱莱就行了，不是说好了吗，既然出来了就不要后悔。男孩跟女孩不一样，你要对莱莱有信心！”

我想，我是要有信心的，对未来。虽然，目前莱莱只能在最后面一个组。

山山在最前面的组。如果我的莱莱能那样，我不知要多么高兴。

我看得出来，山山爸爸的苦恼已不只是针对孩子棋艺本身了。是目前这种生活令他备受压抑，他在努力坚持。

他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说这话时，我分明看见，他充血的眼里是浓浓的苦涩与不舍。

是不是有一天，在这种环境下，我也会像他那样，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变得面目全非！

不久，莱莱回家来跟我说，大家都说，山山跟他爸爸要回老家了。

又是几天，没见山山爸爸，山山早晨也不再来找莱莱。有两次，我跟莱莱穿过小胡同，几乎以为山山就要从隐蔽的角落里跳出来了，结果只是错觉。

山山每天傍晚自己去上棋课，斜背着一个特别大的书包。一下课，就一溜烟地跑没影了。

这一天还是到来了，前后不过两个星期的时间。

那天，山山没来棋院上课。七点半了，他们一家一起过来了，站在胡同外，几个大皮箱立在一边，连山山背上都背了一个鼓鼓的双肩包。

他们是来与 Y 老师道别。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山山的妈妈。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低着头，立在暗处，看不清眉眼。

Y 老师看见他们，停下课，马上出去了。

孩子们也随着“哗啦”一下起身，齐涌向门口。

窗外，Y 老师走到山山旁边，好像在轻轻地跟山山说着什么，偶尔，抬手摸一下山山的头。

华灯初上，四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迷迷蒙蒙。

忽然，山山爸爸拍了拍山山的肩，山山愣了一下，直了一下腰，然后，深深地向 Y 老师鞠了一躬。再仰头时，小

脸亮晶晶的。

“山山哭了！”有个孩子叫道。

“Y 老师也哭了！”又一个孩子说。

我有点看不下去了，把头转向一边。

山山爸爸拉着山山要走了，他扬起下巴，朝我们挥挥手。我的眼眶湿了。

孩子们显得格外的安静，一个一个慢慢回到座位上去。我的目光擦过孩子们的脸，个子最矮小的莱莱垂着头，脸上也是亮闪闪的。

山山走后，我后来与别的家长聊到他们。他们都觉得山山爸爸不易，一个男人独自在外照顾孩子，肯定问题不少。他以前是做生意的，带孩子来 A 城后把生意扔给了山山妈妈。

刚来时，父子俩挺好的，山山妈妈也常来看他们。后来，越呆越不行了。山山爸爸对孩子越来越凶。尤其是，山

山不能输棋。前一晚上输了，第二天脸上就挂彩。山山妈妈也不大过来了。听说她原本就不支持山山出来学棋。

现在回家，据说是没办法了。再不回去，家就真的要彻底散了。只是可惜了山山，大有希望的一个孩子。

山山走了，没有再回来。而且，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以后的几年里，每回带莱莱外出比赛，我们都忍不住在秩序册上搜寻山山的名字，每次都令我们失望。山山好像彻底消失了。

不，他一定在家乡幸福地生活着。在没有胜负的世界里，他也许会更加自由、快乐。

我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那张憨笑着的、胖乎乎的小脸呢？

## 第九章

莱莱的笔记本用得很快，她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Y 老师在课上不时会提问，有时是复习，有时是对局面的理解。莱莱只是安静地坐着，从不像那些男孩子一样，迫不及待地喊出来。

我看得出，她非常喜欢听课，但还缺乏自信。

课后的练习赛，她最担心的是人员出现单数。她差不多算最小的，有几次出现单数了，老师按年龄大小排开，结果到莱莱这儿，就没有对手了。她一直沉着脸，不高兴。

当然，她最高兴的时候是赢了棋。她一边收拾书包，一边回头看我，嘴角翘翘的。回家这一路，都有说有笑。

她情绪高时，自己下完了，会凑过去看别人的棋。我站在后面耐心等她。这里个个是高手，莱莱跟谁都该好好学学。

剑客大莱莱一岁，很小就名声在外了。两年多之前，爸爸妈妈一块陪着他来的 A 城，目前是这里 A 组的前三名水平。能够跟他僵持不下的都是大孩子，有的已上初中了。

莱莱最愿意在后面看他的棋。

剑客长得精瘦，大脑袋，下棋时面无表情，偶尔，眼角向上一挑，目光冷冷地扫过面前的对手。

有人围看时，大多已进入中后盘。两个人将棋钟拍得“啪啪”响。莱莱一动不动地看着，眼睛睁得溜圆。

剑客爸爸在的时候居多。孩子们下棋时，他常在教室里打转，一桌桌地看棋。听说，剑客小时候的棋都是他爸爸陪练出来的，他爸爸也算是个业余高手了。

这是个看上去寡言少语的中年男人。背微驼。他在教室里转着转着，目光就渐渐投注到剑客这一桌，脚步停下来。过一会儿，他又无声无息地踱开。表情始终淡漠如初。

可有时，他会站住不动，眼睛直直地盯住面前的棋盘，好象在等待或者酝酿什么。这时，多已是残局，正是胜负一念之间的关键时刻。

剑客赢了，跳跃的眼神从他爸爸脸上飞掠而过。他爸爸已背着手，往门外走了。

可有时，大局已定，剑客的脸怔忡一下，绷紧的身子明显低软下去。对面的孩子笑眯眯地正待起身，剑客爸爸突然飞扑上前，巴掌雨点般朝着剑客劈头盖脑而去。

“让你输！我让你输！这棋也敢输……”

或许，这对于剑客已是家常便饭了。在他爸爸的咆哮与巴掌落地之前，剑客的手臂已经奇迹般抬起过头，警戒地护在身前。

第一次见到这场面，我和莱莱都吓了一跳。这样反复多次，我们和大家一样，也见怪不怪了。只是，莱莱变得警觉了。一看剑客的情形不妙，他爸爸的脸上杀气渐起，她赶紧退出来，拉着我回家。

“要挨打了，快走！”一边往外走，莱莱一边小声嘀咕。

“剑客快输了？”我问。

“没救了！他今晚上又惨了！”莱莱满嘴大孩子们的词汇。

“妈妈，他爸干吗那么凶啊？”

莱莱对这样的场面还是有点怕的。

“他爸爸着急呗，谁不希望自己孩子最好啊！”我拉住她的小手。

“那我也总输棋呀！”莱莱的声音小了。

“你别急呀，”我有意逗她，在她眼前挥挥拳头，“哪天你真把我气急了，我就……”

“你不会的！”莱莱笑微微地打断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你就是不会！”

莱莱靠近我。昏黄的路灯下，她稚气的小脸圆润如画。

白天莱莱上学去，我闲了翻翻她棋课的笔记本。她的字迹杂乱，看起来是当时紧跟慢赶着老师的讲课速度，记得

匆忙。

我翻着翻着，忍不住支起棋盘，照样摆起来。有时，没多少回合，就摆不下去了。我就用铅笔在上面圈起来，旁边画个问号。晚间上课前，抽空让莱莱自己摆一遍，把错误改过来。

莱莱是听话的，每天忙碌又快乐，也不挑吃穿。我告诉过她，姨姥姥是少数民族，不仅不吃猪肉，也不愿接触到猪肉。我们就克服一下，少买肉吃。

莱莱原本是最喜欢吃红烧肉和排骨的。听了我的话，也不多说些什么，只是露出少许无奈的表情。大约她觉得，她眼中的人间美味，有人竟从来没有品尝过，也算是种遗憾吧！

房后的小市场每天都要走上两遍，熟得不能再熟，再说品种也实在太少了。姨姥姥告诉我她去过的一个大菜市场，我寻着方向自己找了去。

以后，我每星期都会去个两三回。

穿过两条长街，两个十字路口，大多是早晨上班的时

间，一路上，满眼俱是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海。

不过是数月之前，我也曾是这上班大军中的一员，终日往来奔忙，做梦都盼望能有一个长长的假期。

而今的我，脱去了高跟鞋和时尚的白领套装，悠然地行走在这陌生的街头。工作的概念似乎已离我远去，我的心里只有家，远方的和身边的。

风中有种熟悉的莫名花香，一路绿柳成行，这景象像极了我的家乡 c 市。或许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就是走在家乡的街头。不知何时，就会有一个多年的朋友叫着我的名字，迎面而来。

菜市场很大，甚至比我去过的 c 市的任何一个市场都大。它更像一个大型的菜品批发地。里面围着长长的棚子，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

其实，我可买的东西很少。因为没有冰箱，我不能储存。可我每次都逛上大半天，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才往回走。手上拎着早早选好的几样荤素。

你又在逛市场吗？洛岩的短信又到了。

是呀！

看来你的生活太无聊了，怎么办呢，我又不在你身边！

不是无聊，我这是热爱生活！

你再坚持坚持，下周我们就见面了。

想我们了吗？

想！

老实说，是想我还是想孩子？

都想！晚上问问莱莱，想让我给她带点什么东西过去。

.....

再过一周就是五一长假了。算算，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洛岩了。

上次他来，是周末。只有两天的休息日，为了能跟我们多呆一会儿，他坐的夜车，一宿没睡。进门时两只眼睛血红血红的。

这一次可以多呆几天了。

这晚，莱莱特别高兴。因为她赢了降至 D 组的钟强。

她是个“有仇必报”的孩子，输过的人总记着，时刻找机会要赢回来。

这是她第二次赢钟强。

一回到家，她就催促我赶紧给洛岩拨电话。

“听着啊，你闺女要跟你报告好消息。”我跟电话那边的洛岩说。

“好啊！”洛岩笑呵呵的。

“爸爸，我今天赢了。”莱莱接过电话，大声说，“你



猜我今天赢谁了？”

“谁呀？”

“是钟强！”莱莱兴奋地大叫，“我赢过他两盘了！”

我赶紧起身去把门关紧。这可是一家欢喜一家愁的事。我知道，每晚下课，不管多晚，钟强都要跟他父母通一次电话，汇报当天情况。

“啊？你五一要过来呀？”莱莱还在跟洛岩聊。

“嗯，给我带……”她歪着头想了想，“给我带点大白兔奶糖吧！”

“还有……”她忽而侧脸瞅瞅我，“什么都行吗？”

“那我就要炸排骨！外婆家楼下那一家的！”她大声宣布。

“那可不行！”我先否定了她，“等带过来都坏了！那种东西必须现买现吃！”

莱莱的嘴撅起来，不说话了。

“要不这样吧，爸爸好好想想，看给你带点什么好，保证是你喜欢吃的，好吗？”洛岩最后说。

接下来的一周，空气都变得不一样了。我觉得我没有多说什么，可莱莱都看出来，中午进门就问我，“妈妈，你怎么这么高兴呀？”

“是吗？”我给她端过饭碗。

“妈妈，你说爸爸会给我带什么好吃的。”莱莱咬着筷子，憧憬她的美食。

这就是天真的孩子，想爸爸，更想那些看不见的好东西。

我呢，我是真想洛岩了。巴不得拉开门，他现在就站在门外。

洛岩来了，拎着两个包，一大早就守在门口。

他又坐的夜车，好在本次早早托了人，买到了卧铺。

莱莱欢天喜地地扑向洛岩，确切地说，是扑向他手上那两个大包。

她急急忙忙地一样样拉开，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失望。零七杂八的零食被她摊了一床。

“爸爸，还有吗？”她不停地问。

“看看高压锅里！”洛岩示意她。

洛岩按我的吩咐，带了一个最小号的高压锅过来。

莱莱过去抬起高压锅的盖子，拿出里面一个鼓鼓的塑料袋。

“是什么？”莱莱问洛岩。

“是你外婆刚晾好的腊肉！”洛岩说。

“噢！”莱莱尖叫起来。

这果然是她爱吃的。

我拉着洛岩去卫生间洗脸。

洛岩笑说，“你看你把孩子虐待的！”

我只是凝望着镜子里的他，不说话。

“妈妈，真好吃！你也尝尝吧！”

莱莱从屋里跟出来，手上举着一块被咬得奇形怪状的、酱红色的腊肉，嘴巴里还在津津有味地嚼着。

“啊！”我和洛岩同时大惊失色。

“莱莱，生的！那是生肉！”

## 第十章

这个“五一”长假，我们全家团圆了。白天，我们一

家三口，手拉着手，漫步街头。公园、儿童游乐场、时尚闹市区，凡是莱莱想去的地方，我们都踏了个遍。

晚上，洛岩约 Y 老师出去小坐了两次。回来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Y 老师基本确定要离开 A 城了。棋院近期便要开始停课，Y 老师有很多个人事物要处理。

Y 老师平素言语不多，因名声在外，也因他个人的独特气质，家长多对他很是敬畏。

可他也有豪气冲天的一面，性格里的某些方面与洛岩颇有契合之处。

Y 老师接下去要去的是 Z 市，与 A 城同处一省，也是个棋类发展不错的地方。

但是，对于我们，该怎么办？

洛岩说，当然是跟着过去了。Y 老师说了，其实过去对莱莱比较好。在这边，该讲的都讲过了，对这些孩子都是熟透的东西，可莱莱还没摸着门。他去 Z 市以后，肯定会从头开始。莱莱正好可以一步步跟住。

我的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

A 城离 c 市已经很远了，再搬去 Z 市，离家就更远了。那对于我们又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虽说也是座有名的大城市，可我从未去过，甚至不知回 c 市是否需要转车。

洛岩说，去吧，别想那么多了。已经出来了，就一直往前走吧！

又告诉我，Y 老师对菜菜还是不错的，其他的外地孩子，他说让他们都回去，没必要再跟着他走了。

Y 老师要去 Z 市的消息，好像一夜间便传遍了棋院。

没几日，Y 老师就当众宣布，即日起开始停课了。

钟强的姨姥姥好像是最高兴的。她告诉我，她要回家了。已经与钟强的父母讲好了。钟强的事，只有他家里另做打算了。

还有就是两个 Z 市过来学棋的大孩子，也像我们似的，

来的时间不长。现在他们正好可以顺利回家了。

A 城当地的家长，大都心情沉重。他们的孩子多从小跟随 Y 老师，现在他要走了，忽然变得前路茫茫了。

停课以后，跟剑客一家反倒走得近了。甚至带着莱莱，去他家串了两回门。他们住得离我们不远，他们的楼下就是小市场。

剑客爸爸并不像外表看着那样冷漠，挺爱说话，也还随和。他们已经定下回老家了。剑客妈妈先回去联系小学了。

“那以后孩子的棋怎么办？”我问道。

“先回去再说呗！”剑客爸爸说，把湿漉漉的拖把立在门后。

他们一家住的是一套两居室，比我们和钟强家租住的小一些。但里面东西一应俱全，电视、电脑、洗衣机，虽说都是旧的，但至少颇像个家的样子。收拾得也还整洁。

不像我们。屋子里除了床，只有桌椅板凳。

“Y 老师说了，他去 Z 市是去搞普及教育。我们过去没意义。” 剑客爸爸又说。

他靠门站着，眼睛还不时瞥向另一个房间电脑桌前的剑客。剑客在上网下棋。莱莱在旁边看。

这是周末的晚上。我和莱莱闲来无事。实际上，停课 after，我们每晚都空闲下来。莱莱自己支起棋盘，对照着笔记本复习布局，有时她纠缠着让我给她念，就像在家乡 c 市时那样。

看看剑客和他爸爸，我真感觉惭愧。像他爸爸刚才跟我讲的，“莱莱妈妈，我跟你讲，不管在哪儿，就是现在停课，我们也一天没有停过手。打谱、下棋。这棋一天不摸，手就会生，真的！他自己有感觉。”

也许这就是成为高手的秘诀吧！

比起他们的严肃认真，我和莱莱还像摸不到门路的门外汉。



“那你们以后怎么打算？想让他走专业吗？”我斟酌着问。

他沉默一会儿，说，“看他自己了！”

从剑客家出来，我心绪很乱。

像剑客这样的少年强手，我根本不敢想象。对菜菜的资质，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即便真成为剑客了，又能怎样呢？总有一天会面临抉择。孩子这样小，真要一天天捱到他们长大吗？

我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从未臆想过的问题。

钟强跟随父母回家了，姨姥姥也高高兴兴地走了。房子顿时空旷下来。尤其是白天，剩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开始感到了孤独。

无聊时，我把两个房间的门窗都敞开，一遍遍擦地。地面湿漉漉的，闪着光洁的水渍。空气变得特别潮润。楼下的大众浴池终日播放着邓丽君专辑。那柔美清甜的歌声带着

一种怀旧的惆怅，像一缕缕轻风，悠悠飘散而来，在水洗过似的寂静里起起落落。

Y 老师跟我联系了几次，把行程与大致的安排跟我讲了。在 Z 市是新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属于 A 城棋院的分院，挂靠在一所小学。莱莱的学籍直接转过去即可。那边现在已经打出广告开始招生。计划六一以后开课。

有关我们，目前有个问题亟需解决，就是住宿。我们恐怕要自己去租房。Y 老师已经交待回 Z 市的孩子家长帮我们积极寻找着。

五月下旬的一天，我把莱莱托付给一个熟悉的当地人，一早就坐火车去了 Z 市。

凌新妈妈在火车站接的我。

这又是一个为了孩子舍弃一切的家庭。凌新妈妈年初辞掉了工作，陪孩子到 A 城去学棋。现在虽可以回家了，但事业上又要从头开始。

凌新爸妈都是热心人。相同的经历让我们在 A 城时就很快熟识了。在这以后的若干年里，他们一直在各方面无私地帮助和关心着我和莱莱，成为我们离家外出以来最早信赖与倚靠的朋友。

这大半月来，他们一直在帮我们在新成立的俱乐部附近，寻找合适的房源。他们提醒我，Z 市不比 A 城，物价高，房价更高，尤其是这小学附近属于中心地段，出租房特别抢手。他们两天前在一家房屋中介处看好一处套间带厅的房子，带暖气、煤气，月租七百五。问我的意见。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价钱。在 A 城，我们与钟强家合租，每月只需二百五十块钱，厅还很宽敞，再租住一家，问题都不大。

凌新妈妈带着我打车赶到那家房屋中介处，不过是路边的一个小亭子间，四壁贴满密密麻麻的房源信息。开中介的胖大姐说，你们来晚了，昨晚那家刚与人签了协议，半年一次付清。现在那种套一、套二的房子太好租了。

我暗暗松了口气。其实，这一路过来，我心里一直在

嘀咕这房价。一下子提得这样高，让我觉得口袋里那个卡片变得那么薄，又那么重。

那是洛岩的帐户卡。他每月的工资、奖金全部划到这张银行卡里。我们离开 c 市时，洛岩把它塞给了我。

我对胖大姐说，再看看附近还有没有差一点的房子，只要两个人可以住下，不要煤气、暖气也可以。

一个下午，胖大姐带我看了几家。

没有双气的都是旧房，几乎都是连改造都改造不了的老式格局。

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团结户。这种房算是最便宜，一个月要三百到三百五。虽然胖大姐说，只要看好合租人，团结户也不要紧。可我不敢想象，要与陌生人共走一个通道，共用一个窄小的厕所。

还有一种平房，是在自家楼房下面接盖出来的，应该算是违章建筑吧，月租也要三四百。里面比较低矮，窗户尤其小。

唯一可称得是独立一体的一处出租屋，是一对老夫妻前些年为儿子结婚，特意改造出来的。不过是将一户人家中间截起来，变成两家。

进门是厨房，一角拦了间小屋，一人见方，里面是个下水口，装上个蹲便器算是简易厕所了，只是需人工接水冲刷。里面是卧室吧，支了张木板床，对面墙角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基本就只能容许一个人通过了。

房间位于一条过街通道下面，又是阴面，黑天白日，灯是必备的。

房主大娘六十多岁，腰板很直，戴一副茶色眼镜，说话时口沫飞溅。她说，你们去找吧，我这房子很好租的，五百还嫌贵！

傍晚，我随凌新妈妈一起去了他家。

他们的房子看上去新装修不久，不算高档豪华，但温馨实用，整洁大方。

晚上，凌新去和他父母住一个房间，我独自躺在凌新的床上，久不能寐。

白天看到的出租屋一间一间的从眼前闪现，哪一个是我 and 莱莱的栖身之所呢？

刚刚浆洗过的被子，散发出一种熟悉的家的味道。令我不由得想起千里之外的、那个内心里最温暖的居所。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分离，现在，我们一家三口一定也会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济济一堂，共享天伦。

但生活怎么会成就那么多如果呢！

我又想起下午最后看到的那间过街通道下的小屋。那种进门之后瞬间的黑暗。

是否从此将阳光不再？我的莱莱呀，是否从此要与我开始那种近乎终日不见天日的生活！

我的泪蓦然滑落下来。

第二天中午，我预交了三个月房费。房东大娘不太高

兴，她原本是要一次收清半年的。

我确实没有办法了，下午必须赶回 A 城。上午又跑了多家中介公司。看房费花了不少，而房源大同小异。我只有先住下，以后有时间再慢慢找。

权当是个暂时的落脚点吧！

回到 A 城，先去小学把莱莱的学籍取了出来。

莱莱的班主任刘老师一直对莱莱很好，不断夸赞孩子。又说让孩子在这边过完“六一”再走吧，学校有很多活动呢！

我却不能够回应她。因有学生家长已联系好两辆大车，选在“六一”之前，将 Y 老师和我们的东西全部拉走。

洛岩单位正忙，我告诉他不用过来了。我一个人可以。

独自跑了一趟 Z 市，我觉得自己好像胆子壮了，完全可以独挡一面了。

## 第十一章

二零零四年“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我和莱莱跟随 Y 老师到了 Z 市。

我们的全部家当是七个大塑料旅行袋。从衣服被褥，到锅碗瓢盆。

因为晕车，堆满家什物品的面包车上，也确实挤得难有落脚之处，我和莱莱选择坐火车去 Z 市。

路上，我提前给莱莱打上预防针。

我说，“莱莱，以后到了 Z 市，就不会有人和咱们一起搭伙住了。妈妈临时找了房子，很小，也很黑，妈妈希望你心理准备。”

莱莱看着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又说，“妈妈带你出来是学棋的，是要吃苦的，以后一切要从头开始了，以前妈妈对你比较放松，以后不行了。你也看到了剑客是怎么努力的。”



莱莱又点头。犹豫了一下，有点紧张地问，“那个房子里能上厕所吗？”

终于到了新家，在热心的家长们的帮助下，东西都运送过来，归整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Y 老师把朋友送他的一张新的双人床，找人搬给我们。楼道太狭窄了，拆装费了很多功夫。

Y 老师在 Z 市贷款买的房，他喜欢旧物，基本是把 A 城的家当悉数搬过来。

晚上搂着莱莱躺在床上，我挺欣慰她没有嫌弃条件差。莱莱有点兴奋，一直念叨明天去新学校还没有课本，也不知这里的同学老师怎么样。

因为 Y 老师已提前打好招呼，转学手续很顺利。

莱莱的新班主任很热情，胖乎乎的，一脸笑容。她一把揽过莱莱的肩膀，说，“这样的聪明孩子，可是我抢过来的。交给我了，没问题！”

我放下了心。

整理家当，列单子，汇总需要购置的东西。中午莱莱放学，又给我一份要买的课本名单。孩子有些沮丧，说是两地课本一点也不一样，这边好像是什么试验课本，她基本上都没有学过，尤其是语文和英语。

“没关系，”我拍拍她，“妈妈相信你能跟上！”

连续在外面跑了两天，该采购的基本搞定了。一个需要安装的简易衣橱令我颇伤脑筋。我一向动手能力差，又没有工具。思前想后，我决定去求助隔壁的房东大爷。

比起房东大娘，房东大爷要亲切多了。长得干干瘦瘦，一脸憨厚的浅笑。前日我搬来时，还主动过来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看到我来求助，房东大爷好像很高兴。帮我安装时，又说，如果冬天我需要装取暖的炉子，可以找他。我问他，这里冬天很冷吗？大爷说，这是山墙，要生炉子的。

莱莱下午放学回来了，我未赶上过去接她。进门时，她阴沉着脸。

“莱莱，跟同学一起回来的吗？对不起，妈没来得及去接你。”我说，“不过你早晚要自己熟悉这条路，是不是？”

“嗯。”她含糊地应着。慢慢打开书包。

“妈妈，”她把一张纸递给我，眼睛躲闪着我的视线。

“我都不会！”她小声说。

是份语文生词考试卷子。全部是按拼音写汉字。莱莱空了有四分之一，写上的也有半数错误。卷子没有判分，但到处都是醒目的红叉。

我粗略算了算，顶多四十分。

“是不是都没学过？”我问。

她点头。

“没关系，妈妈帮你补补吧！老师有没有说你？”

“没有。上午考试的时候，张老师看我不会做就说了，不论我考得怎么样，都不会说我。我都快哭了。”莱莱的眼圈红了。

我把莱莱拉进怀里，“你真是遇上了一个好老师，妈妈也不会说你。以后妈妈带着你，肯定能把落下的课补上。你有没有信心？”

“有！”

莱莱使劲睁着双眼，生生把眼眶里的泪水憋回去了。

到Z市的第一个周六，Y老师正式开课了。

中午吃过饭，莱莱就催我早点去棋院。提着装着棋和刚买的新笔新本子的大袋子，她兴高采烈。一路问我，“妈妈，你说Y老师这回会给我分在哪个组？”

俱乐部设在莱莱所在的小学里，是租的校园一角的一溜小平房。这个周末的下午，校园一角热闹起来。

按照以前的老规矩，莱莱又抢到了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进进出出的孩子和家长渐多起来，他们大多熟识，彼此问候。

我和莱莱观察着，来的几乎都是大孩子，莱莱似乎又是年龄偏小的。

Y 老师来了，几乎没用什么开场白，就转到正题上。他要先看看孩子们的整体实力。

基本上是按照年龄大小，给孩子们各自分配了对手。

轮到莱莱时，Y 老师指着一个比莱莱个子高不了多少的男孩子说，“你和他下吧，他是哪一年的？”

大家都侧头看莱莱，莱莱也不觉什么，已经高高兴兴地坐下摆棋盘了。

跟随 Y 老师从 A 城过来的只有莱莱一个。后来，与家

长们熟悉了，听他们说起初见莱莱，大家都觉着这个梳着齐齐的童花头、文静白皙的小女孩就像摆在橱窗里的布娃娃，怎么会是下棋的呢？

教室里安静下来。Y 老师一桌桌转过来，看看棋，也不时打量孩子们的面孔，脸上带着饶有兴趣的笑意。

Y 老师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退役后拿起教鞭。我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孩子，愿意与孩子们在一起。在讲台上，他每每口若悬河，倾尽心力。课余，他反倒惜字如金，极少与人主动交流。只有不时发出的轻松悦耳的口哨声，泄露出他童心未泯的一面。

孩子们陆陆续续地下完了，Y 老师坐上高脚椅，翻阅着收上去的记录本。

只剩下莱莱与那男孩子了。周围很多人在围看。

“那小孩还多个兵呢！”他们在说莱莱。

与莱莱下棋的男孩原来是大莱莱一岁的，在 Z 市小有名气。

Y 老师走过去，扫了一眼棋面，示意他们不用下了，要上课了。

莱莱有点不甘心，重重地咬着嘴唇，可还是听话地收起棋盘，坐到座位上去了。

Y 老师浑厚的男中音在肃静下来的教室里响起。几十双眼睛似乎都瞬间明亮起来。

新的一页展开了。

的确像 Y 老师来时讲的，一切都从头开始了。他由最基本的布局讲起，由浅到深。之后是实际操练。他说，每种布局怎么也要下过百盘，你才能有局面经验。

莱莱很快与大家熟悉了。这里女孩子很少，或许真心喜欢棋并且能够坚持下来的女孩子，本身就少。也或许是因为男女在棋类项目上，先天能力的巨大差异，使得这种较量更多的受到男孩子的喜爱。

莱莱被排到 C 组。她不太满意。

下棋前，我告诉她，你已经是跟大孩子、跟男孩子在练棋了。如果想升组，就用实力说话。Y老师不也是这样讲的吗？

莱莱默默地点头。

莱莱坐下了。我也远远地坐下，面对她的背影。

不知过了多久，她对面的男孩子开始悠闲地左顾右盼。莱莱头低着，身子一动不动。

男孩子站起来，兴冲冲地收拾棋包了。

我的心凉下来。

莱莱涨红着脸轻悄地走到我面前。

“怎么输的，莱莱？”我尽量平静地说。

她看看我的脸，不说话。



“说话呀！”我拉拉她的手。

“我送子了。”她像蚊子似的哼叫着。

“什么？”我愣了。

如果说以前在 A 城，莱莱是生手，不懂章法，无法与当地训练有素的孩子多做比较。可如今大家一样是从头学起了，她怎么这样就败下阵来呢？

或许是我对莱莱的期望值太高了吧，所以我的心才这样躁动不安。

“你怎么会送子呢？”

莱莱咬着唇不说话。

“去好好听老师复盘吧，下盘棋好好下！”我无奈地拍拍她。

我要回家做饭了。周六周日的棋课要从下午延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孩子需要吃饭。

小学旁边就是一个菜市场。我买菜，往家走，洗菜做饭。始终泱泱的，提不起精神。我想起中午吃饭时，郑重其事地对菜菜讲的，要从头开始了，每堂课、每盘棋都不能放松。我是在提醒和要求她，不要忘记我们离乡背井的初衷。

或许，我不能因为一盘棋的输赢就怀疑孩子的能力。我们不是满怀希望而来的吗？

我一直胡思乱想着，快七点钟了才把饭菜装好，提到学校去。

俱乐部的灯都大亮了，有孩子跑进跑出。我好像隐约听见哭声，粗重的，细听像是男孩。

我疾步进去。

一个看起来比菜菜稍大的男孩迎面跪在走廊的水泥地上，一脸泪痕地哭叫：“奶奶，我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输了，你就饶了我吧……”

一个头发花白的小个老奶奶在旁边站着，沉着脸，面

朝窗外。

一旁有几个家长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解着。

老奶奶猛然回头瞪视着痛哭流涕的男孩，咬牙切齿地吼：“你，你谁也敢输！以后你再敢给我输棋试试……”

我穿过围观的孩子，四处寻找莱莱。

小小的莱莱站在人群最外面，一脸仓皇。看到我，赶紧迎过来。

“莱莱,那男孩输给谁了？”我问。

“是我，输给我了！”

莱莱闪着无辜的眼神，无可奈何地瞅着我。

## 第十二章

小屋阴凉阴凉，虽然我一早就把惟一的窗大敞开，还是几乎从没有风飘进来，更不见阳光。

早晨送走孩子后，我喜欢洗洗涮涮。可没几天，我便发现这个习惯不得不要改变了。

水龙头在门后一角，洗手盆太小了，用脸盆接水只能半竖起来，一次接上半盆就算不错了。

洗衣服时，我要一次次端了水，蹲坐在厨房地地上洗。轻易不要溅出来，因为潮湿。

因为潮湿，甚至不能随使用湿拖把拖地。那些深深的水印，几个小时都无法消散。

晾衣服成为最大的难题。自从我们住进来，厨房一侧斜拉的铁丝上就没有干爽过。往往是前几日洗的衣服还未干透，又要挂上刚洗的衣服了。地面相应的位置总是一片淋漓。

后来，我注意到外面楼道上有完全开放的大阳台。虽四处堆满杂物、脏乱不堪，可正中不知谁家横拉了一条长绳，总有衣服晾在那儿。

阳光好的日子，我赶紧也把自家的湿衣服挂出去曝光。

只是比较麻烦，我需要不时出来查看。因房东大娘提醒我，这里小偷很多，什么也有人拿。

这一片房子简直太古老了。外楼梯，外阳台，原本便很狭窄的楼道因充塞了杂物，更是逼仄不堪。

每天，我一次次从散发着霉烂气息的空隙里穿过。两厢是重重叠叠、过人高的堆积物，看不出色彩和形状，很多只是污浊、破烂的塑料包。一楼的天井口永远围坐着闲适的老人，一只小马扎，旧衣宽衫，笑语声声。时有中年妇人，端了大木盆，在院子中央，洗不完的床单、被套，一面搓洗，一面仰头，粗声大嗓地与人搭话。

只有我，悄无声息地从他们身边小心蹭过。他们会有瞬间的停歇，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打量我。随即，笑语在我身后重又响起，像突然凝滞了的画屏恢复如初。

我在他们眼中是否算是异类呢？

这样想着，我已走上宽阔的街道。

因为不是主干道，这条路安静而鲜有车辆。出入的小

车多是马路对面新建小区里的居民。

那是一片整齐的楼区。听说都是 2000 年以后的房子。隔着雕花护栏和环绕的绿树花影，可以看见规整的楼式、宽大的窗户与阳台，还有小区内幽雅的林荫小道。

我走在路上，暖热的风已有了夏的燥意。药房、小吃铺、便民超市、水果店、网吧，林林总总，街市又是热闹的。再经过两个小文具店，就是莱莱就读的小学了。接着走下去，是两片高顶大棚，便是菜市场了。

菜市场不算很大，好在菜品齐全。

回来这一路，我更加走得慢。有时赶上小学课间休息，我甚至可以在欢乐地嬉戏着的孩子们中间，捕捉到莱莱的身影。我隔着铁栏杆朝她微笑，尽管她没有发现我。

上课铃声响了，刚刚沸腾了似的操场转瞬沉寂下来。就仿佛才刚在我眼前闪现的是一片幻影。

我转身走开，对面楼群上崭新的铝合金阳台散射着耀眼的光芒，刺得我的眼睛酸酸的。

很快，我又走向那片灰土土的旧楼，我又要穿过阴暗拥挤的楼道，回到我那间黑黢黢的小屋。不知是不是因为手中的菜重了，我的脚步愈加沉缓。

一周后的语文测试，莱莱考到了八十分。

两地的语文课本，内容相差三分之二，比起这里，A城的要简单多了。还有英语，没有一篇课文相同。

稍有空闲，我就要考考莱莱生字或者英语单词。莱莱很用心。她从不愿落在人后。

一、三、五晚和六、日的棋课成为我们雷打不动的时间。Y老师把棋龄短一些和年龄稍小的孩子又分成一个班，在二、四晚上上课。不久，Y老师通知我们二四晚上也可来听听，莱莱基础不好，多学学有好处。他还特意通知了大班一个与莱莱同龄的男孩子，来与莱莱对练。

第一次去听小班的课，莱莱很自觉地坐到后排。牛牛

虽与莱莱同龄，可生得人高马大，往莱莱旁边座位上一靠，顶得上莱莱两个。

Y 老师笑着让孩子们猜猜两人的年龄。牛牛被猜成十二岁。他圆圆的脸马上羞涩地红了一圈，这才显出实际的小来。

莱莱说起小班的孩子，称呼他们是“小孩儿”，好像她自己很大了似的。我提醒她不要轻视任何人，过上若干年，说不定水平就接近了，都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不知何时开始，我越来越爱念叨了。莱莱在俱乐部赢了棋还好，输掉了，我一定要问个究竟。

“怎么回事？怎么输的？”我的口气越来越不客气。

莱莱不管输赢，每盘棋下完，小脸总是通红的。她说，Y 老师说了，下棋脸红是认真了。可她每每输棋，说得出的理由在我看来，都是没有真正认真的结果，是不应该发生的错误。

“为什么又犯这种错误？不要总说没看见！下棋看不



见自己要掉子，还怎么下棋？”我说起她，就关不上嘴巴了。

莱莱大都低头走在路上，不回话。街灯闪烁，她的脸忽明忽暗，隐见泪光闪动。

晚上，躺上床，劳顿一天，莱莱很快睡去了。可我却久久难眠。

头顶的过街通道不时有人走过，皮鞋、运动鞋、拖鞋、女人尖细的高跟鞋，或许还有类似猫狗之类的小动物细微轻悄的足音。静夜里，一切听来那么清晰。女儿的睡颜近在咫尺，疲惫的小脸上似还有未干的泪渍。

也不知是几时睡去，天明醒来时，头上的脚步声依旧，好似整夜未平。

“对不起，莱莱，妈妈昨天又唠叨你了。妈妈是忍不住，妈妈希望你最好的，妈妈……”

叫醒莱莱，我按酝酿好的向她道歉。她急急忙忙地穿衣、起身洗漱，口里含混地答应着。偶尔，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瞟一眼我，我赶紧收嘴，不知不觉地，我好像又说多了。

洛岩关切的短信不时到来，问我们的生活，问菜菜的棋。快期末考试了，问我们假期有无比赛计划，训练会怎么安排。

Y老师讲了，这一批孩子他刚刚接手，不管年龄大小，都需打基础。假期基本上要每天训练，不适合外出参加比赛。

我如实与洛岩讲了。

他说，好好练棋吧，难得暑假有时间，不用急着回家。

他好像觉出什么，最后提醒我说，这才刚刚开始，对孩子好点。

这是我七月怀胎诞下的孩子呀，还有人会比我更爱她吗？当年，我难产加大出血，几乎搭上性命。她是我为自己选择的命运，我从来无悔。

然而，一次次隔着一个个同样稚嫩的肩头，我远远注视她伏案对弈的背影，我的心为什么如此难以平静！

我的全部注意力似乎都凝注在她身上。她的背挺得笔直，食指滑进嘴边；她好像叹了一口气；她端起旁边的水杯，缓缓地喝下一口水；她的右手伸向棋盘，却悬在半空，久不落下。

她赢棋了，回头冲我甜甜地微笑。她输了，缓慢地收拾棋包，默然无语地走近我。

“没关系的，输了就输了吧！”我们一起往外面走，我好像在安慰自己。

或许是听了我的话，她暗淡的脸色稍稍和缓了一些。我却又一次控制不住自己。

“这回又是怎么输的？输了棋还有什么可高兴的！你算算，这星期你输了几盘了！还想升组？不降组就不错了！”一路上，我掷地有声。

“我才不会降组呢！”莱莱硬硬地回我。

“就你这下法还不降啊！你天天脑子里寻思什么呢？怎么一样上课，别人都能进步，怎么就看不见你进步呢？你

有什么不服气……”

我一路数落回家。原就有些变形的铁门被我摔得山响。

“莱莱，咱们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面对狭窄潮湿的小屋，我更觉火往头上涌。“我是来看你一天天怎么输棋的吗？我每天守着这个黑暗的小屋，没有朋友、没有亲人，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就是为了等着你告诉我，你输棋了吗？”

我眼里迸出泪来。

“你是我的孩子，在我心里，你是最棒的，即使现在不是，总有一天你会是！可为什么我看不见你进步？你不是要得冠军的吗？你忘了吗？忘了吗？”

我哽咽得喊不出来了。

莱莱站在我面前，泪流满面，两个眼睛都肿起来。

“怎么办哪！你怎么办哪！到底我要怎么做，你说，

我还要怎么做！你说！”

“……”

房下突然传出一道尖厉的玻璃推拉声，一个粗哑的女声吼上来：

“还有完没完哪！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 第十三章

莱莱的棋起起伏伏，从 C 组降到 D 组，又从 D 组升上 C 组。或许这就是她的真实水平吧。

而牛牛进步很快。从 D 组升上来，甚至上过 B 组。开始一段，他面对莱莱基本束手无策。可如今，他与莱莱已经输赢各半，甚至偶有表现更优。

这真的像 Y 老师讲的，是性别差异吗？

牛牛个子虽大，可还非常稚气。赢了棋，他爸爸会奖他一只雪糕。他的胖手高举着雪糕，喜笑颜开地在教室间窜

来窜去。输了棋，就独自跑到操场上去玩，让人找不到影。再上课时，头发湿得能滴下水来，一脸的满不在乎。

比起他，莱莱是过于安静了。不知何时起，我看不见她在我面前跑跑跳跳了。她总是默默地走在一边。脚步有时轻快，有时沉重。

放暑假了，棋院要开始每天训练了。我跟洛岩商定，学棋为重，晚些时候再回家。

莱莱期末考试考了三分，数学、语文、英语，一分未丢，让我很惊讶。莱莱自己亦很得意，说，“我们张老师说了，我是二（三）班最聪明的孩子。”

我赶紧灭她的傲气，“张老师那是鼓励你，你还真当真了！”

“反正是表扬我了。”莱莱还是高兴。

“好吧，算是奖励，咱们出去走走吧！”我说。

莱莱兴奋地跳起来。

趁着还没开始连续训练，我是应该带孩子出去转转了。我们这间阴暗的小屋，夏天的好处是清凉，但愈加潮湿。人在幽暗的地方呆得久了，走出去简直像进入另一个天地。

再说，莱莱需要阳光。

我一次次在严厉得近乎无情地批评、训斥莱莱之后，又一次次于冷静后向她道歉。

我说，“妈妈是在这个小屋里闷的，我快被闷出毛病了。我总想冲人喊。”

莱莱无言地看着我，眼神深沉得像个大人。

走上街头，莱莱马上换了个人似的。她喜欢逛街，也不知是不是在 c 市被我培养起来的。

我们所处的基本算 Z 市的中心区域，到繁华的商业区不过二三十分钟的路程。我和莱莱去过几次，除了大商场，街头大大小小的店铺一个连一个，莱莱的眼珠都忙得转不过来了。

夏日里的街市总好似异乎寻常的热闹和喜庆。大约这是一年中最集聚人气的时候吧。

我们穿梭在喧闹的街头，不喜大商场，专门在别致的专卖店和风格独特的小铺子间流连。

莱莱一向喜欢小饰品和各类文具。有时看中了，非拉我过去看，眼睛一眨不眨地瞅我。

“多好看哪！”她说。

“多好看哪，妈妈！”她又说。

这个鬼精灵就是要我主动说买给她。

她这样可爱，让我怎么忍心不小小的满足一下她的愿望呢？

之后，自然，她捧着几块钱的小东西，欢喜雀跃好半天。



经过一家布衣专卖店，我的目光被橱窗里的模特刺了一下。

模特穿着素白的棉布裙装，优雅淡然，亭亭玉立。

我想起过去我曾经与朋友小裴探讨过的，我说，整天穿着套装，太死板了。如果有一天，我不用工作了，我一定先去换下这身皮。我要从里到外，专门穿纯棉的衣服，舒服自然，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时，我几乎以为那只是奢想，是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梦。

现在，我离开了坚守了十多年的工作岗位。是不是，便可以拾起梦想了？

我望着橱窗里的布衣发呆。

“妈妈，你喜欢吧！”莱莱在旁边看看我。

“妈妈，你穿着肯定好看，进去试试吧！”她推推我，先过去把门拉开了。

我试了白色的上衣，窄腰的设计，领口一圈柔和的荷叶边，说不出的雅致。裙子太短了，不适合我。

“妈妈，你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莱莱望着试衣镜里的我。

售货小姐也在一旁夸赞。

我没有做声，继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看上去，似乎苗条好多，衣服软软地贴附在我身上，仿佛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刚刚在试衣间已经看过标签了。二百五十二元。按照外面宣传的打上八折，也要二百块钱吧。

我不是买不起，是不想为自己，如此轻易地花上这么一笔钱。二百块钱，是我们近一周的生活费呢！

“妈妈，买吧！”莱莱期待地看着我。

“小姐，能不能再多打点折？”我咬咬牙，问。

“不行了，不行了，已经打到八折了。”售货小姐是个眉眼温和的小姑娘，又不断夸我穿着有多么合身。

“你再便宜点吧，一件夏天的小衬衫，怎么会要这么多钱呢！二百块钱，太贵了！”我说。

“不贵，我们这是厂家定价，不能再打折了！”

“阿姨，你就便宜点吧，我妈妈没有钱！”莱莱忽然插话说。

我一愣，赶紧走回试衣间。换衣服时，我听见莱莱还在跟售货小姐说话。

“阿姨，我妈妈没工作了，是为了我，求求你了，就便宜点吧！”

“……”

“真的，我们是真的没有钱，你就便宜一点吧！就这一次！”

“……”

“再便宜一点，行不行？行不行啊，阿姨？”

“……”

我在里面听不下去了。

我出来买下了这件上衣。莱莱居然帮我讲到了六五折。售货小姐说，从来没打过这么低的折扣，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孩儿。

“妈妈，我给你省了四十多块钱呢！”阳光下，莱莱骄傲地仰起脸。

我忍不住揪揪她的小翘鼻，心头却浮起一抹酸楚。

紧张的假期训练开始了。

从下午到晚上。日复一日。

每天的晚饭，我都送过去给菜菜吃。我尽量给她搭配开，荤菜、素菜，肉食、海鲜，尽量每天不重样。

我提着饭盒一踏进俱乐部的门，就会习惯性地寻找菜菜的身影。看见她，只需一眼，就能看出状况来。

因为他们每天除了听老师讲课，差不多会安排下两盘棋。傍晚时分，正好第一盘结束。

她高兴的时候，会径直朝我走过来。马上要求掀开饭盒，预览菜肴。在入眼的一刹那，她张大嘴巴，做出惊呼的样子。那是正中她心意了。或许，她一撇嘴角，无奈地压上盖子。这不必讲，是不满意了。

但有时，她看到我，依然在原地做自己的事，看旁人的棋，或者看 Y 老师给大家逐个复盘。只是，头不觉更低了，偶尔，从眼角畏怯地远远扫视我。

我知道，这是输棋了。

过去好一会儿，或者人都四散了，她才慢腾腾蹭到我旁边来。

“吃饭吧！”

我不动声色地把饭盒推到她面前。

她坐下，也不多说，打开饭盒就吃。眼睛只看着筷子，好像眼前的菜品都是可有可无的。

她嚼得很慢，几次让我误以为她要噎住了。

我不说话，看着她。

还是她忍不住了，头埋在饭里，小声说，“我刚才输了。”

“我知道。”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得平静一点。

周围进进出出的都是熟悉的家长和孩子，我不想当众发作。

可我总归要问一问。

“又是怎么输的？”

“我走错了。”

十有八九，她是这样回答。

这种含糊和千篇一律的答复，只会更加燃旺我内心压抑的火焰。

有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一把扣上她吃到一半的饭盒，“你不用吃了，你不是总走错吗？你现在站到外面去，去好好反省反省！想想你自己为什么总走错！现在就去！”

她怔忡地看着我。

“听见了吗？自己去！到窗户外面站着想想去！”我的声音压得不能再低。

她站起来，脚步有点踉跄地走出去。

过一会儿，有个比莱莱大两岁的女孩走过来问我，“阿

姨，莱莱怎么了？”

“不用管她，她做错事了，我让她好好想想。”

女孩吐吐舌头走开了。

我走到走廊去，隔着大敞的窗子，看见莱莱。

她大约不想让别人发现她。她选择了平房一侧最黑的角落。她面朝墙跟站着。暗影中，只看得见她一袭寂寂的白裙，背影伶仃，像失去了翅膀的天使。偶尔，她抬起一只手，拂过脸颊，好像是在抹去滑落的泪滴。

如此的煎熬在一天天继续，好像老天编排好了似的，今天快乐了，明天必定是痛苦。

我克制不住要教训她。我张口前还在提醒自己要冷静，要讲道理，可话匣一打开，就没有边际了。我训斥她、讽刺她，甚至打击她。

她只是哭。默默地、无声地掉泪。



数落到伤心处，我也不禁流泪。只有看见我的泪水了，她才大哭出声。

“莱莱，妈妈是为你好啊！妈妈是恨铁不成钢啊！你知道吗？”

夜夜她熟睡了，我还清醒地在湿黏的凉席上辗转反侧。我看着她仰卧的、瘦瘦的身子，看着她被蚊虫叮咬得红肿不堪的小腿，在她耳畔叹息。

头顶的脚步声似乎更绵密了。

## 第十四章

八月下旬，到了我们预订回家的日子了。出来小半年了，还没有回去过。家里的洛岩、还有老人们一直惦念着。

要回家了，一路上，莱莱都很平静。只是刚开车不久，问我：“妈妈，我一走，是不是就落下棋课了？”

相同的话，在 Z 市听说要走时，她就问过我。当时我没好气地回她说：“你要真怕落课，平常就得努力呀！你努

力了吗？”她不服气地瞟瞟我，闷头不语。

这一次，我不想破坏她的心境，摸了摸她的头，说，“没关系，落下了，回来再补上！”

她安心地点点头。

十七八个小时的车程。晚上依偎在一个铺上，睡了一个大觉。

“妈妈，快到了吗？”早晨一睁开眼睛，她就问我。

“快了。”我说。“想爸爸吗？”

“嗯。”

“还想谁了？”

“外婆。”她轻轻地说。

外婆从莱莱月子里就开始带她，是莱莱从小到大，除了父母，最亲近的人。

可现在，老人身体越来越差了。因为脑供血不好，几乎失聪了。多少次，她让莱莱的外公拨通电话，她把听筒紧贴贴在耳边，就为了能听见莱莱叫一声外婆。估计莱莱喊得楼上楼下都能听见了，也不知她是否真的听见，只是一遍遍机械而快乐地“暖暖”应着。

进站了，莱莱兴冲冲地走在前面。

“妈妈，快走！”她回头催我，笑脸重又充满活力。

“我看见爸爸了！”她叫。

我也看见了，幸福地向栅栏外紧张瞭望的洛岩点头致意。

坐上出租车，我们去了莱莱的外公外婆那里。这一阵子，洛岩都住在二老那里，陪伴他们。

他们住在二楼。拐过一楼楼梯口，就见正对的防盗门敞开着。妈妈笑盈盈地站在门口。

“哎哟，想死外婆了！”

妈妈迎我们进门，第一个向菜菜张开双臂。菜菜与她紧紧拥抱着，好一会儿才放开手。两个人的眼里都亮闪闪的。

“来，闺女！”

妈妈又迎向我。我有点羞涩，还是投入了她久违的怀抱。

人一回到家，就懒散自在起来。

可以随便睡懒觉了，可以不用自己动手就享受到美食了，可以对缠人的孩子视而不见，权当自己重归自由身了。

还有，我可以不用搬动大盆、每天尽享淋浴了；我的在阴暗中躲藏了很久的内衣裤，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我可以像个归来的功臣一样，四处呼朋唤友，欢聚一堂了。

“怎么样？”朋友们在一起，总是这样问我。

“嗯，挺好！”我多这样回答。

我、小裴，还有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孩，曾在单位被同事们戏称为“四人帮”。那是因为我们四个年龄、阅历各方面都相差无几，最是亲密无间。

我们差不多是前后脚进入同家公司。当然，那时我们还都是二八少女。因为年轻，人人艳羡。转眼之间，我们都从为人妻到为人母，多年的情谊始终未变。而单位里已有了更年轻的一代。

现在，我回来了，四人帮又聚齐了。

“你瘦了！”他们说。

“是吗？”我笑，“故意找我高兴的说吧！”

“可是，”言者犹疑一下，“章红，你该染染头发了。”

“是吗，谁有镜子？”我说。“大点的！”

小裴递给我。

“真能看出来了吗？”我问。

“仔细看，能看出来了。”小裴注意着我的脸色，轻声说。

“没事，人早晚都有这一天，我给你们开个头。现在不是流行白头发吗？刘德华还故意把自己头发染白呢！”我慢慢合上镜子。

应该有部分遗传的因素，我家里的人白发比较早。过去我只有零星的白头发，不拨开发线，是看不出来的。

在那间幽深的小屋，在洗手盆上方的圆镜里，我其实早已发现了自己骤然增多的白发。古人有一夜白头，我这应该不算什么。我甚至自我安慰，或许是头顶过于炽烈的灯泡反射的光影。我才三十出头，不是还算青年吗？

或许我确实要开始染发了。

“没什么！”我对朋友们说，将他们关怀的眼神尽收眼底。

“真的没什么！”我又一次说，在心里说给自己。

我们回家了，洛岩为了多陪我们，每天晚出早归。我说他，不要被单位领导抓住，当典型。他笑说，没事，谁都知道我老婆孩子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又来到过去常去的无双烧烤店。一切都是老规矩。莱莱跟洛岩抢着吃芝麻。我们一直吃到莱莱喊肚子疼。

我们去新建的银谷影城看大片，去莱莱最喜欢的顶呱呱冰淇淋店摇着秋千椅、吃香蕉船；我们手牵手漫步在灯光如昼的人民广场，看老年人扭秧歌、看少儿滑轮队穿梭表演。

一切好像又回到从前。仿佛我和莱莱从不曾离开。

莱莱又在我们身边蹦蹦跳跳了。一只手拉着爸爸，一只手拉着妈妈，她又成为最快乐无忧的孩子了。

十天的假期转瞬即逝。这是我们给莱莱安排好的，回去就赶上新学期开学了。

洛岩为我们提着大旅行袋，一直送我们到卧铺车厢。

这是过路车，在 c 市只停留五分钟。我催促洛岩快点下车。

“我走了，”洛岩特意走到莱莱身边，摸摸她的头。

“好好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好好下棋。”他叮嘱着。

车厢已经熄灯了，莱莱坐在下铺上，周围一片黑暗，只有站台上的灯光反射过来，迷迷蒙蒙的，像隔了一层雾。

“跟爸爸再见！”我提醒她。

莱莱神色有点木然，冲洛岩摇摇手。

洛岩下车了。

他没有走，站在车厢下面隔着玻璃窗看我们。

我向洛岩摆手，示意他早点回去。



洛岩笑笑，不动，又踮起脚尖努力往车厢里面张望。

他是想再看看孩子。

“莱莱，站起来，再让爸爸看看你！”我头也未回地说。

忽然，我看见洛岩的脸一下子低下去，马上又转向一边。

我回头，莱莱就站在我身后，泪流满面。

火车徐徐启动了。

我含着泪，最后向洛岩招手。再回头时，我的心已经静下来。我拉着莱莱在铺位坐下，帮她擦去源源涌出的泪水。

我说，“莱莱，坚强点。回去好好练棋，争取早点学成回来。知道吗？”

她点头。

“莱莱，你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棋手，绝对不能这么

软弱。你必须坚强起来。”

她重重点头，止住了泪。

又回到了 Z 市，提着重重的旅行袋，我们又站在了灰突突的老房子面前。

这次，我在天井前围坐的人堆里，看见了房东大娘。打了招呼，我们从他们身边挤过。

打开略带锈蚀的铁门，屋子里顿时有股刺鼻的阴湿、霉烂的气息扑面而来。

“妈妈，我要上厕所。”莱莱皱着鼻子，去拉右手的小门。

“啊！”莱莱一声尖叫，一步窜回我背后。

“怎么啦？”我吓了一跳，探身向前。

厕所蹲坑已经基本干燥了。里里外外爬了十几条虫子。红色的、黑色的，大小不一。我只认得蟑螂，其他两种叫不上名来。大约突然被强光刺激了一下，它们惊慌失措地在巴掌大的地方里四处逃窜，爬得飞快。

“妈妈，我不解了，我一会儿去学校解手去。”莱莱直向我摆手，往屋子里面走。

可她马上又跳着脚出来，一脸的惊惶和不可思议。

“妈妈，不好了，咱们家床怎么都绿了？”她叫。

我从下午一直忙活到傍晚。

已完全发霉长毛的凉席连同床单一起拽下来，丢出去。然后上杀虫剂，屋子各个角落，房顶、地下，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喷个遍。再之后，锅碗瓢盆、菜刀菜板，毛巾抹布，能入水的都煮烫一遍。厕所更是用滚开的水连烫了三遍。

我倒看看还有什么怪物能在我们房里存活。

将虫子尸体逐一清理出去，换了从c市带来的新床单。

空气里少了霉味，又掺杂了杀虫剂的怪味。小小的落地扇一直开着，四处猛吹。

莱莱总算是敢坐下了。

侧耳听听隔壁，房东大娘好像还没回来。我刚才下楼买杀虫剂，看见她还在下面与人兴致盎然地聊天。我早观察出，房东大爷比较好说话。

我下了决心，马上就行动。

房子再有不到一星期就到期了。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好房子搬家，可我们必须尽早搬出去。不说孩子，我都要崩溃了。

果然只有房东大爷一人在家，他好像正要开火煮面。看见是我，憨厚地请我进屋坐。

我掏出准备好的五百块钱。

“大爷，我们的房租快到期了，我再续一个月行不行？”我硬着头皮说。

从房东家出来，我舒口气。看来下周开始，我又有事做了。

晚间，我和莱莱简单冲洗了一下，早早上床了。

我们都累坏了。

并躺在床上，听着风扇“呼呼”的转动声，像开足了马力、即将冲破极限的跑车。

隔壁，房东大娘在口无遮拦地斥骂大爷。声音出奇地响。

也许在故意骂给我听。

她的声音又急又快，讲的又是方言。我只能听个大概。

她是在骂大爷傻，为什么擅自收我的房钱。半年一收不知道吗？她说上次已经饶过我们了，只收了一个季度。

我想起几小时前，大爷爬满皱纹的脸，他体谅的声音。

他说，“没事，你们住多久都行！回头再给钱也不迟！不急，不急……”

莱莱捅捅我，“妈妈，那个奶奶在喊什么？”

“没你的事，”我说，“奶奶在跟爷爷吵架。睡吧，别管他们。”

“那我怎么听不见爷爷的声音呢？”

“哦，那可能是爷爷做错事了。他在接受批评。”

“妈妈，你下午说咱们要搬走，什么时候搬哪？”

“你是不是特别想搬家？”

“嗯。”

“好，妈妈明天就出去找房。找到了，马上搬！”

“……”

## 第十五章

莱莱三年级了。又开始了白天上学，晚上学棋的日子。

除了照料她，我白天的主要工作是出去找房子。

半个月里，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周围大大小小的居民区。楼房、平房，合租户、团结户。我在附近各个房屋中介所留了电话。一次次拨打居民楼口张贴的租房广告电话。

才过去了三个多月，房价又涨了。当地人告诉我，现在是一年里房价最高的时候，因为赶上新学期开学，求租住房的人很多。

团结户已经涨到四百到五百。

楼群也是那种看上去年久失修、灰败不堪的样子。楼道也被道不清的杂物拥堵着，让人一路走，一路不禁瞻前顾后。

二楼。

房屋中介处的大姐虽然拿着房主的钥匙，还是礼貌地敲了门。

一阵拖沓的脚步声过后，门开了。

一个看不出岁数的中年男人站在门里，一件泛黄的白色棉布圆领汗衫软塌塌地挂在干瘪的身上，手里握把裂口的圆蒲扇，刀削似的灰黄的长脸，花白凌乱的头发。

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们。

“大哥，在家啊！我们来看看旁边的房子。”中介大姐说。

男人闪身到一旁，看着我们从他身前穿过。他钢硬的目光针一样毫不避讳地刺在我身上。我佯装打量环境，赶紧把头转开。

大姐已经开始为我介绍。

“就是一个厕所公用！”她拉开右侧一个小门。



其实一进来我就注意到它了。因为那扇灰黑的木门似乎关不严实，虚掩着。一股浓重的骚臭在整个走廊里弥漫。

厕所是旱厕、蹲坑，也需自己倒水冲刷。我只瞟了一眼，就侧过了脸。

里面从上到下都是黑绿绿的，味道自不必说，恐怕是久未冲洗了。

大姐打开走廊尽头左手的木门，让我进去，回手就把门带上了。

木门关闭的一瞬，从门缝间，我还看到那男人斜靠在角落里，从凹陷的眼窝深处发散出的特殊光芒，无所顾忌地追射过来。令我不由得联想到某种野兽。

“这是什么人哪！看厕所臭的，也不打扫打扫！”大姐小声嘟囔着，表达她的不满。

这里也是经过改造的，一间大屋截成两部分。外间厨房，里间作卧室。卧室厨房都还算宽敞，空荡无物。

而我一眼注意到的是卧室里的光线。虽然窗户不大，但房间是正南向，正是正午时分，满室金灿灿的阳光。

我最喜欢的阳光啊！

“你看，这光线多好！”中介大姐注意到我的神情。

“门一关上，就各管各的了。你带着孩子住，没问题！”她又说。

“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小声问。

来之前，大姐已告诉我，对面只住着一个人。

“谁知道啊！好像整天在家，也不知道是结没结婚，反正就一个人。这种房子是各自都有产权，虽然住着近，可也不是都了解。现在的人，你还不知道，谁管谁呀？自己能管好自己家事就不错了，对吧！”

“那个人……”我斟酌着，不知该怎么说好。

“你不用管他，阴阳怪气的！”大姐已抢先说，“不过就是用一个厕所，人一天能在厕所里呆多长时间哪！”

我们出来，大姐锁门的当儿，对面一落到地的旧竹帘子一动，男人又走出来。

“大哥，我们走了。”大姐友好地说。

他还是一眨不眨地直盯着我。

“看好了吗？”他慢悠悠地说，似乎在问我。

“回头再说吧！”大姐接话说。

“别到这儿住来！不好！”男人又说。

大姐瞪他一眼，带着我出去。

“哼！这什么人哪！他出来进去一个人，多自在呀！他当然不愿意有人搬进来，还得跟他抢厕所！你别听他的！”下了楼，大姐说。

“考虑怎么样？朝阳，比你住的那黑屋子强，五百不算贵！”大姐说。

我垂着头，楼口的过堂风吹起我额角被汗水浸湿的短发。潮潮的凉。

“大姐，”我仰起脸，“我不想住在这儿，我有点害怕。”我一字一句地说。

活了三十多年，记忆中我从未被人用这种赤裸裸的目光盯视过，就像我是一个跌入陷阱的、等待被宰杀的猎物。

另外一处合租户，是个两居室的楼房，三楼。一间带阳台的大间已租出去。我问了，整个房子是正南向，包括小间，这才过去看。

我们太渴望阳光了。

说好从小学过去十分钟的路途，实际差不多走了二十分钟。好在小区环境不错，周围绿树掩映，花香阵阵。楼区也整齐干净。

房子的格局中规中矩，小走廊过去，大间落着锁，厨房、厕所齐全。

小间阳光满满，但比想象中要小。我大致比划一下，跟我们现在住的差不多大，一张床、一套桌椅、一个简式衣橱，屋子就满满的了。

六百元钱。每个月多花费一百元，买下的应该是阳光吧！

问了带我过来的中介小伙儿，他完全不清楚大间住的是什么人。

我想起在团结户看到的那张诡谲的男人的脸。

我说，“我必须得知道对面住的什么人。”

小伙子矮胖胖的，长着双细细的笑眼。他说，“房东登记上只写，厕所公用。我估计这边这个，平常都不在家，就晚上回来睡个觉。你看这厨房连个灶台都没有，他肯定是经常不在。”

“那也不行。我必须要知道是什么人，至少也要知道男女。”我坚决地说。

房东留下的电话一直不通。我忽然想到一个主意。

我和小伙子下了楼，转到楼房前面，找到那个大间对应的阳台。阳台的窗敞着。我站到对面的高台上，看得清清楚楚。

阳台上挂着一件男士白衬衫，半旧。一条肥大的男式平脚内裤，土灰色的。还有一双深色袜子，皱巴巴的搭在铁丝上。

“是个男的。”我对中介小伙说。

“男的怕什么？平常又不在家，不跟你们自己住着一样吗？”小伙子大约听出我口气中的失望成分，一路劝我。

“我再考虑考虑。”我最后说。

其实我一路上都在心里描摹对面那间房里住着的男人形象。他应该不是很年轻，因为那样肥肥垮垮的内裤，怎样

看也不像年轻人穿着的。衬衫出奇的宽大，他应该是个高个子。或者，又高又胖。

又高又胖？我把自己吓了一跳。我简直有点不正常了。我居然马上联想到，我若与他搏斗起来，会怎样。我是否能够保全住我自己和孩子。

当然，与假想敌的战斗，我是不可能占到上风的。因为对方又高又胖。

自从带着莱莱来到这一个个陌生的城市，我就变得越来越警觉。就像每晚从俱乐部出来，那百多米的夜路，我领着孩子总会走在最明亮的灯光下。转弯上楼，我会假装无意地向后瞭望。上楼梯，直到门口，我会竖了耳朵听身后的动静。我也告诫莱莱，出入要有伴，随处要留意。

我变成了一个嗅觉灵敏的母兽。似乎随时准备迎战来犯之敌。

“妈妈，你今天找到房子了吗？”莱莱又来问我了。

“快了，快了，”我敷衍地说，示意她快吃，一会儿又

要去上棋课了。

“那咱们明天晚上去不去呢？”莱莱又问。

Y 老师前天告诉我，小班部分家长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周末聚餐。说是同庆教师节和国庆节。他叫我和莱莱到时一起去。

他说，“你们在这儿又没什么事，那天我早点下课，让孩子去跟着热闹热闹吧！”

我自然推辞了。说是聚餐，我听出实际上是答请 Y 老师。我和莱莱怎么能参加呢？就是聚餐，也与我们无亲无故啊！

Y 老师好像不大高兴了，“我叫你们去，你们去就是了。有什么山珍海味吗？不说了吗，是让孩子去放松放松！”

一席话说得我无法再应答。

出来半年了，我们跟 Y 老师越来越熟悉。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个内向的人，除非有事情，否则不会更多交流。



也赶上我的与他相近的性子，从不会与人主动接近。但这么久以来，我体会出 Y 老师对我们的好。这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得出的。

从跟他上课的第一天起，Y 老师就没有收过莱莱一分钱学费。我装在信封里塞给他，一下课，他就面无表情地退还给我。后来，是梁老师告诉我，Y 老师同意留下的外地孩子，是从不收学费的。外地孩子不易，他知道。你强行给他钱，他会生气的。

在课堂上，Y 老师是一视同仁的。初来时，他说过，他从不小课教学。也不会单独辅导。那样无异于拔苗助长。也许短期很快见成效，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不好。成绩只是一时的。只有在大课堂上，能排除各种干扰，自己磨练出来的孩子才是真正爱棋的、有天分、有发展的孩子。

但他对莱莱还是关照的。所以他会专门安排莱莱多来听课，打基础。他还更多的编排莱莱与男孩子对弈。男孩子相对讲，进攻性强。他是想让莱莱在残酷的对抗中，改变保守的风格。

在生活上，不用说了。我们现在睡的床就是他的，如

果不是房间实在狭小，他原本还要把一台彩电搬过来。洛岩来时，我们一家与他小聚过几次。Y老师常会选择经济实惠的小店。首先点的是荤菜，因为那些是菜菜爱吃的。而Y老师自己是偏素食的。这次又真心实意地叫上我们。让我如何推辞呢？

“菜菜，你想去吗？”我问菜菜。

“远吗？”

“我不知道。听说是星级酒店，挺豪华吧！”

菜菜看着我，不说话了。可她的眸子闪亮着，透出掩饰不住的神往。

第二天晚上，我们随着Y老师同去了。

酒店气派，菜式精美，看得出都在精心的准备中。

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两大桌，挤得满满的。全都是聚齐了的一家三口。

我和莱莱没有与 Y 老师同桌。我们选择了最不起眼的角落。

莱莱兴奋地和熟悉的小朋友们说着话，定时上来的不知名的菜肴不时令她眼前一亮。

“多吃点吧！没关系！”我对莱莱说。

可我自己基本吃不下东西。同席的家长大多不熟悉，他们客气地劝我多吃，又一遍遍感叹我们母女不易。

一家一家开始轮流给 Y 老师敬酒了。满堂的笑语。

我安静地坐着，尽量保持着自然的微笑。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此际内心的孤独。他们合家团聚的欢乐，他们对我莱莱的同情怜悯，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我又想到我们那间暗无天日的小屋，我半月来的无助奔波。我努力睁动眼眶，逼退一点点弥漫上来的潮湿的酸涩。

第一次，我如此深深地思念远方的洛岩。

## 第十六章

“是章女士吗？”

早上，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来，声音也是陌生的。可他传递的却是那么温暖的信息。

他说，“您现在能过来一趟吗？有套房子，月租五百五，朝南，一室带厅，正好符合您登记的条件。快点过来吧！”

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一个月就要过去了，我几乎就要接受与陌生人合租的现实了。虽然我的内心是那么忐忑不安。

我完全是飞奔向那个位于两条街区外的房屋中介所。

阳光灿烂的早晨，迎头的风不再热得燥人，它们带着秋的飒爽，轻柔地拂去昨夜残留在人们眼角的梦痕。

四天后，我们乔迁新居。

一早，送走孩子，凌新爸爸就过来帮忙了，带着搬家公司的汽车。

我们的东西零杂，除了床，没有其他大件。

中午，我赶到学校门口去接孩子。我要带她去认识我们的新家。

新家距离小学甚至比过去更近了，只是要穿过一条车流汹涌的主干道。我拉着菜菜的手，教她识别方向。

新家在一个支路旁，也是有些年头的旧楼。可比之过去，楼式要规整多了。有单元口，有合理的内楼梯，一层三户。互不干扰。一切都最正常不过，对于我们，却实在得来不易。

“五楼？”菜菜一面跟着我爬楼梯，一面问。

“五楼。”我笑答。

“一共几层啊？”

“五层。”我说。

莱莱吐吐舌头。

通向五楼的楼梯口有道铁门，我探了胳膊进去，拉开铁栓。

我们是中间的一户。

我打开门，莱莱走进去。

房间地上还堆放着没有来得及打开整理的包裹。莱莱环顾四周，然后径直奔向对面的阳台。

在莱莱脸上，我几乎可以看见我初见这里时的表情。

那是一种惊喜得近乎难以置信的片刻迷茫。

我站在阳台上，一一拉开窗，暖阳包围着我，和风抚摸着。而我身后，是明亮的近二十平方的大屋子。

现在，我回过头，不，应该是我的莱莱回过头。她大声问我：“妈妈，咱们是不是再也不用回以前那个房子去了？”

“当然。”

“耶！”她尖叫了一声，跳闪着过来。

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洛岩说他要过来看我们，已经托人提前订票了。

我们搬来Z市后，他还没有来过。他知道我们前一阵一直想换房子，可我没有同他讲述更多。我想我自己可以承受，何必再让洛岩担心。每次与他联系，他都劝我不要太节省，房子住好一点，吃得好一点，生活得快乐一点。

洛岩在独自支撑着这个家。未来不可预期。谁知在孩子身上，还会有多少意料之外的支出呢？我能节省的自然要节省下来。

我买了一个巴掌大的小笔记本，专门用于记帐。每天把花销登记在册，每每掏钱的时候便会多思量思量。

莱莱也知道那小本子的存在。有时她问我，“妈妈，今天超了吗？”

她知道我定下的标准是每天不突破四十块钱。可她哪里知道，生活中不能预期的时候太多了。买米买油，水费电费，这月，灌液化气又涨价了。限额对于我们早已是形同虚设了。

生活是琐碎单调的，而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很多时候都是编织细节的彩线。缺少它，生活无以为继。拥有它，生活亦不会大放异彩。

或许，只是显得更加从容悠然。

周末，莱莱喜欢跟我去市场买菜。

“妈，我帮你讲价。”她兴致勃勃地说。

我笑着随她去。

在水产摊前，我指指氧气箱里生龙活虎的琵琶虾，问一旁的大姐：“多少钱一斤了？”

菜市场来得多了，有了几个熟识的摊主。



琵琶虾我一直想买，每回都问一问，等它的价钱落下来。

“便宜了，十五块一斤了。”大姐说。

“啊，这么贵呀！”莱莱张大嘴。看样子，她是真被这价钱吓了一跳。她哪知道，几天前还是二十多块钱一斤呢。

“便宜点吧，七块五一斤，我们就买！”莱莱接口说。

这次轮到我和卖水产的大姐都张大嘴巴。我赶快拉着莱莱走开。

以后，再经过那家水产摊，那个熟识的大姐几次笑问我，“你家姑娘没来呀！多好的孩子，这么小就知道给妈省钱了。”又说，“你家姑娘学习好吧！看那算数，算得多好！”

我不禁赧然。

有了莱莱几次帮我讲价的经历，我欣慰的是孩子懂事了。可她小小年纪，实在不该太早承载这些本该由大人承载

的生活压力。

而于她，一切都是自愿自觉的，我又该如何诱导她呢？

洛岩上车前给我发过短信来。告诉我因为要转道，估计傍晚才会到Z市。我说，那怎么好，那个时间我正好要伺候孩子吃饭，送她去上棋课。洛岩说，没问题，他可以自己坐车过来。

那个傍晚，我早早做好饭，一直催促莱莱快吃。在这之前，我没有告诉她，洛岩到达的具体时间。几次我都含混地说，明天吧。

我当然知道她想念爸爸。所以，更想给她一个惊喜。尤其是，前些日子，她多个布局的练习赛成绩都不理想，我对她斥责得太凶了。那小半个月，我们两个的眼睛几乎每天都是肿胀的。

莱莱一边吃饭，一边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

“怎么了？”我问。

“妈妈，你怎么化妆了？”她注意地盯着我的眼角。

“嗯。自己在家没意思，化着玩儿的。”我敷衍地说。

又赶紧问，“能看出来吗？很浓吗？”

“不浓，挺好看的，跟你上班时候一样。”莱莱认真地说。

把莱莱急急送去俱乐部，我又往家的方向赶。

我和洛岩说好，在大路上等他。这是Z市的主干道，没有出租车司机不认识的。

这几天，天气骤变，早晚都凉起来。秋的味道愈来愈浓了。我站在路口的斑马线后，迎视远方开过来的一辆辆出租车。秋风初现寒意，吹扬起我的短发。我一遍遍用掌心将它们抚平。

下午，我去染了发。现在，我是真正的满头青丝。这

点，莱莱没有发现。洛岩来了会发现吗？

久未拿起眉笔了，以前用过的粉底也快干裂了。想起来，那曾经是我每天早晨出门前必做的功课。我对镜一丝不苟地打理自己的妆容。这曾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当我走向我熟悉的人群，我不美丽，但我是自信的、是优雅的。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我重又拿出那些曾经最贴心的物件，精心地为自己描画出一个最美丽的笑容。

因为，洛岩要来了。

一辆辆出租车满载着我的希望而来，又载着我的失望而去。新的希望又悄无声息地驶近。

斑马线后的人一批批走尽了，只剩下我，站在最明亮的光影下，满怀欣喜地向远方眺望。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不知几时，微笑着的洛岩站到了我的身后，满面风尘。

我们赶到俱乐部时，莱莱还在听课。她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上，一只胳膊架在桌子上，托着腮，听得出神。

我和洛岩站在教室最后面。我看见洛岩一眨不眨地盯着莱莱看，好像眼睛长在了她身上。

Y 老师看见洛岩来了，微微冲他点头致意。孩子们都回头张望。莱莱也回头。

她忽然很快地揉了一下眼睛，随即，小脸浮起深深的红晕，略带羞赧地笑了。

洛岩过来的第二天，我破天荒地感觉不舒服了。

头晕，乏力。

洛岩说我是累的。独自挺得太久了，看见可倚靠的亲人了，精神就松懈下来。

原本说好一起出去走走，只好洛岩自己陪着莱莱去了。这两日俱乐部放假停课，真应该带孩子好好放松一下。

我在家里躺了一个下午，晚饭也没给他们准备。

其实洛岩和菜菜也没有去远处，他们都放心不下我。早早回来了，坐在床边陪我说话。

洛岩环顾着四周说，“干脆我明天出去给你们买个电视吧，卡上不是还有钱吗？这样下去生活太单调了。”

我直摆手，“不用不用，这屋里没有数字电视插线口，要不 Y 老师就把电视搬过来了。再说，孩子从早到晚不在家，我对电视根本不感兴趣。”

“那你整天干什么？”

“呶，”我抬手一指旁边矮几上不断增厚的稿纸，“那是我的工作成果。”

那是我帮菜菜整理的布局。前一晚她上课记下的，次日白天我帮她归类整理出来，也包括纠错。一天也不能耽搁。因为每天都有新知识。

洛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看着莱莱说，“莱莱，你看见你妈为你做的了吗？你可要好好学棋呀！”

莱莱正在床角兴致勃勃地做沙画。洛岩刚带她出去买的。她难得这么悠闲。

也不知她听清什么没有，只是点头。两只手被颜料沾染得五颜六色，大大地张开着。

傍晚时，洛岩带莱莱去了市场。他说买点现成的回来一起吃。

好一会儿，两个人才回来。

放下东西，莱莱跑去上厕所了。洛岩走到我的床前，神色有点古怪。

“怎么了？”我问他。

他忽然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抓得我生疼。

“你受苦了，你和孩子在这儿都受苦了。”他的声音有

点颤抖。

“刚才在市场上，孩子想吃门口那家的烤串。我就给她买了几串。她一边吃一边递给我，还说，‘爸爸，你尝尝，好吃！’我怎么吃得下！那里的穿堂风那么大，吹得孩子都站立不稳。烤得那么黑乎乎的最廉价的火腿肠，孩子还吃得津津有味。我看着，眼泪都快下来了。”

洛岩的头缓缓低下去。

我不知该劝慰他什么，只能更紧地回握他的手。

## 第十七章

七日的假期对于我们来说，太短促了。

而生活难道会有一生一世的假期吗？让我们一家人永远团聚、不再离分？！

国庆节过后，俱乐部的训练课抓得更紧了。莱莱他们差不多每天都要实战。莱莱又是那种不温不火的棋风，大都下到最后。有时晚上回家，都十点多了。



他们六人一组，单循环，每周都会打完一轮。再按新战绩，排出新组、新台次。

不断有从 Z 市其他俱乐部转投而来的小棋手，莱莱几次被 Y 老师叫去当试金石。这令我想起一年前，我们初到 A 城棋院，莱莱与黑猴子对弈的情景。

望着莱莱专心下棋的背影，怎么感觉她还是那么小小的、那么弱不禁风的样子。她进步了吗？她何时长大呀？

又到了二零零五年全国青少年冠军赛的报名时间了，今年赛地是河南郑州。莱莱将第一次代表 A 城棋院参赛。因 Z 市的俱乐部是作为 A 城棋院的分院成立的。

过了年，莱莱就九岁了，将参加十岁组比赛。按照全国比赛规定，凡棋类项目，从十岁起，将两岁合成一个组参赛。莱莱还从来没有过正式大赛与大龄孩子同台竞技的经历，问起她，她倒是满不在乎。

那有什么，不就大一岁吗？她晶亮的眼眸里分明就是这样写着。

我跟莱莱谈了多次，快到经受检验的时候了，她应该知道自己要怎么做。

“妈妈知道你一直在努力，可为什么看不见效果呢？”这是我心情平静的时候，与她倾谈。

她当然明白我是指的什么。她总是低着头，沉默。只有眼中偶现倔强不屈的光亮。

她一次次的失败，起伏不定的状态，已经不只令我心焦，更让我不断在内心怀疑与重新辨识方向。

尤其是我每日独自在家的时候。

或许是走在去菜场的路上，在狭小的厨房埋头洗衣服，也或许只是独自靠着温暖的阳台发呆。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到孩子身上。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什么时候才能验证出我们当初的选择是对是错呢？

多少次，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守望着在第一排座位上奋力搏杀的孩子。她的一举一动，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可我始终难以错开眼神。

等待的时光，我很少与家长聊天。我的心弦绷得紧紧的，似乎也在与未知的对手抗衡。

她的失败简直就是我的失败。所以，当她无精打采地起身、收拾棋包，无声向我走来，我的脸烧得厉害，我的眼里一定也燃起了痛楚无奈的火苗。

她走到我身边，脸红得像要滴下血来。

俱乐部的孩子都陆续走尽了。刚刚还喧闹非常的校园一角，这时刻完全被夜色笼罩了。

莱莱跟在我身后，往外走。一路无言。

昏朦萧瑟的深秋，走了无数遍的街巷。我隐忍着，可心头捂不住的火焰总要不泄而出，烧它个痛快。

“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还会不会赢棋了？”我全身的

血似乎都在往头上涌。“你的水平就这么差吗？一个循环五盘棋，你赢了几盘？这就是你吗？”

莱莱咬着嘴唇，不说话。

“怎么？你不说说你怎么想的？你哑巴了？”我立住，怒视她。

街灯下，她的眼里浓缩着泪光，依然不语。

“我让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我一把揪起她的衣领，摇晃她。

“我能赢！”她的嘶喊带着哭腔，眼里迸射出决绝、坚硬的光芒。

单元楼下，一个匆匆而行的路人向这边张望。

我放开她，重重地喘口。

她用手抹了一把脸，走在我前面上楼。黑暗里，她好似故意大力顿着脚，发泄着内心的委屈与不平。

是对我吗？

手机铃响过很久，我才抓起来。

这些天，洛岩每晚打电话过来。他是约摸我们差不多下课回家了，来询问情况。

“我又说她了。怎么办，她不会下棋了！”不等洛岩开口，我便说了。

“孩子哭了吧，我这才走半个月，怎么就这样了？把电话给莱莱吧！”洛岩在另一边只是叹气。

“爸……”莱莱刚吐出一个字，就哭得喘不上气来。

不知洛岩在那边与她讲了些什么，好半天，才把电话给我。

“你别再骂孩子了，输了棋她比谁都委屈，你不说她，她都难受……”洛岩和缓地说。

“你如果像我这样，整天看着她，你就知道我是什么心情了。”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可你是大人，你的心态如果调整不好，那怎么带好孩子。再有几个月就要上战场了，咱们总得看看这一年的训练效果吧！”

“……”

我由里到外的累，我不做声了，听洛岩侃侃而谈。

所有道理我都明白，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如果换了洛岩是我，每天无时无刻都对着这个小人，将生活的全部重心都寄托于她，他还会这么和颜悦色吗？

生活没有如果，这种我选定的生活，只有独自坚定地走下去。

帮她整理的布局，自认是重点的，重新誊到大纸上，高高低低贴满墙。明知她很少有时间看，还是寄望她自觉，她能心中时刻有棋。

中午赶在她放学回家前，从战术书上选取一个战术局面，用棋盘摆好。指望她进出时，能灵光闪动，及时发现战机。虽然大多数时候，她进门只看得见饭食，又来去匆匆。

还有，稍有空闲，就督促她自己复盘，从棋书上寻找相关变化。

我能为她做的，我能想到的，我尽力而为了。

所以，面对她的失败，我才那样怒火中烧，之后，又那么黯然无力。

而莱莱面对我时，眼神变得戒备而坚硬。她一向是个自尊倔强的孩子。可同时，她也具有幼稚柔弱的纯女孩性格。这曾经是我希望她尽力改变的。我要她从骨子里强硬起来。从性格到棋风。

小班的课，莱莱已经不去听了。因牛牛不常过来，莱莱自己也嫌内容简单了。

不上棋课的日子，她写完作业，大多会支起棋盘摆摆

棋书上的名人名局。有时，我带她去楼后一个网吧上网下棋。我给她起了个网名，叫“梅花”。取自“梅花香自苦寒来”。

接近岁末，天气大幅降温了。

明日便是元旦了。

早晨起来，莱莱连说头疼，我只当是她没睡醒。好在当天他们班级组织迎新年庆祝活动，只上午半天。她高高兴兴去了。中午一回来，就躺倒了。

我赶紧量了体温。三十八度八。

给她买的她念叨了好几次的进口芝士蛋糕，没有吃上几口。还有专门给她烧的肉。

一个下午，莱莱都在昏睡。

我给她压上最厚的被子和毛毯，又把我白天在家很少打开的电暖器开到最大。



我搂着她躺着，不时抚摸她的额头，测试温度。吃过药后，她的体温还是在三十八度五上下。过一阵，又似好些。

她睡得一直不太安稳。嘴巴里哼哼唧唧，像是痛苦，又像在做梦。

这是我们离开 c 市以来，莱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病。以前偶有小伤风感冒，喝上两三次冲剂，就过去了。

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了，空气依然是清冷的。

大约过去的生活太优越了，所以这个没有暖气的冬天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寒冷。白天独自在家，我穿着长身羽绒服和厚绒拖鞋，还是会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寒气。电暖器必须紧靠住才有效。我要干活、走动，怎么行。所以我索性不开。

现在，我的孩子是不是也会感觉冷呢？

我摸向她的头，黑暗里，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觉她的额前微湿。

“妈妈，几点了？”莱莱忽然醒了，茫然起身。“怎么都黑天了？”

“不是，是妈妈没开灯，怕影响你睡觉。”我过去拧开台灯，放出微亮。

“妈妈，是不是要上棋课了？到点了吧！”莱莱惊叫。

“你生病了，咱们今天不去了。”我摸摸她的手心，不像下午那样烫了。

“不行不行，我得去上课。”莱莱说。“Y 老师说了，今天晚上还要给我们复盘呢！”

“莱莱，大家一定都在家里准备过节了，不会有多少人去上课，咱们别去了。你还烧着呢！”

“妈妈，我的头不疼了，让我去吧！”

“那么想去？”

“妈妈，我真的好了，就让我去上课吧！求你了！”莱

莱的嗓音还有些沙哑，但口气很坚决。

“轻伤不下火线。是不是？”我问。

“是。”她笑了。

简单吃了大半碗我刚熬好的小米粥，我把她武装得严严实实的，出门了。

“妈妈，下雪了！”

伴随着莱莱惊喜的叫声，我也看见了，从天而降的轻盈的雪花。应该工夫不大，因为地上只是薄薄一层。

“妈妈，是不是一会儿就可以打雪仗了？”莱莱问。

“还不行，如果这样一直下，明天也许可以吧。”

果是因了过新年，俱乐部来上课的孩子三三两两。Y老师倒是准时过来了，按计划给孩子们布置布局。

莱莱依然坐在她第一排正中间的老位置上，比之平日，

只是身子有点萎顿。

因是过节，没有安排下棋，不到八点半就下课了。有朋友来接 Y 老师。我代 Y 老师收拾棋钟，关锁门窗。

孩子们都跟随爸爸妈妈回家了，偌大的校园已是白茫茫一片，只有莱莱裹着蓝色羽绒服的小小身影在月下伫立。

我们手拉手慢慢往家走。

“还难受吗？”我问她。

“不难受了。”莱莱脆生生地答。

她看上去心情很好，在雪地上跳来跳去，专门找干净的地方落脚。然后，看着雪地上自己横七竖八的脚印傻笑。

“妈妈，咱们俩走走再回家，好吗？”她问。

“好吧。”

我们沿着大路一直往前走。光影下，雪片斜飞着从眼

前飘落，绵密而无声。莱莱像一只出笼的小雀，一路蹦蹦跳跳。

“妈妈，明天早晨咱们一起堆雪人，好不好？”

“好。”

“就堆像爸爸去年在外婆家门口堆的那么大的。”

“好。”

莱莱又跑到前面去了。绒线帽上的小毛球在脑后快乐地甩来甩去。

我大口呼吸着清新洁净的空气，月光下，眼前的素白天地那样沉静辽阔，就像一个梦幻中的世界。解禁的爆竹声时远时近，忽而热烈，忽而寥落。

“莱莱！”我柔声唤着前方的女儿，心底有温馨、有安慰，也有希冀，还有一份抹不去的凄清。

第三卷 夏水欲满君山青

## 第十八章

二零零五年的全国青少年冠军赛因为突至的流脑疫情，由春节期间推迟到暑期举行。

备战的紧张神经一下松弛下来。我们回到c市，轻轻松松地在家里过了个完整的春节。

从莱莱六岁起，连续三年征战春节期间的全国青少年冠军赛。因特定的时间安排，每年最迟大年初四就要出发。一个春节过得支离破碎，忙碌紧张。难道孩子踏上这条路，一些寻常人家正常的安逸与和美就变成奢望了吗？

一个春节，把我和莱莱都养胖了。

我故意对莱莱说，“咱们别回去了，在家多好啊，这么暖和，还有电视看，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妈妈，你就坏吧！”莱莱嘟起嘴巴，恶狠狠地瞪我。

“行了行了，你妈跟你开玩笑呢！”洛岩赶紧说。

过后不久，洛岩跟我说，“你发现没有，孩子变了，不那么温顺了，脾气也急了。”

“她以前不急吗？”

“她以前没这么凶巴巴的！”

“是吗，她要是真能凶起来就好了。性格决定棋风。Y老师说的。”

洛岩不说话了，目光里透出几丝隐忧。

重回Z市，这次我们有了新装备。一台联想的笔记本电脑。

是莱莱的外公外婆买给我们的。其实，这也是我和洛岩一直商量着想要买的。

我是想为孩子拆棋、下棋方便。洛岩当然也为孩子，可更忧心我。他说，你这样太寂寞、太封闭了。时间久了，是不行的。

其实我已有所察觉，自己在渐渐远离这个社会。

春节以后，我回到单位去办理停薪留职的续签手续。不过是离开了一年，看着自己熟悉的办公室、熟悉的座位上坐着的新面孔，心里有瞬间的惶然。

那曾经是我的位子吗？难道我只是暂时离开吗？为什么我会有种感觉，仿佛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好像已不再属于这里。旧日同事们信口聊起的都是工作中的平常话，为什么让我感觉那么陌生？

曾经的工作压力与对单调生活的厌倦，不再负压于我。我在感到轻松之余，更有了一份疏离感。

我还会回来的，我对自己说。

但愿有一天，我们会凯旋而归，而非解甲归田。我在心中祈祷。

三月，本以为Z市会和家乡c市一样，从严冬走向初春



了。没成想，天气依然清寒刺骨。我只得把换下的羽绒服重又套上。

电暖器二十四小时开着。白天独自在家，我简直像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我比以前更加畏寒了。

好在现在有电脑相伴。装了网线，我的眼前再不是一个空白清冷的世界了。

孩子上学、上棋课，生活又规律如初。

在家的时光，守着电脑，我越来越慵懒。只到每个傍晚来临，我带着莱莱，一前一后，精神抖擞地去往俱乐部。

随孩子上棋课，渐成习惯，除了周末回家做饭、送饭，其他时候，我好像也成了 Y 老师的一个忠实的学生。

莱莱下棋，我也笔直地坐着。不像男家长们打牌消遣，也不像女家长们织毛衣消磨时光。我不知自己的对手是谁，我只是坚守着，一如既往地对着惟一的那个背影细数心跳。

也许这是我对自己的折磨。

谁都知道，只有胜负两种结局。我愈来愈苛求，我只能容忍一种。

四月里，我砸坏了家里的塑料凳子。

开始，我是把莱莱的记录本摔在地上。我的眼里一定喷射着灼人的热浪。因为莱莱从低垂的、湿漉漉的眼帘下小心地瞄着我，像怕被灼伤似的，身子一点点向后缩。

我余怒难平，抓起脚边的凳子一把砸在水泥地上。凳子立时裂开，一条凳子腿带着塑料残渣飞向一侧的土墙。

这注定又是个难眠之夜。莱莱像是受了惊吓，一直翻来覆去。我早已习惯了失眠，恨莱莱、恨自己，恨渺茫的前路。

第一届全国等级赛的比赛通知，是从网上看到的。五一长假期间，在北京。

“为什么不去？”洛岩说，“你不是一直想检验孩子的练棋效果吗？没有年龄限制怕什么？下棋的人还怕遇上高手吗？”

等级赛按棋手现有等级称号分组，晋升。莱莱目前是国家二级运动员，按照竞赛规程，所有二级运动员只分性别、不分年龄化为一组，按照百分之三十的比例晋级一级运动员。

问过 Y 老师，Y 老师直摆手，“她的棋还早呢，一级运动员不用想，最多是练练棋。”

跟随 Y 老师出来学棋以来，我和洛岩是完全信服 Y 老师的。犹豫再三，还是报了名。因为莱莱的坚持。

“Y 老师说了是去练棋，那你也要好好下，给自己树立信心。”我说。

“我知道。”莱莱说。但凡有比赛，她都是摩拳擦掌的。

“妈妈，一级运动员有什么用？”莱莱不断问我。“你说我能拿到吗？”

“不管有什么用，你认真比赛就行了，不要想结果。”我说。心知莱莱这么小，一级运动员对于她恐怕真没有什么用处。

“妈妈，我怎么觉得我能拿上呢？”莱莱一本正经地说。

一会儿，又说，“他们能升上一级运动员，我就能。”

莱莱指的是俱乐部里的另几个女孩。这次俱乐部里有十几个孩子报名了，莱莱是女孩里最小的一个。

等来到赛场，看到比赛秩序册，女子二级运动员组，莱莱是全国年龄最小的参赛者。

虽然不好与莱莱多讲什么，我心里更加觉得是来锻炼了。

进进出出的都是大女孩，有的个子比我还高。莱莱能得分吗？

我又有了新的忧虑。

洛岩从 c 市赶过来了。他说，这是他女儿师从 Y 老师  
后参加的第一个全国比赛，他一定要来给她打气。

“进去吧！”

进赛场前，莱莱最后一次回头看我，我朝她点点头。  
她忽然伸出右手，我会意地也向她伸出手掌。

“加油！”我们轻轻击掌。

以后，这小小的击掌成为莱莱参加各种比赛前，我和  
她的约定动作。在踏上生死未卜的战场前，我要把我的力量  
传送给她。

第一轮和了。

莱莱和得很高兴。因为她已经少子了。而对手久攻不  
下，无奈成和。

第二轮输得一点也不冤枉。对手在全国颇有些名气，

又已在读高中了。

“妈妈，她是比我厉害。”莱莱观察着我，老实地承认。

“妈妈，她都有白头发了。”莱莱又说。

“咱们既然是来练棋，就不怕输。”我拍拍她。

她安心了，自己打开电脑软件开始安静地复盘。

洛岩知道我的心思重，他总说我不会伪装，什么都写在脸上。连孩子都能看出来。孩子进场了，他便拉着我在院子里散步。

赛地设在成人教育学院区。五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绿树缭绕，花香遍地，满园的喜人春色。

“你看这里风景多好，你就当咱们一家来度假吧！”洛岩说，“让孩子自由发挥吧！比赛是她自己的事。”

“你太累了，在Z市每天等孩子下棋，你是不是都这么紧张？来，放松，跟我一起深呼吸！”

在一个宁静的人工湖前，洛岩张开双臂，闭上双眼，深深地呼吸着清鲜的空气。

我随着他的样子，重重地吐出压在心头的浊气。

“来，围着这栋楼走一圈，孩子一会儿就赢着出来了，你信不信？”

我们并肩走了一圈。莱莱真的赢了。满面红霞地跑过来。

我们继续走着，绕过一座座绿树掩映的教学楼群，在修剪得格外整齐的矮树丛前穿行，脚下朴实的石板路弯弯长长。

“信不信？孩子还会赢的！”洛岩安宁地笑望我。

我怎么不信呢？

莱莱又从赛场口出来了。草绿色的小棉衫上，那只圆眼睛的小松鼠笑得多么畅快。

莱莱出人意料地取得了三连胜。

我对洛岩说，“不管最后的总成绩是什么样，对孩子，我都满意了。”

六天的紧张比赛即将走向尾声了。十一轮比赛，只剩下最后一役。这是关键时刻，莱莱只有赢棋才能确保进入百分之三十的升级之列。

莱莱的对手整整大她十岁。九岁与十九岁，这是什么概念呢？莱莱还没有来到这人世间，人家的棋应该已经下得有声有色了吧！

这一次，我和洛岩没有走远。沿着赛场楼外围的花石小径，转了两个圈。拐个弯，就是平整的大路了。路口一溜张贴成绩的公告栏下，人头攒动。有人凑进去，有人低首退出来。

微风轻拂，空气里略带清甜的花香，不知怎么，同时竟亦透出了微微苦涩。



莱莱和棋了。

她闷闷不乐地说，她没有办法，对手选择的变化太平稳了，她怎么也赢不下来。

“你的表现已经很好了。”我和洛岩都安慰她说。

最后一轮，每个台次都下得很谨慎，和风尽吹。在我们几乎以为就要与升级失之交臂之时，莱莱的两个小伙伴跑来告诉我们，成绩刚打出来，莱莱小分高，正好进入百分之三十升级之列了。

莱莱一下子跳起来。

## 第十九章

寒假里的大赛推迟到了暑期。赛地依然是郑州。不知怎么，正好赶在Z市小学期末考试的阶段。

莱莱的班主任张老师带了莱莱一年多了，性格开朗豪爽，一口答应下来，“不要紧，这么好的孩子，去比赛吧！考试回

头再补！”

去往郑州的长途车，一节车厢里差不多有半车厢的孩子，都是熟面孔。我们俱乐部的，Z市其他棋类俱乐部的。愿意去参加这种真正的全国大赛的，除了刚习棋不久不大明白的，没有几个是去碰运气，大都志在千里。

洛岩也要从c市出发了。他会比我们晚些到郑州。洛岩专门向单位请了假，陪我们比赛。

注意孩子的身体，还有情绪。他又发来短信了。

我坐在窗前，看着莱莱倚在铺位上与几个小棋友说话，不时仰起稚气的脸。

在Y老师的大班里，莱莱始终是女孩里年龄最小的。女孩子十一二岁，差不多就进入青春期了，个子像竹子拔节似的一天天往上蹿。看看与莱莱在一起的几个女孩就知道了。只是大莱莱两三岁，他们不只个子高出一大截，神态也沉静细腻得接近少女了。

比起他们，莱莱还是个十足的儿童，一派天真。

这便是年龄的差距吧！

Y 老师半月前说给我的话，这时又浮上心头。

他说，“这次比赛，您不要对孩子抱什么希望，她的棋力还有差距，对各种局面的理解和领悟都远远不够，再加上是以小打大。这么说吧，摘金夺银根本不要想，尽量争取个名次吧！”

那个傍晚，休息过后，孩子们又跟随 Y 老师进去上课了。我独自站在台阶上发愣，背后，火红的夕阳一点点沉落。

明明知道一直以来，Y 老师真诚地关照我和莱莱，可他的坦诚相告还是刺痛了一个母亲的心。

五月的全国等级赛，莱莱幸运地晋升了国家一级运动员。这几乎是我之前想都没敢想的事情。Y 老师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比赛太业余了。我相信 Y 老师的话，可还是在心里默默高兴了好一阵。

然而一直以来，我从未认为我的莱莱是个有天分的孩子，她

只是好强、执拗、不服输。生性悲观的我，甚至时常觉得她即使再努力，恐怕也不是能够踏上金字塔顶尖的材料。经常会犯出令人难以容忍的低级错误的她，会在这条艰辛的棋路上走出多远呢？我不只一次的怀疑。

我也想过，抑许只是孩子的执著与坚持感动了我，让我当初义无反顾地抛开我熟悉的生活，来到这无所归依的异乡。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影响莱莱在我心中的位置。即便我恶毒地、口无遮拦地斥骂她，即便她这一生一世都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高度，她依然是我最心爱的宝贝，她永远是我的骄傲。

对于这次大赛，不能说我没有期待。虽然对莱莱的能力，我始终抱有疑虑。可在外闯荡一年多了，我们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自信地踏上这个舞台吗？我怎能不心怀憧憬呢？

现在，听着他人如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后的结局。纵然这人是莱莱的恩师，我依然感到了震痛。而也正因为是莱莱的老师，是最了解莱莱状况的人，我更加体味出一份无以复加的沮丧与失落。

似乎，那就是比赛真真正正的结果了。

我没有将 Y 老师的话告诉洛岩和孩子。让他们的心中依然有梦吧！尤其是莱莱，要让她带着对胜利的渴望和无比的信心走上战场。

或许因为刚刚进入七月，郑州并没有想象中的炎热难耐。宾馆大厅里聚满了等待报到的人，南腔北调汇成一片。行李堆得满地都是，小孩子在周围追打嬉戏。

参加过多次全国比赛了，这样的场面已经熟悉了。操心受累的始终是家长、教练，孩子们总是无忧无虑的。

住房条件很不错，标准的二人间，整洁宽敞。

这次是各俱乐部统一定的房间，A 城棋院是个响亮的名字，刚刚在报到的队伍里我们自报家门，周围的喧闹声似乎都低下去了。有人小声传话，“A 城的，A 城棋院的来了。”语气是复杂的。

那种敬畏又羡慕的心绪，一年前我也曾有过。尤其是当莱莱的对手们不以为然的与我们擦肩而过，迎向他们的父母、教

练。比起那些赫赫有名的俱乐部，我们的 c 市不会进入任何人的眼中。当然，也便包括我的菜菜。

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感到光荣呢？为进入了一个如此闪光的集体。

菜菜是敏感的，在他人意外的注目下，她的脸红了，背却挺得更直。她是不是想起我之前的叮嘱了？

我告诉她，她这次是代表 A 城棋院参赛的，走出家门就应该像个大孩子，不要给 A 城棋院丢脸，不要给 Y 老师丢脸。

晚饭后，陪菜菜去寻看了赛场。是一座独立的会议楼。二层。楼梯在一楼大厅的正中间。上面落着锁。

应该就是这儿了。我看了楼口的提示牌，告诉菜菜。十岁以下组，一向是各种少儿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的。里面应该很宽敞吧。

菜菜有点不甘心，执意要站在楼下等一会儿。

一直没有人来开门。不少家长孩子进进出出，与我们一样来

看赛场。莱莱碰了碰我，其实我已经看到了。是去年莱莱他们八岁女子组的冠军。一年多不见，小姑娘长高不少，大眼睛依然闪亮有神。

外面夜幕初降，抬头望，通向二楼的楼梯那么长。对于莱莱，它是不是太高了呢？

晚间，楼道里一直有孩子嬉闹的声音。这时应该是大人孩子最松弛的时候吧，待明日大幕拉开，就会喜忧参半了。

莱莱趴在床上，安静地做了四十分钟战术题。是我在厚厚的战术书上提前帮她选好的。太简单，达不到活跃思维的目的。太深了，又怕削弱她的信心。

这是 Y 老师对孩子们的要求。赛前勤练战术，磨亮飞刀。

洛岩傍晚到的。匆匆吃了东西，回来。我陪着他坐在一边看电视。他特意将屏幕扭转一个方向，避开莱莱的视野。又将声音调至零。

屏幕上许多外国人在草地上奔跑，激烈地争抢脚底的足球。有人跌倒了。有人抱头无声地惊呼。

早晨莱莱醒得很早。她有点兴奋。

昨晚，她在我们的反复催促下才睡觉。可洛岩进出两次，她都知道。闭着眼睛问，贴出来了吗？也不知是醒着，是梦着。听见对手的名字，她才睡踏实了。

莱莱睡前给洛岩的任务是等着看对阵表。多晚都要等。

领着莱莱匆匆吃过早饭，赶在七点五十前去 Y 老师房间开会。

一屋子的孩子，莱莱习惯性地凑到 Y 老师身前去。

主要是传达昨晚领队会的精神，强调比赛规则和细节。Y 老师比起平日，显得严肃许多，专注的眼神一一扫视过孩子们的脸色。

莱莱上午的对手大她一岁，从未交过手，听说也是个从小学棋的老运动员了。昨晚，莱莱听见对方的名字，只是“哦”



了一声，就睡过去了。令我和洛岩一通猜疑，不知她是什么心思。

刚才在去餐厅的路上，莱莱忽然说，“妈妈，我只要好好下就行，是吧？”我这才觉出她是有点紧张的。现在，或许是被 Y 老师的情绪感染了，她的小脸愈加绷紧了。

我和洛岩一左一右跟着她走向赛场，阳光暖洋洋的，来之前特意去修剪的刘海齐齐地覆着她饱满的额头。

“现在进去还是再走一走？”时间还早，我问询地看着莱莱。

赛场楼前已是人头攒动。工作人员把守着楼梯口，不断拦阻着放心不下的大人们。小孩子们争相上楼，后面又拥住了。有家长急欲往上冲，叫喊声吵闹声响成一片。

“我上去了！”莱莱说，用手正了正胸前的参赛证。

“加油！”我与莱莱击掌。她笑着向我和洛岩重重点头。

莱莱上楼了，一步一步跟随在拥挤的队伍后面。在二楼大敞的门口，她立住，迟疑地向里面探望着，随后，急步走进去。

没有像我期望中的回一下头。

二楼赛场的大门紧紧地关闭了。

听得里面渐静下来了，我和洛岩起身往房间走。一路上擦身而过的不少是熟悉的面孔。我们彼此基本上都叫不上名来，我们只能叫出各自的孩子。大人们是因为孩子而相识，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我们的名字就变得可有可无了。或者说，更接近于一个代号。在他们口中，我和洛岩就是“江雪莱妈妈”和“江雪莱爸爸”。

闲适地打着招呼，聊着彼此孩子的情况。有些是莱莱同组的孩子家长，年年征战，年年相遇。

不容易呀！大家都这样说。教育孩子的不易，彼此心领神会。

还有一些家长只是面熟，便是在大街上见了，我也一眼认得出是他（她）家有个下棋的孩子。至于他（她）的孩子具体是哪一个，我分辨不清。

像有一个特别消瘦的高个子爸爸，我只知道他家是男孩，比莱莱略大。可我认不出孩子。我只记得这个爸爸。他的身后

总是背一个大大的黑色双肩包，背微驼，长脸刀削一样刻板，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愁苦和执拗。

我见过他应该不止一两年了。他的样子似乎一点未变，就连身上的衣服我都觉得眼熟似的。也许是那一贯灰暗的色彩吧！

## 第二十章

回到房间，把昨晚换下的衣服洗出来。洗手间宽大明亮，设施齐全。而房间里开着中央空调，特别清凉。

我和莱莱从 Z 市来郑州之前，家里厕所的灯刚刚坏了，是灯绳从根部断了。除了换换灯泡，我对电工的活一窍不通。就只好那么摸黑了。

房子阳光很好，可天气热起来又成了问题。去公共浴池又费钱又费时间，所以每晚临睡前，我和莱莱都接上一大盆水简单冲个凉。每次先给她洗完，换了我，之后又要倒水、刷盆，再擦干地，身上不免又是一层薄汗了。

那时我多想念家里的淋浴呀！还有家里的种种，所有说不清

的好。

我靠着洛岩，感到一阵心安。他昨晚没有睡好，眼皮肿肿的，强打精神。他一下一下地按着电视遥控器，漫不经心地跳台。

“你睡一会儿吧！”我从他手里拿过遥控器。

他冲我笑笑，“我睡不着。”可还是斜躺下了。

我们离开c市这一年多，洛岩养成了熬夜的习惯。每晚总要两三点钟才睡觉。

他说他早躺下也睡不着。开始是想我们，后来，好像不想事了，还是无法入眠。

多少次，我提醒他注意身体，早些睡觉。只怕他已成恶性循环，无法再纠正过来。

我另外常念叨他的是少喝酒。怕他喝多，无人照料。他有胆囊炎，喝酒对他又伤身又伤心。他喝过酒回去，常会拨电话过来。他总要菜菜接。他要听听孩子的声音。他说，他每次喝了酒，都特别想念我们。

洛岩从来没有与我说过他是否孤单。可我能够想象，黑夜里，他一个人，脚步踉跄地奔向空空荡荡的家。那是什么滋味！

“你说，孩子这场能赢吗？”洛岩忽而小声问我。

“你对孩子没信心吗？”

“不是，莱莱不是小一岁吗？”洛岩抚弄着我的手指。

我又想起 Y 老师来时对莱莱的评价，终于还是咽回去。“你闭眼睛休息一会儿吧，不要心那么重！”我把手轻轻压在他的眼皮上。

“每次比赛不是你安慰我吗？这次你怎么了？”我说。

“其实每次安慰你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洛岩说。

“我知道。”我笑笑，“你比我还紧张，是你自己在房间里坐不住，才会拉着我围着院子转圈。”

洛岩也笑，略带羞赧中透出久违的孩子气。

“你休息吧，我去看看！”我拍拍他，站起身，“快两个小时了。”

侧耳听听，楼道里早有孩子跑动的声音了。

十二岁以下组的比赛时间是每方一个半小时包干。太小的孩子，一般根本用不上那么长的时间。

莱莱是格外坐得住的孩子，很小就是。大半比赛，她都属于全场耗到最后的几个台次。

“出来了先给我发短信。”关门时，洛岩在身后喊。

偌大的宾馆庭院里已经随处充斥了孩子们的身影。一个比莱莱还瘦小的女孩儿迎面走来，一路走一路抹泪，短发湿嗒嗒地粘在脸颊上。我安抚地扶了一下她的肩膀。她浑然不觉似的走了。

赛场门口的人三三两两，已经减少了大半。几个与莱莱同组的女孩家长向我点头示意。

楼梯高高的，二楼赛场口的门半开着，不时有孩子从门后出来。脸上清晰地写着战果。

孩子是最藏不住心事的。他们有的故意绷紧脸，可眼神是活泛的。看见家长的一瞬，眼睛里的亮顿时发散到整张脸上。

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最终赢得胜利的孩子是多么幸福啊！

但更有黯然离去的小小身影。他们一定也曾在战场上奋力拼杀，而结局总是残酷的。即便是最初级的入门棋手，也是强烈渴望胜利的。他们偎向父母的身旁，寻求着温暖与慰藉。那是怎样的苦痛呢？

我的莱莱会怎样了？入场前我对她的不断鼓励，是否化解了她的紧张情绪与压力？

几个女孩相继出来，神态各异。

“江雪莱赢了。”一个女孩经过我身边，轻声说。

随之，我便在二楼赛场口看见了莱莱的身影。

莱莱的脸通红，慢慢走向楼梯。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走得那么小心谨慎。

我以为她没有看见我。可她径直向我走过来。

“赢了！”她仰起头。

我的手轻轻捧住了她笑意盈盈的小脸。

Y老师的房间已聚满来复盘的孩子。茶几前围成一大圈。我们进去时，正看见他用记录本拍打一个男孩子的头。他扫了一眼莱莱，又埋头翻看手边的另一个记录本了。

几个孩子探寻地看看莱莱，莱莱甜甜地冲他们笑。

轮到莱莱了，我也凑近了听。

“布局又走错！”

“如何选择这个变化呢？”

“你以为对手很弱吗？这么吓唬人有用吗？”



“哦，你的对手果然是个胆小鬼。比你平常还稳健！”

“……”

Y 老师无论是授课还是给孩子拆棋复盘，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他说，他的学生要禁得起打击。看见问题，他一向直言不讳。要听表扬与鼓励，那是家长的事。

或许这正是 Y 老师的独特之处，我们都已适应了。若将来有一天，莱莱能得到 Y 老师的赞扬，那一定是她的棋艺真正走向成熟的开始吧。

虽然听到的批评居多，还是无法掩饰我们一家三口心中的喜悦。

洛岩说，“我的宝贝表现很好，今天中午爸爸请客，去外面饭店吃饭。”

“那以后还表现好呢？”莱莱问。

“那就还去。”洛岩说。

“噢！”莱莱笑了。“不许反悔呀！”

“那当然。”

结果，我们原本在宾馆餐厅按床位订的两份饭，就这么白白作废了。

“你不要总是提议去饭店吃饭。”下午送走莱莱，我说给洛岩听。

“我已经答应孩子了。孩子如果以后表现好，我就得立刻兑现。”洛岩说。

“那要多花多少钱哪？”

“为我女儿，花多少钱我都愿意。一年不就一次这种比赛吗？只要莱莱能赢，我巴不得天天请客。你不想吗？”

“我想她赢，不想你太奢侈。”我说。

“不奢侈，我高兴。”洛岩笑嘻嘻地说。

我不知该说他什么好了。

无聊地看一会儿电视，心思又飘到莱莱身上。

莱莱中午没有睡醒就去比赛了。

比赛每天两轮，得分相同者相碰，上下午各赛一场。莱莱原本没有午睡的习惯，念及她早晨醒得太早，连续作战耗费体力，饭后强按着她躺下。我替她一次次跑到楼下去等新一轮的对阵表。直到知道了对手的姓名，她才踏实地闭上眼睛。她的确累了，一下子睡得死死的，到点了叫起来，一路打着哈欠去的赛场。

走时我特意投出一块湿手巾，放在她的挎包里。提醒她困了擦擦脸，清醒清醒。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与孩子在一起，随处都是林林总总的小事。可哪一样都不能忽视，忽视了也许就酿成大事了。

一个小时后，我有些坐不住了。对手虽是从未听说，可也未必就不是强手。莱莱状态又看似不大好。人们说到下棋，所

谓胜负只在一念之间。小孩子下棋，不更是如此吗？

我顺着楼梯往下走，时间还早，电梯就免了。

午后的太阳开始展现它荼毒的威力了。没有一丝风，阳光直愣愣地打在脸上，刺得眼睛发痛。

刚绕过赛场楼前的第一个花坛，Z市俱乐部一个熟识的男孩家长就向我打招呼。上午，她也是跟我一样，在赛场外等到人快散尽了，才把孩子盼出来。

“这轮你们下得挺痛快呀！”她笑说。

“嗯？”我一愣。

“你没看见你女儿吗？刚回去了。看样子是赢了。挺高兴的。”她说。

“是吗？”

谢过了，我拔脚往回走。没走出两步，手机响了。

是洛岩的短信。

你在哪儿？孩子输了。

我的头“嗡”地叫了一声。刚要拨号过去，短信提示音又响了。

逗你呢！先带孩子去复盘了。晚上我请客。

## 第二十一章

三场比赛下来，不算早餐，洛岩连请了三顿。

去 Y 老师处复盘，小棋友们互相问着，“几分了？”莱莱高高地伸出三个手指。引得一片惊呼。

“你有那么厉害吗？”Y 老师翻开莱莱的记录本，笑说，“先来看看你的吧！”

按照 Y 老师惯常的尖刻，复盘得出的结论是，莱莱碰上的都是不会下棋的。

那莱莱算怎么样呢？Y 老师没说，我和洛岩当然也没问。

“反正我是赢了。”从 Y 老师处出来，莱莱有点忿忿不平地嘟囔。当着 Y 老师的面，她可是从来不敢多说什么。

“当然，赢了就行。对手会不会下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洛岩说。

“那 Y 老师怎么说我是幸运呢？”莱莱还是不服。

我拍拍她，“莱莱，你忘了吗？Y 老师也说过，幸运总是属于胜利者的。”

莱莱看着我，眨眨眼，不说话了。

“不过，莱莱你要知道，前三轮的对手是有偶然性的。真正的比赛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很多强手，你恐怕还一个也没有碰过。也许下一轮就开始不好下了。不能放松，知道吗？”我又说。

莱莱点头。

果然，莱莱第四轮就遭遇到了强手。

她与莱莱同龄，来自棋类项目普及很早的大都市。莱莱五岁多刚开始摸棋的时候，她已经是全国最小年龄组的女子冠军了。莱莱七岁八岁，在连续两年的全国青少年冠军赛上都碰上她，输得很难看。

莱莱基本没有午睡。让我说得只是躺了十五分钟，算是休息了。

一个中午，她拿出我给她整理的课堂布局笔记翻来翻去。厚厚的一大本，我们从 Z 市带过来。这时候才算派上用场。

根据以往的对局看，对手的开局在少年儿童中极其少见。莱莱跟着 Y 老师学棋这一年多，甚至从没有专门练习过。她有些无从准备。再想想对手具有的丰富经验，或许这一年中她又操练了什么新的武器也未必。莱莱更加觉得无处下手。

莱莱明显感到了紧张。

“莱莱，不要多想了，也不要再看了。现在开始休息，保存体力。”我说。

“莱莱，我知道你什么也没看进去。所以，你还不如过来闭上眼睛躺一会儿。现在，马上，过来躺下！”我再次命令她。

莱莱在我身边躺倒，双眼还若有所思地瞪视天花板。

“妈妈，我觉得我下午输不了。”她侧脸面向我。

“别想了，你只要尽力了就行。太考虑结果，你就没办法专心下棋了。知道吗？”

“嗯。”

她缓缓闭起眼睛。没有五分钟，就大睁开，寻找我压在枕边的手机。手机让洛岩调开了闹钟。

出门前，莱莱用凉水洗了好一会儿脸。又提醒我，别忘了给她装上小毛巾，投得湿一点。

我和洛岩不由地对视了一下，看来孩子自己已经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



去往赛场的路很短，在会议楼侧面无人的阴影处，我停住，给莱莱将鬓角上的小花卡子重新别紧。我拍拍她的脊背，示意她挺直。

“莱莱，妈妈相信你，你是不可战胜的。一定没有问题！”我说。

越来越密集的人流从我们身边涌过，奔向同一个方向。我的眼里只有我的莱莱。

她粉红的脸上挂着浅笑，重重地与我和洛岩一一击掌。

她穿过人群，跨步走上台阶。再没有回头。

“你说我今天晚上还能请客吗？”洛岩对我耳语。

“回去吧！”我推推他。

他一脸深思。

回到房间了，又念叨说，“这种老对手，就看我闺女能不能承受住心理压力了。”

“你以为她只有心理问题吗？”我又想起 Y 老师曾对莱莱比赛成绩的预测。

“嗯，也是，前三盘赢棋，Y 老师对她评价也不太高。莱莱是不是真的特别幸运呀？”

“你也不能只听 Y 老师复盘时说的话。你没发现吗？每个赢棋的孩子，Y 老师反而会多批评几句。为什么？你已经赢了，怎么说你，你心里都是高兴的。再说了，小孩子赢了棋只表扬，不数落数落，下一场比赛，尾巴还不翘天上去呀？”

“哎呀，老婆，你太聪明了！”

我向他摆摆手，又说，“孩子的棋，以前整天跟男孩子下，我也不知道比赛会怎么样，还需要检验。”

这才是比赛的真正开始吧！

我和洛岩深有同感。

楼道里很快就有小孩子兴奋的跑步声了。

我们这层楼里小年龄组的孩子居多。从早到晚，总是显得特别热闹。

还不到十岁的儿童，应该是完全无忧的，还不懂得去主动承受压力。比起他们，莱莱是不是心事太重了？

虽然莱莱从未对我明言，可我感受到她对胜利与夺冠的渴望。尤其是三连胜后，她的眼神中迸发出自信的火花。她还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吗？

或许因为有 Y 老师的话在前，我始终比较冷静。不敢梦想过高，只怕俱是奢望。一切落空，只会摔得更狠。

我也暗示洛岩，莱莱今年以小打大，她又那么单纯幼稚。可他似乎执迷不悟，莱莱得胜自己倒没什么，他却把头扬得高高的，好像自豪得不得了。坐在饭店里，怕旁人听不见似的，大声祝贺莱莱三连胜。

他还郑重其事地私下跟我说，“我怎么这么为我女儿骄傲啊？！我看着这些十岁组的小女孩，怎么哪个也没有我女儿漂亮啊？！”

说得我直笑他是喝多了。

抑许是与我们分开太久，他太想念孩子了。孩子在他眼中就是一切。就像他玩笑时给我们一家人排的座次，莱莱老大、我老二、他老三。

朋友们每每谈起来，总觉得我带着孩子独自在外孤苦无依。谁想过洛岩一个人的酸楚呢？

“不行，我得出去走走了。”

今天，他有些坐不住了。将电视节目调来调去，又站到窗前望着外面出神。楼下是一片人工花园，假山、水池、花木。有孩子在其间追逐玩耍。他难道想在其中看见莱莱吗？

洛岩出去了。

有了昨天与莱莱走岔了的例子，我们分了工，房间里总要留人。一定让鏖战归来的孩子一眼看到亲人。

过了二十分钟，洛岩又回来了。说，到赛场门口更心焦。看

着别人都出来了，尤其看着像十岁女子组的，就巴不得冲过去问问情况。又怕人家没有关注菜菜那盘棋，更怕万一看到了，是菜菜形势不妙，他受不了。

两个半小时过去了。外面走廊里由远及近，不时响起“咚咚”的脚步声。但从未在我们门前停留。

我竖着耳朵，心知那一声声都不是我熟悉的脚步，可又忍不住怀疑自己的听觉，仿佛那些声音都将在我们的门前停驻，一只小手直直地伸向门铃。

后来，连脚步声也听不到了。是胜是负都将走向终结。

门铃终于响了。

我冲过去。

菜菜站在门口，一脸疲惫。

她和棋了。

我和洛岩分别与她拥抱。

用尽了三个小时，莱莱一定耗尽了全力。她仰躺在床上，神情有些木然，好像还没有从紧张的战斗中回过神来。

“宝贝，你能和，爸爸也高兴，晚上爸爸还请客。”洛岩说。

晚饭后，去 Y 老师处复盘。

Y 老师翻看过记录，说，“你这对手名字听说过，棋怎么这么平稳！”

又说，“你能和了，也不错！后边努力！”

这是不是表扬呢？至少算鼓励吧！

回去莱莱就向洛岩学舌说，“Y 老师说我和了也不错呢！”神态很愉悦。

看来人们说的，比起父母，孩子更听得进老师的话。真是不假。

洛岩饭后从莱莱这儿接受了任务，在各楼公告处转来转去，

尽快看到新一轮对阵表。

第五轮是个江苏棋手，大莱莱一岁。因从未交锋过，也无从准备。但从与莱莱相同的战绩来看，应该实力不俗吧！

晚间，莱莱继续老实地做战术题。

我只催她早睡。

毕竟还是孩子，洗漱完了，也不肯闭眼，一直偷眼瞄着电视屏幕。

算起来，她有好几个月没有电视看了。我在 Z 市一直坚持没买电视机，部分原因就是怕牵扯她的精力。莱莱是很迷电视的。从前在 c 市时不觉得，现在放假一回去，就抱住电视不撒手。

现在可不比那时，我劝她，“明天赛完两场就是休息日了，一天时间你随便看。现在要睡觉了。否则影响明天比赛，到时请你看，你也没兴趣了。”

莱莱意犹未尽地翻个身。

孩子看来是生活太单调了。本以为她只喜欢明星和电视剧，没想到打台球也看得津津有味。

“也不看看是谁的孩子！爹喜欢的，女儿能不喜欢吗？”第二天，与洛岩说起，他倒是很得意。

之后，又正色道，“你们不是能上网吗？以后回去，给孩子在网上档点有趣的节目，让她有空放松放松。一个人只会下棋可不行，童年也得有点其他的乐趣。”

我点头。这也是我正考虑的。

想想莱莱今天早晨，状态还不错。早点一向吃得很少的她，连着吃了三个广式生煎包。那是洛岩早晨到街上排队买来的。热得烫手。

只是吃着吃着，掉了一颗牙。

莱莱还处换牙期，听说女孩要十二三岁才全部换完牙。

这一次没什么征兆，牙齿没有太松动，又没喊疼。



“掉牙是好事呀！”洛岩夸张地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果真是好事吧。莱莱这一场没有让我们久等。

两个小时后，我在赛场楼下迎来了她。

在她出来之前，已有同组家长告诉我，莱莱已多出两个兵，必胜了。

现在，莱莱的棋已经成了十岁女子组各个关注的对象。下一场，如无意外，她将坐镇一台，对阵全场唯一与她同分的广东棋手。

这又是一个大莱莱一岁的孩子，听说是连年的广东省少年冠军。是个皮肤微黑，外形很坚毅的高个子女孩。

莱莱的表情很松弛。中午睡了四十多分钟，醒来时两眼亮亮的。

“毛巾！”临出门，她又提醒我。其实我早帮她准备好了。

“放心，妈妈，我肯定输不了。”

莱莱进场好久了，我脑海里还回荡着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是不是也跟洛岩似的，得了恋女症？我怎么越来越觉得我的莱莱有种大将风度了？

## 第二十二章

时间过半了，我从房间出来，在电梯口遇到几个熟悉的家长，大家说笑着一起往赛场走。

他们很羡慕我，不住夸莱莱表现好。我直说，还早呢，比赛才刚进行一半，变数大着呢！

正说话间，一个瘦小的中年女子忽然拦在我们面前。深眼窝，黄黑的肤色，表情莫名其妙的亢奋。

“你们知道吗？”她语速很快，“我儿子现在六轮得了五分，八岁男子组，有可能得冠军。真的！是八岁男子组的，我儿子叫……”

我们都愣着，搞不清状况。

她有点急了，嗓门更大，“我说的是真的，我儿子五分了，有可能得八岁男子组冠军，我儿子叫……”

还是一个男家长反应快，打断她说：“是吗？你儿子真厉害！祝贺你！”

还主动与她握了手。

她连声道谢，走开了。又奔向我们身后的几个人。

“看看，看看这家长，因为孩子学棋，都被折磨成什么样了！”男家长半开玩笑地说。

我们都缓过神来，笑开了。

而笑过了，我的心里又有些不是滋味。眼前不住浮起陌生女人那被皱纹包围的、湿漉漉的眼睛。

在赛场外跟剑客的爸爸聊了一阵。其实，前几天就看见他们

了。可他来去匆匆，没来得及多说话。

他不知从哪儿找了个领队证，挂在脖子上。可以自由出入赛场。

剑客战绩也不错，只前面输了一盘。可剑客爸爸却看似很不开心。

问起他们目前的情况，他说是以上学为主。回到老家后，既没老师又没对手了，练棋完全靠自己。

“自己练行不行呢？”我问他。

“不行能怎么办！”他很无奈。

一年多不见，他和剑客好像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只是愈加消瘦了。孩子的个子没有大长，头倒是显得更大了。

看来，回家的日子并没有舒心多少。也许反而平添了新的烦恼。

剑客爸爸又进去看棋了。我托他扫一眼莱莱的棋。

几个十岁组的女孩儿结伴出来，互相亲昵地聊着。都是从小比赛认得的老对手了，出了赛场就像朋友一样。

他们两个台次都友好地和棋了。

大约因为是休息日前的最后一场吧，孩子们都比较谨慎。也想留个好心情出去玩。

有个北京的女孩去年带莱莱比赛认识的，礼貌地向我打招呼。

“看见江雪莱的棋了吗？”我按捺不住地问。

她犹豫了一下，身旁另个孩子拉了她一把，不知在她耳边嘀咕了一句什么。她略微支吾着说，“我没看见。嗯，还复杂吧！”

说罢，马上跟我再见，离开了。

剑客爸爸一直没出来。

我的心一点点凉下来。洛岩又发短信，询问有无消息。我也无心理他。

我看出来，不只那个北京女孩，连同她身边的伙伴，都看见莱莱那盘棋了。下棋的孩子是聪慧的，他们不便说出口的是什么，我用脚也猜得出。

莱莱的局面一定是处于劣势。说不定已经少子了。

手心是凉的，可背上却正在被汗水浸湿。

我四下看着，几个女孩子又回来了，凑在窗下的公告栏前，与一群家长一块计算着小分。我是不是也要去算算，如果莱莱这场输了会跌到多少名去？

剑客爸爸背着手走下来了。脸上是一贯的冷然。

“赢了。”他在我身边低低地说。

“谁？你儿子还是我女儿？”我的耳朵竖起来。

“我儿子早下完了，里边看棋呢！”他说，“你闺女马上出来

了。”

他的话音刚落，莱莱的身影就出现在赛场门口。

在台阶之上，她穿着牛仔短裙的身子显得那么幼小。她向下瞭望着，在与我视线交汇的刹那，红艳艳的脸上立现笑容。她几乎是小跑着冲下楼梯。

我迎着她大步走上去。

“慢点！”我提醒她。

“妈妈，我赢了！”她跑到我身前，眼里仿佛聚满了璀璨的小星星。

“我知道。”

“啊？那个棋你还赢了？”熟识的北京女孩走过来，一脸惊异。

“你不是少了半个子吗？”又一女孩说。

“对呀！我的小兵冲下去了，她挡不住了。”莱莱憨笑着。

我带着莱莱走了，留下几个女孩还在原地用不可思议的眼神互望着。

“妈妈，其实我前面走错了，已经不好了。我都掉子了。我吓坏了，以为要输了呢！”路上，莱莱大舒着气，告诉我。

“那你怎么赢的？”

“我跟对手提和，她不同意。后来我想，输就输。我就跟她拼了。哎哟，吓死我了，我以为要输了呢！”她夸张地拍着自己的小胸脯。

我四下瞅瞅，趁无人注意，赶紧趴到她的脸上，亲了一口。

次日休息，我们一家三口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我和莱莱是前一晚看电视看到十二点。洛岩饭后又和 Y 老师及几个男家长去喝酒，后半夜才回来。

洛岩他们是从外面买回啤酒和食品，在宾馆大院的露天花园里吃的。是 Y 老师提议的，说是那里通风、凉快。



洛岩高兴坏了。听说两次都是他主动去买酒，喝到后来也是他最先赤膊上阵。为了方便就座，还是他，居然抱起了亭子里的石头凳子，给它们挪了窝。

“你看吧，那就是我昨天晚上挪的，真他妈沉！”

休息日，我们穿过院子，远远看见绿荫掩映的凉亭，洛岩指给我和莱莱看。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一股子力气，那几个家长哪个也不行！我估计这石凳就算彻底回不了原位了。没人搬得动！真的！”洛岩兴致勃勃地感慨。

我和莱莱都笑他。莱莱一面笑，一面皱着小鼻子。她是嫌洛岩身上的酒气迟迟不散。

“爸爸是太兴奋了，昨天多喝了一点。”午饭桌上，洛岩“嘿嘿”笑着跟莱莱解释。“不过爸爸可没喝醉。越喝越清醒。”

“昨天，Y老师也特别高兴。我都看出来。直说我这次没白来。他好像没想到莱莱能比得这么好。怎么回事，他以前

觉得莱莱不行吗？”洛岩又念叨起 Y 老师。

我没说话。

“Y 老师说我什么了吗？”莱莱眨巴着眼睛问。

“没说什么。那么多人在。”洛岩摇摇头，“就是说什么，我也不记得了。”

“你看看，还自称没喝多！”我笑说。

休息这一天，我们只在市区转了转。太阳晒得不行，没多久就打道回府了。

傍晚时，前六轮总成绩贴出来了。莱莱暂列第一，比第二名高出半分。

第七轮又是场硬仗。对手大一岁不说，很小就在全国同龄组中赫赫有名。更主要的是，听说她从上学一年级起就开始接受半专业的训练了，上学只是为辅的。

莱莱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悠闲地去小伙伴的房间串

门。他们刚坐着组委会的大车，从少林寺回来。

有些时候，莱莱是个挺有主意的孩子。她自己说了休息日不想去远处玩，任那些小棋友们怎么做工作，也坚决不去。

“一会儿要不要准备准备？”从饭店回来的路上，我试探性地问莱莱。

“不用了，我又不知道她喜欢下什么开局。没事，妈妈，我练练战术就行！”莱莱笃定地说。

我的心倒有些放不下了。莱莱出人意料的表现，让我依稀看见了前方的光亮。

莱莱在房间里做题，我陪着洛岩在前厅抽烟。

“你说，我用不用去问问 Y 老师，对手是下什么开局的。Y 老师过去不是和她的教练在一起训练过吗？他应该知道。”我说。

“其实我昨天晚上问过 Y 老师了，Y 老师说这么大的孩子无所谓准备，主要是拼中局实力。这次棋院打得不错，大家一

边喝酒一边算了。有可能拿好几个冠军呢。他们把莱莱也算进去了。直喊着让我请客。”洛岩喜滋滋地说。

从昨天下午得知莱莱来之不易的胜利以后，洛岩脸上的笑意一直没褪。

“你没有趁着酒劲说大话吧！”我忧心地看着他。“还有五场比赛呢，比分咬得这么紧，还不一定最后鹿死谁手呢！”

“我哪能不说呀！吹呗！我女儿这么棒，冠军！”

“你……”知道他是故意逗我，还是给了他两拳。

他一把抓紧我的手，说：“你说，咱们宝贝是不是真要得冠军了？”

前厅的光线昏暗不清，可洛岩充满期待的脸却亮得像涂上了一层油彩。

## 第二十三章

料想中最是纠缠难斗的一场比赛，却出乎意料的早早结束

了。

我不过是下楼去组委会取返程车票，顺便去赛场楼下溜达一圈。想着孩子们才刚入场一个多小时，根本不会有什么动静。却看着楼梯口大门一动，一个粉红色的身影露出来。

那不就是菜菜这场的对手依米吗？

依米是个长相甜美的女孩，粉色的衣裙，披着一头黝黑的长发。她一手扶着栏杆，慢悠悠往下面走。脸上的表情是惯常的恬静。让人看不出端倪。

“依米，赢了吧？”有人叫她。

我的心好像被一只手一把揪起来。

“输了。”依米的脸颊飞过两片红云。

“这么快？输了？”难以置信的口气。

“我走错了。”依米懊丧地撇撇嘴。

我仰着头，看见莱莱了。她蹦蹦跳跳地下楼来。

“她要超时了，我还有五十多分钟。”莱莱说。

“这次 Y 老师肯定要表扬我了，我用上战术了，他不能再说我保守了。”莱莱的小嘴一路不停。

我笑看着她，自豪不已。

上一场，莱莱的反败为胜，令 Y 老师连声慨叹，“福将啊，福将！”这次，莱莱真要受到表扬了吗？

“很明显，对手是有意避开你的准备，走了这么个冷开局，没想到先露出了破绽。”

“不错，抓住机会了。”

“嗯，有点不像你的风格了，让你发挥了一把！”

“别太高兴，后面几盘稳一点，别着急进攻。稳健为主。”

走时，Y 老师叮嘱了两句。莱莱使劲点头。

接下来的两场，莱莱真是彻底贯彻了老师的授意精神，稳健地连和了两场。让人无话可说。

莱莱有些沮丧，因两盘都是优势下和棋。一盘她还早早多出一个兵。可就是无法取胜。一直软磨硬泡到最后。

只是后来看到自己依旧排名榜首，才重又高兴起来。

我和洛岩能做的只有不断鼓舞她的斗志。后面选手依然只与她半分之差，告诉她，只要最后两盘咬住牙，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第十轮的对手是个东北女孩。七岁时曾在全国青少年冠军赛上，以全场唯一的全胜战绩威震赛场。后来，因一直跨组参加大龄组比赛而略显沉寂了。

“今天下午我一定要赢！”莱莱躺在床上，狠狠地说。

“我再也不能和棋了！”她又说。

这个盛夏的中午，好似格外闷热。我们三口人躺在床上，都

心事重重地难以入睡。

“睡吧！睡一会儿！”我一次次拍打着莱莱。

而我忍不住一次次偷看床头柜上的手机，也说不清是盼着时间快点走还是慢点到。

我的目光总与洛岩的相遇。

他一动不动地侧躺着。脸朝着我们的床。睁着双眼，不知在思虑什么。

“你中午睁着眼睛在想什么？”莱莱进场了，我才有空问起他。

“你不觉得挺神奇吗？这么点小孩，居然会参加这种全国比赛，还能比成这样！那是我们的孩子吗？”

“你怎么有点傻了？”我好笑地摸摸他的头。

他脑后的头发睡觉压得翘起来。隐约露出丝丝银光。我帮他抚平，小心地遮盖上。



“这场赢下来，是不是就没问题了？”洛岩说。

“这场赢了，最后一场就好下了。”我说。

进场时，莱莱的神情还算松弛。目光中透出越来越浓的坚毅。

我又想起我们最后击掌时，我努力绽开的笑容。我说，“放松一点，全力以赴！任何结果妈妈都可以接受。”

那时，大约又是我骨子里的悲观主义抬头了。在关键时刻，我首先想到了失利的结果。我想给她减压，但绝对不是让她轻易放弃。

她能体会到吗？

赛场外的等待近乎是撕心裂肺的。

剑客又早早赢棋出来了。剑客爸爸示意要把脖子上的领队证摘下来，给我戴上，让我进赛场里面去看看。

我赶紧摆手。

我可不想进去感染那种紧张气氛。再说，对莱莱也没有任何益处。突然看见我，她只会分心的。

剑客与他爸爸先回去了。两个同样单薄的身影慢慢走远。

他们这次没有住在赛会安排的宾馆里。据剑客爸爸说，每次比赛他们都吃住在外面小旅店里。外面安静、实惠。

剑客爸爸说，“我也不是花不起那个钱，我是想让孩子知道，家里不富裕，带他出来比赛不容易。他得好好努力，有出息了，长大才能过上好日子。”

这几盘，剑客连胜，可因为前面一场莫名其妙的失手，虽依然有冲击三甲的可能，但已基本与冠军奖杯绝缘了。

多年的征战，使他们心气很高。所以，此际在我眼里，他们的背影是有些落寞的。应该不是我的错觉。

莱莱多了一个兵。

去年的八岁女子组冠军，那个大眼睛的南方小姑娘出来告诉

我。

这次她下得不太理想。一直在中间台次，没有与莱莱对上手。几年比赛，都是她父亲带着她。那是个类似北方汉子的高大男人，性格很豪爽。看样子，这次莱莱的战绩令他很吃惊。几回见我，都连说莱莱“进步了，进步了。”

多一个兵至少不会输吧！我一面在檐下踱步，一面在心里闷闷地盘算。

到这时，我反而一点不想令人喜悦的结果了。或许依然是不敢想。给自己动荡的心多保留一点缓冲的余地吧。

莱莱出来了。表情安闲。

我一眼看出，她是赢了。

可当她靠近我，我还是问了一声，“怎么样？”我是想听见她柔软而快乐的声音。

三个小时了，我想念她的声音。

最后一轮莱莱是先手，因为大分依然保持着半分优势，小分又最高，只要和棋便稳获冠军了。

在 Y 老师的脸上，我清晰地看见了轻松的笑容。这是多日来没有的。

老师的辛苦应该不亚于父母，他们既累心又费力。面对学生取得的成绩，他们内心的喜悦与宽慰也等同于父母吧！

我领着莱莱离开时，甚至听见身后传出 Y 老师悠长的口哨声。

收宫之战比前面各场提前了半小时。因为要打印成绩册，准备下午的闭幕式。

送走了莱莱，我和洛岩便回房间收拾东西了。中午十二点之前要退房的。

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在旅行包里留出一块空间，计划放置莱莱的奖杯。

我还拿出莱莱的一套半新的淡蓝色运动衣裤，准备中午让她

换上。她身上的牛仔短裙穿了两天了，从比赛开始，她就喜欢穿。洗过了，马上又换上。她迷信地说那条裙子可以带给她好运。

所有零零碎碎的东西又一一整理起来。多快呀，前后不过八天的时间，我和洛岩周身疲惫得仿佛是亲自带领孩子上了一番战场，亲历了一幕悲欣交集的戏剧。可其实，我们始终是在原地，在跌宕起伏的守望中流逝时光。

赛场外的屋檐下、树阴旁、小径上，徘徊着数不清的家长、教练。他们神情各异，有喜有忧。他们站在最后的码头上，等待最后的英雄。

这就是普天下的父母。为了孩子，他们在默默付出什么？金钱、心血，遥遥无期的守候。不，绝不仅仅是这些。

孩子，我们穷其一生，也无法倾尽对你们绵绵不绝的爱！

莱莱依然战到最后。时间久得让人揪起心来。

“不是和了就行吗？不好和吗？”我摸着凯旋而出的莱莱的头，说。

“中间我跟她提和了。因为我开局走错了。”莱莱不好意思地低低头。

“嗯？”

“可她不同意。她的教练就是我们场上的裁判，一直看我们的棋。没办法，她不和，我就赢呗！”

“她的教练看到最后？”

“后来他再过来看的时候，她局面已经不行了。她教练的脸都红了。”

“……”

所有战火与硝烟都散尽了，院子里来来去去的都是拖着行李箱的家长。很多人赛后马上便要乘车离开了。留下的大半是各年龄组取得名次的孩子，等待参加午后的闭幕式。

喧嚣一时的庭院很快要沉寂下来。流火的七月，空气中却有曲终人散的凄惶。明年吧，明年一定会再相聚。

我的莱莱，九岁，终于获得了十岁组真真正正的全国冠军！

## 第二十四章

重回 Z 市的小屋，我的内心只有宁静。

一个暑假，我们在家乡 c 市尽情地休整一番。

或许人的情感是最复杂脆弱的，所以我们对幸福与欢欣的体味总是浅尝辄止，常驻心间反复咀嚼的反而是那些苦痛与忧心的记忆。

女儿出人意料地夺冠了，我和洛岩的喜悦却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我又禁不住用忧虑的目光注视她了。

她抱着小猴靠枕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她摊了一桌子彩笔给画册上的史奴比填色，她站在镜子前左顾右盼地往头上试戴着一个一个小卡子……

莱莱的天真烂漫依然与所有同龄孩子无异，未来怎么办呢？  
这条棋路还要如何走下去？还要走多久？

“还回 Z 市吗？”我试探性地问莱莱。

莱莱重重点头，脸上的表情立时变得戒备严肃起来。

她是怕我旧事重提吧。

“就那么喜欢吗？”我说。

她又是重重点头。

我和洛岩无言地对视。

“我不想说再见，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不想说再见，心里有多少话语没说完……”

在夜晚的练歌房，不知为什么，我唱起凄婉的曲调。朋友们敲打着我，不许我再唱下去。

又将是一场别离，彼此不忍卒看的时刻。

莱莱上四年级了。升入中年级，他们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换了。



她喜欢的张老师不再教她了。

又剩我一个人了，守着空洞的四壁、无边的遐思和满室清寂。入耳的只有楼外的狗吠和啁啾的鸟鸣。

应该是与这次大赛上 A 城棋院整体成绩不错有关吧，Y 老师看上去情绪很高。原本课堂上便一向妙语连珠的他，更是笑语联翩。

莱莱不再坐她熟悉的老位置了。俱乐部新来了一个外地女孩，由姥姥姥爷陪着，租下房子，誓要跟随 Y 老师学棋。

我知道的 Y 老师是不轻易招收外地学生的。前一阵，曾经有个十五六岁的东北男孩由父亲陪着，过来找 Y 老师。说要把孩子独自留下，他的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他已确定要走专业之路，只要 Y 老师肯收下。Y 老师一口回绝了。

Y 老师是有充分理由的。第一孩子应该上学，这样独自在外不行。第二那个年龄段男子竞争最激烈，欲出类拔萃极难。第三是 Z 市俱乐部小年龄孩子为主，训练环境根本不适合他。

无奈男孩父亲心意已决，执意要留下孩子，非要 Y 老师松口。

Y 老师便不再理会他们，每日照常上课，下课即走。

男孩父亲许是急了，日夜不断给 Y 老师发短信。一会儿骂他不懂人情世故，一会儿又跪求他发发慈悲，收下孩子。

Y 老师均一笑置之。后来，那个父亲还是带着男孩走了。去的正是 Y 老师向他推荐过的、适合大孩子的训练基地。听说在那边情况不错。

这次来的女孩彤舟与莱莱同龄，应该是之前打听好了，来个先斩后奏。

据说彤舟从小因身体不好没上学。一直在外补习，参加各种奥数之类的培训班。孩子看上去聪明伶俐。也许是没进过校园的关系，特别无拘无束、活泼烂漫。

彤舟一来，就守住了莱莱喜欢的位置。莱莱原本可以与她并排坐下的。可她话语很多。莱莱喜欢安静，主动坐向后排了。

彤舟似乎很关注莱莱，有空就去跟莱莱说话。下课还主动过来与我唠嗑，问我们住哪儿？莱莱都喜欢什么？甚至，莱莱爸爸为什么不来带她？我和莱莱爸爸都是干什么工作的？

小大人似的问话方式，令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莱莱似乎不大喜欢她。莱莱在俱乐部一直跟大女孩玩，彤舟一夹进去，便只能听见她一个人的声音了。彤舟好奇心重，又喜欢刨根问底。用莱莱的话说，“她问得我们又无语了。”

彤舟初来时，我见了她妈妈。个子不高，是个很爽气的人。跟她聊了几句，她说，“收不收的，反正我们一家伙交了半年的房租了，我们不走了。老人就当来度假。孩子就跟着 Y 老师学棋了。孩子不是啥笨孩子，就是喜欢棋。万一有这方面天赋，我们以后就这么走下去。上学有什么意思？有个专业不比上大学强？”

我听了也要无语了。

尤其是彤舟妈妈走后，我看到来接班的姥姥姥爷，更加从心底为他们叹息。

两位老人都已显出老迈。姥姥精神还好，说话底气很足。可姥爷因脑出血后遗症，要拖着一条腿走路，颤颤巍巍地，走一阵歇一阵。听说是需要终生服药，定期检查的。

一年多了，我已渐渐觉出离家在外的不可言喻的孤苦，他们的的确确是不能了解，才会将病弱的老人领向这风口处。每天面对残酷的黑白世界，胜负成为唯一的焦点。再加上对孩子不可知未来的忧虑，怎么可能有度假的安适呢？

“你看见彤舟了吗？人家姥姥姥爷陪着来学棋，多不容易！白天又不上学，肯定特别努力。她跟你同岁，她的第一个目标肯定就是赶超你。你知道吗？”我提醒莱莱。

“什么呀！Y老师说了，彤舟的水平只能上小班。她都没机会跟我下棋。”莱莱不以为然。

“不能光看眼前。你以为你得了一次冠军，就是永远的冠军了？谁都不傻不笨的，都跟着个好老师，凭什么你就永远比别人强！”莱莱的态度让我气愤。

“你就想别人都比我强，是不是？我最差，行了吧？”

莱莱竟然与我顶嘴了，还一副嗤之以鼻的态度。

“孩子大了，这是正常的。你别往心里去。”

第二天，洛岩在电话里安慰我。

“你以后说话也得注意点，孩子自尊心强，别总伤她。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可你是大人，她是孩子。咱的孩子是吃软不吃硬，你不知道吗？”

“……”

我站在阳台上，靠着温暖的窗框，听着洛岩遥远而亲切的声音，心稍稍感觉到了安宁。

也许洛岩说得对，一个同龄组女孩的突然到来，刺激了我一下。我有些过于敏感与忧虑了。并且把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转嫁到了莱莱身上。可哪个母亲不一心念着自己的孩子呢？我自然希望我的莱莱永远是最棒的。

莱莱不能理解吗？

这一年冬天冷得格外早。我们的家，上午还很好，阳光普照，午后就阴暗了，风也硬起来。

新一年的全国青少年冠军赛又开始报名了。依然在春节期间。

Y 老师的棋课安排得越来越紧凑。实战也增多了。小组循环赛不停向前滚动，实战、复盘、再实战、再复盘，Y 老师是想让孩子们尽量多地领悟各种布局精髓，熟悉不同局面，进入大赛状态。

我依然每日陪伴莱莱。在她接受 Y 老师的批评时，我也接受着批评。在她投入战斗时，我如坐针毡，也在内心里如火如荼地斗争着。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暑期的意外收获，不知不觉间加重着我的压力。尤其是今年莱莱以小打大，明年正好是十岁组。她将接受同龄的甚至小于她的孩子的挑战。她是冠军，她便成为众矢之的。

亚军就是失败。

第一次动手打她是在她循环赛三连败之后。

一路回家，我都无语。我在努力压抑。心头燃起的火苗似乎

在经受大风雨的考验。一会儿烧得我周身热血奔涌，一会儿又仿佛突然被劈头盖脑地浇灭了，只剩下彻骨的冰寒。

她输了，又输了。脑子里只有这样一句话，不停循环往复，钢针似的一遍遍往我心尖上扎。

“你还会不会下棋了？你不会赢了，永远不会赢了，是不是？”摔上铁门，我怒吼。

她站得笔直，瞪视我。充血似的脸绷紧着。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是你输了还是我输了？我整天关在这个破房子里，就为了让你这样一天天输下去？你还有没有廉耻之心！你这样下去怎么去打全国比赛！你再瞪着我……”

我的巴掌终于按捺不住地抡过去，砸在她的脸颊上。

一股鲜艳的血柱从她的鼻孔里喷射出来。

我知道我错了，不只因为我打了她，打得这么重。我跟她一起痛哭，我们两个的眼睛一整天都胡桃一样肿胀着。第二天，

我向她道歉。又忍不住哽咽着，长篇大论。

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我的心情。我追问她，“你能理解妈妈的心情吗？能吗？妈妈希望你永远是最好的，妈妈希望你更好。妈妈希望你的是不可战胜的，不管对手是谁！你知道吗？”

她好像很理解地点头。眼里瞬间又涌出泪花，滴在小桌上的饭碗里。

这时候，我们两个都重新变得柔弱了。隐去了彼此头顶的刺，我们在对方相似的泪眼里寻求着心灵的支撑与慰藉。

但是，我终究已不是从前的我了，从我怒火中烧、不可遏止那一天起。积郁、压力似乎找到了释放的通道。做过一次魔鬼，第二次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我的手一次次举起来，肆无忌惮地落下去。当她条件反射一般将手臂遮挡胸前，这一幕竟让我看得那么眼熟。

一年半以前，在剑客父子身上惊见的，而今活生生在我们身上重现。



而那时的莱莱依偎在我身旁，笃信我永远不会那样对她。

现在，我告诉她我还是爱她，很爱很爱她。所以我不能对她的错误置若罔闻，所以我骂她、打她。

我在这里忍受着脚底的冻疮、刺骨的冰水，忍受着愈来愈重的失眠与头痛，忍受着日复一日的孤独、无所归依的守望，我这个花白的、纷乱的头颅已经坠入了时代的底层。

可它依然发出声音，不分白天黑夜。

孩子，我只是为了爱你而存在的。

对不起。

## 第二十五章

二零零六年的全国青少年冠军赛设在天津。

我们买的大年初五上午的票，可初三夜里莱莱突然发烧了。

初四，莱莱昏睡了一天。我和洛岩焦急地守候着她。督促她

起来喝水吃药，不时给她测量体温。

莱莱的体温一直在三十八度到三十九度之间起伏。

傍晚时分，我们拖着她去诊所打了退烧和消炎针。

洛岩与我商量，如果明天再这么烧，就不去比赛了。

我坐在床前，看着莱莱潮红的脸，不语。

难道是老天注定了，莱莱不该参加这一届比赛吗？

春节前的训练课，莱莱的状态起伏很大。Y老师对孩子们越来越严厉，经常把人批得体无完肤。即便是赢棋的孩子，也在老师的法眼下，漏洞百出。

依然是俱乐部门前的台阶下，Y老师一脸严肃地叫住我，“江雪莱这孩子我有点看错了，悟性很差，对棋基本没有理解，以前强调的布局也都记不清了。去年得了十岁组冠军，纯属偶然。她差得太远了。”

那一刻，我几乎呆住了。之后，我像个傻瓜一样在夜晚的操

场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

从上一届的青少年冠军赛之后，又是半年过去了。在我的陪伴下，莱莱没有一日离开棋。不上课的日子，我把电暖器开到最大，一人怀里抱一个热乎乎的暖水袋，我给她念棋书，她摆棋。这是她喜欢的。

如果这阵子下棋漏洞多了，就定下时间啃战术题。封面带大马头的战术书，第二本都要翻散了。

一切都为了什么？

现在，我们全部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了吗？

如果说，去年赛前 Y 老师的评价还是中肯和客观的，那么这一次呢？

莱莱被完全否定了。毫不留情。

我们是不是不要去参赛了呢？

那段时间，我正为我们春节前返乡的车票忧虑着。为了能在

Z市多训练几天，我选择年二十八九才回家。那是火车票最紧张的时段，我托了Z市多个热心的家长，始终都没有回音。

我们是不是该早些回去了？

深冬的校园空旷寂寥，寒风阵阵。我好似已经感觉不到寒冷。围着塑胶跑道，我机械地一圈圈徘徊。拖着的好像是他人的腿。我的脸让风吹得生疼，像被人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

“还是问问孩子吧！”此际，我轻声回答洛岩。

是的，我不甘心。

晚间，莱莱精神好了一些。起来喝了点粥。

“妈妈，明天早晨咱们几点走？”她问我。

我犹豫一下，说，“你这样发着烧能去比赛吗？”

“能！”她的视线立时从电视屏幕上转过来。

“莱莱，如果明天路上一折腾，弄不好你会病得更厉害。咱

们不去比赛了，身体重要，不就是一场……”

“不行！”莱莱嘶哑着喉咙，打断洛岩的话。

我们初五还是如期出发了。莱莱的体温始终在三十八度五到三十九度之间，趴在我身上昏睡了一路。

我和洛岩一直忧虑地关注着她。洛岩说，“这样不行，到了赛地，咱们得赶快找医院，给孩子输上液。输液来得最快。”

莱莱睡得很不安稳。退烧药正在发挥作用，出了一头的汗，身子扭来扭去。有一刻，她好像睡迷糊了，突然揉着眼睛从我腿上直起身，两眼茫然四顾，“我的象呢？我的象哪儿去了？”还未等我们反应过来，她已经又一头扎倒，接着睡去了。

好在今年是短途，只是四五个小时的车程。路上联系了俱乐部的家长，他们大半上午到了天津，已经为我们办好手续。还说 Y 老师知道莱莱发烧了，特意为我们留了一个标间。

这届比赛安排在一所体校里，住宿条件差一些，标准间很少，大半要住进学生公寓。

我们看到 Y 老师时，他还在房里用笔钩算着，协调房间。

“你也发烧了？”他笑看莱莱，示意她坐下休息。“今年俱乐部赶上好几个发烧的。怎么办呢？标准间太少了，不够分。这样吧，用体温计量量，谁体温高谁住标间。”

我听出 Y 老师是开玩笑，莱莱当真了，疑惑地转头看我。她的小身子裹在厚厚的大羽绒服里，节前新剪的短发汗湿地贴在头上，神情像个无辜的可怜兮兮的小动物。

“去休息吧！”Y 老师把一挂钥匙推到我们面前。

下午，洛岩出去侦查一圈，回来说发现了一个医务室。只是明天才有人来上班。不行的话，明天比赛一结束，就带孩子去输液。

我们从火车站坐车一路过来已发现了，赛地很偏僻，周围难有正规医院。

只好明天看情形再说了。

我陪着莱莱一直留在房间里，洛岩出去找了赛场，晚上又去旁听了领队会。

莱莱趁着傍晚睡醒，精神还好，吃了一点东西。又歪在床头，做了一阵战术题。我劝也劝不住。她迷信地说去年比得好，就是赛前坚持做题了。今年她一定还坚持做。

房间不大，可灯全部打开了，还是显得光线朦胧昏暗。莱莱埋着头，眉心微蹙，眼皮睡得肿肿的。

“好了，妈妈。没问题了。”她合上书，疲倦地瞅着我。

“好孩子，”我摸摸她的额头，还好，是潮湿的。“妈妈知道你全身都没有力气。可咱们既然选择来参赛了，就要全力以赴。你的对手绝不会因为你生病了，而手下留情。我跟你爸爸商量了，你最好不要告诉你们年龄组的任何人，你生病的消息。你要对他们保持心理优势，你依然是不可战胜的！”

莱莱点头，唇角紧咬。

赛场设在一个大食堂楼上，二楼。楼梯特别狭窄。

第一轮赛前允许家长带孩子进去。我们去得有些晚了，摩肩接踵的，前后左右都是人。几乎是被拥上楼的，想不上去都没有退路。好不容易蹭到赛场门口，又不能进去了。听说里面盛不下这么多人。

主办方大约没有预想到是如此庞大的阵势，家长的队伍甚至多于孩子。只好分批进去。

我和洛岩陪着莱莱等着，我指指旁边一溜长沙发上的空座，让莱莱过去坐下休息。莱莱摇头。

“还没进去吗？”

Y老师不知何时挤过来，问。

他端详了一下莱莱，打趣说：“怎么不好好梳个头？让你妈给你做个造型，从气势上先吓倒对手。”

我们都笑了。

我看看莱莱，她的短发因为睡觉和反复出汗，有点纠结和上翘，显得蓬乱而无精打采。



这几日，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身体上，对于她的外形根本就无心关注。Y 老师的幽默让我们的精神都振作了一下，莱莱的头不觉昂起来。

Y 老师带着莱莱要进去了。因为场面太混乱，已经谢绝家长跟随入场了。

莱莱回头向我们致意。我向她伸出手掌。她微笑着与我击掌。

“加油！”我和洛岩都说。

应该是半小时前的退烧药起效了，莱莱的手心汗津津的。

孩子，挺住！我们在心里为她祈祷。

医务室距赛场不远，值得庆幸的是值班的是一个专事儿科的老大夫。洛岩把孩子的症状大致一描述，老大夫与 c 市医生的说法差不多，病毒性感染。开出的输液方子也八九不离十。

我们重又回到赛场外等候。

我们的担心是双重的。即使对手名不见经传。

发着烧的孩子会怎样呢？

所有家长都聚在一楼。一楼是赛会指定的餐厅。实际就是体校学生的大食堂。通往二楼赛场的楼梯口用椅子专门栏出了一条通道，方便小棋手们出入。两厢夹道围满了家长。

我和洛岩站在一处窗口，这里空气稍好，越过高高低低的人头，还可以瞭望到通道的出口。

这时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窗外北风呼啸，树木枝丫嶙峋。

“咱们先回房间呆一会儿？”洛岩建议。

我摇头。

“菜菜生着病，她下成什么样，你都别说她。”

“我知道。”

“也别给她脸色看。这次回来我发现了，孩子越来越怕你了。”洛岩说。

见我不语，他又说，“莱莱特别敏感，你不说话，她都能觉出你高不高兴。”

“我知道。我也不想她这样。”我叹口气。

窗外的天空青灰低远，一只寒鸦无声地在黑色的枯枝上撩动翅膀。

时间滴滴答答地流过。这次比赛是双方每步棋加秒的。不知会耗至多久。

一拨一拨的孩子向外涌出，我翘起脚张望。

洛岩去跟熟人说话了。脸也朝着楼梯口。

孩子出来的越来越多，我看不过来了。有个与莱莱穿着同样款式羽绒服的身影令我的心兴奋地跳荡了一下，双脚已经冲出去了，又松泄地收回来。

夹道等候的人群已大半散去了。我站在正对出口的位置，准备迎接我亲爱的莱莱。

莱莱远远走过来了。两颊绯红，面色疲惫。一手拿着记录本，一手举着水杯。是羽绒服过于厚重吗，为什么她的脚步那么徐缓？

路上有人叫她。她侧目，我看见了她的笑容。甜蜜的、自豪的笑容。

## 第二十六章

三十九度四。

莱莱的小手出奇的热。领到医务室，赶紧量了体温。

必须输液了。

医务室四张病床，还好，有张空床。另外三张床上，都躺着发烧不退过来输液的孩子。

莱莱两天没好好吃东西了，血管本身也细，扎到第三针才找准位置。大夫有点不好意思，看着一声不吭的莱莱，连夸她坚强。

洛岩出去找饭店了，昨天在餐厅打回的饭菜，莱莱一点也吃不下。她下午还要比赛，必须补充营养。

“手疼不疼？”我把她头下的枕头拉正，问她。

她轻轻摇头。

“闭眼睛休息一会儿吧，妈妈给你看着。”我说。

她顺从地闭上眼睛，不大工夫，就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我翻开压在枕边的记录本。对手选择的是莱莱很少走的变化，莱莱用了四十多回合才赢下来。看来，这一次大赛尽管是下同龄组，可依然免不了一番番恶战了。谁让你是去年的冠军呢？

莱莱要输两瓶，估计一个中午都要在医务室度过了。

洛岩买饭菜回来了。有荤有素。可我们不忍叫醒孩子，我们静静地守着孩子，等她自己醒来。

其他输液的孩子，都陆续走了。空气里有种安详、洁净的气息。

我们靠坐在莱莱对面的床上。洛岩示意我先吃饭，我摇摇头，起身去把莱莱的被头往下拉拉。她睡热了，额角都湿了。

莱莱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妈，几点了？快比赛了吧？”

饭菜在暖器上热着，匆匆喂她吃了一些，她还是没有食欲。喂得急了，她又有点恶心。

“好孩子，为了打好下午的比赛，你必须强迫自己多吃东西。”我劝导她。

输完液，距离三点钟第二轮开赛，还有半个小时。

莱莱要求在院子里走一走。

中午的风还是很急。太阳也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

莱莱全副武装，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外面。睡得久了，也许是因着发烧，她的眼睛红红的、布满血丝。

我们慢慢走着，我和洛岩一左一右陪着她，一路穿过矗立的楼群。土路冻得硬梆梆的，踩得脚底发疼。转了一圈，我们随着人流来到赛场楼下。

乱哄哄的，孩子们纷纷向里面涌。

“好了，我也进去。”莱莱站住，将左手伸给我，“把它揭掉吧！”

我为她把贴住针眼的药棉拿掉。

“我可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输液了。”莱莱认真地说。

“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病了。”洛岩拍拍她。

“妈妈，你还在这儿等我吗？”莱莱看看我，声音软软的。

“好，妈妈还在下面等你。别着急，慢慢下。”

摸着她温热的小手，我真不忍松开。

莱莱进场后，我们回房间休息了一会儿。还没等我说什么，洛岩就坐立不安地建议，还是到赛场下面去等孩子，以免孩子难受起来找不到我们。

我们又回到一楼食堂，找了凳子坐下。

其实我心里知道，以莱莱的性格，她的身体再不舒服，也不会比赛中途跑出来，她一定会坚持下去。

但莱莱这次生病变得柔弱了似的，对我们特别有依赖性。坐在这里，对于我们也许只是个心里安慰。好似离孩子很近，孩子出来一眼便会发现我们。

全国各地棋童家长，一年一度的聚会。我又看见了那个不知名的高个子男孩爸爸，他在门口的棋书摊位前翻书，还是背着熟悉的双肩包，背似乎更驼了，两鬓已添银丝。

我又看见了从莱莱六岁时初次打全国比赛便认得的一个同龄小棋手的妈妈。还是梳着一条油黑的麻花辫，和当地的家



长们围坐一堆，操着让人听不懂的方言打牌。

与莱莱同龄下棋的，至少有一半孩子经过几次比赛的洗礼，便慢慢不见踪影了。能跟莱莱年年大赛相遇，多年习棋未中断的，那个女孩算是一个。

他们来自棋类项目开展很好的巴蜀之地。也是大赛中各组夺冠呼声很高的热门俱乐部。

在来 Y 老师处学棋之前，莱莱不止一次输给过那个女孩。可女孩妈妈有次说，她家孩子最头痛遇上莱莱。因为他们下棋喜欢气里卡擦，输赢简单明了。莱莱是另一种，让你急也急不得，耗又怕耗不过。

“每次我们进去跟你们下棋，我在外面就冒汗。”女孩妈妈笑呵呵地说，还用手拍着额头给我们看。

那又是一个因为孩子而相识的开朗妈妈。

人群散来聚去。一队孩子出来了，坐着的家长像突然被拔高了似的，提起身子，脖颈拉得老长。

莱莱出来了。面色平和。二十七个回合将死了对手。

“还发烧吗？”Y老师见了我们，留意地端详了一下莱莱的脸。

“先看看你的吧！”他越过面前堆积的记录本，接过莱莱的本子。

“来，谁给病号让个座！”他又说。

对面拥挤作一团的孩子们马上给莱莱闪出一个位置。

“嗯？这个变化呀，你走错了吧……”

不知是否因为孩子生病了，Y老师的语气很和缓。依惯例，我以为要严厉批判的地方，尤其是Y老师最强调的布局方面，Y老师竟轻轻带过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他最后说。

如果说，因为赛前Y老师对我讲的那一席话，我曾经对他心有怨尤的话，这时已完全消散了。

像洛岩劝导我的，大赛对于所有教练也是一个检验与较量的时候。Y老师也会有压力。这种压力，或许不比我们轻。所以他才会在赛期临近时，对孩子们异乎寻常的严厉。他本身又是一个那么直爽朴拙的人，他只是就事论事，他从不会说溢美之词，更不是完全否定我们。

来天津后，他对我们的格外关照，都表明他对莱莱始终是上心的。他只愿孩子更好。

又思及去年暑期夺冠后，他有次郑重地与我们讲，莱莱比较幸运，出人意料。而他并不满意。因为这还是难以与我们一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成正比。莱莱现在只有与大她两岁的女孩儿同场竞技，完全能占住上风，才能对得起我们所有的付出。

Y老师始终对莱莱寄予着厚望。

莱莱晚上依然绵软无力的样子，体温总算控制在三十九度之下了。明日的对手小她一岁。她早早睡下了。

也许是轻敌，也许是头脑还不够清醒。第三轮，莱莱在稍优

的局面下和棋了。

出赛场时，她的体温又升回三十九度了。

我和洛岩拉着她赶去输液。

今日过来输液的孩子格外多。病床上躺满了。还有两个孩子等着大夫配药。

彤舟由她妈妈陪着，也在躺着输液。她烧得嘴角起了一圈燎泡，看得人惊心。

彤舟妈妈倒是很豁达，直说孩子是上火，泡发出来就快好了。

彤舟比起往常，安静了许多。只是眼珠还骨碌碌四处转个不停。

比起我们，他们离家更远。再加上彤舟的姥爷行动不便，以及对孩子大赛将至的期望，今年春节，他们没有返乡。彤舟妈妈到 Z 市与他们一起过的。听说他们年三十晚上还要求上课呢。

这半年来，每天看着彤舟的姥姥带着她进进出出，送水送饭。照顾了她，还要回去照料老伴。真是不易。

有次老人跟我讲，“这儿的风怎么这么大呢？受不了！”

那是刚入冬，老人就武装上了厚厚的棉衣。帽子、手套都戴齐全了。他们租住的房子，还不像我们，他们是有暖气的。可老人说，“他们这里的暖气烧得可真不行，要在我们老家，屋里热得都穿不上毛衣。”

一个冬天，老人甚至带着毛线帽才能安睡。否则，总觉头顶有风，睡不踏实。

现在，小彤舟跟莱莱一样生病了。可家人寄予在她们身上的厚望，会减少吗？

彤舟这时候比得还不错，三胜一负。可谁知后面马上遭遇了三连败，排名顿时没有了踪影。

轮到莱莱输上液时，时间有点迟了。好在有床位，可以躺下了。

莱莱有些心神不宁，吃过午饭，劝她几次，也睡不安稳。

“妈妈，你一定得早叫我。”她提醒我。

我答应着。

眼睛又几度开合，终于沉沉睡去。

莱莱上午和得不大情愿。她说她知道自己局面不差，可怎么也想不下去了。我和洛岩只能尽力宽慰她。

端详着孩子的睡颜，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才这两三日，便觉她消瘦了。眼窝也比过去深了。

距下午第四轮开赛，还有不到十五分钟了。莱莱还在贪婪地睡。药液也没有输完，怎么也还得二十分钟。

莱莱被叫起时，眼神有一刻的茫然。一面起身一面嘟囔我们叫她晚了。

又坐等了一会儿，在莱莱的催促下，找大夫给她提前拔掉了针。

快到时间了，我们一面往赛场走，一面让莱莱用鼻子做着深呼吸，以求让大脑尽快清醒。

莱莱一路按着左手背上的棉球，走近赛场时，她自己揭掉了，露出针眼上的血迹。

“妈妈，我下午肯定赢！”莱莱的口气又带着我熟悉的狠劲了。

“妈妈相信你！”我笑说。

“我们组上午有人问我，是不是发烧了。我说，‘谁说的？’他们就不吱声了。”莱莱娇憨地笑了。

她进场了。可她那只受伤的小手还似在我眼前久久地晃。

为了不让人发现她输液，她一直保护着自己走子和做记录要用的右手。两天来，因为血管太瘪，她的左手背挨了五针，血管上五个连续的小血点，更加上不知怎么，整个青紫肿胀起来了的手背，明眼人怎会看不出呢？

我的可怜又可爱的孩子呀！

## 第二十七章

又是三个半小时。

莱莱整整多了对手四个兵。可对方特别顽强，力拼到最后。

Y老师还是先为莱莱复了盘，又嘱她回去休息。

莱莱的疲惫与虚弱都挂在脸上。晚饭后靠着床头休息，很快又昏昏欲睡了。

大概看见我脸上的忧色，洛岩劝我宽心，他说，“人发过烧就容易浑身无力，这是正常反应。体温降下来是关键。”

这几夜，我一直没有踏实睡过好觉。像每次外出一样，我和莱莱睡在一张床上，每过几小时，就忍不住伸手试试她的额头。

晚上的体温已经控制在三十八度了。



快快好吧。

黑暗里，我轻啄着菜菜睡得热乎乎的小脸。她像小鸟一样，又向我身边偎近过来。

第五轮遭遇老对手了。便是那个四川的女孩。

那从小就是个胖乎乎的小丫头。嘴巴甜甜的，每次见了人都礼貌地大声打招呼。

“我女儿又紧张了。”在赛场外，女孩妈妈笑哈哈对我们说。

“怎么会！”我回说。

这应该是关键一役。我没有想到菜菜会这么早与她相遇。这些年，四川女孩在历年大赛上基本都是名列前茅。除了去年，菜菜夺冠在她之前，以往战绩均不如她。

菜菜此次身体不佳，昨日又和了棋，本想她能暂时避开一些强手，等明日休息过后，身体复原，再力拼下半程。没成想还是早早遭遇强敌了。

一切只能看莱莱自己了。她向来不缺乏斗志，可她目前明显缺乏充沛的体力。

洛岩拉着我又找个窗口站下。里面实在太嘈杂了，让人更觉压抑不安。

“孩子不错了，发着烧。”洛岩说。

“嗯。”

“你别太紧张，要相信她。”

我侧头拉拉洛岩的手，心里很庆幸身边能有一个可以互相安慰和倚靠的人。他也多日没有休息好了，眼眶黑黑的。他有时半夜爬起来，过来探试孩子的额头，又为我把被角掖紧。我都知道。

以往的生活中，洛岩不是一个细心的人。可自从我们两地分离，他愈来愈体会出我们对于他的重要。团聚的时刻，他巴不得把一切都掏出来，捧给我们。只要我们说得出。

一个天津本地的教练过来与我打招呼。那是以前莱莱还在 c 市学棋时认识的，一直很喜欢莱莱。

“你们以后怎么办？”寒暄了一会儿，尹老师认真地问。

“孩子这么好，还得求个更好的发展哪！进不进专业队，大人得拿主意，可不能耽误了孩子。”

尹老师的话，让我和洛岩琢磨了好一会儿。

莱莱在我们心中，还仅仅是个稚嫩的孩子。棋路多么艰辛漫长啊！如果说，我们当年离家学棋的初衷只是对全国少儿冠军的神往，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得到过了，又为着什么依然踌躇满志？

真正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吗？

我在门前的棋书摊位上选了本讲解中局的书，回头要征询洛岩的意见，他已经大步冲出去。

他发现孩子了。

莱莱低着头，被洛岩领着，闷闷不乐地走过来。

我迎上前。

“和了。没关系，挺好。”洛岩向我使眼色。

“走吧，去输液吧！”我淡然地说。

莱莱从眼角小心地观察我。她心里跟我一样知道，这盘棋的重要性。一个劲敌，你没有打败她，就给了她继续抗衡的机会。比赛还未过半，十一轮刚刚过了五轮，她和了两盘，已失一分。前面每多一个人，她的担子就会增重几分。

如果是去年的大赛，开始是这样的战绩，我会满意的。因为我那时没有奢望。可现在不同，莱莱已经登临了最高处。我怎会容忍她跌落下来？

“你又和了？”已在输液的彤舟惊讶地看着莱莱。在她心目中，莱莱应该算强手吧。因她在Z市的俱乐部，只是旁听大班的课，从未有机会与莱莱交手。

莱莱闷头不语。

今天，大夫给莱莱换了右手扎针。因左手背瘀青得看不见血管了。

摸摸她的头，好像已经不太烧了。还是给她拽平枕头，躺好休息。

“妈，我多了一个兵。”莱莱小声在我耳边说。“可我没办法赢，太简化了。”

“休息一会儿，别想了。”我说，“想吃什么菜，让爸爸去买。”

“对，说吧，想吃什么？”洛岩也说，“昨天的炸虾仁？山药炒肉片？里脊……”

莱莱一一摇头。

洛岩碰碰我，“你高兴点，孩子都看你呢。”

“我没有不高兴。”我干巴巴地说。

“妈妈，你说我还能得冠军吗？”莱莱忽然说。声音软软的，

像在半空飘。

“你想这些干什么？好好休息。”洛岩赶紧说。

莱莱的头歪向了墙里，眼底珠光闪过。

午后的第六轮，莱莱又下得很艰苦。她按照我嘱咐的，尽量保持局面的复杂，寻找战机。

一直战斗了近八十回合，才将死对方。

两个小对手几乎是肩并肩出来的，老相识了，八岁时的小冠军、那个大眼睛的南方女孩剪成了利落的短发，越发显得清秀恬静。

赢了棋，明天又是休息日了，我们的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尤其是，莱莱的身体状态已越来越好。已经可以停液了。

晚上，洛岩又被叫去参加家长聚会。半夜回来说，Y老师说莱莱这次状态不太好，不过结果还可以，还有机会。明天让孩子不要出去玩了，好好在房里休息。后面得拼他们了。

第二天上午，我是被楼里孩子们的玩闹声吵醒的。

我起床，拉开窗帘一角，吓了一跳。不知何时开始，大地已成了一个粉雕玉砌的世界。

中午，Z市俱乐部的家长和孩子们要举行大会餐。昨天，Y老师通知下去的，饭店也早定好了。

临近正午，小饭店派了辆面包车过来接我们。

莱莱早在房间里跃跃欲试了。窗外银白的世界，诱惑着她。

饭店本就不大，我们几十号人一进去，就成了包场。

孩子们吃得飞快，都急着跑出去打雪仗。

男家长桌一直在上酒。

我陪着莱莱坐在一角，她的食欲已经好多了，吃得很慢。到后来，一桌只剩我们两个。其它妈妈都去门口看孩子了。

对莱莱，我一早明令禁止了。她没有多争辩，她清楚自己的

状况。

“要不，我就在门口站一会儿，绝对不到雪地里去，行吗？”  
莱莱憋不住，又问。

我随着她站到门口台阶上，雪还在下，洋洋洒洒，装点着纷繁的尘世。莱莱羡慕地看着雪地上追打的孩子们，他们毫无顾忌的欢笑声此起彼伏。

洛岩从里面探身出来。

“快进去，你想让孩子再烧起来呀？”他责备地看着我。

我拉拉莱莱，她不情愿地看着我们。

Y老师忽然拉开棉帘子，出来。

“你就不用出来玩了，刚发完烧，回里面去吧！”Y老师喝得脸色红涨，神情是认真的。

莱莱乖乖地进去了。



她站到窗前，目光追随着外面雀跃的身影。她的初愈的小脸依然显出异于往日的倦色，眼皮也是浮肿的。可她的眼神明净，透出无限神往。

这一刻，心酸又暗袭心头。

因为选择了这块方寸之地，就注定孩子要失去很多单纯的快乐吗？我们这样带病征战，到底为什么？在与自己拼争，还是与变幻不定的命运？

回到宾馆，六轮之后的各组总排名出来了。莱莱位列第四。

或许这才是真正较量的开始。莱莱已无退路，和棋都是倒退。

晚上给她洗了个头。依然不敢洗澡。她开始做战术题。又自己去翻开开局百科，寻找变化。

厚重的开局百科全书一套五大本，我去年年底刚刚给她买齐。我选了她常用的三本，从乙市背回家过年，又从家乡背到赛地。这半年来，针对她大赛中布局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不时督导她复习，加强记忆。

可这次，突至的高烧令她头脑一片混沌。昨日复盘，Y老师看到她走出的布局，惊讶不已。最后说她，看来是真的发烧了。

经过一日的休整，莱莱精神抖擞地走向赛场。我以为她会神色不安，甚或紧张，可她看来很镇定。棉皮鞋重重踏在还很绵软的雪地上，一步一个深深的脚窝。

雪后的空气格外清新，但似乎更干冷了。送走莱莱，我和洛岩穿过院子，往房间走。

“咱们是不是也该赢她一盘了？”洛岩说。

我忙着与迎面而来的熟人致意，没有接他的话。

其实从昨天看见新一轮对阵表起，我的心便开始特别纷乱和忐忑。偏又不能让孩子看出来。

这一轮的对手是去年大赛上第四轮相遇的老对手。去年势均力敌，和棋告终。但以往战果，莱莱是从未有胜绩的。那也是一个多次获得全国冠军的女孩。用她父亲的话说，她差不多是全国这个年龄段里，学棋最早的女孩儿。

人人都在努力。去年回去，听说他们也转投了名师。这大半年过去了，绝对会有新起色了。

刚刚在赛场一楼，我们远远地看见了那女孩的父母。他们也应该算我们的老朋友了。每年比赛见了，都聊上一阵。都是很随和的人，一口温柔的吴侬软语。可今早见了，他们的表情也肃重许多。压力应该是彼此的吧！

昨天，俱乐部聚餐，有两个男家长酒后吐得很厉害，被抬着回来。听说是与孩子表现不佳，心情郁闷有关。

孩子稚嫩的肩上，承载着我们后半生几乎全部的希望。他们当然是累的。可我们呢？

孩子们在一日日走向激情洋溢的青春，等待我们的只有衰老与守望。

洛岩看出我的抑郁和焦躁，不住劝慰我，又讲了不知是猴年马月看过的老笑话给我听。

我们又回到赛场，一楼的空气压抑得没法呼吸，我宁愿站到

门口去。

大地在白雪的覆盖下，素洁而安谧。窗下，不知是谁堆起的雪人矮矮胖胖的，两个圆圆的黑眼球，无声地与我

莱莱是昂着头走出来的。

结果自不必问了。

走到我们近前，报告过好消息，就让我伸出手来。

她把一个小东西郑重地放到我的手心。

“什么？”

我摊开手。

是一粒小牙。牙根还粘连丝丝血迹。

“我的牙活动了，难受，我自己把它掰下来了。”莱莱若无其事地说。

## 第二十八章

莱莱发威了。

休息日之后，她连下四城。

她一轮比一轮下得畅快。她又坐镇一台了。她重新找回了最佳状态。

去往赛场的路，我对她说，“不要算名次，不要管其他人，你要看好的只是自己眼前的这盘棋。”

“我知道。”她清晰地说。

“你记得外公最爱听的歌是什么吗？”我又问。

“记得。爱拼才会赢！”她了然地看着我。

我重重地向她点头。一次次把她送入战场。

两天来，她小小的头颅始终高昂着。人却比往日沉静了。有棋友过来询问战绩，她脸上的笑容似大孩子一般的含蓄。

第十轮赛后，我们吃了饭去 Y 老师处复盘。

Y 老师的房间灯火通明，还有不少孩子围在老师周围。看见我们，孩子们的目光都齐刷刷射过来。看得莱莱有点不知所措。

“江雪莱，明天的对阵表你看见了吗？”有个大女孩问她。

“我们刚吃完饭，还没来得及去看。”我说。

“你提前夺冠了，明天不用下了。”另一个孩子抢着说。

莱莱还是安静地复了盘。Y 老师面色如常，像过去一样，每盘棋仔细复到局面一方大优，再拆看下一盘。只是，我们要离开时，Y 老师笑咪咪仰起脸，看看洛岩说，“怎么样？一会儿去喝一杯？”

“好，没问题！”喜上眉梢的洛岩声如洪钟。

莱莱拉着我，几乎是小跑着奔向宾馆大厅的公告栏。她要亲眼去验证提前到来的喜讯。

果然，她高出第二名一分半，即使明天最后一场输了，她依然领先半分夺冠。

“妈妈，我晚上回去能看电视了吧？”往住宿楼走的路上，她问我。

“当然可以，随便看！”

洛岩抢着回答。他兴奋地一直摆弄着手机，忙着给两家老人传递喜报。

夜光朦胧，从各个楼区射过来的灯火那么柔和温馨。除了树根、墙角下少许未化的残雪，两天前的大雪近乎消失了踪迹。

莱莱的脸上漾着满足而甜美的笑靥，洛岩突然窜过去，假意要抱起她，引得她尖叫着跑开。

多么舒心的时刻！这时候，我真想能再有一场大雪从天而降，我一定要陪我的莱莱痛痛快快地打一场雪仗。

第二次捧杯虽没有初次时的惊喜、冲动与刻骨铭心，但同样

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莱莱的带病上阵，因为其中的波折起伏。

又要回到我们远方的小屋了。离开这么久，我甚至有些想念它了。即便是在 c 市温暖如春的家里，我有时也似心神不定地有所牵挂了。好像远方有什么在召唤我们。

虽然简陋，那也是一个家。为我们遮风避雨、见证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的家。

天气转暖了，又是早春了。小学校里的老榕树隐隐抽出了绿意。

一切又重回旧日轨道。上学、下棋。我领着莱莱，日复一日地行走同一条路线上。

莱莱的生活充实而规律。

在学校，莱莱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办板报、更换宣传栏，协助老师组织班级的小活动。除了学习，她总有些杂事要做。她乐此不疲。回到家，她又投入棋海之中，另是一番天地。

而这时，我们的心中又有了新的奋斗目标——下半年的世界



青少年锦标赛。

按照惯例，每年的全国青少年冠军赛作为世少赛的选拔赛，十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冠军将代表中国出赛世界。

去年，莱莱夺冠出人意料，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错过了远征的机会。今年，莱莱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去参赛。

今年确定的举办国是格鲁吉亚，时间在十月下旬。

“回去更要好好努力了。”离开 c 市时，洛岩曾郑重地对莱莱说。又转头向我，“还有你，回去不许再打孩子了。”

我和莱莱都点头。

我想我是应该好好调整心态了。如此单调孤独的生活是我的选择，我应该自己承受与消化。孩子只是执著于棋，她不该为我的现状负责甚至忏悔。

可是，只要每天进入这块不起眼的方寸之地，总要分出个你死我活。结局永远是残酷的。

我专门画了一张表，贴在墙上。把俱乐部大班所有孩子的名字都列上，每次赢了输了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上。我要莱莱看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输过的人，她要自己找机会赢过来。

莱莱当然也会赢棋。甚至偶有机会，在整体大循环赛上赢下一两个 A 组的大男孩。Y 老师管那叫爆冷。

而我看得更清楚的是，她输了，她又输了。

我已对莱莱和洛岩都保证过，不再动手打她。可我还是会不可抑制的每每气得牙关紧咬。我一刻不停地训斥她。我把能说出口的话都喊出来。我翻江倒海，似乎要把我终日无人交流而积攒下的语言与幽怨统统倾倒给她。我曾对自己的警示，在那一刻早已抛掷脑后。莱莱已然成了我一切苦痛的根源。

从下棋课回家进门开始，我吼叫了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第二天早晨，我的嗓子嘶哑得发不出声音。

大多数时候，莱莱一直站着，无声地流泪。我喊一个小时，她就一动不动地站一个小时。直到我让她滚，她才转身去默

默洗脸、去收拾明天上学要用的书本。

而有时，大约是我的语言太恶毒了，她会大口喘着粗气，目光从眼角愤恨地斜视我。这只会更加激怒我，我朝她冲过去，她条件反射似的后退，一只胳膊护卫到胸前。

看着虎视眈眈的、陌生的她，我忽然颓然得没有一点气力了。

这一切，我很少与洛岩交流。因为我累，再复述一遍，只会加重我的无奈与痛悔。可洛岩察觉得到，所以他一次次发短信说，要调整心态，大人孩子都不能急躁，有时间，要带孩子换换环境，减减压。

周末上午，我常带莱莱出去逛街了。天气热了，我要给她买几件夏装。她又长高了。更重要的是，我的理智告诉我，不管是孩子还是我自己，不能整日闭锁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了。

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热闹的花鸟市场。在莱莱的强烈要求下，我们买了一对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乌龟。

二零零六年，全国个人锦标赛第一次分成甲乙组进行。甲组

是国际等级分排名全国前十二位的棋手有资格参加。而乙组，只要是成人注册棋手，均可报名参赛。

莱莱上一年底刚在 A 城棋院注册了。那时，我们还不明白注册的意义。现在知道了，是有了一个与成年和专业棋手同台竞技的机会。

零六年度的乙组个人赛在暑期、首都北京举行。

暑期历来是全国少儿各大小杯赛安排得最集中的时段。但那些形形色色的少儿比赛，根本无法与寒假里的全国青少年冠军赛相提并论。

去和成人练练吧，去北京吧！洛岩鼓励我们。

“我要去！我小怎么了？”莱莱也坚持。

总要迈出第一步。否则，莱莱只能永远停留在少儿水平上。就当作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前的练兵吧！

我前思后想，终于带上莱莱出征了。还有她的两个亲密伙伴——小乌龟。

除了去年上半年的全国等级赛，这应该是莱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成年专业棋手或者半专业棋手的较量。纵观全场，像莱莱这样的毛头小孩，屈指可数。

没有了少儿比赛常见的喧闹拥挤，楼里楼外包括赛场俱是悄然无声。所有的表情都是专注而严谨的。

这是意志与意志的抗衡。小小的棋盘或许正在幻化成心中广阔的战场，风声鹤唳，战鼓齐鸣。有刀光剑影的血拼，也有运筹帷幄的巧妙周旋。刚刚还迷雾重重，抑许转瞬便云开雾散、明月照人。

莱莱坐在众人之间，瘦小的脊背挺直。她的神色庄重而冷峻，她似在思量、似在等待，她好似突下决心，飞手落动一子，眼底顿起腾腾杀气。

#### 第四卷 青溪几曲到云林

#### 第二十九章

二零零六年十月，莱莱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还是国际航班。

还好，她一直睡觉，没有晕机。

我一路小心看护着她，始终没有踏实休息。

决定出征世界比赛前，家里老人们为此沟通多次。最后定下，我必须跟随。

莱莱因为是全国冠军，费用减半，我同行确是要出全额费用的。这几年，不管怎样精打细算，我总觉我们一家花钱如流水。我和洛岩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我又因为停薪留职非但不能挣钱，反而每年要上交一定的长假费用。虽然不多，也是一笔支出。

好在，凭着过去的积蓄和两家老人的部分资助，暂时，我们还有能力外出比赛。

为了孩子，我们能做的只是无穷无尽的付出。

暑期的全国个人锦标赛乙组赛，十岁的莱莱出人意料地打入

了十六强。这无疑又给我们增添信心与勇气，向更高目标冲击。

经过几十小时的辗转，我们近三十人的参赛加随行队伍终于抵达了巴统。作为二零零六年世界青少年锦标赛的举办地，巴统位于格鲁吉亚西南部，是一个著名的海港城市，听说还是一个军事重地。

一番忙碌奔波，总算安顿好住处。中国队整体入住了一个类似疗养院的海边楼区。院落很开阔，因临近黑海，空气特别清新。只是位置比较偏僻，地处山区，每天要坐车往返赛场，一个来回怎么也要四十多分钟。

这成为晕车的莱莱和我最大的困扰。

“咱们只能自己克服了，别人能坐车，咱们也可以。对不对？”终于分配好房间，我可以与莱莱单独呆一会儿了。我劝导她说。

“嗯。”

“咱们这么远过来是为比赛的，只要能比赛，什么困难，我

们都得克服。知道吗？”

莱莱又懂事地点头。

莱莱去其他房间找小伙伴们了。到处都是轮廓分明、面貌迥异的外国人，莱莱的两眼都不知该往哪儿看了。

一路没能好好休息，我的头疼得不行。可偏又了无睡意。

这次世少赛，共有八十多个国家、近一千一百名各年龄段棋手参赛。因为俄罗斯与格鲁吉亚近期的紧张关系，棋类强国俄罗斯这次没有派选手参赛。中国棋院的一位老师来时打趣说，这对咱们可是个机会。

躺在异常松软的床上，空气中有种说不清的、陌生的味道。就像我此际忐忑纷乱的内心，滋味复杂，不可言喻。

晚饭吃得不太舒服，至少对于我和莱莱都是。

四人凑一方桌，主食、主菜、配菜共享，其他汤类、水果一人一份。说起来，菜式好像种类不少，可吃到嘴里总似不对味道。



主食是干巴巴的切片面包，主菜是一种伴了酸奶酪的肉糜，蔬菜沙拉看着色彩诱人，可不知被一种什么酱拌过，味道古怪。孩子们大都爱吃的是一人一份的土豆泥，虽有些凉，味道是熟悉的，很像国内肯德基里卖的那种。

莱莱在国内是喜欢吃西餐的。现在想来，那些都是经过国人改良过的。直到品尝到真正的西餐了，才体会到大米饭的舒适可口。

这次被赛会安排入住在这家宾馆的，包括中国，共有七个国家的代表队。餐厅桌子上分别摆着写有各国名称的纸牌，以免秩序混乱。看着外国人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们只有暗自运气。

莱莱被我劝着吃了一些，看样子是没有吃饱。她实在不喜欢，我又难以做好表率作用，只好随便她。

餐厅设在一楼，是个独立的楼区。莱莱拉着我去，紧跟在我身后。

刚才进来，她受了点惊吓。她一向害怕猫狗之类的动物，可

这大院子里至少散养了四五条大狗。它们平时自在的在院子里游荡，到吃饭时间习惯性的也随客人一起往餐厅方向去。

我们饭前来时，有三条狗已经趴在餐厅门口了。莱莱犹豫好一会儿，才涨红着脸学着众人的样子，视若无睹地从大狗身上一跨过去。

这时大约是知道客人们吃完了，等待的狗们不再那么安分地趴着了。在台阶上下焦躁地走来走去，有人出来，就晃着尾巴过来讨食。没人理它们，它们亦不追逐，耐心地迎视下一批客人。

回到房间稍事休息，领队的老师便来招呼各房间孩子，准备出来坐车去参加开幕式了。

来时便是起伏的山路，现又再次感受到道路的辗转颠簸。大汽车上坐满了各国的棋童，还好，莱莱坐到了窗边。

一路上，孩子们说说笑笑，莱莱的状态还不错。以后便将每天这样坐车往返了，她必须适应。

开幕式安排在当地的一个大礼堂，我们赶到时，里面已人山

人海，大人孩子乱成一团。

好不容易在楼上找到座位，也不知等了多久，直到我们身旁的过道上都站满人。开幕式才算开始。

刚才坐车还说没事，莱莱这会儿倒说自己头晕了。

听不懂的讲话，承办方、国际棋联领导，英语、俄语、格鲁吉亚语。一一道来。然后是当地儿童的歌舞表演。刚看完两个节目，领队老师就开始张罗出去整队上车了。因为人实在太多，老师担心一会儿表演结束，挤都挤不出去了。

在异国的第一晚，我们睡得很早。因为时差的缘故，我早就困乏得不行。莱莱反倒还好。

明天上午十点钟就要开赛了。莱莱念叨着还没看过赛场。我告诉她这跟国内比赛可不一样，早睡早起，明天早些坐车过去再看。

我大约是老了，凌晨四点，人已经彻底醒过来。怎样也睡不着了。

莱莱还好，睡到六点半多。

早餐主要就是面包。好在有我和莱莱都喜欢喝的咖啡。

早餐时间过后，院子里到处是散步的大人和孩子。我和莱莱穿过半个院子，经过网球场、篮球场，最后面的铁丝围墙外，便是著名的黑海了。一扇小门开着，通向海滩。

我们所在的 Z 市和家乡 c 市都是海滨城市，大海，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一样起伏无边的海面，只是这里几乎没有沙滩，大大小小的石子从海里延伸堆积到岸上。

一些外国孩子在远远散步。还有孩子，在海滩上弯腰捡拾石头和贝壳。

莱莱面对大海站了一会儿，忽然捡起一块石头，使劲向海里扔去。她一块一块扔着，越扔越远。上午的阳光越来越明亮起来，映着她清秀的面庞。她的嘴角紧抿，后仰着身子，努力要将手中的石块抛向更远。

远方，细浪连绵跳荡，宁静的海上洒满灿烂莹光。

在汽车上，莱莱一直无语。我知道这是晕车的表现。我不扰她。下车后又陪她在院子里慢走了五分钟。

赛场设在当地的室内体育馆里。因为参赛人员太多，按年龄组分别安排在三个场地内。十岁组和今年初次增加的八岁组，参赛人数最多，设在最靠里面也是面积最大的一个馆里。

开赛前十分钟，家长可进场照相。

赛场里骤然进入了几百个孩子，再加上家长，嗡响成一片。

莱莱按照桌牌找到座位，比较靠后。她坐下了就侧头看着我笑。又好奇地四处张望。

一个红衣服的女孩走到她对面坐下来。黑眼睛、黑卷发，有点像中国的新疆人。对阵表上标注的是美国选手。看样子像个混血儿。

我赶紧过去给两人拍了照。莱莱表情很松弛，红衣女孩有点紧张似的，脸部肌肉绷得紧紧的，一直埋头填写着桌上的记录纸题头。

要清场了，莱莱的左右都坐满了外国孩子。今年，十岁女子组中国只有莱莱一人参赛。

我最后向她点点头，又忍不住过去与她击了掌。

大人们都上了二楼的看台。十岁女子组正好接近看台一侧。我专门选了靠近莱莱的位置。若不是太高，若我的眼神能再好一些，甚至可以看见他们的棋局。

金发碧眼的女裁判大约是宣读了一通比赛规则。好几种语言并用。之后，一片肃静。比赛开始了。

我看见我的莱莱首先友好地向对手伸出了右手。

我正对着莱莱的后背，这是我熟悉的位置。我已经不知这样注视着她的背影，注视她下完了多少盘棋。

几乎每天，我远远凝望她的背影，好似无意识地观察她的细微举动。每一次抬头低头、每一次叹气屏息，甚至她的坐姿，她的小腿抬翘的高度。我想我是把她看透了。透过背影，我便通晓她的心境，进而基本了解棋局的进展状况。

我高高地看着莱莱对手的脸，她好似真的很紧张，面部僵硬拘谨，伸向棋盘的手犹豫不定。刚刚开局，她又是先手，应该不至如此。

莱莱走得平心静气。走子、拍钟、记录。除了更显稳重，与平日练棋时几乎没有大的分别。

忽然，莱莱原本松弛的脊背猛地直挺起来。她有点难以置信地、飞快地扫视一眼对手。

这时的美国孩子刚刚走完子，还在做记录。

莱莱的右手果断地斜伸出去。

莱莱依然礼貌地把棋钟拍得很轻柔。可她指尖欢快。写好记录，她向后退一靠，倚坐到椅子上，彻底放松地注视对手。

美国孩子的脸向棋盘凑近，直愣愣久久不动。

我眼中的棋盘一片模糊，我反复挪动了多个角度，也不能确定自己看到的。

正好另一个中国妈妈举着数码摄像机，在不远处瞭望。我赶紧叫她过来。

她调整了焦距，看了一下，又惊疑地看了一眼。递给我说：

“怎么这么快？你女儿多一个象了！”

### 第三十章

第一场轻松取胜，毫无悬念。

等待着我们的午饭与昨晚风格相同，味道寡淡怪异。莱莱被我逼着，稍稍多吃了一点。

我想起出来前朋友的劝告，看来我们的方便面和榨菜都带得少了。先要留住，等到最后实在吃不下西餐，再拿出来品尝吧。

世界青少年锦标赛每年一次，是国际棋联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世界级青少年比赛，与国内比赛一样，共进行十一轮。只是每天只赛一场。只除了中间休息日的前后两天，每日安排两



场。

比赛用时亦不像国内比赛，根据年龄大小，设定不同。这里所有组别都是每方一个半小时，每步棋加三十秒。

下午的时光，莱莱凑到大女孩的房间去看片子了。他们都很迷动画片《网球王子》，只有莱莱过去从来没有看过。

首日的比赛，中国军团大半告捷。大家心情都不错。竞技项目向来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或许很快，我们的队伍就会分化了。

但愿我的莱莱能是自始至终，笑到最后的人。当然，也祝福我们的所有中国棋手。

第二日早上有些匆忙。莱莱起晚了。早餐也去得晚了。饭后又强烈要求再去海边转一圈。

为了赶上每天上午十点钟的比赛，领队老师要求大家最晚九点一刻就要到院门口等待上大巴。

乘车赶到赛场，还有不到一刻钟。莱莱说早晨抹面包吃的黄

油味还在嗓子眼，只好又陪她围着体育馆楼散步。

体育馆周围空旷得很，满地铺着黑黑的土石渣子，废弃的建筑材料一堵一堵地堆在楼后墙脚下。不知是不是在准备翻修。

进入赛场时，莱莱的乌兹别克斯坦小对手已经先到了。这是个微黑的、深褐色头发的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文静地看着莱莱填写记录纸。

“莱莱，昨天太轻松了，今天可不能轻敌。人家也是赢了棋打上来的。”我最后叮嘱她。

“我知道。”莱莱笑笑。笑容是笃定平和的。

我又上看台去占领最佳位置了。这一场因先后手的关系，莱莱的脸要面对看台了。

我特意选了一个角落，可以避开莱莱的正脸，又能够从侧面看见她。莱莱知道家长们都在头顶上关注着他们，我不能让她因我分心。

看台上很是拥挤，各种肤色，各种语言都有。各自抢占着有利地形。见得最多、最显眼的是印度人。女的是长辫子、一身艳丽的纱裙，男的留着短须。而男女唯一共同之处，是都赤脚穿拖鞋，肤色比电影里看见的黑了许多。

听说，这次印度派出了史上最大的阵容。俯瞰全场，他们那种绿白相间的统一运动装，随处可见。莱莱组也有不下十个的印度小将，并且在组中多是国际等级分排位在前。

而莱莱，到目前还未有国际等级分。

第二轮开赛了。

看样子，莱莱又像昨日一样，根本听不懂裁判的指令。看见别的小朋友开始拍钟下棋了，她也懵懂地伸出手去。

语言关哪，没有办法。

莱莱始终下得不紧不慢，神色专注沉缓。有一阵子，似乎是对手迟迟不走子，莱莱开始左顾右盼地观看起两边桌台上的棋。

又是那个带了摄像机的男孩妈妈过来告诉我，“你女儿又要赢了，多兵了。”

我之前已觉出来了。莱莱表现得有点太自在了。

虽说赢了，看样子，我需要提醒她了。比赛才刚开始，可不能因为偶然碰到两个弱手，她的弦就松动解压了。

第三轮遭遇了东道主小棋手。金发碧眼，面对我的相机，非常友好地微笑。用赛后莱莱的话讲，她长得实在太可爱了，跟洋娃娃一样，我都有点不忍心赢她了。

话是这样说，可一上战场，我的看似柔弱的莱莱就蜕变成了一头小兽。神情坚毅，目光咄咄逼人。

我站在高处，眼看着漂亮小姑娘白皙的脸，一点点涨红了，她抱住头的两手始终没有放下来。

大约因为是本土棋手，场上的裁判格外关注他们这盘棋。尤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灰发老裁判，从开局阶段起就不时踱步过来观瞧。

小姑娘的脸红得映火。老裁判探看一眼，低头走开了。再没走过来。

又坚持了几个回合，格鲁吉亚小姑娘无奈地向莱莱伸出了右手。

这是比赛惯例，一方认输的表示，不知是否还包含对胜者的祝贺。

莱莱轻松地起身收拾棋包，又与不时抹着眼角的小姑娘一起将棋子悉数归位。

老裁判过来收取签好字的记录纸了。小姑娘忽然一转身扎到老裁判怀里，埋头哭了。

三连胜的莱莱受到国家队领队老师的鼓励和表扬。我也兴奋地与家里和 Y 老师一一短信联系。

收到的回复都是激情的勉励之语。

洛岩这些天在家乡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基本上有空就泡在国际棋联的网页上。在每天更新的赛场照片里寻找莱莱的身

影，或是搜寻对阵，等待新消息。

祝贺之余，他提醒我，孩子需要调整一下，不要过于兴奋。

我自然又是一遍遍教导。努力压制她的高涨情绪。

原本存在于心的对外国人的神秘感，因为轻易得手的三连胜而消失了，不断的胜利令莱莱自信满满、心情舒畅。她含糊地应答着我，也不知是否真的听进去了。

第四场莱莱的对手是个同样三连胜的哈萨克斯坦选手。

次日比赛的对阵表，前一晚会由赛场发至各个宾馆驻地。我们其实一个对手也不认识，那些长长的外国人名在我们眼里都差不多。我们顶多看看国籍，由此猜测对手实力。心里也知根本无用的。

可莱莱每晚还是坚持守在大厅里等待对阵表，也许是好奇。

“哈萨克斯坦在哪儿？厉害吗？”她问我。

“哈萨克斯坦也属于前苏联。”我说。

后面一半我就不说了。她心里很清楚，Y老师课上多有提到，前苏联是棋界强国。包括我们目前所在的格鲁吉亚。我们宾馆房间的桌子上便印刻着棋盘，路边小店铺里的肥硕女店主闲来无事，也会与人在柜台上棋战一番。可见棋类在这里的普及程度。

“没事，我好好下，他们也不一定有多厉害。”莱莱像是自我安慰，也像是自我鼓励。

“当然！”我支持她。

早餐上了一种烤得金黄的、松软的饼。热乎乎的，里面夹着的酸奶酪意外地香。

莱莱多吃了两块。

或许就是这两块饼害了她。虽然饭后又去海边散步了，可她始终觉得肚子饱胀，不舒服。等到从大巴上下来，她脸色苍白，一直扬手示意小棋友们不要与她说话。她恶心得厉害。

带她多溜了好几圈，又用备好的湿毛巾给她擦脸。

她的脸色才稍稍好些，就着急进赛场。

“我行。”她说。

对手已到了。是个很像亚洲人的长辫子女孩。旁边站立一个高大的戴深色眼镜的中年女子，看神态是她的妈妈。两个人都有些漠然地、无声扫视着我们。

莱莱坐下便赶紧填写记录纸题头。

我过去举起相机，打算将两个孩子都取进镜头。

没有想到的是，女孩妈妈立时挡在女孩面前，一脸不容拒绝的冷峻甚至敌视。女孩也配合地把脸埋入妈妈怀里。

我和莱莱都愣了。

我不知他们的剧烈反应是针对什么，但无疑，这激恼了我。似乎还激起了我的一点民族自尊心。我还是寻个角度按动了快门。



第四轮开赛了。

我重新回到二楼看台。从一个暗角默默向下面观望。

那个梳着金黄色麻花辫、套着松身白马甲的乌克兰女孩又起身了。像前三轮一样，每场开赛没多久，她便开始悠闲地走动，沿着相连的台次，一盘盘看棋。

她与莱莱的台次相隔很近，看样子，应该实力不错吧。

莱莱与她的哈萨克斯坦对手神态很像，两人都是专注而严肃的面孔。从对手镇定自若的表现看，明显也是久经沙场。

莱莱这次是棋逢对手了。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两人的姿势未变，谁也不曾起身像别的小朋友那样，去饮水机前接水或者到场外的卫生间去。从摄像机里看到的局面始终是复杂的。

我的心躁动不安着，希望与失望像两个死对头，在我头脑里打架。我几次去和其他中国妈妈说话，又忍不住很快踱回来，守住我的角落观察孩子。

忽然，哈萨克斯坦小姑娘高举右手，叫来了裁判。莱莱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两个裁判走过去了。莱莱的对手手指莱莱说着什么，两个裁判的脸转向莱莱，似在询问她。莱莱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茫然地看着裁判与对手。

我的心噗噗跳着，急急地在看台上寻找这几天认识的几个华人家长。美国的和匈牙利的。可今天他们的孩子好像都结束得特别早，我一个也看不到了。甚至连刚刚还在一起说话的几个中国妈妈，也不见了踪影了。

莱莱还愣愣地站着。女裁判一面比划一面与她说话，态度倒是很好。可她似一点也听不懂。

我的英语也不行。可以去充当翻译的人又找不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办？谁能进去帮帮我的孩子？

## 第三十一章

我磕磕绊绊地冲下楼梯，惊讶的外国人识趣地给我让开道路。

待我奔到一楼专人看守的赛场门口，就见裁判们已经回到了前台。从空隙间，我看清莱莱与她的对手已经继续开战了。

一场不明所以的虚惊。

半小时后，莱莱一脸不甘地走出赛场。

她和棋了。

“气死我了，我又听不懂，她干嘛没事找裁判？”莱莱愤愤地一路走一路说。

“你摸子不走子了吗？”我问她。

“没有。”

“你忘记作记录了吗？”

“没有。”

“你先作记录后走子了吗？”

“怎么会！”

能想到的违规行为，都想到了。语言不通，没有办法。这事只能不了了之了。

好在莱莱很机警，裁判问她话，她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她说，“如果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乱告状，我可不能点头，说不定裁判该以为我承认了，给我记个违例就坏了。”

至于和了棋，莱莱也是心有不平。她说她后来一直生闷气，也想不进去棋了。对手执意与她重复局面，她只好无奈接受。

这时的我们自然不能想象，一年之后的世少赛上，再次遭遇这个哈萨克斯坦女孩，莱莱求胜心切，反以失败告终，从而失去了冲冠的全部希望。

我安抚着她，上了赛场外的大巴。

可一坐上车，莱莱早晨的恶心劲又上来了。我把旁边的车窗拉到最大，也不见好转。车行至一半时，莱莱捂着嘴巴说，“妈妈，要吐。”

“再忍忍，快到了。”我尽量镇定地安慰她，让她把头 and 半个身子都靠在我身上。

“再坚持一下。”我说。

莱莱还是忍不住了，在汽车进入宾馆大门的一瞬，她的头一歪，口中一道喷涌的秽物从我的右肩直落下去。

回去借大孩子们带出的电脑拆了一下，莱莱形势一度稍好，后半段本有机会发展优势的，可惜莱莱没有发现。或许，正是她暗自生闷气的时候吧。

不过，从这盘棋看，对手实力不俗，开局熟练正规，棋风稳健。

Y老师发来短信说，和棋可以接受，后面机会多多。注意把握。得知莱莱晕车，又嘱我以后早晨少给孩子吃不好消化的

东西。

第五六两轮安排在同一天进行，因为接下去就赛程过半，要有一个休息日了。

第五轮，莱莱要遭遇一个印度选手。

晚上，莱莱回想半天会是哪一个。因为他们组里印度孩子不少，并且大多在前几台。虽然他们肤色几乎一样黑，可各个特征明显。

莱莱喜欢一个带花头巾的大个子印度女孩。她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的，也不像多数印度孩子那样赤脚趿拉着拖鞋，在场地上晃来晃去。最主要的，每次与莱莱的目光相遇，她总是主动对莱莱回以甜美的微笑。

会是她吗？

我催促莱莱早睡，因明早要比往日早开赛半小时。

莱莱早饭吃得很少，我也不敢再劝她多吃。只是默默包了两片面包，准备让她感觉饿时救急。

我们又来到海边。有条跛脚的灰狗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看我们过了小门，就站下不动了。

莱莱这几日也练出来了。见了有狗过来，虽还是紧张，至少不会惊慌失措地左躲右藏了。

佳佳妈妈专门告诉过莱莱，这些都是看家护院的老狗，是通人性的，不会伤害人。

佳佳妈妈非常直爽健谈，四十多岁的年纪，穿着满身口袋的休闲服，像个年轻人。她已在匈牙利居住了十九年，可一张口还是满嘴标准的京片子。她的大女儿在匈牙利读大学。这次代表匈牙利来参赛的佳佳是她家老二，八岁，是个活泼的小胖丫。

因匈牙利队也整个入住了这家宾馆，我们到这里的第一天就认识了他们。

在大群的欧洲人、美洲人里，毕竟我们的面孔太好辨认了。

这些天，佳佳妈领着佳佳一直与中国队在一起。吃饭、坐车、

赛后休息。

我和莱莱这次又在海滩遇见他们。佳佳的裤脚被海水溅湿了，她妈妈拉着她回去换。

在无人的僻静处，莱莱又开始挑拣石子，向远方投。她也鼓动我。要与我比一比，谁的力量大。

这又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海面亮得刺眼。

有一个中等身材的外国小伙子慢悠悠走过来。看他悠闲的样子，像是当地人。

他走到我们身边，也拣了一块石头弓身投出去。

莱莱简直呆住了。小伙子扔出的石头远得都看不清落点了。

眉目俊朗的小伙子看看我们，笑了笑。弯腰又拣起块石头，回身竟塞到了莱莱手里。

莱莱不知所措地回头看我。



小伙子示意她投出去，就像他刚才那样。

“他是要教你怎样扔得更远。”我跟莱莱解释说。

莱莱有点不好意思，怯怯地笑。

小伙子已经又远远地投出了一块石头。

“试试吧！”我笑着鼓励莱莱。

莱莱呼出一口长气，在小伙子含笑的目光下，投出了手中的石头。

小伙子不停地把一块块圆圆的石子塞给莱莱，又放慢动作给她做着示范。

莱莱投出的远度虽远不能跟小伙子相比，可对她自己来说，已经大大进步了。

微波荡漾的海上不时激起层层静美的涟漪，清新润泽的海风像温柔的小手轻轻拂过脸颊。

到时间了，我们一再用简单的英语向小伙子表达着谢意。

英俊的外国小伙子也友善地向我们道别。

这个早晨，莱莱心情特别好。

我趁机又诱导她。

“你看得出来吗？扔石头不是只用力气就行，还得有股巧劲。下棋也是，不能只想着用蛮力，要想取胜必须有计划、有方法。”

“我知道了。”莱莱运动过的脸颊红扑扑的。

进赛场了。莱莱的印度对手是个胖女孩。黑白分明的大眼骨碌碌直转。

我和莱莱都注意到她的脚。拖鞋已被她脱到一边，两个黑黑的脚丫一下一下地蹬着桌子下面的横栏。

我差一点就要提醒莱莱，一会儿比赛时小心不要踩了人家的脚。

再次与莱莱击掌。

看台上是一溜低矮的长条凳，我刚刚找了个位子坐下，一阵浓香便扑面而来。这些日子，我在这里对各种体味和香味都逐渐适应了。人种不同、风俗不同，我也教导莱莱要理解别人。这一回，也许又是个外国女郎。我没有在意。

香味在我眼前停住了。

我抬头，是个中国式面孔。飞扬的黑短发，时髦的装束。

没有怎么容我说话，她就一路说下去。

说她移民澳大利亚四年，带儿子来参赛。儿子学棋时间不长，非常聪明。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说中文的环境。希望我以后能让孩子在网上与他儿子多交流。

说着，她从随身挎包里抽出一张便签，写了个邮箱地址给我。

她又袅娜地走开了，带着洋味十足的香气。

我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想着她刚才对我讲活，那种不大自然的  
的中洋结合的方式。

比起来，这几日认识的几个美籍华人家长便亲切得多了。

他们多是父亲。大多移民过去超过十年了。但依然看到我们  
便如遇见亲人一般，主动上前打招呼。言语也特别朴实。还  
勉励莱莱为中国人争光。

过去带莱莱在国内比赛，从来都只觉得这是个人的事。但这  
一次，我们都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归属感。我们是代表一个  
国家。就像我们中国军团中不管哪一个人赢了棋，我们都由  
衷高兴。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胜利。

莱莱的印度对手从开局起就行棋飞快，并不时东张西望。比  
起她，莱莱的表情始终是凝重的。每步棋都似深思熟虑过。

纵观全场，靠北面各台次最显眼的便是黑黑的印度人面孔。  
要知道，本场四个年龄组的棋手，都是从北面按照得分高低，  
排出台次。

这次印度队显出了它的整体实力，各组中的四连胜棋手，均

有印度人。

包括昨天那场，对莱莱的真正考验才刚开始吧。

领队老师走过来了，询问莱莱今日的身体状况。因大家昨日都见莱莱吐了。

中国此次派出二十余名棋手，又分散在三个赛场，领队老师需不停地走动寻看，来回乘车又要清点人数，很是辛苦。

我两腿蹲坐得酸酸的，一次次站起又坐下。嘴巴里的口香糖嚼得早失去了味道，粘腻腻地贴着舌头。

不少孩子都下完了，上楼来找大人，或是扒着栏杆向下看棋。外国孩子的脸上多是快乐轻松的表情，输了也只是略表无奈。不像我在国内看到的很多中国孩子，总显出很大的心理压力。也包括我的莱莱。

在这里，我也学会了外国人表示比赛结果的手势。右手握拳，只竖起一个大拇指。大拇指冲上，是赢棋；冲下，是输棋；平放，是和棋。

我等待着，两肘交抱胸前，右手不知不觉中握起，大拇指向天高高竖起。

我祈祷着女儿的胜利。

终于轮到莱莱的印度对手凝聚心神，不再自在张望了。她瞪视棋盘，久不动子。

莱莱端起旁边的水杯，轻快地喝了一大口水。

对手抬眼看着莱莱，黑眼珠凝滞不动。她伸出了右手。

印度棋手弃子不成立，输了。

“否则呢？”我问莱莱。

“她不弃子，和棋的可能性大。她太想进攻了。我把她的道路都锁死了，我怎么能让她攻呢？”艰难的取胜令莱莱喜不自禁。

## 第三十二章

下午的第六轮遭遇到了一个五连胜的塞尔维亚选手。淡黄的长发，蔚蓝的眼睛。也是个极可爱的小姑娘。

本以为又会是一场耗时持久的恶战。没想到莱莱二十五回合就轻松地将对手解决了。

“妈妈，她还没上午那个印度人厉害呢！我一攻她，她就垮了。”莱莱自我总结说。

六轮过后，莱莱所在的十岁女子组已没有全胜选手。莱莱和那个与她对棋的哈萨克斯坦棋手同积 5.5 分，并列第一。

休息日，我们跟随领队老师走上了格鲁吉亚街头。

也不知是否我们所处位置太偏僻，我们住所附近，以及每日乘车去赛场这一路，所见简直像是中国的小乡镇。猪、牛、猫、狗，都可以随意悠闲地在土路上散步。

现在总算是找到了市区。

可这里还是与我们想象的相去甚远，房子造型虽很有特色，

但很多路旁街区建筑低矮、残旧，道路也时好时坏，坏到坑坑洼洼、遍布泥泞。街上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大商场或者超市。最后，大家一致通过，这在中国顶多算是个县级市。

我们这群以孩子为主的东方人面孔，走到哪儿都引得当地人频频回首，甚至驻足观望。

参观了海港，去逛了特色商品一条街。我和莱莱还平生第一次走入了教堂。亲眼看见了过去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耸的、刻满圣经故事的彩色玻璃穹顶。那灿烂夺目、璀璨奇丽的图案与色彩，真令人不由得联想到神秘的上帝之手。在出口处，莱莱随在女孩子们后面，也买了一条小小的木质十字架，庄重地挂在脖子上。

我告诉莱莱，十字架是祈祷用的，诚心祷告，会给你带来好运。

莱莱说，好，那我就好好祷告，让上帝保佑我取得好成绩。

街头的一切都让孩子们新奇不已。尤其是街边一种树形的出水口，只要头凑过去，就会有清凉的饮用水涌出来，不急不徐的。孩子们每见了，都争抢着过去试。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们正巧在路上碰到赛会安排的免费旅游车。下午，又随车去参观了当地植物园。

莱莱的不愉快是从午后开始的。因为她突然发现脖子上的十字架不见了。

“妈妈，那个十字架三拉里呢！”

我说，“丢了就算了，没关系。”三拉里差不多合人民币十五块钱。

“可是，它还要保佑我取得好成绩呢！”这才是莱莱最重视的。

“妈妈刚才是说着玩的。咱们不是教徒，祷告是没有用的。”

“他们都没丢，只有我的丢了。”莱莱还是失落地阴着脸。

“事在人为。莱莱，只有靠自己努力，才有可能取得好成绩。妈妈保佑你吧！”我拍拍她。

她不再说什么了。

Y 老师的短信这时到了。提醒我们为保证明天的比赛状态，今天不要玩得太累。

我们回去还是感觉有点累了。

到了这里已多日，可我没有一天不是凌晨四五点钟便醒来。也许今天能睡个好觉吧！

莱莱早晨起晚了，晚得匆匆吃过早饭，甚至没时间去海边散步了。

今日两轮。莱莱上午的对手是个德国人。

德国队正好也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但不同楼区。昨晚吃饭的时候，莱莱不断向对角的德国队各桌瞭望。想发现她想象中的对手。

已经开始清场了，莱莱的德国对手才悠然向我们走来了。个子颇长，一头棕色短卷发，宽松的深色休闲衣裤，像个翩翩少年。

第七轮哈萨克斯坦选手执白坐镇一台，莱莱后手坐镇二台。

来不及照相了，我拍拍莱莱肩膀。她冲我摆着手，面带自然的微笑。

上了看台，我发现，因莱莱的台次靠前，向下的直线距离更近了一点。如果趴低身子，甚至基本上可以看清他们的棋子位置了。

我从莱莱的后背处俯瞰着，可只看了他们走完布局阶段，就不敢再看下去了。实在太心焦了。尤其是轮到莱莱走棋时，我的手心攥着汗，生怕她一着不慎走出漏洞来。

我又坐在矮凳上，强自镇定地守望着。

刚刚我看出，德国女孩布局精练而有条不紊，行棋格外谨慎。这绝对又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而在我斜前方、相距不远处，有个壮硕的中年男人始终趴在栏杆上，两眼专注地盯视着第二台。他的面孔与那个德国女孩如出一辙。

应该是她父亲吧！

今天代表匈牙利出战的小佳佳赢得很快。前半程她打得不好，得分都没能过半保本。可她还是快快乐乐的，佳佳妈妈每次看见我们就让佳佳向莱莱学习。佳佳只是笑。

他们先走了。因下午还有一轮，要先赶回去吃饭。

今日其他中国队的小棋手也似下得很快，一个一个都先后走了。

我低头看着，德国棋手开始埋头长考，局面复杂着，有些短兵相接的味道。而莱莱在托着下巴侧脸看旁边一台的棋。

这个孩子，怎么将我赛前的叮嘱忘了呢？

她已经至少三四次长时间地看一台的棋。我早拿那个曾经很爱去关注别人的乌克兰棋手教育她。现在，那个乌克兰女孩已经打到中后台去了。再也看不见她悠闲地四处溜达了。

德国女孩至少思考了二十分钟，终于走棋了。

我欠起身，是我看错了吗？她用马吃掉了莱莱一个兵，分明是弃子。

莱莱思虑了不到十分钟，吃掉了德国女孩的弃马。

结果是，德国女孩用一马换了莱莱两个兵。

局面进一步简化着。德国女孩始终行棋缓慢，似一直在仔细计算。而莱莱显得有点漫不经心，走完子又去瞟瞟旁边的棋。

一台结束战斗了。哈萨克斯坦女孩一脸阴郁地起身。而她的印度对手若无其事地仰头朝上面看着，好像在寻找家人。

莱莱走棋似乎有些过快了，不知是否是哈萨克斯坦女孩的失利刺激的她。她心里应该很明朗，赢下眼下这盘棋，她就独占鳌头了。甚至和了都是以小分占优领先。

德国女孩站了起来，打手势向莱莱提和。

莱莱摇摇头。

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对手的弃子是不成立的。

我看见德国女孩的爸爸轻摇着头，面露无奈。

我的心稍稍松了一下，虽然依然子力纠结着，局面难辨，但至少也能保个和棋吧。

赛场里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可数的不到十个台次还在艰苦鏖战中。

是不是我内心的松懈传给了莱莱，忽然，我看见德国孩子的爸爸大力向下探出了头，难以置信地蹙起眉。

德国女孩这时飞手拍出一步棋，大眼睛兴奋地在莱莱脸上打转。

是我的莱莱走出了一步随手棋，被德国对手又得一兵。不只如此，莱莱多出的一个马还被锁住了。

莱莱开始了长考。

我的脸像被人狠抽了一记似的，火辣辣的烫起来。

德国女孩仰脸望向她的爸爸，她的爸爸冲她微笑着点头，并高高地挑起了大拇指。

什么叫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两年多了，莱莱从未在国内同龄女棋手身上遭遇过败绩。这一次，记录要被打破了。偏又是一个前面成竹在胸的棋局。

我快步下楼去迎接莱莱。

刚刚她还矜持地向对手礼貌地伸出手去，可一走出赛场，远远看见我，泪水瞬间就淹没了她的脸颊。

“我是个赢棋的！”在赛场外的土路上，她不顾外国孩子诧异的目光，泪流不止。

近五个小时的战斗，最后一辆回宾馆的车都已发走了。我只好带莱莱去大年龄组赛场楼上的咖啡厅去将就一顿了。

买了汉堡、烤肠。在我的反复劝慰下，莱莱已不哭了。可她基本吃不下。味道不习惯，再加上情绪不稳。

她的委屈，我感同身受。因为我是在上面眼睁睁看着她，转瞬丧失了优势，再逐渐走入不可挽回的败局。她太掉以轻心了。对手弃子的确是不成立的。她轻松地自以为怎样下都是赢棋。

另外，她也承认了，她的半个心都吊在一台那盘棋上。哈萨克斯坦棋手意外失利，她更觉一派自在了。悲剧便随后发生了。

虽然内心里非常气她，气她的不成熟，但嘴上只能鼓励她。上午的输棋使得下午的一盘棋变得尤为关键了。与前面选手只有半分之差，只要莱莱拿下这一场，依然保留冲冠的希望。

“莱莱，你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下午这一轮，必须吸取教训，全力以赴，绝不能再掉以轻心了。明白吗？”我拉着她的手，在街边散步。

“我必须赢！不管对谁！”莱莱咬牙切齿地说。

第八轮的对手又是来自印度。她前面发挥不好，前三轮只得一点五分。后面连胜打上来，士气正旺。



下午开赛前，场面有些混乱。听说是有人举报，看台离高分台次太近，有作弊嫌疑。中午时，赛委会特意将各台次调换了方向。高分台次由北面转移到南面，南面靠里的看台设了隔离线，不允许家长越线观看。开赛后，摄像机也严禁打开了。

莱莱一下子离我远远的了。我真成了遥望她，视线正好与她形成一个大对角。

她背影从未有过的小，她一动不动，我也是，直到两眼盯得酸痛了。

一个中午，直到把她送上场，我一直尽力微笑着安抚她、鼓励她。我不想让她看见我内心丝毫不少于她的失落与伤痛。击掌离开时，她的脸色依然有些苍白，笑容是勉强的。只有泛红的双眼闪出无比决绝的精光。

这是不是又是我的一个错？我明明已经看出来了，这不是莱莱正常的状态，她的求胜之心有些过火了。但我却没有疏导她，任由她去横下心来拼命。

不过一个小时，她的情形不妙了。我感觉到了。

她的印度对手频频起身，接水、去卫生间。一路走得悠闲懒散，还偶尔停下关注一眼队友的棋。

莱莱的背影始终是僵硬的，像一块深陷的石板。

整个体育馆里的空气低沉闷重，令人透不过气来。

### 第三十三章

三个半小时后，莱莱走出来了，斜背着她黑色的棋包，眼神空洞，肿胀的脸上有一种梦幻般的表情。

她似乎还没有从棋局中醒过来，也或许是内心还难以接受这种连续的创击。

她走近我，我一句话也没有问，只拍拍她说，“走吧，下完了，就别想了。”

她的泪水潜然滑落。

我用一只手轻轻盖在她脸上，我不敢直视她，只怕自己也会有泪流出来。

“妈妈，我想赢，我开局就弃子了，我……”莱莱泣不成声。

“好了，别说了。妈妈知道你努力争取了，妈妈知道了。”我也断断续续地说不下去了，胸口痛得像有血要涌出来。

我拉着莱莱坐上赛场外的大巴，天色已渐黑下来。车还半空着，需等人坐满才能发车。

莱莱靠里，挨着窗口，低头无语。上车来的中国孩子，都习惯性的互相询问战绩。看着莱莱的样子，他们都懂事的不再多问。

最后上车来的是一批德国孩子和家长。其中就有上午赢了莱莱的德国小姑娘。

很显然，刚刚她又赢棋了，一脸笑容。一上车就跟身边的大孩子交流着。虽然是我听不懂的德语，可我完全看出来了。她的连胜得到了队友们的赞叹。调皮的大男孩们甚至逐个与她握手祝贺。她爸爸也很兴奋，不时低头亲吻着女儿的额头。

他们的喧闹引得全车人注目。莱莱也抬起头。她一定是看懂了。因为她才刚干涸的眼眶又湿了。

汽车启动了。德国队笑语不断，庆贺着胜利。我和莱莱只有长久的缄默。莱莱的侧影映在身畔的玻璃窗上，泪水像两条绵绵不绝的小河，在她无力的面颊上恣意流淌。

这一夜，我近乎没有睡觉。一天以前，我们还是意气风发的两母女，而今一切雄心壮志都沉落谷底。

我无心去算这样的两连败之后，莱莱会跌落到什么位置。名次固然是重要的，可莱莱在关键时候的意外表现更深重地负压在我心头。

每一个比赛失利的棋手，都会有满腹委屈。所以才会有人说，胜利永远属于幸运者。但这正是差距。与真正的强手综合实力的差距。

莱莱还是不行的——这声音发自我脑海，一遍遍折磨着我。它像一股看不见的疯狂的力量，执拗地击打着愈来愈虚弱的神经。我的头简直要爆炸了。

莱莱醒来时，天似乎才刚放亮。她一动不动地躺着，面色如水。我也躺着，浑身酸痛，像没有看见她似的，沉默无语。

早餐后，我们又去了海滩。她一个接一个地向远方投掷着石子。她的力量特别不稳定，忽远忽近。

“妈妈，我昨天早晨没有过来扔石子，所以我比得不好。今天我要多扔点。”莱莱说。

我说，“好，妈妈陪你扔。”

天色是灰暗的，连日平静的大海变得波翻浪涌。曾经澄澈的海水混浊幽黑，泛着虚幻暗淡的泡沫。

第九轮，莱莱的对手又是个东道主棋手。小姑娘黑发披肩，深深的黑眸，笑容温婉。

莱莱填写过记录纸，看看我说，“我再也不能输了。”

她的语气是犹疑的，瞥向我的眼神中透着求证与问询。

“不要考虑结果，只要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发挥出你的真正水平就行了。”我整理着她的衣领，说。

她无声地点头。

两连败令莱莱回复了一种温驯的状态，她的眼神摇摆闪回。从早晨开始，她便不断说着自我勉励的话，而越是这样，越表明她虚弱与怀疑的内心。自信在她身上正在一点点丧失。

我虽尽力鼓舞她，却又不能过于激发她。只怕斗志过旺，她又会两眼红红地上去拼命，重蹈覆辙。

莱莱又进入了一种令人无能为力的境地。

如果一个人，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大他（她）的内心，他人的任何劝解都只是杯水车薪。虽然她还是个孩子，可学棋让她有了独立的意志与思维方式。她必须自己去想通生命中的难题。

莱莱和棋了。

多了一个兵，却没有信心再走下去。

晚上的西餐，我和莱莱近乎一点也咽不下。回到房间，我把珍藏的最后一包方便面拿出来，给莱莱煮了。

莱莱开始时吃得津津有味。吃到一半，抬头看着一旁的我说：

“妈妈，你也吃一口吧！”

我说，“我不吃！”

“你吃一口吧！”她向我身前推推。

“我不吃。”

“吃吧！”她又说。

“我说了我不吃！”我的音量陡然提高了。

莱莱不说话了，埋头继续吃起来。一口一口，很慢。眼泪扑簌簌无声地落到面盒里。

我简直不能再看她了。我站到外面阳台上去。

不知什么时候，天空下起了雨。很小，但细密如织。

宽大的阳台是全开放的。我把两只手伸出去，感受着清凉的雨丝。他们无比温柔地爱抚着我的手臂，却为什么让我感觉如此神伤！

我又一次失控了，像我在Z市时一样。

晚间，我禁不住对莱莱歇斯底里地怒吼：“回去以后，你不用学棋了！回家！马上回家！”

第十轮开赛后，我多日来第一次没有走上看台去。我走出赛场，坐到门外台阶下的长椅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莱莱今天的对手是个阿什米尔小姑娘。已经要开赛了，才匆匆跑进去。头上戴一顶蓝灰色的棒球帽，遮着半个脸。

莱莱从昨晚与我针锋相对地吼叫之后，大多数时间都沉默并且怔忡地出神。

她向我哭喊着吼出的是：回去还要学棋，明年还要来！



我讥讽她说，今年十岁打本组都不行，明年十一打十二岁组，不更是送死吗？

她哭得声嘶力竭。喊着，明年一定要来，要来得冠军！

现在想来，我是个坏妈妈。虽然我昨晚一面说，一面就已经悔了。

我不该故意刺激孩子。不该故意在她已经那么痛的伤口上又撒下一把盐。明明知道她那么爱棋，从她在幼儿园普及班里第一次认识了小小的棋子开始，就不可救药的爱上了。她没有一天不缠着我和洛岩，摆开家庭战场。五年了，我们从当初为锻炼她的心智而让她坚持学下来，到如今，越走越远，越走目标越高、越艰难，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

眼泪就从这时起，像断线的珍珠从我眼里涌出。

我掏出手机，开始写短信。不是给洛岩，他的痛苦早已不亚于我，我不能再撕扯他的心。我一一发给 Z 市的 Y 老师。

我连着写满了三条或者四条。

我说，Y老师，孩子又进场比赛了。我坐在赛场外，从未有过的痛苦与感伤。对不起，Y老师！在最关键的时刻，莱莱没有挺住，从而错失了夺冠的良机。她一定让您失望了！遥想我们从踏上棋路那一天起，就饱受着胜与负的折磨。我真想回去以后，带着孩子离开这个痛苦的圈子，我真想从此再也不要忍受这种撕心裂肺的煎熬！可莱莱泪流满面地告诉我，她明年一定还来，她要把冠军夺回来！怎么办哪？我该怎么办呢……

我一面写，一面“哗哗”落泪。

几年来，带着孩子孤身在外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脑海。

我想起我终日枯守着一室的清寂，在突至的倾盆大雨中，手忙脚乱地用脸盆接着屋顶的漏雨；我想起我被一只从纱窗偷钻进来的大老鼠吓得一动不敢动，从此再闷热，也不敢敞开厨房的小窗；我想起电闸突然烧坏，满室漆黑，我和孩子紧紧相依的时刻；我想起我们酷暑里被毒烈的蚊虫叮咬，伤口红肿发炎，我的小腿为此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我也想起春节将至，在满城喜庆的爆竹声里，我为买不到返乡的车票夜不能寐；我想起长假之后，我和莱莱去车站送别

洛岩。莱莱笔直地站在秋风里，泪水从发端滴落到地上，久久不肯离开；我更想起莱莱输棋回家，毫不示弱地与我顶嘴，我砸向她脸上的巴掌；想起我怜惜地搂着睡去的她，叹息着、轻轻吻去她颊上未干的泪渍……

几年中的苦痛似乎在这一刻，齐涌心头。我握着手机，任由自己泪如雨下。旁边的座位上，起初坐着两个外国人，后来，他们都小心翼翼地离开了。长椅上再没有人过来坐。所有经过的外国人，都惊诧地扭脸看我。我全然不顾，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我要痛快地哭个够！

Y老师给我回复了。也是长长一段。

他说，孩子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我也很难过。赛程过半与偶然失利之后的调整，是很重要的。我应该事先提醒你们。这也看出孩子的心理素质和综合实力还有待提高。孩子还小，未来路还很长，多一些挫折、多一些历练对未来发展未尝不是好事。现在开始，告诉孩子，不要想名次了，要鼓励她，她依然是优秀的！为自己的尊严而战吧！

我一遍遍读着Y老师的短信，静静坐了很久。直到有个男孩过来，指着我身边的空座位，试探地用英语问我，能否允许

他坐下。我才缓过精神来。

我去洗手间洗脸出来，刚刚走上看台，就见莱莱已在下面起身收拾棋包了。

她终于赢了。

### 第三十四章

久违的胜利让莱莱的脸恢复了一些光彩。

她出来就告诉我，那个德国人又开始哭了。哈萨克斯坦的局面又挺复杂，不好说。

我提醒她，怎么心思又放到别人的棋上了？

她吐吐舌头，赶紧说，是自己下完棋去看的。

赛程过半时，曾与莱莱并列榜首的哈萨克斯坦棋手下半程明显发挥失常，遭遇了三连败，比莱莱还少了半分。而休息日之后两连胜的德国小姑娘，上一场是抹着眼泪出来的，看样

子，这一场又很艰难了。

比赛总是喜忧参半的。所有胜与负都是一时的，一场赛事中是这样，漫漫人生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莱莱所在的十岁女子组变得情况复杂了。比分咬得很紧。明日的收宫之战显得极其重要。

晚上，我和莱莱一直在宾馆大厅里等着对阵表送过来。

几个中国队的大女孩也挤靠在厅里两溜长沙发上。他们互相比较着刚才在餐厅用数码相机或者手机偷拍的所谓帅哥相片。德国队的几个男孩子各有特点，金黄头发的、黑头发的、棕色头发的。他们争论着哪一个最帅。

莱莱也在一边凑着看，一脸傻呼呼的笑。

我沉静地看着他们。莱莱是孩子堆里最小的一个。而每次带她外出征战回去，我总觉得她似乎一下子就长大了一些。

真好，她又会笑了。在经受了沉重的打击之后，她又笑得那么心无城府了。

莱莱最后一轮的对手是个高她半分的印度棋手。莱莱告诉我，就是她，在第七轮，在一个和棋局面下赢了哈萨克斯坦女孩。

“明天，我一定得把她干掉。”莱莱硬生生地说。

晚上睡了一场好觉。当然是比起前两晚。

早餐后，我们又来到大海边。

大海就像我们初见那天一样，辽阔浩远，宁静无波。

莱莱的石子扔得高飘有力。

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来看大海了。今天结束了最后一场比赛和闭幕式之后，明天凌晨，我们就将离开这里，踏上返程之路了。

这大海陪伴我们度过了近半月的时光。何时我们的心胸也能如海一样自由宽广！

莱莱的对手已经先行坐到了座位上。黑短发，稍显粗胖的身子，一脸深思地看着莱莱。她的妈妈站在她身后，带副眼镜，长辫子及腰，微笑着向我们点头致意。

这位妈妈我常在看台上看到，总是坐在角落里，捧着本书静静地看。

莱莱最后这场坐镇三台。第八轮赢了莱莱的的印度棋手在一台，这场和棋便稳获冠军了。而后面的棋手因比分各自相差半分，最终名次还在悬念之中。

我最后一次与莱莱击掌。她一脸宽和的笑容。

看台实在太高太远了，尤其是凝神得久了，莱莱的牛仔外套在我眼里就成了灰蓝的一片。

中国队今年的整体战绩不佳，男女各年龄组基本都已失去了夺冠的最后希望。比较起来，莱莱还算好的。

这一次印度棋手异军突起，尤其是小年龄组。这一赛场共四块金牌，有三块基本已被印度队收归囊中了。

而莱莱这场的印度对手，若赢下莱莱，便也稳获亚军了。

昨晚，我只对莱莱说，你放开下吧，已经赛到现在，妈妈知道你尽力了，不管什么结果我们都能接受。

莱莱说，我宁肯输了，也不和。

又说，妈妈，你放心，我不会上去拼命了。

现在怎样了呢？莱莱的对手会不会力争取胜，主动与她选择你死我活的着法？莱莱偏又是后手。

也不知是否肤色的关系，印度孩子总给我一种强悍、凶猛的感觉。

印度对手一次次起身去卫生间，莱莱也一次次起身出去。两人的步态都比较安闲。怎么回事呢？

莱莱给我的直觉，至少她局面不差。

莱莱回到座位看了一眼棋面，就松弛地靠坐在了椅背上。二台的阿塞拜疆棋手跪坐在椅子上，抻着脖子，观看莱莱这盘



棋。

两个小时以前，我和莱莱刚找到座位，一旁那个长着一头浓密的长卷发的阿塞拜疆女孩就向莱莱打起了手势。一点也不避讳对面的印度女孩。

她的手势很明显，她在祈祷莱莱取得胜利。

如果莱莱赢了，她也赢下来， she就把印度棋手挤下去了，她就是亚军。

莱莱与她的对手都似久不动子。看架势，是该印度孩子走棋。可我不能确定，只怕眼中所见会掺杂了幻觉。

我怎么会这样了呢？渴望、无助、憧憬、失落，各种各样的复杂滋味齐聚心中。以至于我又一次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

我看到的真的是印度孩子主动伸出了右手吗？

我疾步穿过人群，向楼下赶去。

我的脚步太快了，莱莱还没有走出赛场。

我站在门口，迎视着她一步步坚定地走来，向着我高高地伸出两个胜利的手指。

晚上的闭幕式，莱莱上台领了奖杯与奖牌。平生第一次，居然有孩子请她在纪念册上签名。她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写完了，又恍然地对我说，“坏了，妈妈，我写的是中文，忘写拼音字母的了。”

这些日子，比赛签名必须要写拼音。她自然还是习惯写中文。

我说，“没事，正好让外国人好好研究研究汉字。”

最终，莱莱是获得了十岁女子组第三名。

她与另一个大男孩同为中国队当届的最好成绩。

差强人意的结果，透出一些无奈与不甘。

回程我们途经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才算真正感受到异国都市风情。

漫步在第比利斯整洁、宽敞、哥特式建筑林立的街头，莱莱兴奋地对我说：“妈妈，出来真好，明年不知要去什么国家，我还想去！”

我没有接她的话。我只怕自己一张口，又会忍不住吐出不该吐出的话。我想说，出国不是来游玩的，家里一次次要花多少钱。

不，我还是什么也不要说了。她是格外敏感的。不要又搅动她的心，勾起她隐伏的雄心壮志。

她正在休闲与快乐之中。就让她尽情享受这赛后的轻松时光吧。

如果有梦，就将他们留藏在心底，留待明年。

任何人都不可预知未来。那时的我们是不会知道，一年之后的第二次异国征战，独身随队前往的莱莱依然是带着满腹遗憾与痛悔回归家乡。

冠军是唯一的。也许，冠军不该是一个孩子选择下棋与比赛的唯一目的。但在多年的艰辛跋涉之后，在刀光剑影的拼杀

之后，谁不想少些失败的教训与痛楚，谁不想挺立到最后，成为笑傲群雄的强者！

### 第三十五章

从格鲁吉亚回来，我们在家乡 c 市休整了两日，主要为倒时差、补功课。随后就急急赶回了 Z 市。

对于学习，几年来，莱莱一直没有落下。因为不时外出比赛，稍有漏过的地方，我都尽量给她及早补上。对学习成绩，我没有给她太多要求。什么都想达到最优，孩子会承受不住的。

莱莱本身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偶有考试成绩不理想了，还没待我多说什么，她的眼泪先就“扑扑”往下淌了。

这番缺课前后近二十天，算时间最长的一次了。休整的几天里，我在家顶多给她补了三个小时。没想到，回到 Z 市的第一天，就赶上整个五年级月考。英语前一天已经考过了，莱莱没有赶上。一个上午，考了数学和语文。

“要知道今天月考，我应该晚一天上学。”莱莱中午回到家，

怏怏不乐地说。

“都不会吗？”我问她。

“也不是，有的拿不准。”莱莱皱着小眉头。

“没事，抽时间妈妈带你再补补。”我安慰她。

成绩出来还算不错，语文 91 分，数学差一点。可数学老师还在全班表扬她说，看看人家江雪莱，没有来听课都考了 86 分。

一周之后就是期中考试了。莱莱很快赶上来了，成绩都回到了九十五分上下。

去学校给莱莱开家长会，遇到了莱莱二年级刚转学来时的班主任张老师。

张老师老远就冲我笑，大声说，“怎么，还在下棋？还没回家吗？”

我回说，“是呀。”

“哎哟我的娘嘞！”张老师慨叹着，直拍脑门。

回家。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呢？

在格鲁吉亚莱莱连续失利的时候，我冲动地想过。回国以后，我也与洛岩倾诉过。可内心，抛开莱莱自己的愿望，我和洛岩总觉得孩子在这条路上尚未走完。还要走多久，她还能走出多远。我们不知道。

Z市俱乐部大班里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今年九月以后。一半多的孩子都上了中学。再大的甚至要进入初三毕业班了。

年龄大了功课多了，时间越来越紧。能坚持按时来上棋课的孩子越来越寥寥可数了。很多时候，老师编排上了对阵表，却找不到对手来下。你来我往的，孩子们很难聚齐。

曾经与莱莱并肩练棋的同龄男孩牛牛半年前就不来学棋了。还有很多莱莱熟悉的伙伴。即便他们暂时还有时间和精力。

为什么下棋呢？初入这块方寸之地，所有家长都只为开发孩

子智力、磨练意志，但随着年龄增长，学棋的队伍自然便两极分化了。

想作为业余爱好的已经是业余爱好了，剩下的都是不忍舍弃或者心有不甘、期待更高突破的孩子与家长。

比较起来，Y老师的小班队伍倒越来越壮大起来。满满一大教室的孩子和家长，到处都是憧憬的眼睛。让我想起两年多之前，Y老师初来Z市开课时的情景。

那时所有Z市当地过来听课的孩子，劲头多足啊！而今，那股热浪已随着孩子们年纪的增长，而渐渐退去了。不，应该说是转移到了更小的孩子们身上。

大约人都有这个阶段吧，对一项事务的喜爱甚或狂热，总是由弱到强，再由强转弱吧！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

莱莱倒是一如既往。

重新回到Z市，Y老师没有再主动提起这次世界比赛的事情。也没有看莱莱比赛的对局记录。只是有一次说话间，提及我和莱莱的心理承受能力都需加强。大约我那些血泪交织的短

信给他印象太深刻了。还有就是，或许那赛程中出人意料的起起落落，对于 Y 老师也是种难言的折磨，他不愿再提及。

新一届的全国青少年冠军赛又开始报名了。这一次继两年前再次安排在郑州。

“妈妈，多好啊，那是我的福地！”莱莱对我说。

明年她十一岁，要参加十二岁组角逐了。

一年的变化有多大，谁能预料到呢？

我们只能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备战。

我对莱莱说，“不要说退步，你不进步或者进步太小，就相当于退步了。知道吗？”

莱莱低头不说活。

她是不高兴了。

不知怎么，我们两个一回到 Z 市的这间屋子里，就互相变得



异常敏感又锋芒毕露。好像随时能从对方身上发现刺向自己的刺。

莱莱这是觉得我暗讽她已经退步和落后于人了。她自然不服气。

离家外出快三年了，莱莱眼见着一天天长大，个性也变得越来越强。

洛岩告诫我的是，我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能起落太大。孩子会不知不觉地学我的。

而洛岩早已发现，莱莱说话的语气和神色与我越来越像。尤其是她急躁起来的时候。

是的，我早已不是从前那个温文尔雅、心平气和的好妈妈。这么久了，只要莱莱正在下棋，即便不是正式的大赛，只是俱乐部里安排的内部练习，我依然会拘谨得手心冰凉攥汗，依然会神经质地左顾右盼，故意转移视线，消除心头的躁动情绪。

我只想她赢。我像钻入了一个怪圈。明明知道，世上没有常

胜将军。明明知道莱莱与那些孩子有年龄差距、有性别差异。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

我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我时常在心里忏悔。在对孩子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以后。但我的忏悔更像一种自我安慰。这一次的竭力隐忍，只是为了下一次更猛烈的爆发。

Y 老师认为应该讲的布局都已经讲过了。不管是否记住、是否理解，以后的任务主要就是实战练习。

大班的课程从过去的研究布局，变成以下棋与复盘为主了。

莱莱现在输了棋虽然依然会走向我身边，可她基本上不看我，只是垂首而立，像做好了接受一切批判的准备。

而大多数时候，我不待她走近身边，就已先行走出教室。输了棋的气氛令我窒息。我一刻也呆不住了。俱乐部的玻璃门上映出我铁青的脸。

莱莱紧跟在我身后，一语不发地往家走。

我像身边没有人一样，自顾自走得飞快。

直到经过十字路口时，一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发了疯似的呼啸而来。我回身一把揪住莱莱的胳膊，将她甩向身后。

我出手一定是太重了。她的胳膊在我手中挣动着，口里发出“滋滋”的抽气声。

我放开她，两人重又各自走各自的路。

深冬的小屋里只有森冷的气息。

我不想理她，收拾衣服、床铺，开火烧水。

如果不是她颤巍巍地把英语书捧到我面前，让我帮她签字。我想我还会忍住，不动声色地忍住。

莱莱班里的英语老师要求学生每天在家里至少听十五分钟英语磁带，家长要监督并签字的。莱莱有时没有空闲听。我以她会了为准，也不强求她。照常每天签字。

可这会儿，我的火气一下子腾空而起。我竟然口吐脏字了：

“这些狗屁东西，签了有什么用？拿一边去！”

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了。我历数起大脑里储存着的莱莱所犯过的种种错误。棋上的、生活上的。还有我自己所忍受的这种近乎水深火热的生活。

这些是我反反复复在无数个夜晚对她重复了无数遍的。我已没有力气再对她喊叫。

我只是诉说着。声音时高时低。一会儿声色俱厉，一会儿又如泣如诉。念叨到后来，我几乎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这房间里充斥的声音并非出自我，我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注目着眼前的一切。

零乱不堪、凉气袭人的小屋里，一个是满脸暗疮、无休无止地恶语相加的妇人，一个是无声无息、强自忍耐的女孩。

莱莱是在忍耐，忍耐我随时发作的满腔怨怒。他们潜伏进我的身体里，时时有可能像开闸的洪水喷薄而出。

我并不知道她的压抑程度，更根本没有料想到她也有达到极限的时候。

那一刻，她已不再是我熟悉的、我每时每刻捧在心口上的菜菜了。

第一次，我还说到兴头上。她忽然打断我，狂躁的声音压住了我的：

“别说了！你再说，我把电脑给你砸了！”

她的眼里喷射出的居然是仇恨的火光。

第二次，我几乎是刚刚起头，她就气冲冲地直奔厨房而去。厨房里马上传出“哗哗”的放水声。我没有管她，提高音量继续说下去。

她已端着大半盆水，气势汹汹地径直走到我面前。

“你再说，你再说，我就把这盆水浇到你头上！”

当然，她既没有砸电脑，也没有用水浇我。她只是要表达出她的极端愤懑的情绪，她只是也要寻求发泄的渠道。

第二天，她总会超乎寻常地温驯。她望向我的目光里依然充满依恋。也许，她在用这种方式向我道歉。

她记住了我前一晚难以至信的眼神。她知道，她让我受伤了。

### 第三十六章

临近岁末，剑客妈妈带着剑客到Z市来练棋了。

剑客妈妈跟学校请的假，反正课业结束了，就不参加期末考试了。出来练棋加比赛。

二零零七年全国小学生比赛正好在Z市举行，时间是二月初。

剑客妈妈的安排很紧凑。练棋、打全国小学生比赛，稍事休息，之后，直奔郑州，去参加全国青少年冠军赛。

“你春节不回家了吗？”我问她。

“不回去了。折腾那干啥？”剑客妈妈说。“儿子在哪儿，

哪儿就是家。”

剑客妈妈是个豪爽、豁达，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人。我过去还在 A 城时就听说了她的事。为了挣点钱，她一大早就起来去批发市场批一大箱饼干之类的零食，拉到学校门口去卖。太阳底下一站就是一大天。

她特别心灵手巧。平时一点也闲不住。我在棋院时，眼看着她坐在最后面，一边盯着儿子上课，手里一边飞针走线，一个晚上能织出大半个袖子来，还是带编花的。

他们一家离开 A 城前，我曾经过去想帮帮忙。结果发现一点下手都打不上。剑客妈妈和剑客爸爸抬着实木的床板下楼，一人一边。剑客妈妈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地下掉，嘴巴里却不吭一声。干起活来，她的拼命劲儿简直与男人无异。我看得直咂舌。

这次听说是剑客爸爸回原单位上班了，年底单位效益不错，不便请假。只好由剑客妈妈带他出来了。

“要不是为那点奖金，早他爸带他了，我才不愿意带他出来呢！这小子根本不听我的！”剑客妈妈说起剑客来，一肚子

怨气。

而自从剑客妈妈过来了，我的心境还略好了些。因为有了个可以交流开的人。曾经相同的经历，让我们特别能够相互理解。

“你说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孩子也是。我有时觉得自己简直要疯了！”孩子们在前面下棋，我忍不住跟剑客妈妈倾吐。

“都一样啊！”剑客妈妈了然地点头。“我们也是在 A 城呆了两年多呀，人都呆傻了，都呆疯了！也别怨孩子脾气不好，咱成天都那么大火气，还能指望他们学出什么好来！”

“不过你们还挺争气，这两年成绩不错。”她又说。“我们这是完了，越整越落后，自己练还是不行！”

连着两届全国青少年冠军赛，剑客的成绩都不够理想。前年在郑州还不错，最后得了亚军。但闭幕式上，剑客上台领奖时，脸颊上的红手印清晰可见。看来，亚军的结果，剑客爸爸是极不满意的。他们一家的付出也的确太大了。想起剑客他们在 A 城的家，棋书在墙角堆积得小山似的，都翻得破破



旧旧的。他们多年默默用了多少功夫啊！

听说现在回到家乡，虽然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对对手练棋。可剑客在他爸爸的督促下，还是从未放弃。

说起来，这次剑客母子到 Z 市来，我真应该请他们到家里来做客。可我考虑了几次，也没有吐出口。

因为我和莱莱现在的家实在太脏乱了。我早已没有初到 A 城时，稍有空暇就着手整理卫生的好习惯了。

地方原本就不大，东西又越堆越多。房子老旧，厨房厕所的四壁稍有震动，就一片片向下掉墙皮。我有时真觉得自己像坐在垃圾堆里。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像团垃圾。头发好几个月没去染了，过去染过的深棕色早褪成黄色了，一头黄白相间的乱发。少女时期的暗疮因为长期失眠与内火，重新回到了我肌肉松弛的脸上。

再有就是，在我心情黯淡的时候，尤其是与莱莱吵闹之后，每当想起曾经在她眼中看到的、那种仇视里夹杂着蔑视的目

光，我更加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多余的、一无是处的人。

剑客母子住到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小旅馆。因为吃饭不方便，我跟剑客妈妈说，反正我要常给莱莱做饭，不如也给剑客做出一份。剑客妈妈极力谢绝了。因为一个周末的两家外出吃饭，我多花了一点钱。剑客妈妈不几日就专门给莱莱买来了一份肯德基，作为答谢。

剑客妈妈说，“你什么也别说，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你多不容易，我都知道。”

离小学生比赛越来越近了，因为有团体成绩，早早就有两所当地小学邀请莱莱参赛。正好在 Z 市比赛，我们就当作是全国青少年冠军赛前的练兵，去参加了。

小学生赛分成 ABC 三组。按年龄，莱莱应该报 B 组的。因为团体荣誉的需要，将莱莱放在了 A 组。A 组属小学高年级组。

这届小学生赛是历史上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共有六百多人。安排在一所师范附属小学进行。

孩子们入场了，我和剑客妈妈以及家长们一起，在外面等候。楼道、操场上都是人。

莱莱这阵子状态一般，在俱乐部里输赢各半。虽是期待着她能赛好，以便调整到最佳状态，接受下面的大赛考验，但因有年龄差距，不敢奢想太多。

“别站着了，走走吧！”剑客妈妈拉拉我。

我们开始沿着学校的塑胶跑道，一圈圈散步。

天有些阴，凛凛寒风吹打着脸。

“这孩子，昨晚又跟我闹了……”剑客妈妈又跟我念叨起孩子的事。

“下次我肯定不带他出来，一点老实劲也没有，让干啥偏不干啥！”她又说。

“在家里他爸还打他吗？”我问。

“不打了，打不动了！也不能打了。一动手，我儿子就说了，

‘爸，你又打我了，我可给你记着呢！’会记仇了。”

我笑。笑过了，跟她说起我昨夜做的一个梦。我昨夜梦到一堆堆的蛇从笼子里爬出来，大的小的，有粗有细，我怎么也躲不开。结果被吓醒了，一身的冷汗。

“梦到蛇是好梦！”剑客妈妈高兴地说。“这是你们要遇上好事了。”

好事？现在对于我们，还会有什么好事！除了棋，除了比赛。

难道我的梦真是灵验的吗？

一开赛，菜菜就取得了连胜。

那些天，菜菜穿着她最喜欢的一件雪白的棉服。衣服又长又厚，裹得她像个肉球。

每场赛完，她都是飞快地跑下楼，一直冲向操场上的我。

“妈妈，赢了！”

“妈妈，赢了！”

“……”

她一次次自豪地重复着相同的话。

弄得剑客妈妈都看出来了，一发现远处滚动而来的白球球，就提醒我说，“看，你闺女又跑着出来的，准是又赢了。”

“妈，我这次不知道怎么了，特别有信心。觉得他们大，也不会多厉害！”往汽车站走的路上，莱莱亲昵地依偎着我，说。

这应该是我和莱莱心情最舒畅的时刻。我们又恢复成真正的母女。互相对视的眼神柔和而充满爱意。

我心境好了，可开赛后的第三天早上，剑客妈妈的嘴巴周围起了一圈红肿的水泡，带得整张嘴都肿起来。她的火气实在是太大了。不知是不是与剑客前一天多子和了一盘棋有关。

“其实我也不是只因为他和的这盘棋，”剑客妈妈轻声轻气地说。因为疼痛，她有些张不开嘴。

“我这是第一次带孩子出来比赛，以前都是他爸带着。我可真是受不了了。还怕孩子成绩比差了，他爸怨我！”剑客妈妈又开始拉着我绕圈。

空阔的操场，寒风格外肆无忌惮。每当一阵风吹得猛了，剑客妈妈的嘴角就隐隐发出“啾啾啦啦”的吸气声。

我一直以为，我算是最心重的家长了。因为这些年压力的逐步增大。可剑客妈妈却比我更甚。

远远地，我们看见了剑客从楼里跑出来。剑客妈妈嘴上惊叫着，儿子出来了，儿子出来了。可脚底下没有一点上前迎接的意思，只站在原地不动。

剑客跑过来了，却没有在我们旁边停留，他冲着小足球场上踢球的孩子们而去。偏他又是张扑克牌脸，面色无波，让人一点端倪也看不出来。

剑客妈妈这时反倒不看儿子了，侧着脸看我。看得我莫名其妙。我倒先忍不住了，大声叫住剑客，问他怎么样。

“赢了！”他轻描淡写地回说。

“哎哟我的妈呀！”一旁的剑客妈妈直捶胸口。“我这心都快跳出来了。你说这死孩子，也不说一声，就想着去踢球！”

我笑问她，“你刚才怎么不问他？你怎么直看我呢？”

“我哪儿敢问哪？瞅都不敢瞅他，就怕他告诉我他输了。”

“你太紧张了。”我拍打拍打她僵硬的后背。

“我这回可体会到了，我看我比我儿子还紧张，他倒跟个没事人似的！你知道，他爸知道他昨天和了盘棋，给我发短信说什么吗？他说，给我打，照死里打，打死拉倒！”

“啊？”我吓一跳。

“这多亏是他爸没在这儿，要不我儿子又得挨揍了。”

“这回不用揍了？”我故意说。

“我儿子赢了，还揍啥呀！”

剑客妈妈说着，“嘿嘿”笑了。可刚一咧嘴，又疼得捂嘴蹲到了地上。

有人忽然在我肩上轻快地拍了一下。

不用回头，我也知道是谁出来了。因为我闻到了我最熟悉的气息。

### 第三十七章

大年初四，我们重又坐上了去往郑州的长途列车。

洛岩对我说，“如果不是孩子要参加这么紧张的比赛，我真觉得咱们一家人像是出去旅游。”

我笑而不语。

是啊，我们一家三口还从来没有一起出去纯粹的放松和度假呢。开始是孩子小，孩子大了，我们又踏上了这条无涯路。会的吧，会有一天，我们都能放下所有羁绊，神清气爽地携手同游。



除夕之夜，Y老师因事回南方老家了。几年来，他头一次不能亲自带队去参加全国青少年冠军赛了。

全国小学生赛上，莱莱跨组取得的全场唯一的九连胜战绩，令Y老师很高兴。我们节前返乡时，关于郑州的大赛，他只叮嘱我一句。他说，莱莱目前最大的敌人是她自己。

去年的发烧经历令我们记忆犹新。今年回家，格外注意她的身体。许是我和莱莱在寒冷中住得习惯了，回到温暖的家反而感觉不适了。

我们在A市晚上睡觉时，习惯了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鼻子眼睛在外面。可回到c市，莱莱换盖了毛毯，还是热得每天早晨起来就流鼻血。

看见洛岩用那么温柔夹杂着疼惜的眼光望向我们，我赶紧说，“你别又觉得我们苦，我们在那边习惯了，凉点挺好。”

莱莱也赶紧说，“就是。妈，这儿太热了，你还是赶紧给我换成毛巾被吧！”

还好，一直到出征，莱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俱佳。她雄心勃勃，可话到嘴边，却很含蓄。

她说：“我帮你省了两年的报名费了，我明年的还给你省下来。好吧？”

我摸摸她的头，笑说，“好。”

眼看着她一点点长大起来。离家时是八岁生日还没到的小毛丫头，三年了，现在虽然还有些瘦弱，但越来越挺拔，甚至有些少女的味道了。

想起俱乐部有个小班的男孩，比莱莱小好几岁，课间特别喜欢看着女孩玩。有一天，他突然跑到我面前说，“阿姨，我看出来了，长大以后，江雪莱肯定是个美人儿！”惹得周围家长一阵爆笑。

在天下所有做父母的眼里，自己的孩子都是无比可爱的。今年，莱莱还会继续带给我们惊喜吗？

驻地还是两年前的驻地，只是莱莱组的赛场改在宾馆主楼上面的会议室。因为Y老师没有来，缺少一个有力的组织者，

再加上一年比一年增加的参赛人数，我们整个俱乐部住宿编排得比较混乱。有些家长索性带着孩子到外面去住了。

我们与一些小班家长做了邻居。所有手续都办妥，时间已不早了。Y老师不在，怕有什么比赛新精神，吃了晚饭，莱莱又催着要与我一起去旁听领队会。

这次莱莱的情绪格外高涨，也许是小学生赛给了她无比的信心。听说第一轮对手的名字，很放松地睡觉了。

洛岩为了适应莱莱喜欢的温度，只把空调打在最低档。冻得他半夜起来，还要再压一条毛毯。他笑说我们俩这几年出去，都锻炼成了怪人，冷热不惧。

第一轮莱莱胜得很轻松。

因为是去年很快赢下的对手，连我跟洛岩都没有太担心。

到处是老朋友，因为孩子比赛而相识。想想世间的事真是奇妙，如果不是孩子学棋，我们怎么会有机会结识那么多天南地北的同命人呢？

年年相遇，大人们没有大变，只是不断衰老了。变化的是孩子，一年一个样，像幼苗长成小树，又一日日在无数期望的目光里拔节、成长。

中午，在莱莱的要求下，我们又去找两年前的小饭店。那一个一个相连着的小店，因为我们这些异乡人的来访而格外欢腾热闹起来。

莱莱下午第二轮的对手，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按说，莱莱这些年四处征战，不管是本年的还是大上几岁的，全国有些名气的都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这一个李煜，料想应该是个新人吧。

莱莱完全没有在意。我和洛岩也是。

世间的事是不是都会有因果反应？所谓过犹不及？！

人不能够没有自信，尤其是一个棋手。但如果自信得过了头，她也许就迷失了自己。悲剧的发生至少证明她轻敌了、草率了，她首先是被自己打败了。

莱莱下午入场后差不多两个小时，我从房间出来，到赛场楼

上去。

赛场外是个不大的方厅。摆着大小几溜沙发。坐满了等候的家长。

剑客妈妈正对着紧闭的赛场门，靠墙站着。看见我，猛冲我招手。

“你说我儿子，我刚从门缝看见他，又不好好下自己的棋，满赛场溜达。真气死我了，真想上去给他两下！”剑客妈妈拉住我，便开始数落。

“那准是局面好了。”我说。

“什么好了？人家又没认输，棋这东西没到最后，哪敢说谁输谁赢啊？”

我点头。都是多年陪伴孩子的老家长，心思与担忧是一样的。

Z市俱乐部的凌新下完棋了，过来这个赛场探看情况。

我让他进去瞄一眼莱莱的棋。孩子入赛场，是无人拦阻的。

凌新大莱莱四岁，人很懂事沉稳，一直是 Z 市俱乐部 A 组前三名的水平。但现在因为大了，学业紧张了，也很少有时间来俱乐部下棋了。到了他这个年龄组，又是男孩，竞争极其激烈，前六之争不亚于成年专业选手比赛。

凌新出来了，告诉我，莱莱局面还复杂着，但她一直压着对手，应该没什么问题。

后面又加上一句，阿姨，不用担心，她表情挺轻松的。

凌新的话带给我一些安慰，陪着同样局面复杂稍好的剑客妈妈继续耐心等待着。

听剑客妈妈说起，在 Z 市过除夕，本想去饭店要份饺子的，结果在附近找不到一家开业的饭店，只好在超市买了速冻饺子，娘俩偷偷在房间里背着服务员，煮了吃了。因为无事可做，娘俩大年初二就背着行李由 Z 市来郑州了。这个年也就这么过完了。

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父母的苦心呢？

我深深理解着他们，也为我们同样未卜的前程而幽叹。

孩子们越来越多地结束了战斗，门外的沙发都空出来了。我和剑客妈妈坐下。不一会儿，又不约而同地起身。我们都坐不住啊。

三个多小时了。赛场门口完全静下来了。有一个格外高大的南方家长刁着烟过来晃了两圈，又走了。我和剑客妈妈互相对视着，两张孤苦的脸，只有无奈的苦笑。

洛岩发了两次短信，询问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心里涌起一阵阵恐慌。有种不好的预兆在脑海里跳闪。现在双方时间都应该紧张了。而莱莱的强项从来不是快棋。她的稳健风格决定了她行棋向来喜欢深思熟虑。

“你们绝对没问题，你们稳当！”剑客妈妈慰抚着我。

而差不多她的话音刚落，那个高个子的南方家长又过来了，嘴角依然刁着烟，旁边还跟着一个我熟悉的莱莱组的孩子爸爸。他的女儿曾经是八岁组的全国冠军。走过来，他给我们

互相介绍着。原来那一个正是莱莱目前的对手李煜的爸爸。

介绍过，他又说，刚才有孩子从侧门进去看了，江雪莱的棋已经不大好了。

随着她的话音传入我的耳朵，我的头“嗡”一阵鸣响。

而李煜爸爸倒是一直春风满面。

那个女孩爸爸进赛场去了。莱莱他们这盘是十二岁女子组最后一盘棋了。保安已不管进出的人了。

剑客妈妈要拉我坐下，她也有些不知所措，又不知该怎么安慰我。

我站着，跟李煜爸爸随口闲聊了几句孩子学棋的事。可大脑里是空白的，我甚至不知嘴巴上在说着什么。

女孩爸爸出来了。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李煜多一个象，象对兵，莱莱已经守不住了。

我的脸烧起来。就仿佛是要输掉这盘棋了，是我犯了错误



正在被别人指责。巨大的羞耻与失落同时占据了我的心。

两个孩子很快出来了。一个是兴奋的、含笑的面容。一个是苦痛的、泛红的双眼。

尽量友好地与胜利者道别，我拉着莱莱回房间。才刚转身迈下台阶，莱莱的泪就垂落下来。

我的心一阵阵绞痛着，这痛楚令我对莱莱的安慰显得那般苍白无力。我搂紧她的肩头，任她哭出心头的委屈。

回到房间，洛岩拥抱了莱莱。

“没事，不过是一盘棋，没事！”洛岩不住地说。

情绪平稳下来，莱莱说起自己。她说她一直局面不错，太放松了，没有注意到对手有反击。

“吸取教训吧，不要轻视任何对手。才刚进行两轮，后面还有很多机会。”我说给莱莱。

莱莱第二轮的意外输棋好似一下子抽去了我的大半力气。尽

管我每场赛前如常地给莱莱鼓劲，可内心里的失意始终弥漫着，难以散去。

洛岩说我这几年把自己的心态熬坏了。

我承认，但就是没有办法完全释怀。明知，一场大赛，输掉一盘棋是太正常不过了。疏忽也好、失误也好，实力有差距也罢，只要是比赛，每个人都该接受任何结果。

但在我心上，莱莱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它多日里延续加深着我的自责。让我在每次等待的无聊时刻里，痛悔着自己为什么那之前没有更多地提醒孩子、警示孩子，为什么没有预料到每一个陌生的对手都可能是一匹潜伏的黑马。

对，李煜应该就是这一年十二岁女子组里的黑马。在休息日到来之前，她干净利落地迎来了六连胜。

而莱莱虽在后面连胜四场，可过早的失利还是使她大分、小分都不占优。

胜利之后，我们自然都是快乐的。但一次次，我和莱莱都能从彼此眼底看出隐藏的无可挽回的遗憾。

“妈妈，李煜又赢了！”莱莱说。

“莱莱，下好自己的棋。不要这么关注别人！”我说。

休息日，我们从没有外出去游玩的习惯。上午三口人睡了一个懒觉。中午吃了饭回来，莱莱忽然精神有些恹恹的。

她说很想睡觉。

我们只当她是多日比赛累了，没成想她睡下了，便一觉不起。天色已经昏暗下来，她还在沉沉地睡。呼吸重重的，脸色越来越暗沉。

我还在洗手间里洗着衣服，洛岩过去试了一下莱莱的额头。回头就冲我高叫，快把体温计拿出来！

体温计上显示出来的温度让我们一愣。

三十九度五。

### 第三十八章

莱莱是强被我拉起来，服下了退烧药。心里面祈祷着，她这次能像是过去有一回在 Z 市发烧时那样，一副药下去，就见效了。

莱莱又睡去了。汗水浸湿了衣服。

怎么办？

我和洛岩商量着。洛岩的意见是马上去医院。他抓起电话询问总台，了解到了距离最近的一家医院的位置。

莱莱睡得极不安稳。嘴里呢呢喃喃的。

我轻叫着她，告诉她要起来上医院了。

“不，我不去。”莱莱闭着眼睛挣动着，“我想睡觉。”

“莱莱，去医院吧，烧得再厉害起来，你明天怎么比赛呀？”洛岩也劝她。

大约是听见比赛两个字了，莱莱的眼睛睁开了。在壁灯柔和

的光亮里，她的有些失神的双眼努力大睁着。

“明天我就好了，我明天能比赛！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莱莱的声音那么虚弱，却又那么坚定。

还是又让她睡了。摸着她的湿塌塌的额头，微凉下来。

入夜前又喂下一次退烧和消炎药。一夜，我和洛岩基本没睡熟，不时轮换着用手摸拭孩子额头。

天蒙蒙亮了，我才好像刚刚进入梦乡。睁开眼睛时，就见洛岩已起身了，在收拾东西。

“不行，孩子起来必须得上医院。她还是热得厉害。你快点，把孩子厚毛衣拿出来，一会儿给她换上。”洛岩眉心紧锁。

三十九度四。

体温还是居高不下。

我赶紧找出前两天刚给莱莱换下的厚毛衣。她初到郑州时，一直喊热。也不知是不是换衣服惹出的祸。

莱莱被我们折腾得醒过来，两只眼睛通红。

“几点了？”她问我。

“六点半。”我说，“莱莱，起来吧，马上跟爸爸妈妈去医院。”

“我还要比赛呢！”莱莱坐起来。

“所以你得动作快点，耽误时间多了，就赶不上上午这场了。”我说。

“比完再去不行吗？”莱莱还是不大情愿。

“莱莱，你要是不赶快去医院，后面这五场比赛，你根本坚持不下来！必须马上去！”洛岩强硬地说。

有些话，他昨夜只说给了我。他说，再这样高烧不退，会把孩子脑子烧坏的。以后别说下棋，人都废了。

说得我心惊肉跳。

打着出租车，手忙脚乱地赶到医院。挂了号，又找不到值班大夫。好不容易盼来大夫，一看菜菜的症状，马上得输液。

“我不输液，我还得比赛！”菜菜先就叫起来。

最后与大夫商量的结果，先把要输的药液开出来，比赛结束马上过来输。暂时先打上一针退烧针，争取挺过眼前的比赛。

坐着十几二十分钟出租车，再赶回宾馆，距离八点半第七轮开赛只有二十分钟了。

“菜菜，你行吗？”我爱怜地轻抚着菜菜的手。

她的手心还是微烫，只是渐有了汗意。她靠在沙发上，勉强喝下几口牛奶，权做早餐了。

“我没事。”她挤挤嘴角，“走吧，妈妈，我没事了。”

我和洛岩一左一右伴着菜菜往赛场走。菜菜的步子很慢，我看得出她在尽力打起精神。但她比起往日还是大不同了。路上几个熟悉的家长都一眼看出了菜菜的异样。

莱莱的通红的脸整个浮肿起来。

在赛场门口，我最后一次爱抚了一下莱莱的小脸。我说：好孩子，妈妈知道你一定会尽力！输赢都不要紧，妈妈会一直在外面等你！”

莱莱冲我露出我熟悉的微笑，却透着难掩的疲惫。她挺了挺胸脯，昂首走入赛场。

洛岩被我赶回房间去休息了，我坐在走廊靠窗的一张单人沙发里，开始了等待。

一夜的折腾再加上刚才往返医院的匆碌，我的头开始隐隐作痛了。

这几年来，我的偏头痛好似越来越厉害了。尤其是每次与莱莱发过火以后，第二天，头总像要炸开似的，晕胀难解。吃过几次去痛片，怕引起依赖性之类，不敢再吃。咖啡成为家里必备的。

现在，我真想面前能有一杯提神的、浓浓的咖啡呀！



我一遍遍往眉心和太阳穴上抹着清凉油。窗外飘来的风是沁凉的，扑打在脸上，稍稍令我舒服了一些。

莱莱这一轮的对手是两年前郑州大赛上的第二名依米。当年，因为她的临场变着，莱莱赢得比较顺利。但她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在随后于法国巴黎举行的当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上，她勇夺十岁女子组桂冠。

多年半专业的训练使依米的基本功特别扎实。她曾经是我们这次出征前，在心里预测的最强一个对手。

依米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待人温和有礼。在场下，与莱莱是很好的玩伴。

我也见过依米的父母，他们是格外朴实的普通工人之家。孩子身上寄予了他们全部希望。

这一场对于病中的莱莱，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硬仗啊！

这几日，忽然看不见剑客妈妈了。看了对阵表，才知道剑客这次也比得不理想，有输有和。剑客妈妈一定是没有劲头来这儿等候他了。

对面的赛场门不时打开，孩子们陆续涌出。

我紧按住太阳穴的手指不时用着力，好像巴不得一直挤按到脑子里去。

莱莱与依米一前一后出来了。

莱莱脸上的潮红更深，双眼悲哀地注视着我。

我没有再问，搂住她的肩。

可她还是落泪了。嘴角啜嚅着，“我想拼一把，我开局就走错了，我想不起来怎么走了……”

院子里都是结束比赛喧闹着跑来跑去的孩子，在楼梯拐角，我停住，轻柔地为莱莱试去眼角的泪。

我说，“好孩子，已经输了就不要再想，你发着烧还在坚持，已经很不容易了。人要输得起！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哭了！”

因为输液要两瓶，再加上往返时间，很有可能赶不上下午的

比赛。我们商量着比完下午这场再去医院输液。好在莱莱体温下来了一些，到三十八度八了。

中午，莱莱还是没有什么食欲。比起她曾经最喜欢的饭食，她这时更喜欢床。

勉强吃了一些，她就睡了。沉沉的，呼吸越来越粗重。

我和洛岩都没有睡，在旁边守着她，听得她的呼吸声都有点心悸起来。一试额头，果然，比睡前烫了。

饭后才服的退烧药，还没有超过药效时间，不能够再加服了。而距离比赛时间已越来越近。

不能再任莱莱睡下去了。或者去比赛，或者去输液。

叫醒她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眼皮挣得如此吃力。她的眼睛张开一条缝，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和洛岩。

“几点了？”她的喉咙嘶哑。

我忽然感觉一阵剧烈的心痛。比孩子输了棋更加伤痛难当。

“莱莱，还有二十分钟比赛。”我低低地说。

她揉了揉眼睛，撑着身子坐起来。

“莱莱，要不咱们去输液吧！”我迟疑一下，说。

不用量，她的体温一定已回升到三十九度之上了。

“不！”她瞪着我，两眼血红，“我要去比赛！”

在洗手间里，莱莱一遍遍往脸颊上、额头上擦水，她要让自己迅速清醒起来。

“好了，走吧！”

对着镜子，她郑重地挂上参赛证，用梳子使劲拢了几下头。

我和洛岩看着她，不知该再说什么。

她又从我手上接过本子、笔和水杯。她要求自己拿着。

“莱莱，如果你实在难受，坚持不住了，就出来。妈妈会一直在门口等着你。”

去往赛场的路上，我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她应着。眼神略有点涣散。

进场前，她还是回头向我和洛岩露出微笑。那笑容虽是从未有过的虚软无力，但依然闪露出发自内心的、对战斗的渴望。

“妈妈，我会赢的！”

击掌后，在我耳边，她留下最后一句坚定如誓言一样的话语。

我和洛岩回到房间，只休息了二十分钟。是洛岩拉我回去的。他看我太累了。可我必须回去。我已经答应孩子了，就一定要去离她最近的地方等她。

走廊上是安静的。三三两两的家长聚在一起小声交流。

我的脚踩在地毯上，来来回回，轻重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根本坐不下。每有早早结束战斗的孩子推门出来，我都赶紧探身向前，试图从木门瞬间的开合里，捕捉到女儿的身影。

这种努力自然是徒劳的。

我的莱莱离我那么近，可我一点不知道她好不好。她的浑身上下疼不疼？

一定很疼。因为我感觉到了。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感觉到了钻心的疼痛。

### 第三十九章

莱莱是面带兴奋的笑容走出赛场的。这时，洛岩已早早过来陪我了。他准备好了药液，打算等莱莱一出赛场就直奔医院。

迎向她，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伸手到她额头上。

烫得惊人。

洛岩也赶紧摸了一下，马上先跑下楼去找车。

“妈妈，我赢得太痛快了！我弃了一个子！”莱莱愉快地说着。“下完了，她还说呢，‘你怎么这么厉害呀！我原来还想赢你呢！’”

“你不怕自己发烧算不清楚？还敢弃子？”我笑说。

要知道，莱莱这轮的对手亦非等闲之辈，也是久经沙场、多次全国少儿冠军的获得者。

莱莱听了我的话，惊疑地看了看我，说：“妈妈，你说话声音怎么那么小啊？就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我的头一下懵了。莱莱是不是烧到了耳朵？

急急拉着莱莱下楼，一路催促着出租车司机。到医院，又催促起值班护士。这边扎上针，洛岩那边赶紧找来医生。

还是早晨的中年女医生。给莱莱一量体温，三个大人都吓了一跳。

四十度九！

“医生，赶紧给孩子再加点药吧！她不能再烧了！她的耳朵已经听不清了！”我的声音抖得厉害。

药液里马上加入了激素。

女医生说，这是退烧最快的。但会有点副作用。孩子的脾气可能会变得暴躁，多安抚她。

液体源源不断地注入莱莱的身体。

我忍不住倾下身子，一次次问她，有什么感觉吗？难受吗？头疼吗？身上疼吗？

莱莱静静地躺着，虚弱地看着我，一次次摇头。

我又问她，下午比赛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难受？

“没有，就是比赛时候像坐着飞机似的。”提起比赛，她还是有点激动，“对手走棋实在太慢了，好几次我靠着椅子都快睡着了。”



“是吗？那你现在能听清楚妈妈说话了？”

“能听清了。可我特别热。”

莱莱说着，使劲踢起身上的被子，我和洛岩想制止都制止不住。

“不行，我热得受不了了！”

莱莱一面叫，一面把两条腿都从被子里伸出来。

盖在胸口上的被子是被我死死压着，她挣脱不开。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用眼神示意她“不行”。

她作罢了。屈着两条腿向旁边的墙上靠，嘴上直说靠墙凉快。

我和洛岩交望着，我看出洛岩是随便她了，任她怎么舒服就怎么躺着。

难道药效有这么快吗？才半个小时，莱莱就暴躁脾气发作了？！

结果是，莱莱一面输液，一面不停变换着躺卧的姿势。到最后，她像个体操运动员似的，两只穿着棉袜的脚高高地蹬翘在身侧的墙上，腿部半悬空着。

她好似总算找到了最舒服的姿势，久久不动，一脸轻松。

洛岩示意我别管她，反正小病房里也没什么人。

后来，她许是真的累了，在我们的反复劝说下，闭上眼睛休息了。我帮她放下腿，盖好被。她很快就睡着了。

窗外早已是一片昏黑的世界了。

我和洛岩疲惫地靠坐在另一张床上。洛岩要出去给孩子买晚饭，被我制止了。我说，休息一会儿吧，孩子输完液一起找地方吃吧！

洛岩又提醒我，是不是今天还没有跟 Y 老师联系。我赶紧掏出手机。

这次出来参赛，Y 老师虽没有过来，但我基本上每天都发短信向他汇报战况，莱莱的，还有俱乐部里一些主要的孩子。

今天忙乱得忘记了。

可我该跟他说些什么呢？

今天的痛苦，对于我们全家人，都是双重的。莱莱身体上的疼痛，和输棋后精神上的创击。

我写道：Y 老师，今天上午莱莱输给了依米。她说她是想好好拼一把的。现在，莱莱躺在医院里输液。从昨日起，她一直高烧。虽然，比起四十度不退的高温，我们无比心痛和担忧着她。但上午的失败，依然使我们非常沮丧。

Y 老师的回复毫不掩饰他的失望。他说：为什么要拼？为什么不能以平常心对待每盘棋？为什么又重演世界比赛的教训？一盘棋的失利后，为什么不帮她调整好心态，反而心火积压，引得病起？心痛啊！

看着 Y 老师字字真情的短信，我和洛岩低首无语。

输过液回到宾馆，已是晚间八点多了。莱莱的体温降到了三十九度，人也精神了一些。

莱莱强烈要求与我们一起去主楼大厅查看积分及对阵表。

只剩三轮比赛了。莱莱的对手依然不弱，又是一个多年的老对手。下午意外地赢了依米。

回去洗洗涮涮，又要上床休息了。

莱莱抱着开局百科，翻看了几个变化。她好象有点疑惑，又侧过头跟我商量她过去的走法。

因为长期陪她研究棋，我对她喜欢走的布局名称耳熟能详，具体着法可说不上几步。

她明显感到了压力，她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才会询问起我。平素，但凡涉及到棋，她还是很有主见的。

“你没问题的，选好的变化就那么走，别顾虑太多！”我一味开导她。

她用两只手蒙住整个小脸，静了一会儿，合上了书。

这一夜睡得稍稍安稳了些，输进她身体里的两大瓶液体似乎

也给了我们一些底气。

但天色将明时，莱莱起身上厕所，又把我们都惊起了。

因为她刚走进卫生间，又迅速退出来，嘴上大声叫着。

莱莱下床时我已半醒，这时急身过去。

“怎么了？”

“妈妈，我不敢上厕所！”莱莱紧贴住我站着，红红的小脸有些瑟缩，“我看见厕所的墙都向我身上倒，吓死了！”

“啊？”

我探身看看卫生间里面，夜灯昏昏地亮着，里面明明一切如常。

洛岩也过来了。大手压上莱莱的额头。

“还是烧啊！”他叹口气。

我陪着莱莱上完厕所，她一直盯着我，不敢看两边的白墙。

莱莱躺下又昏沉睡去，还紧紧攥着我的一根手指。

洛岩示意我再睡会儿，退烧药起床后再给她吃上，以防上午三个小时的比赛挺不下来。

我闭上眼睛，却一点也睡不着了。忍不住又端详起莱莱的脸来。

睡梦里，她的心绪好似还绷紧着，潮红的脸上肌肉僵硬。

第九轮的战斗如期打响。

周围熟识的家长、孩子都知道莱莱发烧了，一路问候着我们。

“好多了，谢谢啊！”我一路回说，心里暖暖的。

莱莱也友好地朝大家微笑。

进赛场时，正赶上一阵人潮，莱莱还未来得及与我多打招呼，就随着人流涌进去了。

半小时前服下的退烧药，应该发挥效用了吧！莱莱会不会又头昏脑胀得忘记了走子顺序？莱莱想不想上厕所，会不会又出现幻觉？她是不是又出现了其他异常身体反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焦虑大增。几个熟悉的家长友好地过来与我说话，我都有些心不在焉。心里亦知我根本帮不上孩子什么，可我克制不住的胡思乱想。

一个认识的大孩子从其他赛场回来了，被我派进去查看莱莱状况。

出来对我说，莱莱脸特别红，眼睛有点睁不开，想睡觉似的。还在下，对手好像在提和，她不同意。

又一个小时之后，莱莱无精打采地出来了。

她和棋了。

“我一点也想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没走几步就开始向我提和。我真不想和！”莱莱落寞地看着我。

“没事，和了也不错！尽力了就行了！”我安慰着她。

不知什么时候起，莱莱的眼窝已经有点陷下去了。脸颊依然带着可疑的、浓重的红晕。

高烧夺去了莱莱的大半力气，她从未有过的疲倦与嗜睡。中午，下午赛后输液，晚上。她的头一沾上枕头，就像被迅速催眠了一样，眼皮打架，随即沉落梦乡。

下午的第十场战斗，莱莱赢了。

晚上输液回来，凌新爸爸在门厅等我们。他们住在外面旅店，是来专门看望莱莱的。还带着大袋的零食包。

凌新这次比得很不错，前三基本没有问题了。在他们那种近乎专业的比拼中，孩子能取得这种成绩，非常难得。根本不是莱莱这种十二岁女子组可以作比较的。

但凌新爸爸还是很忧虑。眼看孩子日益长大，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做出抉择了。选择做专业，还是纯业余，将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与生活。



夜半，孩子睡下了，我和洛岩忍不住也思虑起莱莱的未来。

这几年漂游在外，我带着孩子，全部的努力是为了什么？最直接和现实的，似乎一年到头，就是为了在春节后的大赛上比拼一场。即便是获得了冠军，又会怎样呢？明年又将是一场艰苦恶战。压力与考验只会年年递增。更远的以后，又将如何呢？

记得 Y 老师有一次心境不好时，对我讲过，其实有时想想，下棋是个挺没有意思的事。你多年辛辛苦苦，可能成绩不错，但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杀出的一匹黑马，会使你顿时怀疑起你所有的努力。

是这样吗？现在，黑马出现了。

输液回来，莱莱站在十轮后的排名榜前的样子还清晰地浮动在我的脑海里。看着高居榜首的李煜，她那种黯然失神、那种凄然无奈，令我不忍相看。

虽然我多次告诉她，要学会为他人喝彩与祝福，因为所有人的胜利与成功都是自己艰苦拼搏的结果，都是值得称道的。

莱莱是深明事理的。

可我还是理解她的伤感与痛楚，曾经的冠军桂冠，不再属于她了。

## 第四十章

输了两次液以后，莱莱的体温总算稳定在三十八度五上下了。虽然还是偏高，至少不会有要命的感觉了。

收宫之战，莱莱拼到钟面上只剩下一分多钟，虽是局面稍好，却无力取胜。最终以和棋告终。

出了赛场，我们直奔医院，去输最后一次液。

回来时，距离下午闭幕式开始已经很近了。

这个中午，我和洛岩都小心地避开有关比赛名次的话题。可一进宾馆大门，就看见 Z 市俱乐部大班的几个女孩说说笑笑地走来。

他们见了莱莱就问她身体好没好，马上告诉她，她第四名。

这次 A 城棋院和 Z 市俱乐部都成绩不错。Z 市俱乐部的大班包括莱莱，共来了四个女孩参赛。他们三个都是莱莱上一个组的，这次神奇地包揽了前三。

四个女孩都是好朋友，因为莱莱最小，长期以来得到的关心最多。

他们相邀莱莱等会儿一起去参加闭幕式。莱莱点头答应了。

我与洛岩先回房间去整理行李了。看我神色不好，洛岩劝我说，“要让莱莱去参加闭幕式，咱们输了棋，要输得起，要让她学会祝福别人。”

“我知道。”我点着头，“我只是怕她心里难过。一起来的女孩都比她成绩好，她又那么敏感。”

“就是要让她多锻炼锻炼心理承受能力，咱们也是。必须让她体会到，胜败乃兵家常事！”洛岩狠狠地说。

“一会儿，你必须要笑，不能拉着脸。咱们得给孩子做出表

率。”他又嘱咐我。

莱莱回来了。我给她重新洗了脸，梳了头。她明显消瘦了，眼睛倒显得大了。她说她先跟伙伴们一起去闭幕式会场了。

我和洛岩进入会场时，大半孩子和家长都已到了，前面座位坐得满满的。根据以往经验，来参加闭幕式的基本均是各组名次在前的棋手。

我们坐到了后排。

还是一样喧闹的场面。空气里交织着大赛之后的轻松与喜悦的气息。多么熟悉的情景啊！连续两年，莱莱满含自豪的笑容，与我们一起等待着最幸福的时刻。

而现在，我看见莱莱跟几个大女孩坐在一侧的第四排上。她歪着头看着他们笑闹，脸上的笑容虽是松弛的，仍然带着病愈后的疲弱。

前面主席台上，裁判长开始讲话了。首先要求各组取得前三名的选手集中坐到前两排去，方便一会儿上台领奖。

莱莱的旁边顿时都空下来，伙伴们都到前排就座了。

发奖仪式开始了。

我看着我的莱莱。她独自坐在一角，潮润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尤其是她亲密的同伴们登台领奖的时候，她热烈地鼓掌，颊上笑意更深。

可为什么，我觉得她的身影那么孤寒、那么寥落？

蓦地，她回过头来，像知道我在看她一样。她的视线与我的交缠在一起。

无言的，我在她的眼里看见了渴望，让我心痛的、深深的渴望！

回到 Z 市，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精神都是恹恹的。与莱莱在一起时还好，白天一个人时，我完全提不起精神来。在镜子里，我一次次打量自己的面容，憔悴、苍白、冷漠，这就是我如今的写照吧！

一个人寂寞久了，似乎那寂寞已然成为我身体中的一部分，它深入骨髓，回荡在我恍若已经凝涩不动了的血脉里。

如果没有电话，除了莱莱和菜市场几个熟识的菜农，我整天说不上几句话。晚上给莱莱念棋谱，常常看着马就念成了象。莱莱开始是诧异，后来是不满。因我口误连连，有时要倒退很多步才能改过来。

刚回来时，我给 Y 老师发了短信。告诉他，我们回来了，抑制不住地又表达了我满心的失落与痛悔之情。见了面，我与 Y 老师如常地极少交流。他总是忙忙碌碌，课间还要翻看情报，准备后半程的课。

大班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孩子们都大了，学棋疲塌了，彼此也都再熟悉不过，过去你追我赶的劲头几乎快消失殆尽了。每每开课时，看着越来越屈指可数的孩子，Y 老师授课的干劲也大打折扣。他一次次强调，该讲的都讲过了，以后就修行在各人了。

大班的课削减成一周三次左右，主要时间都留给了小班。不，他们应该叫中班了吧。Y 老师又要开新班了，主要招收学龄

前的入门孩子。

“他们怎么都不来了？”

莱莱多次苦恼地自语。她站在电脑桌前，看着我给她贴在墙上的日常成绩记录表，算着她输过的对手，也算着那些鲜有机会碰到的强手，她还想去拼一拼，可现在有的连见面的机会都几乎没有了。

按照 Y 老师说的，中班的课，有时间我也带莱莱去听了，以便巩固记忆、加强理解。

一样外地过来的彤舟有了变化，她的姥姥、姥爷回老家了，听说是实在呆不下去了，来接替的是她的姑姑。

来 Z 市学棋以来，日常的训练成绩，彤舟一直是中班里上游的水平。两次全国大赛，成绩都不理想。发挥得似乎还不如平日。

我感觉，虽说彤舟看上去活泼开朗、全无城府，实际上也是有压力的。两次比赛，都是她妈妈带着，进进出出见了，孩子大人大多面色沉重。曾经那么乐观的妈妈，应该也已感受

到棋路的坎坷难测了吧！

洛岩突然打电话来，我刚刚擦了地。房子里脏乱得不行，地面像画了花似的，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才开始大扫除。

“你上网看了吗？”洛岩说，声音有些兴奋，“新浪、新浪就有！”

“什么？”

“甲级联赛参赛名单。上面有莱莱名字！”

其实我一周前便听说了。是凌新爸爸告诉我的。

去年全国乙级联赛，Y老师在Z市组队参赛了，结果冲甲成功。当时为了力保冲甲，专门请了外援。现在要落实队伍人选了。Y老师反复甄选，将莱莱报上了。

凌新爸爸是把消息当喜讯提前透露给我的，我知道Y老师也是想给莱莱创造锻炼的机会，他一直是关注我们的。

可或许是我心态有所改变了吧，一点没有惊喜的感觉，虽然



心知这种机会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我对洛岩说，“莱莱这么小，报上个替补，有什么用呢？她水平又不够，能上场几次？”

“至少说明老师还是重视她的。再说，本身这就是个少年为主的队伍，都是锻炼，有机会总比没有好吧！”洛岩说。

“你就那么看不上你女儿？你怎么就觉得她水平不行？我看我女儿挺好！”洛岩对我的态度有些不满。

好半天，我没有说话。

一次次的经历比赛，不管结局怎样，每次回来，我总有种元气大伤之感。洛岩说是我去年带莱莱参加世界比赛，受到的挫伤太大了。或许吧。

现在，我每每冷静想一想，觉得人最不能在乎的就是名声了。比赛第几名又怎样呢？莱莱十一岁，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甲级联赛参赛队员，又怎样呢？棋的水平上不去，始终停留在少年儿童的初级阶段，那就永远不会有发展。实力才能决定一切呀！

不知不觉地，对于棋与孩子，我的目标与眼光都高了。更远的未来，我未敢奢望，我只能抓住眼前，我要看见菜菜进步。

而所有痛苦就在于我看不见我期待中的光亮。

输输赢赢，她还是难以避免地时常犯错，而且不断地重复着连自己也懊悔不及的简单错误。

对于她，仿佛所有能说出的话都说尽了，道理也好，斥骂也罢。我已经既不再对她野兽一样地怒吼，也不像是开闸的洪水、不可遏制地翻涌不休，我的缄默有时是一晚的，有时是一天，有时要持续到她打了漂亮的翻身仗。

我旁若无人地在我的领地里出入，菜菜自顾自下课进门，打开电脑自行复盘。

这是一种忍耐，或者说是对她失误的容忍。窗外的天幕总是那么黑沉，我的心是哀痛的，被烈焰炙烤着，被屠刀切割着。

她也许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也许没有。所以，当她有一次输了棋随我进门来，盘也未复，竟若无其事似的跑到阳

台上，先去把两只小龟端进了屋。我终于不能够再忍受下去，我这简直是纵容她了。

我一个箭步窜上前，一把从她手上夺下装乌龟的小铝盆，抓起两只小龟摔在地上。

“我让你玩乌龟，我让你浪费时间……”我的嘴唇抖着，连同手脚都禁不住颤抖。

看着两只缩成一团的小龟，我抬起脚，狠狠地踩上了两脚。

一只立时五脏六腑皆出，一只滴了血。

莱莱呆了一样，嘴巴一下张大了，却发不出声来。她望着地上一动不动的小乌龟，眼泪大滴大滴地淌下来。

一瞬间，我一定后悔了，看着孩子无比伤心的泪眼。但做母亲的尊严不允许我迟疑与反悔。

过了一会儿，我拿起扫帚将地上两具死尸扫起，丢到电脑桌旁的纸篓里。

这晚，莱莱一直哭，似比过去我动手打她还难过。

这是我们在 Z 市买的第二对小乌龟。刚刚买了不到一个月。第一对养到半年时，先后死了。当时，莱莱就流了泪。

养了小龟以后，好像生活中有了点乐趣。她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先跑到阳台上去看看她的小龟，喂他们几颗龟粮。看着他们贪婪争食的样子，她还会跟他们说说话。

现在，躺在床上，听着莱莱一直持续的哽咽，发泄过后的我浑身无力，心也揪动着。

不知几时，我疲倦地合上了眼睛。恍惚间，仿佛听见床后的纸篓里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

“妈妈，乌龟还没死！”我以为已睡去了的莱莱惊叫起来。

“睡觉！”我狠着心说。

清晨，这是我记忆中莱莱绝少的先于我起床的一次。虽然，她一偷偷往床边爬，我就醒了。

她下了床，径直走向纸篓。她低下身子，从里边小心地捧起什么，放在手心上端详。

她回过头，看着我。她整张脸都肿得发亮。

“妈妈，这只还没死。”她笑起来，眼睛更肿胀了。

我没有说话，起身去厨房把昨晚的铝盆又端回来。

莱莱看看我，略带畏怯地轻轻将头上粘血的小龟放进去。她端着盆到阳台上去。

时候还早，阳光还未明艳起来。莱莱陪着她的失去了伴侣的小龟在阳台上无声地站了好一会儿。

这只小乌龟侥幸活了下来，但从此一口东西不吃，半个月后，身体终于也僵硬了。

后来，我又先后给莱莱买过两只小兔。她喜欢得不得了。

也许是为弥补对莱莱的歉疚，我每天辛勤地打扫兔笼，给小兔准备新鲜的食物，只求他们能多陪伴我的莱莱，为她枯燥

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

但好景不长，小兔子也不明缘由地一一死去了。

我从来不知道兔子也会发出那般凄惨的叫声，似乎是在遭受着无法忍受的疼痛。在它的哀哀叫声里，莱莱痛哭不止。

那是她的朋友啊！我们却无力留住他们脆弱的生命！

## 第四十一章

天气又热起来，我整日大敞着阳台的窗，想为闷重的空气增添一些流动的潮爽。

莱莱的头发长长了，油黑的、顺顺溜溜的，齐整地系在脑后，显得小脸特别饱满。

我的女儿在一天天长大。

去年的全国乙组个人赛，莱莱幸运地进入了十六强。得知今年又开始报名的消息，莱莱兴致勃勃地要求去参赛。

今年在七月末，珠海。

这些年陪着莱莱外出参赛，走南闯北，去过的地方比我前三十年和在一起去过的地方都多。更不要说，还为此出了国门。

每次听说去一个新地方，起初都要神往一下。尤其赶上有名的旅游城市。但出门的次数多了，我们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不管赛地景色多么优美，其实基本上都是与我们没有什么关联的。

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心情去参观旅游。赛程中间，心始终是起伏揪动着的，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出去。等到比赛结束了，不论成绩是否满意，都巴不得马上回家去。在自己最熟悉、最温暖的地方，即使再破旧，也感觉舒适、安心。

不用说，珠海是个好城市，尤其对于我们北方人，更是难得有机会涉足。可在我和莱莱眼里，下棋、比赛才是一切。

看到参赛者名单，虽然大半是意料中的，莱莱的神态还是有了些变化。她庄重地用手指一一点着，也许是在心里默算。

在众多参赛者中，莱莱自然还是属于年龄偏小的。她大约是在心中掂量，她去年的第十五名，在今年会有多少把握守住，或者提高。

“妈妈，你想让我今年打到多少名？”莱莱小声问我。

过去参加青少年比赛，她是从不问我的。因为她的目标是唯一的。去年，她应该是领教到了专业与成年棋手的厉害了。

“嗯，去年十五，今年就争取前八吧！”我故意沉吟着，郑重其事地说。心里知道基本是痴人说梦。

可她好像一点没有觉得我这是玩笑话，眉心蹙起，略带忧愁地思虑着。

我摸摸她的脸蛋，笑说，“妈妈开玩笑呢，你只要尽力了就行！别那么大压力！”

“那你说我能进前八吗？”她的眼珠还在飞转着。

“能！”我大声说。



她没说话，但一定是听懂了我的鼓励，嘴角一松，笑了。

那时完全是我随口说出的一句玩笑话，谁也没有料想到竟会成为现实。或许，它已经真成了莱莱心中的拼搏目标。激励着莱莱面对任何对手，永不言败。

因为莱莱尚未有国际等级分，排在了下半区。第一轮对上一个与她同龄的孩子，很轻易便得子胜势了。

看到今年的参赛选手，孩子的面孔增加不少。应该是跟莱莱一样，大半以来与强手对垒、练棋为目的吧。

第二轮起，莱莱就开始了与专业棋手的较量。

成人专业赛场，不像少年儿童的比赛，允许有人进出观看。可每场我把莱莱送进去，看着他们拍钟开赛了，我便回房间去。

因为等待实在是漫长的，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少儿赛事。

参赛多了，莱莱也学得每场赛前去打听或者查阅下一轮对手惯用的开局。她急急忙忙地翻找开局百科，做准备。那时候，

她的神态是格外专注严肃的。让我觉得她好似成熟了。

但一会儿功夫，她合上电脑，又像胶皮糖似的腻到我身边，犹犹疑疑地问我，“妈妈，我肯定输不了，是吧？”

她又让我觉得，她仍旧是小小孩，面对强手，她会紧张和不自信，她需要在我这里寻求支撑与勉励。

“妈妈觉得你行！你不能预知对手实力，可你要记住，是人都会犯错误。你只有尽量避免自己少犯错误、不犯错误，并且抓住对手的失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一遍遍平复她的心。

去赛场的路上，她有时告诉我，她真的有点紧张。可又会马上说，没关系，一开始下棋就不紧张了。

她像是说给我，又像是在自我安慰。我看着她表情丰富的面孔，觉得孩子真是不容易呀！

持续一周多的战斗，我的莱莱的确不容易。

我大多两个小时后，走出房间到赛场去。莱莱的台次多很靠

前，我在会议厅最后面的角落里坐下，守着她的背影等待。就跟在 Z 市俱乐部她下棋时一样。

她的一举一动，我都尽收眼底。

因为深知实力的差距，我似乎没有过去陪伴莱莱参赛时的焦灼难耐。但心底的期盼是难免的，不管莱莱的对手是谁，我总默默祈祷奇迹的发生。

而当感觉到莱莱局面难堪之时，我还是禁不住失落与无奈。当然，那些都是我对莱莱遥远的感应。

当她一直埋头不动，当她的对手一再悠闲地左顾右盼，当莱莱的棋友过去看棋，又低头无语走开，我都能感觉到自己一点点下沉和转凉的心。

可有时突然形势急转直下了，莱莱的脊背蓦然挺直，换成她的对手抱头苦想了，莱莱的伙伴兴冲冲过来汇报，莱莱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局面，因对手失误送兵，变成求和之棋了。我在心里一定豁然笑了。

最长的一盘棋，莱莱奋战了五个半小时。连午后的餐厅都下

班休息了。

那样的一周，我能做的就是表扬她。虽然她也有痛悔，早早就多兵的赢棋走和了。可她那么顽强，不管对手是谁，局面怎样。我能想到的就是不停为她助威、鼓劲。

成绩出来时，还没有等我发短信过去，Y老师的短信便先到了。他已得知了作为A城棋院参赛的整体成绩，特别表扬了莱莱。

我略带遗憾地回他说，莱莱这次还是暴露出很多问题，简直成了和棋大王。

与强手对抗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能和下来已经不错了。Y老师说。

二零零七年的全国乙组个人赛，莱莱最终三胜八和，获得第七名。

这一个夏天，包括入秋以后，我和莱莱是格外忙碌的。

莱莱作为甲级联赛替补队员，上场机会极少。但有时临时急缺，她又需要过去救场。

凌晨四点，睡得迷迷糊糊的莱莱被我拉下火车。等匆匆忙忙赶到赛地宾馆，莱莱一声不吭便一头扎倒在床，立时继续沉睡过去。

如此奔波只为着下午的一盘棋。当晚又要马不停蹄地启程回去。

我不想放弃莱莱难得的锻炼机会，也不想她因之放松学业。

个人赛之后，莱莱紧接着又去参加了国家队组织的一次时达半月的封闭训练，美其名曰国家少年集训队，主要是为备战当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

我像其他家长一样，将莱莱独自留在北京西山训练基地，自己回了家乡 c 市。

如果说，个人赛的成绩缓解了一些寒假里青少年冠军赛上留下的遗憾与失意，那么，对未来，我应该更加充满信心才是。

但情况恰恰相反，我反而感到了迷茫与深深的疑虑。

莱莱马上要六年级了，课业渐紧。又即将面临小学毕业。而乙市俱乐部这边，启蒙班已经开课好几个月了。大班的下棋时间，更是减少到一周两次，只在周末。

莱莱以后会怎样呢？我们年复一年，何时才能触摸到棋艺的真谛呢？

而到底什么样的结果才是终极目标？一年一度的全国青少年冠军赛，已经是我们目前最大的目标，但更是一种惯性的折磨。若孩子真要这一路走下去，不知还会有多少次、多少种磨难等待着她。

棋海无涯呀！

没有与莱莱多说这些，我只与洛岩在家中商量，相互慨叹。

莱莱在北京和新朋友们处得很好，他们小的十岁，大的十八。他们每日一盘训练棋，大循环，不分男女年龄。

莱莱每日跟我通一次电话，汇报情况。

集训过半，一日她跟我打电话时，告诉我，昨晚国家队教练过去看他们下棋。她这轮结束后正好排名首位，教练专门叫过她，问了她很多学棋的事，又问她今年是不是去土耳其。

末了，莱莱信心十足地对我说，“妈妈，今年我还想出国比赛！”

c市又是一番家庭会议，包括老人一起，免不了的各抒己见。

说到我，我坚决表示绝不再跟随同往。经济上，精神上都是压力。

莱莱回来后，正式的谈话落到了我身上。

我说，“莱莱，今年在郑州你没有拿到冠军，所以你如果出国比赛，爸爸妈妈要为你掏全额费用，你知道吗？”

“那要多少钱？”她问。

“怎么也要准备两万吧！”

“咱们家有那么多钱吗？”她的声音弱下来，眼神闪烁。

“暂时还拿得出。”我说，“但你要知道，一下子出这么多钱，可不是让你出去玩的。”

“我知道，妈妈，我一定好好比赛！”莱莱的脸上浮起笑意。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陪你一起去，你一个人跟着教练和其他队员，你行不行？”

“要自己照顾自己，所有的事都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想办法解决，你行不行？”

“在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国度，即使出现意外情况，身边找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你也要保护好自己，你行不行？”

“.....”

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罗列到莱莱面前。

莱莱告诉我们，她一个人，行！



回到 Z 市，我征求 Y 老师意见，最初他是反对的。一方面是说莱莱以小打大，参加十二岁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是给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不合算。

回到家，我告诉莱莱，你们老师不同意你去参赛。妈妈又说服不了他，你真想去就明天自己去跟 Y 老师说吧。

周日下午的棋课，我和莱莱去得早了，中班的课还没结束。莱莱在楼道里晃来晃去，不时抬头看看台阶上的我。我知道她的小脑瓜在想什么，也不说破她。

中班下课了，孩子们争先恐后向外涌。Y 老师慢悠悠走在最后。我眼看着莱莱深吸一口气，跨步到 Y 老师面前，急急地说：“Y 老师，我要去参加世界比赛！”

Y 老师一愣，笑笑，“哦，那你应该跟你妈妈商量，怎么跟我说了！”

几年来一直对 Y 老师心存畏惧的莱莱勇敢而莽撞地表示过后，Y 老师对此事也便不置可否了。只是有一次，我将听说到的李煜已进入省专业队，并为备战世少赛专门休学了几个月的消息告诉 Y 老师，言外之意是提醒他，是否莱莱这边也

该加加课了。他只给我回了八个字：拔苗助长，急功近利。

一切只能靠菜菜自己了。课上得少了，棋下得少了，我们只有利用业余时间自己给自己加码。

一日日，带着她摆棋、滚动复习布局、上网下棋，我们心怀着憧憬，不管成效有多大，至少我们都曾努力过了。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了，我将送菜菜到北京去，送她跟随着陌生的队伍，远离我们，去往另一个国度接受更加残酷的考验。

我和洛岩都祈望着菜菜，我们十一岁的女儿能平安、无悔地归来！

第五卷 千江有水千江月

第四十二章

莱莱回来了，以十二岁女子组第四名的成绩。

在家乡休整的日子，莱莱好似比过去沉默了。我想她一定是累了。小半个月，对于习惯了有我照顾的她，一定很不是滋味。

她在国外给我买回了一双厚厚的长筒羊毛袜，她知道我的脚冬天怕冻。又给学校老师买了当地特产水果茶。虽然买给我的袜子花色艳丽得基本不能穿出门，可我还是感到特别欣慰。

我和洛岩都没再多问比赛的事。白天，我紧着帮她补习功课。晚上，我们陪她一起倒时差。

明日就要回 Z 市了，在家乡 c 市的最后一晚，莱莱还像刚回来似的，快半夜十二点了，还精神充沛。强被我按着，躺下来。明天又要走了，洛岩过来和我们挤一张床。莱莱睡在中间。

躺下差不多有一刻钟，莱莱一直翻身，总算静下来，我以为她睡了，不料听见了她“嚶嚶”的声音。

“怎么了？”

我和洛岩都起身看她。

莱莱在哭。并且压抑着哭声。

我拧亮台灯，把她扶起来。

“你不舒服吗？”

“明天要走了，舍不得爸爸吗？”

“担心学校的功课跟不上吗？”

我和洛岩一一询问她，她摇头，还是控制不住地抽噎掉泪。

“莱莱，你是觉得这次比赛没比好吗？”我平静而了然地问。

莱莱抬头看看我，蓄泪的眼里满是哀伤，她蓦然放开喉咙，嚎啕大哭。

我紧紧地搂着她，我的孩子多日来没有倾吐出的压抑与郁

闷，终于找到了出口，就让她哭吧！痛快地哭出心头的所有委屈！

多经历风风雨雨，她才能早日长大！我要安静地陪着她，走过每一段波峰浪谷！

我们又回到了 Z 市。莱莱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之中。

毕业班的学业已不比过去，虽说是小学，但从莱莱这一届起，小学毕业成绩将带入中学，并且作为考核教师业绩的重要依据。老师紧张起来了，更是带动着所有孩子们加紧努力。

一次次战火的洗礼，之后是不断的反思。关于孩子的未来，我和洛岩以及全家只有深深的焦虑。

暑期国家少年集训队的短期训练，我遇到了依米的妈妈。我们两个最相似的一点是均已鬓染霜雪。不过是她年龄稍长一些，已不大染发。

两人谈起孩子，她比我豁达开朗得多。她说，原本也想让孩子好好读书，怎么也要把初中完整读完。可孩子喜欢棋呀！再看现在的形势，估计总得放一头了。可能初中就得基本以

棋为重了，真是落下学习也没办法了。

我倒很羡慕依米妈妈。能够果断地做出决定，并且毫无悔意。我确是不行。

我越来越多地看到周围人的事例，大多数孩子、包括一些曾经很出色的现在基本已与棋绝缘了，他们全身心投入学业了。只有极少数，选择留下来，彻底抛开校园，要在棋路上一直走下去，打出一片天地。

怎样选择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就像当初我们选择离家外出学棋。现在悔吗？心境灰暗时，我悔。因我舍弃太多，不值得。但要我重活一遍，我依然会如此选择。因我对孩子无悔！

在西山集训时，有位国家队教练问我们，是喜欢上学读书，还是喜欢天天下棋。莱莱腼腆地回答，喜欢下棋。可我马上接口说，家里是要她读书的，她必须要学知识。

多么矛盾！明知不能取舍与两者兼顾的结果，往往就是逐渐走向败落。但要我如何抉择呢？去攀登专业的金字塔吗？还是做一个校园里的优等生，同时在与专业棋手的角逐中慢慢败下阵来，最终忍痛离开？外出三年半多了，我们为了什么

呢？不说莱莱，便是我，也与棋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谊呀！

现在，因为屡屡外出比赛，六年级的课业已显出了威力。

莱莱的数学破天荒地考了 80 分。

学习上她曾经基本不用我操心的，再加上我对她没有严格的分数要求。但这次，我还是受了触动。

莱莱自己不必说了，未等我说话，泪已先滴落下来。

去学校找了数学老师，老师倒很轻松，只说孩子这半年课是落下一些，但问题不大，凭孩子的智力很快就能赶上来。主要是这一阵看样子孩子心理压力很大，笑容越来越少。

我的心沉重起来。不只莱莱，我知道我脸上的笑容也几不可见了。

从国外回来，莱莱在俱乐部里的战绩还不错，胜多负少。有一次还赢了曾在 A 组前三位的一个大男孩。当然，那孩子因学业紧张，也难有时间过来下棋了。莱莱爆了冷，Y 老师也很高兴。专门在大棋盘上摆了莱莱他们那盘棋。下课还打趣

说有空要请菜菜去吃烤肉。

回家的路上，菜菜脚步格外轻快。可她侧头看看我说，“妈妈，我赢了棋，你怎么不高兴啊？”

“是吗？妈妈很高兴啊！”我说。

夜色中，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给她。

菜菜说得不错，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兴奋或者痛苦了。菜菜赢了棋，我只觉心安。输了棋，我悲哀。我再没有了过去的冲动，去教训她、数落她。有时，我连开口的欲望都失去了。

她输棋回来，常常是独自默不作声地打开电脑复盘。我做自己的事。很多时候，就是靠着床头发呆。她复完了，合上电脑。我说，复完了？她说，复完了。我说，去洗吧。她低头端盆进出，各自洗漱，上床，关灯睡觉。

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平静得只有彼此的喘息声。

“妈妈，你怎么又不高兴了？”中午放学一进门，菜菜就看着我。



她穿着 c 市的一个朋友来时刚买给她白色夹棉外套，小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真是好看。

“妈妈没有不高兴。”

我说的是真的，我只是迷茫。

“你就是不高兴，从来不笑。”她又说。

“莱莱，”我给她把饭菜端上来，“你好好想想再说，你还喜欢下棋吗？是不是没有小时候那么喜欢了？”

“谁说的，我喜欢！”她大声强调。

“你别喊，妈妈是跟你商量，眼看你要小学毕业了，初中怎么办？还在这里上吗？咱们永远不回家了吗？再说，你们大班已经散了，Y 老师已经不给你们讲课了。”

莱莱注视我的眼神有些呆愣，这一定也是她矛盾和无法解决的难题。她索性晃晃脑袋，不去想了，只闷闷地留下一句：

“反正我要下棋。”

二零零八年全国青少年冠军赛定在了江苏昆山，依然是春节以后。不算生日，莱莱那时就是十二岁了，参加十二岁组比赛正当年。

报名参赛自然没什么犹豫。年复一年，我们陷入的这个怪圈，想要拔脚出来，需要多少决心和勇气呀！

接近岁末的一天，我的手机意外地接进了一条短信。

是国家队的一个教练。外出比赛有过一些接触。他知道我们在外不易，一直对莱莱很好。

短信的内容是让我们准备行装，去北京参加元旦期间开始的中国代表队的选拔赛。

我看得很纳闷。下午通过电话了，才搞清楚情况。

为迎战零八年奥赛等重大赛事，中国棋院专门组织了一次大型选拔赛。分为男女 A、B 组。A 组是等级分靠前的五名国家队一线队员。女子 B 组除其余现役国家队队员外，另从各地抽调选手，合计十人参加选拔。成绩前三位者将并入 A 组，

进行最后的决赛选拔。

莱莱有幸被国家队教练选中参加 B 组选拔。我一细问，她自然又是参赛者中年龄最小的，还是唯一的纯业余选手。

“她能行吗？是不是根本跟人家没办法下？”我当场脱口而出。

“锻炼嘛！她本来就小！”老教练说。

我的心又开始忐忑了。比起暑期的全国个人乙组赛，这是真正的强手之间的碰撞。根本来不得一丝的侥幸与放松。实力的巨大差距会不会完全摧毁莱莱的自信？

明知是难得的锻炼机会，我还是犹豫不定。

晚间中班的课，我特意叫住 Y 老师。

他一点没听说这事，听完我的描述，又一听到参赛者的名字，他头一扬，直直地说：“她去了没法下，这不是开玩笑吗？！”

## 第四十三章

春节过半，我们如期登上了驶往江苏昆山的火车，去参加新一届全国青少年冠军赛。

隆隆的列车声里，我的思绪纷杂缭绕。但散失了一份以往的忐忑与黯然。

看着与洛岩倚着下铺争算扑克牌上的二十四点的莱莱，我有些欣慰、有些动情、有些感慨。

曾经那么单纯幼小的孩子不觉中已长成了少女，个子已经与我不相上下了。现在，每当我在俱乐部里看到Y老师小班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快乐地跑进跑出的小女孩，我就不禁想起莱莱小时候的样子。她豁着牙、歪头冲我甜笑的天真小脸好似就在昨天。

近四年了，在这条单纯的跑道上，我陪伴她蹒跚走过。我看着她一步步走向成熟。虽然在我眼中，她还是无比稚嫩和柔弱的。但她的内心，一定积聚了更多的勇气、智慧与力量。我相信。

元旦的国家队选拔赛，我们还是去了。一天一盘棋，连赛九场。莱莱比得并不好。两胜三和四负，共得 3.5 分。但我对她，基本是满意的。因为这就是她的真实水平。莱莱毕竟还是少儿棋手、业余棋手。她的资质、能力还不能达到的高度，我不能够指望她一跃冲天。

相比较，另一个小年龄的棋手李煜要比莱莱下得好。但他们情况与我们已经不同了。李煜已进入专业队，有专门的教练带着她每日赛前准备与赛后复盘。

这次莱莱，完全是一个人。

按照规定，她入住了国家队北京西山训练基地。但我只能去外面住。西山当地的宾馆太贵了，一天要五百多。我坐着公共汽车到苹果园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每天白天偷偷过去看一眼莱莱，帮她洗洗衣服、看看身体情况。因她那阵一直感冒咳嗽。本想过了两三日，孩子没事了，我便回老家住几天再来接她走。不想，我一下子病倒了。不知是否每天等车时间太长挨了冻，我烧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只好连续去医院输液。

因血象异常，免疫力低下，医生建议我与人群隔离。每日我输了液便拖着疲软的身子慢慢踱回旅店。孩子根本不敢顾及，甚至老家也不能回了。

那几日，我觉得自己真是奢侈啊！一下子就花去了三千多的医药费。等我大致好了，莱莱也赛完了。

我去西山接她，她只知我病了，使劲问我好了没有。

莱莱的成绩让 Y 老师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始终与我讲，莱莱是属于那种要逐步随着年龄增长而进步的孩子，不要寄望她瞬间突破。我相信老师的眼光，也相信 Y 老师是与我一样盼望她棋艺增进的。

除夕之夜，我和洛岩给 Y 老师发去了祝福短信。他一直未回复。直到我们要从家乡 c 市出发的前一天，才接到他的回音。

我手捧着手机，连读了三遍。又叫来洛岩，给他看。

Y 老师的短信写着：快乐国象，升后成王，今年冠军，非你莫“鼠”！莱莱，快乐，加油！

我想我要永远保存这条短信，因为它寄托着老师对孩子的多少祝福与期望！

我们又来参赛了。傍晚的夕晖里，莱莱与我齐肩走出站台，手上拖着跟随多年的皮箱。她丰润的脸上含着恬静的笑容。

如果说去年的失利在我们心上留下的是一道痛苦的阴影，那么今年，就让我们敞开心胸，让更多明亮的阳光照进来吧！

一年一度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孩子们集聚一堂，共同投入这场智力与勇气的大比拼之中。

参赛人数的骤增，又给组织者出了不小的难题。而 A 城棋院连同 Z 市俱乐部，不得被分割住进两个宾馆。我们幸运地住在了赛地宾馆，但遗憾的是，Y 老师被安排到另外的酒店，相隔有段路程，复盘和准备棋成了问题。

房间很宽敞，条件不错，只是长期不住人的缘故吧，打开门时室温只有两度。赶紧开了空调，打到最大，加紧升温。

我和莱莱去周围熟悉环境，而洛岩坐了会务组的大巴去看 Y 老师。

“去吧，去看看Y老师吧！少喝酒！”我对洛岩说。

洛岩有一年多没见Y老师了。去年的大赛，Y老师回老家了。而这一年，因我和莱莱在外跑动比较多，洛岩也没来Z市看我们。应该让他去多和Y老师坐坐了，我有种感觉，恐怕未来能与Y老师坐在一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也包括我和莱莱。

坐车过来时，看这一路越来越荒凉。听说紧邻著名的大闸蟹之乡阳澄湖，夏天时，街上游人如织。现在确是一年中最冷僻的时候。

赛会宾馆的院落很大，楼群各自独立，大人孩子进进出出，特别热闹。

我和莱莱四处走着，寒风阵阵，吹得人头脑越来越清晰。陌生的环境，却是年年相似的场景，而我的心头荡漾着一种不同于往年的宁静。

莱莱的脚步很轻松，不时与熟悉的小朋友打着招呼。这些年走南闯北，她不仅认识了很多同龄孩子，还结识了不少大孩



子。

又带着她一起去旁听了领队会。

这次比赛的新精神是不再计算累进分，而改为计算对手分。这就表明在大分相同的情况下，像以往的前面取胜或者连胜，都不能决定最后的小分。要看所有碰撞过的对手整场赛事的总体表现，才能汇总算出决定命运的小分来。

所以不到最后一盘结束，除非你大分高出，否则难分伯仲。

这就决定比赛更具刺激性了。像以往比赛中常有的算清小分，后半场轻易和棋的现象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回到房间，刚刚有了少许温暖的气息。

催着莱莱快点洗漱休息。上了床，她一直把食指伸在嘴巴里动来动去。

“怎么了？”我问她。

“有个牙活动了，有点难受。”她说。

“别管它，活动厉害了，自己就掉了。”我说。

“妈，你记得吗？我前年和大前年比赛的时候，都掉了一颗牙。我都得了冠军。就去年没掉牙。”她笑嘻嘻地望着我。

我一愣，拍拍她，“别迷信，睡觉！”

早晨，我最先起身。洛岩昨夜虽回来迟了，也睡得很轻。

莱莱起来了，眼睛清亮清亮的，望着我们。

带她去餐厅的路上，顺便去看了第一轮对阵表。这几年连续参加大赛，今年是她头一次不着急催着我们前一晚等对阵。

与首轮的对手曾经有过一次轻松获胜的经历，莱莱很放松地随我去吃早饭了。

赛场设在一座专门的会议楼。楼上楼下分别安排了不同的组别。

开赛前的混乱与拥挤总是熟悉与亲切的。想起来，倒退几年，

我也曾紧拉着莱莱的小手，巴不得一步不离地将她送到座位上。那时，总有道不完的叮咛，诉不尽的嘱托。

现在，莱莱是长大了。虽然我依然不能放下心来，但至少，我们都比过去从容许多。那是战场，也是一个施展才智的舞台。她始终要独立地踏出每一曲舞步。

她与我微笑着招手。无需我跟随，她要自己上楼入场了。

在纷乱的人群中间，她的自信是醒目的。

我抬起了手。她好像想起来了，又抽身回来与我击掌。

又一年，我将莱莱送上全国大赛的战场。

#### 第四十四章

回到房间，洛岩刚吃了我们带回的一点早餐。他告诉我这附近偏僻得很，别说饭店、超市，小卖部都难得寻到。

我说，咱们是来比赛的，就在这儿吃订好的饭就行。

我心里知道，他是想让孩子营养好一点。每回我们三口在一起，对菜菜，他基本有求必应。他心里总觉亏欠孩子似的。就像每次有事掏钱，他总拦着我，坚持从自己钱包里出。其实那些都是我每次离开家乡前给他留下的花销。他怎么没想过，我口袋里的实际也是他挣下的、我们一家的口粮。

这种状况应该不会太久了吧！生活会继续，也会改变！

同一层楼里住着不少 A 城棋院的。大部分都是七八岁的小孩子，我们根本不认识的。过去 Y 老师在 A 城时那些跟随他多年的孩子，现在还能坚持出来参赛的，已越来越少了。孩子大了是一方面，主要是 Y 老师一走，队伍散了，家长与孩子们的热情也降低了。剩下的都是依然执着于棋、不忍割舍多年情结和曾经成绩斐然的孩子。

“除非不再下棋，否则不管是走专业还是业余，最后都要归于自己去研究、理解和领悟其中深意，不过是迟早的事。”面对 Z 市俱乐部大班散漫的现状，Y 老师在表示过无奈之后，曾这样告诉我。

这是一个预警吧！

听着赢棋的小朋友在楼道里欢快的跑步声，我想着或许终要有那样一天，莱莱也要完全依靠自己去钻研和探索棋中的种种无穷无尽的奥秘了。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快两个小时了，我要去看看了。洛岩昨晚喝得有些不适，上午一直头痛。

我出了门，拐过长长的回旋的走廊，听得前面电梯“叮咚”一响。再抬头看时，右侧的电梯门一开，莱莱从里面走出来，冲我嫣然一笑，“赢了！”

午餐晚餐都是盒饭。我去餐厅取回来。习惯地把自己这份里的荤菜先给莱莱拨些过去。她又给我拨回来。嘴上说着，你也吃吧。

莱莱是肉食主义者，每份里这点荤腥是不够她吃的。

这几年，一直想纠正她的饮食习惯。但总狠不下心来。明知孩子喜欢吃什么，我这做母亲的怎么忍心偏做她不喜欢的给她吃！

有时赶上与Y老师一起吃饭，Y老师还给她做示范似的，大口大口地夹青菜吃。又告诉她，多吃碱性食物的人聪明。莱莱看着只是傻呵呵地笑，过一会儿，筷子又频频伸向油渍渍的肉菜了。

这就是孩子，道理都能明白，有时懂事，有时还是骄纵着自己。

下午第二轮的对手从未交过手。

中午三口人都睡了一觉。起来时，我提醒莱莱的是不要再犯去年的错误。每一个不相识的新名字都有可能是一匹黑马。

“我知道。”

她平静地点头。起身，洗了脸，自己用梳子蘸了水，对着镜子一下下把头顶睡翘起来的头发压平。

参赛证、记录本、笔、水杯，不要我说，每样比赛常备的东西她都一一拿好。

“走吧！”

她回头叫着我。

送走莱莱回来，洛岩向我慨叹，“看来孩子是长大了！”

我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我说，“孩子总要长大，不过，你说她要是有一天真的不再需要咱们照顾了，咱们是该高兴还是难过呢？”

洛岩一拍我，“到那一天，咱们就该老得走不动了！”

我没说话，望着面前打开的电视，眼前只觉白花花一片。

刚在楼道里偶遇 A 城棋院的一个孩子妈妈，以前一直关系不错，应该过去拜访拜访了。

那是个男孩子，曾经跟随 Y 老师学棋多年，在历年的全国赛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Y 老师当年一离开 A 城，用他们的话讲，那一大群孩子都被闪了一下。一直意气风发的孩子、家长都觉前途茫然了。

几年过去了，男孩妈妈还是一派斯文沉静的模样，儿子已经

长成了一个高大俊秀的小伙子。听说品学兼优，在学校里各方面表现非常突出，还没有初中毕业，就有大学联系他们了。

“你们以后怎么办？”男孩妈妈问我。这些年，她一直很关心我们。

“我还没有想好。”我实事求是地说，“下半年就小学毕业了，说真的，我想回家了，这边已经没有训练环境了。没有棋下，没有课听，我们呆在 Z 市已经意义不大了。”

“回家怎么办？孩子那么好！放了就可惜了。我们现在是看开了，棋完全作为业余爱好了。喜欢就出来比一比。我们那时是没办法，要不怎么办？”

看出她的沮丧，我安慰她，“这不孩子很好吗？我倒羡慕你们呢，能做出决断。我是什么都不想舍弃。不管是棋还是学业！”

“那就坚持呗！咬咬牙，把这几年熬过去！”

坚持？我是曾想过，怎样坚持呢？在 Z 市俱乐部大班最后剩下的几个屈指可数的孩子，一周碰上一次。他们都在坚持。



有个不错的家长苦恼而无奈地对我说，如果有一天，你们走了，不再来了，那我们也就撤了。早晚要去学习呀！

从男孩妈妈那里出来，我有了一吐心事的轻松，但也勾起我的无边烦恼。

往自己房间走着，手机响了。

是洛岩的短信。说他在楼下一个 Z 市的男家长房间，很多孩子家长都在，在谈论孩子们的事。让我去赛场门口守守菜菜。

我出了楼，往外走，刚出了侧面的铁栅栏门，就看见一个穿着雪白棉服的身影兴冲冲地朝这边走来，领口上一圈装饰的红边特别鲜艳。

我站在原地看她走近，她看见了我，向前紧跑了两步，脸上的笑纹更扩大了。

晚饭后，我们商量着去另外的宾馆看看 Y 老师。坐了会务组安排的最后一辆大巴，赶过去时已经七点半了。

Y 老师还在房里复盘。听说，他从下午五六点钟起，就坐在

这儿没动过地方。中班的几十个孩子基本上都住在这边宾馆，有的从赛场回来就直奔这里，有的是吃了晚饭过来的。

“人这么多，要么莱莱就别复盘了，让Y老师歇会儿吧！”洛岩小声与我商量。他是看着Y老师太敬业了，有些于心不忍。

我还没说话，莱莱已经钻到孩子堆里去听复盘了。

Y老师还是主动要过莱莱的记录本，给她复了盘。

他摆得很简单，不像过去、也不像对待中班孩子那么仔细。不知怎么，我觉得这一次，他看待莱莱的态度似乎有所变化了。

我惊奇地发现，两盘棋，他没有一次说，你走错了，你这变化不好，或者像往常那样说出更加强硬的话。他变得委婉多了，虽也指出不同的走法，但他并不正面否定莱莱的走法，只是让莱莱有时间自己考虑考虑，感觉一下他所说的变化到底好不好。

是不是Y老师也觉得莱莱长大了，有独立的思维了，不再用

他手把手教授了？

我说不清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总想着孩子能在老师这里多学到一点东西，可如果老师也认为到了他该放手的时候了，我们怎么办呢？

已经到了这里，在几个男家长的盛情下，洛岩留下来陪 Y 老师去吃晚饭。我和莱莱先回去了。

直到第二天送走莱莱，我才有机会跟洛岩坐下来。

他昨晚回来并不晚，说是 Y 老师有些累，要早些回去休息。

我追问他 Y 老师怎么说莱莱。

洛岩没说什么，只劝慰我说，“你怎么就不能从好的方面想呢？怎么专门想着是 Y 老师不想教莱莱了呢？你怎么就不能觉得是孩子比过去成熟了，老师也挑不出她布局的大毛病了？”

我苦笑了一下，“你忘了吗？我是标准的悲观主义者。再说，

自己的孩子是半斤是八两，我还不清楚？她那棋，我都能看出毛病！”

“行了吧！”洛岩“哈哈”笑着打断我。

这一轮的对手小菜菜一岁。菜菜第一次离开我的那个夏天，去拿到六岁组小冠军时，这个女孩儿是得的五岁组冠军。那时那孩子穿着短衣短裤，头发也削剪得不能再短，让所有人都以为是男孩子。转眼间这些年过去了，女孩儿长大了。早晨入场时，我看见了，她还是短短的头发，胖乎乎的小脸还有着小时的样子。

算起棋龄，她应该与菜菜差不多长了。

这些年，这女孩也南来北往，年年出征大赛，始终在同龄组中成绩不俗。

对于菜菜，应该是场针尖麦芒的较量吧！

两个小时后，我坐不住了。洛岩看他的球赛，我要去赛场看看了。

这次来，洛岩的表现有点奇怪。似乎不像以往那么焦灼盼望了。难道是出征前接到的 Y 老师的短信给他吃了定心丸？应该不会吧。一个美好的祝愿而已，比赛是孩子上阵，那可是瞬息万变的。

赛场门前是一片休闲的区域，空地、花坛、水池、假山，成为一景。等候的家长们集聚在各处，一片片小阵营。我们 Z 市俱乐部的大半家长都集中在花坛侧面，斜对着赛场一楼大门。

这时正是孩子们一拨拨陆续涌出的时候，一张张翘首企盼的面孔在人流中努力辨识着最亲爱的孩子。

随着家长们站了一会儿，我推说天冷，要去走一走。我开始独自围着整个圆形的人工景区散步。还未走出半圈，我像有种直觉，原本背对赛场口的，我蓦然回了一下头。

真就看见了莱莱。

她脸蛋红彤彤的，表情有些复杂。快步下了台阶，便拐弯直奔我们的宾馆楼而去。

我心头一波惊喜、一波紧缩。小跑着追过去。

## 第四十五章

听见了我的叫声，莱莱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我的双眼飞快地捕捉着她瞬间的面部表情。

她的嘴角上抿，虽然带点不明所以的深意，可她毕竟是笑着。

我心上的石头落了地。

“妈妈，我犯错误了。我差点就赢不了了。”莱莱一只手压在胸口上，大口喘着气说。

“怎么了？”

“我本来可以得一个兵的。我算错了，以为很快就赢了，没要她那个兵，还弃了一个兵。”

“结果呢？”

“弃完兵我发现一下子赢不了了，就又弃了个马。”莱莱撇撇嘴。

“什么？”我怔了一下。

“弃完马我发现还是赢不了，就又弃了个车。”

“啊？”我听得有点呆了，“怎么回事？你怎么什么也不要了？你没想着后比车还大，把后也弃掉哇？”

“我是想弃后的，她没敢吃，只吃了我的车。”莱莱挑着小眉毛，认真地看着我。

这下轮到我手抚胸口了。

“我这盘棋下得太惊险了。”

回到房间，莱莱又与洛岩描述一番，最后做着总结。

“你下棋应该追求的是精彩，而不是惊险。”我说。“你弃子前肯定没计算清楚，对不对？”

莱莱老实地点点头，又说，“反正我觉得我肯定能赢。”

她坐在床边，随手摸出一粒小东西，在眼前抛上抛下的，用手接着玩。

“莱莱，你得好好听你妈的，走棋别那么冲动。”洛岩也说。

“嗯。”

“下午可不许再这么冒险，慢慢积累优势，只要能赢下来就行，不要急于求成。听见没有？”我正色道。

“我知道了。”莱莱笑笑，一不小心把手里的小东西扔到了我的脚边。

我弯腰捡起来，是一颗小牙。

下午的对手是个南方孩子，与莱莱两年前有过交手的纪录。莱莱当时的感觉是对方虽有些莽撞，但很凶猛，喜欢攻击。

“没事，妈妈，放心吧，下午我先手。”莱莱中午躺在床上，



平静地对我说。

“不能轻敌，不要再走得那么惊心动魄，取胜是关键，要准备磨到残局。”我说。

她点头。

午后，天色有些阴暗起来。宾馆前的空地无遮无拦，冷风阵阵。

我为莱莱带好帽子，竖起衣领。帽口上的一围雪白柔软的细毛偎着她红润的脸。回转身，懂事的莱莱也帮我拉低帽沿。

莱莱步入赛场了，眼中含笑，自然而安宁。

莱莱学棋近七年来，已历经十数次大小赛事的考验。进进出出，来来往往，不管是与她一墙之隔，还是远到相离两地，她都像我身体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终牵动着我全部的心神。但这一次，我与孩子似乎都有些不同以往了。她的眼中少了浮躁与犹疑，多了自信与平和。而我，好像愈来愈信赖她，从未有过的信赖。

回到房间，洛岩与我说起昨天与 Z 市其他家长的交流。关于未来，大家都是迷茫而困惑的。孩子越大，越是如此。

学业与棋艺，终是难于取舍。而两者兼顾，又意欲出类拔萃，又是多么艰难哪！

“这次在昆山赛完，咱们怎么办？”洛岩挠着头发说。

空调“呜呜”地鸣响着，时紧时缓。

“彤舟赛完就回老家了，你知道吗？”我不知怎么马上想起彤舟来。

春节前我就听说了，彤舟姑姑带她参加完这次大赛就要回去了。她要回去好好读初中了。几年的漂泊，她姑姑告诉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大人孩子都耗不起了。

这次我未见到彤舟的妈妈过来。曾经满怀信心与憧憬的母亲，终于对女儿下了最后通牒，或许对于彤舟，这就是她此生的最后一战了。

想到他们，我的心里颇不是滋味。同样是外地求学而来，虽

然莱莱的成绩稍好于彤舟，但对于家庭来说，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

“昨天与Y老师吃饭时，他说到了。Y老师觉得有点对不住彤舟，这么多年也没带她打出些成绩。虽说不是Y老师主动要她出来，也是跟了Y老师一场啊！”洛岩说。

“那你说如果有一天，咱们要是走了，再不回去学棋了，Y老师会有什么反应？”我说。

洛岩认真地看着我，“你想好了吗？你想好了要带孩子回去了吗？”

我没说话，心里有种难于言表的复杂情愫，缠缠绕绕。

“你如果想好了，我支持你。”洛岩又说。

“打完这次比赛再说吧！我要再想想。”我说。“总要有个结局吧！”

“如果孩子这次最后比得不理想呢？”

“那她也是优秀的。我相信她。”我说。

洛岩忽然重重拍了拍我，“行，江雪莱妈妈，你终于练出来了！”

我被他逗笑了。

两个小时以后，我去赛场外面转了一圈。天空更低沉了，焦灼盼望的家长们在凄厉的寒风中踱步。

站在人流外围，我仰望着赛场楼上寂静的窗子，在心底默念着女儿的名字。

莱莱始终没有出来。

回到房间，喝了一阵热水，我好像有点感冒，一直流鼻涕。

三个小时了。洛岩偶尔从电视屏幕前转过视线，探寻地望望我。我对他笑笑。

“孩子会怎么样？是不是时间有点长了？”他终于问出口。

虚掩的门被推开了，莱莱两眼红红的走进来。

“我输了。”莱莱的脸色晦暗深深。

我和洛岩都直愣愣看着她。

“我输了。我想错了。”

莱莱又说了一遍。

“没关系！”

“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和洛岩同时说。

她靠在我身旁的床头，身子松懈，眼神有些茫然失措。

我的心从最初的惊讶到骤然疼痛，但这一次的创击明显不同于以往。

“她很厉害吗？”我摸摸莱莱湿热的手。

“不是，”她摇头，“是我自己，没想到她会走那么少见的布局，我有点懵，太快进入残局了，我估算错了。”

“一会儿去拆拆吧！找找问题。”我说。

“嗯。”

洛岩陪我一起去餐厅取盒饭，留莱莱自己在房里用电脑复盘了。

“你说孩子怎么回事？跟大人下棋，都能抵挡一阵，怎么会输给同龄孩子呢？”

出了门，洛岩皱着眉心问我。

“难以置信吗？”我说，“这就是孩子，这就是比赛。”

听到结果的一刹那，我也难以接受。虽然知道她依然是孩子，问题与失误难免，可她久经沙场，这一次出征，她势在必得的自信也感染着我。她一定会是最优秀的——我的内心正在逐渐树立起这个信念。

不要再悲观地看低孩子。我一次次对自己说。

可她突然输了。在我满腔的希望之火愈燃愈烈的时候。我惊疑了，但失落与酸楚还没有完全压倒我。去年大赛上的悲剧绝对不能再次重演。我必须坚信。

莱莱这次输棋也似不同以往，她破例没有让眼眶里的泪水流下来，沮丧与苦痛也很快从她脸上消散了。我们从餐厅回来时，她专门去同楼的凌新房里拆棋了。

回来后，她告诉我，“妈妈，我知道哪里走错了，我会走了。”

“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我突破方向错了，正好让人家准备上了。”

莱莱眼神清明，音色平婉。

“妈妈，我后面好好下，肯定还能赢过来。我能觉出来，她实力并不很强，我还能打上去！”

“妈妈相信你！”

我搂搂莱莱的肩。她的肩膀已不觉间坚实许多。

我的成长中的女儿呀，妈妈全心信赖你！

## 第四十六章

接下去的各场比赛，莱莱显得定力十足。

每场开赛前，她一定要拉着我先在宾馆院落里漫步一番。

越过赛场会议楼、楼前空场和宾馆主楼，再往后面是一片独立的度假别墅区，里面幽静整洁、规划有致。

我和莱莱一次次走在宽阔的林荫路上，两厢林木掩映、屋舍雅致。我一路与莱莱细心交待着，虽然前面负了一场，但后面能够陆续与莱莱交锋的还都是这个年龄段里耳熟能详的名字。

无疑，莱莱成为众人精心准备的对象之一，她只有坚定自己



的走法，积极应对，才能发挥出正常的水平，迎来自己的辉煌时刻。

冷静想来，棋场上的胜与负，如果说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一定是暂时的。一路行之，还会有无数的挑战等待着孩子们。

对于我的莱莱，长久以来，我所给与她的打击与锤炼已经够重了，现在，我要给她慰勉与信心，我要她明白，光明与希望总在自己脚下。

莱莱一只手臂挽住我，沿路脚步轻缓。她言语很少，只是简单地应答着我。有时，我们在一株粗砺的老树前停驻。她仰头看小鸟闲适地在张牙舞爪的枝丫间跳跃、鸣唱。她的眼中蓄满融融的阳光。

“快到时间了，往回走吧！”每次，总是我打开手机盖子，在她面前晃晃，提醒她。

走向赛场的路上，时有孩子急急火火地往前冲。我不想催促她。我相信她。她必定心中有数。

莱莱稳稳地迎来了三连胜。

而第四轮赢下莱莱的小棋手很快遭遇了两连败。

中间的休息日，我们领莱莱去市区改善伙食。叫了一桌的荤菜，让莱莱敞开了吃。这些天的盒饭，大人孩子都吃得越来越无精打采。莱莱需要补充能量。

下午回来，本要过去看看Y老师，复复盘，听说他去上海办事还未回来，便作罢了。

晚上，莱莱和月亮一起去男孩子房间拆棋了。回来时，我一询问，拆的、准备的都是别人的棋。她说，“我的棋，我知道了，我自己准备好了。”

月亮是个大莱莱两岁的女孩。从Y老师一来Z市，便跟从Y老师学棋了。是一个特别聪颖的孩子。成绩始终很稳定，多年来保持在同龄组的前列。这次更是大有冲冠希望。

月亮虽比莱莱大，但性格纯良，一直是莱莱无话不说的朋友。每次比赛赶上月亮先结束战斗，她都会去莱莱的赛场专门看看莱莱的棋。两个孩子有机会就扎在一起，同进同出。

我很庆幸莱莱因为学棋交到这么知心的朋友，只是月亮因为上中学，学业日紧，平时越来越难得有机会来俱乐部下棋了。

“他们都说冠军还是我的，我肯定没问题。”

从男孩子房间回来，莱莱兴冲冲地告诉我。

“不要头脑发热！戒骄戒躁！最忌轻敌！下棋要保持平常心！”

我赶快连打预防针。

“我知道。这只是他们说的，我可没有说。”莱莱说，“妈妈，你放心吧，我知道要怎么做！”

言语间，莱莱一脸庄重。

连胜的战绩令莱莱重回榜首。第八轮多兵优势下，给了对手长将和棋的机会。好在她依然保持着半分的优势。

莱莱又要入场了。门前已看不见跑动的小孩子了，一个熟悉的家长提醒我们快走。

“没关系，坐下稳当一下再走棋。”我拍拍她。

“嗯。”她冲我微笑，“这几场我都是我们组最后一个进场的。我一进去，他们就说，大将军驾到了。”

“是吗？平心静气地思考，别急躁。妈妈对你就这么一点要提醒的。”

“我记住了。”

莱莱再次与我击掌。手掌温热有力。

晴朗温和的冬日。阳光散淡而柔静。赛场前的空地永远于来往穿梭中集聚着无数家长，也集聚着对胜利与灿烂前景的无限憧憬。

这几轮，我大多在房间里稍息一会儿，就出来散步。我绕着大片的人工景区，一圈圈走来。路上，不时停下与熟人打着招呼，或者聊上一阵。关于孩子的话题，总是说不尽、理不清。

我又看到了一个多年前的旧识。一个男孩爸爸。

真的要算很多年前了吧。那时莱莱五岁，刚刚学棋三四个月，第一次参加省赛。

那是莱莱首次参加正式的有些规模的比赛。当时，莱莱取得了五岁女子组冠军。而那个男孩是五岁男子组冠军。

与男孩的爸爸因不很熟稔，这些年比赛虽时有遇到，但只是点头致意。这一次我们同时打着招呼，站在一起。

五岁到十二岁，对于人的一生，实在是暂短的。但对于一个孩子，几乎囊括了他（她）的大半童年时代。而童年，难道不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光吗？

与莱莱一样，七年来，那个同龄男孩也一直坚持着在这条无尽的棋路上苦心跋涉着。虽然没有我们这样的付出，但同样与棋结下了难解之缘。

男孩爸爸还都记得第一次在比赛上见到莱莱的情景。莱莱头顶上三个不屈的冲天辫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孩子大了，我们都老了。”我慨叹说。

“是啊，要上中学了。”男孩爸爸说，“棋这条路太狭窄了，孩子还是要多学习、多接触外面的世界，时代变化太快了，人只会下棋是不行的！”

我深有同感地点头。所谓的功夫在棋外吧！

午后的风沙大起来，吹得我们频频侧身，满面沧桑。

有一刻，我仿佛觉得又回到了七年以前。关于棋与未来，我们都是懵懂的。而甚至我们自己，还都是年轻和血气方刚的。我们单纯地守护着幼嫩如花蕾一般的孩子，为他们的每一次小小的胜利与进步而欢欣鼓舞。没有虚拟的梦想，也便没有沉重的脚步。

那种不掺杂质与功利之心的时光永不再来了。

莱莱又向我走来了。神情明净自然。眼里有胜利的喜悦、安宁，也有真挚的向往与展望。

重新夺回失去的冠军奖杯，也许只是一时的目标与方向。未

来的长途还将有多少更高远的峰峦等待她去一一登攀！

望着茁壮成长的女儿，欣慰的同时，我不可避免的依然心忧着。但那决不该成为生活的主旋律。人生道路广阔无边，谁能预想到，每一步选择是对是错！谁能说，今日的痛苦与辗转不会成为明日幸福与欢乐之源！

佛家有云：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表现佛家至高境界的偈语正在憬悟世人，有水即有明月，有人即有真灵性。万事讲求自然之心，一切无需强求。

我在心底深深记下了。对孩子生生世世的挂牵，已然成为我们生命之海中的脉脉长流。一切以爱的名义，未来已经从今日昂首起步。

在闭幕式的最后一刻，Y老师组织A城棋院与Z市俱乐部的获奖棋手列队合影留念。Y老师的神态惯常的淡定从容，柔和含笑的目光一一扫过旗下爱将的身影。

队伍里，三度捧杯的莱莱笑靥如花。

就要离开了，也许是一时，也许是长久。我望望身旁的洛岩，

我们的心平静清远。

这依然会是莱莱最喜爱的舞台。她的梦不会断。无论身在何方。永远永远！

我祝福我最亲爱的孩子！也祝福普天下所有爱棋的孩子！

你们因为世界而存在，世界因为你们而倍添光彩！

快乐永相随！

## 后记

二零零八年六月末，是莱莱小学毕业考试的日子。随之到来的是我们预定离开 Z 市的日期临近了。

半月里，我忙着整理小屋里的家当。四年多了，我们所积攒下来的，庞杂混乱。我一一翻检，不住审视。那其中，蕴藏着我和莱莱多少回忆。

墙上的自拟俱乐部内部对阵记录表已经泛黄了，上面还忠实



地记录着莱莱没有来得及去比拼的对手名字。莱莱自己总结的比赛教训还贴在最高处。上面的字字句句还掷地有声。

我还记得莱莱当日用最粗的红笔一笔一划的写上去：不管面对世界冠军，还是无名小辈，都要沉着冷静，不骄不躁，加强计算，避免失误，胜利一定属于我！

现在，我要将它们撕下来，好好收藏起来。因为它们记载着孩子所经历过的这一段特殊时光，相信这段记忆会在莱莱的头脑中永存。

不知是否老天也预知我们要离开了，房间里能坏的东西都渐次坏掉了。厨房、厕所的灯，门锁，炉灶，锅，衣橱，床垫上塌陷的洞更深了。某一日，唯一的折叠椅也断了腿。

到处是被我们用旧用残的物件，可它们在我眼中是那么亲切，每一样都难以割舍。

走出熟悉的楼道，踏上我往来了无数遍的街头。路口设置了新的、醒目的斑马线，而大路对面，那大片的老旧的矮楼正在拆迁改造之中。到处刷着大红色的“拆”字。这里居住了若干年的老居民仿佛一夜间就统统消散了。遍地朽木、

瓦砾与飞扬的尘土。

假使有一天，我们重回这里，一定再难寻找到从前的影子了。毋庸置疑，这是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可如今，我悄然走过这里，心底只有惆怅与怀恋。

站在高处，我眺望着高楼林立、绿影葱茏的远方。暑气渐起，夏日的骄阳炙烤着这片自由、美丽的土地。像隐伏的火炬不断传送深远的希望。

洛岩从家乡赶过来了，他要帮我进行最后的清理。还有，他要与我一起向 Y 老师做最后告别。

房间终于空出来，有些接近我们初搬来时的样子。但又怎么会一样呢？除了没有尽数清空的杂物，这里还充斥着我对莱莱尖刻的责骂声，还充斥着莱莱与我的每一次细语轻谈。电脑桌前，我还能看见莱莱瘦削的背影倔强地挺立着；我还看见曙光映射在床前，照亮她酣睡中的粉红小脸；我甚至还看见我自己，在热乎乎的饭菜香里，轻轻拉开门，侧耳倾听放学归来的莱莱飞奔上楼的脚步……

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还留存着我们几年中的所有记忆的片

段。我不想莱莱因之感伤，所以，我将她留在了暂时歇脚的小旅店。我最后一次环顾四周，在阳光穿透的飞尘里，拔起脚，我走向门口，最后一次重重上提已经下坠的铁门，从此锁起所有悲欣交集的记忆。

晚上，我们一家在俱乐部路口的小酒店里等待着 Y 老师下课。还另有两个真挚相送的家长。明天下午，我们就将背起行囊离开 Z 市了。

九点半，Y 老师终于来了。

夏夜静谧深远，天幕上星星零落点缀，闪烁着绵长的款款深情。

房间里太闷热了，我们将小桌搬到了门前的空地。夜风清凉，几只手举杯频频。喝得酒酣时，Y 老师言语渐多，招手叫过了一直在旁边打转的莱莱。

“莱莱，刚来时，你是八岁，大家都叫你莱莱。今天，我也叫你一声莱莱吧！莱莱，明天，你就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家了。这是好事，一家人终于要团圆了。回去以后，要好好读书。你是个做事认真的孩子，我相信你其他事一定也可以做

得很好。你妈妈告诉我你还是很喜欢下棋。可是，相信我，我要比你明白得多，这条路不能继续这样走下去了。你要回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去享受与同龄人一样的快乐。生活应该是丰富的。至于棋，不要过早选择走专业，你已经打下基础了，你以后可以放一放，也可以凭兴趣，想摸的时候就摸一摸、摆一摆，想出来比赛就去比一比。下棋其实是个简单的事，你什么时候想下了，随时还可以捡起来。一定不要把下棋作为生活里唯一的事情。你懂吗？……”

莱莱看着神色专注而凝重的Y老师，似懂非懂地点头。

Y老师又转脸向我，“刚听说你们要走，我也难过了一下。可又一想，这应该是好事。你们是回去团圆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祝贺你们要回去过正常的生活了！”

他举起杯，瞥了一眼旁边的洛岩，说，“他喝多了，休息一下吧！”

月色清明如水，洛岩许是喝得急了，抱着头，表情有些木然。这会儿，他蓦然头一低，大手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脸上水盈盈的，扭向一边。

我捧起杯，迎向Y老师。咬咬牙，随着他一起，一饮而尽。

比起初见Y老师时，四年半多了，他的脸上也镌刻上了岁月的痕迹。不变的是他不善言表却易感、诗意的个性，那种特立独行的韵味。

或许此生，除了我的家乡，再不会有一个城市，如Z市一般让我如此熟悉而眷恋！而对于孩子，再到何处去寻如此真心实意、知心、贴心的老师呢？

让我也放开束缚，大醉一场吧！浓烈甘苦的酒，是越燃越旺的火，是越积越浓的情！

夜愈来愈深，整座喧嚣的城市好像已经沉入了梦乡。月下，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与Y老师，一遍遍相送。我们入住的小旅店与Y老师家之间的几百米小路，我们手挽手，相扶着一次次走过。

循环往复，彼此互送。依依难舍。

终于，再一次回到旅店门前，洛岩推门而入，靠倚着前台，掩面向Y老师招手。我再难压抑，瞬间泪如泉涌。最后一次

紧握 Y 老师的手。Y 老师一退身，忽然向我们深深鞠下一躬：

“对不起，这些年，让你们受苦了！”

惊异间，我的泪更加滂沱而下。急急扶起 Y 老师的一刻，隔着泪光，我看见 Y 老师嘴角一阵剧烈地抽搐。再仰头时，他已毅然转身，大步而去。

我和早已形同泪人的莱莱频频向 Y 老师招手。在马路对面，Y 老师最后一次向我们重重抱拳告别。

别了，Y 老师！此生珍重！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我们离开了 Z 市。

从此，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全书完）